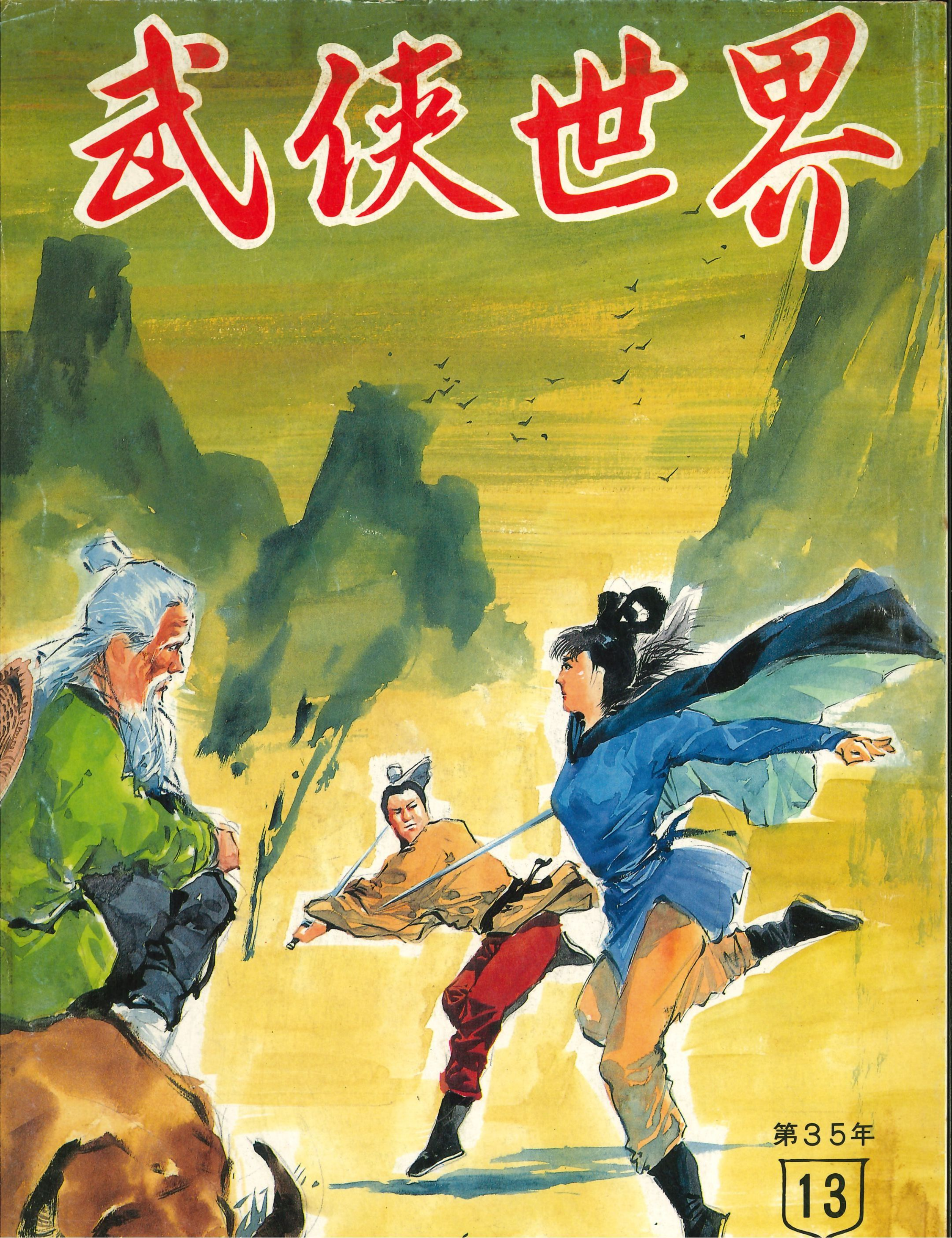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5年
13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寫的張天師故事完結篇「三龍爭鋒」。光陰如白駒過隙，匆匆過了十六個春秋，張道陵順應天機演行的大勢，預伏的「三王鼎立」地脈大法，已迅速的於天地間展現出來了。首先是奸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勢格形成；再而是孫權雄據東吳，日漸根深蒂固；唯白兔龍脈勢弱。究竟劉備如何佔人和優勢，三顧茅廬，得諸葛孔明匡扶，與東吳聯合抗曹……請君一閱便知。歷史故事膾炙人口，加上作者的堪輿玄理分析，更加精彩生動，不可不讀。

* * *

本期刊登的圍剿紅毛賊之四，乃女俠黑牡丹故事完結篇，欲知故事大結局，請留意。尚有風塵俠隱故事之三「鐵行者」，請繼續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麥龍先生精心撰著的「血魔」，屆時請留意。

尚有一期完短篇「仁者無敵」，新故事「龍子復仇記」，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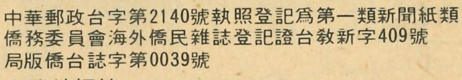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2.7.9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3期
（總號176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三龍爭鋒

張天師傳奇故事之三／蕭玉寒・文　可飛・圖

天機大勢　三王併立

天色近晚，山風呼嘯，四周迴鳴，似在不斷地探索呼喚這「王者血脈孫氏」到底是誰？一霎間，青龍峯上竟一片沉寂。

在青龍峯巔的張道陵、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等人，一時間竟默然不語，似乎均被此玄妙的天機奧秘震懾及迷惑了。

好一會，老趣仙東方朔才喃喃的道：「果然被這『孫氏』捷足先登了！但這『孫氏』到底是誰？他雖然搶先一步佔了，但他所佔的又未知是否眞的王者之墓——青龍大龍脈，看來這一切，只能由張兄弟你這一代天師詳細闡明了！」

張道陵微歎口氣，道：「地脈之道，固憑精湛堪技，但亦須看其自身運命緣份。例如這捷足先登的『孫氏』一脈，大概絕未涉獵九天秘笈中地脈道絕學，但卻憑其本身的福緣，比地脈道的傳人搶先一步，穩佔此天造龍脈，這其中豈非發人深省嗎？而其中所涉的人間道奧秘，若非探究清楚，連我一時間亦感迷惑，由此可見人間道、地脈道、天機道三者之密不可分也。」

張道陵言下間，竟似滿含感慨，這在鍾靈芝眼內，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這種迷惑而又無奈的神態。

鍾靈芝不由亦着急起來，不知怎的，她與張道陵相處日久，便如與他心靈相通似的，見他眉頭一動，便似乎已知他的心緒了。她連忙道：「陵哥哥何必為此區區一座墓穴而憂思？或者正如東方伯伯所言，此地得來無所用，其實並非大龍脈啊！」

張道陵亦知鍾靈芝這話乃安慰之言，但卻絕不能令他稍減迷惑及失落，他歎了口氣道：「不然，此墓的確乃百年難遇的大龍脈結聚之地，且看此墓前屏後幛、左龍右虎，萬山朝參之象，便可推判為王者之墓了，更加墓周的山脚青龍江環繞，此猶如王者之金腰帶，貴格無比，王者之勢格，委實已確然俱備矣！」

張道陵這般判斷，鍾靈芝不由無話可說，因為她知道憑自己的見解，決不能釋張道陵之憂疑了。

藥仙殷七七此時亦忍不住開口發話道：「據張兄弟所判，譙縣的曹氏一脈，涿縣的劉氏一脈，日後皆有王者之貴格，如今再加上這孫氏一脈，亦有王者之格，那日後天下豈非三王併立？自古一山不能藏二虎，一國不能立兩君，三王併峙豈非絕無可能？」

張道陵沉吟道：「是否有此可能，便須首先確定這『孫氏』到底是誰？以及其是否有深厚之根基，足以成為王者龍脈的承接人，然後才能判斷三王併立的天機大勢，若憑空猜測揣度，則決非吾輩中人所為也。」

東方朔一聽，心道：若要追查，則勢必週遊天下，其中自然甚多樂趣熱鬧，或者連百醉、千醉的美酒也可一嚐滋味，豈非樂之極也？於是連忙附和道：「不錯！不錯！張兄弟所言甚是，為徹底探明天機大勢，正宜速訪這『孫氏後人』也！」

鍾靈芝奇道：「東方伯伯為甚麼忽然如此熱心啊？」

東方朔笑道：「欲尋訪這『孫氏後人』，便必須深入民間，這深入民間，豈無一醉、百醉的機會？這叫美酒當前，格外留神也！」

鍾靈芝不由咬牙道：「這老酒仙，倒似饞酒饞了三千年似的，莫要弄出三醉館的尷尬事才好。」

東方朔大笑道：「放心！放心！此行我擔保一帆風順，好來好去便了！」

鍾靈芝道：「東方伯伯為甚如此樂觀？」

東方朔猛地一拍口袋，笑道：「我是你陵哥哥的管家，自然最清楚不過，那曹莊主慨贈的銀兩，除了開銷，尚有近千兩呢，這近千兩銀子，任我等放開肚皮，也決飲不完吃不光也！這叫有錢使得鬼推磨呢！」

鍾靈芝尚以為東方朔只是信口開河，胡亂猜測，不料張道陵卻點點頭，決然道：「是，東方前輩所言甚是，這便下山去吧！」

東方朔一聽大喜道：「張兄弟此行何去？」

張道陵順青龍峯之大勢仔細審視，目光驀地凝視東北面，決然道：「青龍峯萬山朝參之方向，乃山下東北面也，因此向東北方尋訪，必有所獲。」

四人於是疾速掠下青龍江畔的青龍峯，向青龍峯的東北面掠去。

這一路掠行，不覺便奔行了近二、三十里，到傍晚時分，便進入一座城鎮，原來是吳郡所屬的富陽城。

因天色近晚，張道陵的目的是尋訪青龍峯「孫氏之墓」的後人，因此也不急着離開，便尋了一間客店，租住了兩間客房，一大一小。鍾靈芝是女孩兒家，又已到十八年華，自然不方便與張道陵等男子同住一間客房，因此便替她安排了一間單人的小客房歇宿。

稍事安頓，四人便從樓上的客房走下來，就近在客店樓下大堂用膳。

張道陵、殷七七、東方朔等三人，功力已達通玄境界，七日不吃只當平常，但鍾靈芝功力尚淺，挨餓那是要她的命了。

張道陵也不理這等吃喝小事，

任東方朔一應安排。東方朔果然是積年的老江湖，他呵呵一笑，仗着自己掌管的千兩銀，便毫不遲疑，只管揀最上等的菜式美酒點來。

這客店叫「雲來棧」，酒菜雖然比不上譙縣的三醉館，但待客熱誠，因此客似雲來，源源不絕，果如其名。

東方朔被店小二左一句老先生，右一句客官，奉承得眉開眼笑，吃喝得津津有味，連酒味略帶酸澀也不理了，賞銀從二兩一直加到五兩，把店小二也樂得如彌勒佛似的。

鍾靈芝不由悄笑道：「東方伯伯，爲甚忽然如此慷慨了？」

東方朔笑道：「這叫慷他人之慨，也叫千金散盡還復來。」

鍾靈芝道：「慷他人之慨倒是千眞萬確，因爲銀兩是陵哥哥辛苦賺來的，你這是慷陵哥哥之慨也，但千金散盡還復來？卻只怕未必，未必也！」

東方朔笑道：「爲甚未必未必？」

鍾靈芝道：「時值亂世，人間苦不堪言，有多少人如曹家慷慨，肯贈三千兩銀子，只怕更多的是像涿縣劉家般的可憐人，孤兒寡婦，她便肯付，陵哥哥也決不收，因此這千金散盡還復來之說，只怕並非未必、未必，而是胡說、胡說啦！」

東方朔見鍾靈芝說着，語帶嗔怒，心中不由便有點發毛，他正想說句逗她開心的話，以便脫身，莫被苦苦糾纏，忽然耳際便傳入一句只有他才能聽到的聲音，原來他情急之下，「千里聽音」神功不由便施展出來了。

只聽那聲音道：「那姓周的少俠勇則勇矣，但太不自量力，竟從家鄉舒城潛入洛陽，欲行刺奸相董卓！可惜被董卓的義子呂布殺退，千里迢迢，逃到此地，卻被一位姓鍾的高人擒捉，押入縣牢，由董卓親自下旨意，明日一早，便要押赴刑場處斬了，哎，姓周的少俠年僅十八歲，眼看便要作刀下鬼啦！」

東方朔一聽，微一沉吟，便欲借此話題脫身，不料張道陵的功力奇高，他起初雖聽得不大清楚，但留心之下，無爲眞氣隨心而發，貫於雙耳，他的聽覺便與東方朔的「千里聽音」術不遑多讓了。他聽眞之下，心中不由一動，欲探知其中究竟，「分光散影」神功不由便隨心意而施，只見他身形一晃，任何人也沒察覺，他的人已立在說話人客的面前了。

原來那是兩位行商模樣的人，大概走南闖北，因此閱歷非常豐富，兩人只顧悄語交談，因此根本便不知道有人閃到身前，而且事實上張道陵的身法比閃電猶快，普通人就算眼睜睜的也不會察覺。

「兩位大叔，你等剛才說姓周的少年人，到底是誰？他爲甚行刺董卓？」張道陵忽地悄聲的問道。

兩位行商一聽，不由大吃一驚，欲待不理，耳際卻嗡嗡作响，難受之極。原來張道陵此際眞氣充盈之極，無意中已把眞氣貫入聲音，其力可千里遙傳，兩位行商驟聞之下，近在咫尺，如何受得住？兩人不由如見鬼魅似的喃喃道：「你……你是人是鬼？怎的如此來無聲近無踪？」

張道陵一聽，才知自己一時情急，竟把人家嚇呆了，便抱歉的一笑道：「兩位大叔莫怕，我只是偶然經過，聽到剛才的說話，因一時好奇，至有衝撞冒犯之處。」

兩位行商見張道陵身軀高壯，卻斯文有禮，心下才安心了點。行商甲見張道陵打探那姓周的少年來歷，臉上又嚇得突地一變，忙向四下一瞧，確證無人察覺，這才極小心的悄聲道：「噤聲，你這小哥兒，想必初涉江湖，不知兇險，這姓周的少俠乃當今丞相董卓的欽犯，如今在這富陽縣令大人手中，豈能倖免？只怕連打聽的人，也難逃殺頭大禍呢！」

張道陵聽眞那姓周的少年，果然是行刺董卓的人，便更不肯輕輕放過了，因爲他對董卓此人的奸詐已領教過了。

張道陵微微一笑，乾脆一屁股在兩人面前坐下，大有不打探清楚明白，便決不罷休的架式，道：「這姓周的少年，竟敢入京師洛陽，行刺董卓，想必武功了得，又怎會被人所擒？」

行商見張道陵不知究竟，便決不罷休，無奈只好悄聲道：「周少俠功夫果然了得，董卓猝不及防之下，幾乎被周少俠得手，爲民除一大害，可惜卻被董卓的義子呂布擊退，又被一位漢朝老臣子鍾離權追殺，直追到富陽縣境，周少俠不敵，終失手被擒。聽說這鍾離權乃光武帝大臣，極得光武帝劉秀的信任，因此雖然全家被奸臣所害，對漢室仍忠心耿耿，現下又欲借助董卓之力，振興漢朝衰敗運命，因此不惜以董卓幕僚的身份，全力維護董卓的安全，哎，姓鍾的一片苦心，可惜卻忠奸不辨、正邪不分，錯助董卓這奸惡民賊……不說，不說，決不說了。」

行商乙戛然而止，害怕得倒抽口氣，果然決不肯說下去了。

張道陵此時不由微歎口氣，心道：原來姓鍾的人果然是靈芝妹妹的爺爺鍾離權，他當日邀我助漢朝振興不果，含怒出靈芝谷，竟不顧一切，企圖利用董卓之力，逆反天

機大勢，他如此下去，只怕將陷萬劫不復之地也！

張道陵心念電轉，心中已有主意，便向行商甲微微一笑道：「我不欲爲難兩位，但請告知這姓周的少俠名氏，現因禁於何處？我便立刻走開，不再打擾兩位大叔！」

行商甲無奈，只好急急的道：「周少俠乃廬江舒城（即今安徽舒城）人，名瑜，字公瑾。他自小精通音律，雖於酒酣夢中，亦可察覺些微音律失誤，因此有『曲有誤，周郎顧』之說，後來不知怎地，卻苦研兵書武學，終有刺殺之事，惹下殺身之禍，現因押於本縣死囚大牢，禁衛森嚴，飛蠅難進。哎，他命數如此，你這小哥不理也吧！」

行商甲說到此處，立刻別轉臉去，瞧也不敢瞧張道陵一眼，就如他是一位惹禍的煞星似的。

張道陵卻也不再追問，身形一晃，已回到原坐的這面來，微歎口氣，卻不作聲。

在座中，趣仙東方朔因正施展「千里聽音」神功，對行商甲乙兩人，與張道陵的對答，已聽得一清二楚，他嚇得連話也不敢問張道陵了，因爲他已確證，此事竟牽涉鍾離權這老怪仙，而老怪仙的孫女兒不幸又正坐在他面前，更不幸的是聽張道陵的口氣，似乎有插手之意，如此一來，彼此之間可就糾纏不清了，東方朔雖然喜歡熱鬧，但如這等充滿兇險的麻煩，他決不想去招惹，因此他詐作不聞不見，只是低頭猛灌酒而已。

但鍾靈芝因心牽張道陵，極留意他的動靜，見他匆匆來回，回來後神色有異，又默不作聲，便忍不住連忙問道：「陵哥哥，發生什麼事了？有那『孫氏後人』的消息麼？」

張道陵暗道：如此兇險之事，又豈忍把妳扯入漩渦？此事妳不知猶勝知之，既然如此，妳又何必知之。他心中轉念，玄幻之性不由又發作了，他神秘的一笑，道：「靈芝妹妹不必多問，事涉天機演行大勢，日後妳自會明白。」

鍾靈芝見張道陵的神氣，便知他的傻氣又發作了，又知在這時候，無論他已打定什麼主意，也決難令他改變了，於是便不再追問，只是暗暗留意他的動靜。

張道陵說過這一句後，卻又沒事兒似的，有說有笑，只管吃喝起來了。而且吃過晚飯，他又若無其事的與東方朔、殷七七等一道上樓上的客房歇息去了。

鍾靈芝獨自呆在小客房中，卻半點沒有入睡的意思，因爲憑她少女的敏銳直覺，張道陵的玄幻傻氣發作之際，便是他惹禍上身之時了。陵哥哥已是她唯一可以相伴的人兒，對他的一舉一動，鍾靈芝又怎會不切切留意？

＊　＊　＊

當晚三更時分，正在床上運氣打坐的鍾靈芝，忽聽外面張道陵歇宿的客房，有極輕微的响動，若非鍾靈芝時刻凝神留意，這些微的聲响她絕不可能發覺。

鍾靈芝一聽之下，她的眞氣已佈運全身，心隨意動，不必運氣，身子已霍地一下掠到小客房的窗外去了。

小客房的窗恰好與張道陵的大客房斜斜相對，因此鍾靈芝清楚地發覺，一條灰影已如閃電般從大客房掠出窗外。

鍾靈芝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那傻子果然又去闖禍了！因爲她知道，張道陵所穿的衣服恰好是灰色！鍾靈芝立刻便斷定閃出大客房的人是誰，她俏眼一轉，稍待一會，身形亦凌空而起，施展「星斗挪移」的輕身功夫，颼地射了出去，身法之快，竟與那灰色身影不遑多讓。

那灰色身影果然是玄之幻極的張道陵！他此時悄悄離開客店，誰也沒驚動，就連身負「百里辨影」神功的老趣仙東方朔，因爲喝多了兩杯，竟亦毫不察覺，事實上，張道陵的「分光散影」神通，能發現他的行踪的，普天下也絕無僅有了。

張道陵掠出客店，並不走下面的街道，而是足尖一點，沿富陽城中的屋舍頂，形如鬼魅似的向西北方向飛掠。

漸而便接近一座平頂高牆的建築羣了。建築羣下面，或明或暗，佈滿了在守衛戒備的兵丁，顯然這是一座不同凡响的最重要建築物了。

張道陵伏在這座森嚴建築物上面，仔細分辨，然後便毫不遲疑，足尖一點，向其中一座以青石築成，形狀奇特、狀如碉堡的建築物掠去。

這座形如碉堡的建築物是密封的，只有距地下二丈高處，才開了一個小窗，大小僅半個人頭，四面皆是厚厚的青石，就算神功蓋世，也休想從此石窗中進出，下面兵丁卻不見，顯然皆隱於暗處，裏面不時傳出三兩聲呻吟慘叫，隨即是兇惡的喝斥聲。

不難判斷，這座碉堡形的建築物，必是監牢一類的恐怖地方了。

張道陵仰頭目觀星斗，知此時已近四更天了，心中不由一陣焦急，暗道：五更便是死囚行刑的時分，若不能於一個更次內救出那姓周的少年，靈芝妹妹的爺爺鍾離權，便又加深了一分逆反天機的罪孽，於他的道行只怕大大有損！而且這周瑜乃因刺殺董卓這民賊惹

禍，似乎是目下天機演行大勢中人物，豈可因此而夭折？但教張道陵知悉，便決不容此民賊的暴行得逞！

張道陵心念電轉，竟毫不猶豫，施展「分光散影」神功，身形如閃電，略一晃，便已進入這恐怖的石牢深處了。

石牢外面禁衛森嚴，但那些守衛的兵丁，功力所限，面對張道陵的「分光散影」大神通，根本就分不出那是鬼影？人影？還是光影？因此張道陵如入無人之境，眨眼便已潛入石牢裏面了。

但石牢內各間牢房是密封分隔的，根本不可能知道牢房內被關押的人是誰？石牢內亦有守衛，但比起外面卻較爲鬆懈，大概在裏面守衛的監丁，根本就不相信，在如此禁衛森嚴之下，會有人犯險闖入石牢。因此在裏面守倉的監丁，有偷偷小睡片刻的，有抽紙煙的，甚至還有的在喝酒說笑。

雖然張道陵此時算是安全了，但卻無法知道那一間是關押周瑜的牢房，他若出聲打探，便必然驚動那些獄卒，獄卒必定拚死堵截，屆時必定有一番廝殺，也必定有死傷，雖然張道陵敢於出入千軍萬馬，但卻絕不想傷及無辜，在他的眼中，生靈是最可貴的，因爲他最恨的便是人世間的「生離死別」，這也是他出手相救周瑜的原因之一，此時此刻，他又豈能自己去製造這等可怕的「生離死別」？

張道陵無奈，只好潛於石牢的一角，貫眞氣於雙耳，以便監聽牢房內的任何聲響，憑此判斷關押周瑜的牢房，然後以閃電手法救他出牢。

但等了一會，牢房內仍然毫無動靜，就如牢房關押的都是死人似的。眼看已接近五更天了，張道陵心中不由一陣急迫。他正想冒險捉一名獄卒逼問，忽然又驀地頓住。

因爲此際他耳內忽地傳入一縷輕微的歎息聲：「哎！五更快到，該是周公瑾絕命之時矣，周某人本欲爲國爲民出一點微力，不料卻先行夭折！有如此高人相助董卓奸賊，乃天亡我周公瑾也！」

接而又聽有獄卒的低喝聲道：「周公瑾！你今日落在霍縣令手上，那有倖免之理？你可知霍縣令乃董卓的門生麼？董卓手令已下，明年今日，不幸是你的周年了！你也莫怪我等不知好歹，董卓勢大如天，天下誰敢逆他令旨？你死後，我等必不會讓你曝屍荒野便是！」

又聽那「周公瑾」的聲音道：「周某既落在董卓奸黨手上，自知已難逃一死！可恨壯志未酬身先死，奈何！奈何！」

就在此時，又聽獄卒驚慌的叫道：「五更快到了！聽，監斬官進牢了！」

果然又聽一陣厲喝聲道：「奉縣令大人之命，押死囚周瑜赴刑場行刑！」

隨即是一陣開鐵門，犯人鐐銬的响聲急驟的响起。

張道陵一聽，不由大急，暗道：此時再不出手，這周公瑾的生命便完了，他也不及細思，意隨心動，力隨意生，「分光散影」大神通不由便全力施展出來了。

那提犯人的獄卒、監斬官等，但覺眼前一陣灰色的影子連閃，尚未及驚呼出聲，手中的死囚周瑜已不見了，隔了一會，才聽到數十丈遠，响起一陣鐐銬的碰擊聲。

監斬官和獄卒，均以爲是活見鬼了，驚呆一會，監斬官才失魂落魄的大叫道：「有人劫獄！快！全力追捕！」

張道陵的「分光散影」大神通全力施展之下，委實太快，石牢中的獄卒剛回過神來，向鐐銬响處追截來時，鐐銬的响聲已遠在石牢頂上近五里外了！

張道陵心中一寬，他知道「雲來棧」距此地不過三里，只要再三幾個起落，便可潛返客店，然後會合東方朔等人，乘天未明護送周瑜到安全地帶，一切便可順利解決了。

張道陵心念電轉之際，他扶持着的周瑜，忽然輕聲道：「多謝大俠出手相救，但不知大俠高姓大名？爲甚相救周某？」

張道陵淡然一笑道：「此時並非說話之時，按你的命宮運勢，似未脫險期呢！」

周瑜心中大奇，不知這「大俠」口氣爲甚如此玄妙？他又想再問，忽然前面疾如蒼鷹搏兔，落下一修黑影，厲笑一聲道：「普天下能令老夫施展八成功力的，你小子是當今第一人也！老夫也不爲難你，你只須把要犯周瑜留下，你便大可從容脫身也！」

張道陵一聽，不由暗歎口氣，心道：不是冤家不聚頭，怎的恰好是他老怪仙出現了？

原來此人正是老怪仙鍾離權，他功力通玄，立刻便認出張道陵的身份了。

張道陵亦知他已認出自己，無奈把身形一頓，輕聲道：「原來是鍾老前輩駕臨，但此事事涉天機演行大勢，晚輩不得不爲，一切望前輩寬容一二，晚輩稍後再詳細解釋好麼？」

鍾離權冷哼一聲道：「放屁，什麼天機演行大勢？不外是漢室氣數已盡的鬼話連篇！老夫借董卓之力，不是成功立劉協爲漢獻帝，成功保住漢家天下嗎！偏你手中的姓

周小子，與老夫的大計作對，他殺了董卓，誰來扶持漢家的天下！此人非死不可，至於你這小子，念你曾救孫女靈芝一命，老夫也不跟你計較，只當你從沒出現，容你從容脫身吧了！」

張道陵一聽，不但沒有隻身退卻的意思，反而微微的一笑道：「實不相瞞，張道陵正是瞧在靈芝姑娘的面上，才冒險救出周公瑾，以免前輩你於逆反天機大勢的泥沼中陷得太深也！」

鍾離權怒道：「放屁！放屁！區區一名臭小子，成得了什麼氣候？殺便殺了，就算眞的逆反天機，老夫的過失也不見得便多添一分！」

張道陵道：「不然，目下漢朝氣數已盡，漢獻帝不外是一具傀儡，專權的是民賊董卓，前輩不見董卓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百姓饑以人相食，千里不聞鷄啼聲，天下猶如一座活地獄，如此暴政，豈可苟全？前輩勉强而行，欲延漢朝氣數，不外是鏡中花、水中月而已！而於此時，但凡振臂而起，敢與暴政相抗的，皆天機大勢演行中人，亦即順應天機大勢而行，決傷害不得，否則便是逆天機而妄爲也，望前輩三思。」

張道陵知鍾離權亦是得道之人，只是因一時意氣用事，誤墮迷局而不能自拔，因此破例滔滔而辯析，希望能令他醒悟。

不料鍾離權一聽，雖無言可對，卻惱羞成怒，冷哼一聲道：「老夫乃得道之人，何須你乳毛小子說教乎，莫以爲憑你那一套『星斗挪移』劍法，老夫便奈何不了你，哼哼，老夫已有破解之法矣，你若不把姓周的小子留下，只怕連你也難逃劫數了！」

張道陵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既然前輩執迷不悟，晚輩亦無話可說，但要留下周公瑾，卻萬萬不可以。」

鍾離權大怒道：「張道陵，你既存心與老夫作對，休怪老夫手下不留情面。」

張道陵淡然一笑道：「一切乃咎由自取，望前輩自重便了！」

鍾離權一聽，沉哼一聲，也不打話，手中的鐵扇一揚，便向張道陵猛地一掄。

張道陵立感一股强大的氣浪洶湧而來，猶如驚濤駭浪，怒擊一葉輕舟，當世能抗拒的，只怕已絕無僅有。

不過張道陵練的是「無爲神功」，無爲神功的要旨乃「堅則毀、銳則挫」，他以無爲眞氣運佈全身之際，便任你更强更猛的外力，也休想把他撼動了，因爲「堅之極即毀」，「毀之極即挫」，鍾離權無堅不摧的「鐵扇神功」，碰上張道陵的「無爲神功」，便只能是「堅則毀、銳則挫」了。

張道陵屹然不動，鍾離權那無堅不摧的「鐵扇神功」氣浪，竟如撞入雄渾無極的汪洋，立刻便消逝無踪了。

鍾離權眼見張道陵居然不閃不避，對這一招致命的一擊竟視若無睹，心中亦不禁暗暗吃驚。但他此時已決心力挽狂瀾，借助董卓之力，振興漢朝氣運，非殺周瑜不可，因此出手再不容情，一招未果，另一招又出，猛一咬牙，竟使出他的師門絕學「離合神功」，毫不留情的向張道陵罩來。

「離合神功」乃一種以奇幻爲基本的功夫，其特色爲若有若無、若即若離，對手若以爲其「有」，它則「無」，以爲它「無」，卻立變爲「有」；「若即若離」，若近不近，不近若近，令對手防不勝防。而一旦被「離合神功」罩住，對手便立生幻覺，被一股强烈的「離合思緒」籠罩，所見所遇皆「若有若無、若即若離」之事，登時鬥志全消，稍長片刻，便成白痴，當眞厲害之極。

鍾離權這一手，恰恰是窺透了張道陵的弱點而激發功力施展，因爲他知道張道陵心腸極軟，而心腸極軟之人，便必定最怕「生離死別」，「離合神功」便恰恰成了他的一大尅星。

張道陵的致命弱點果然被鍾離權窺透了，因爲他果然最怕見到那等「生離死別」的場面，因此被「離合神功」猛然襲至，他未及防範，已受其控制，眼前頓生無數悲哭慘嚎的「生離死別」場面，心中一片悲感，竟連運功相抗也提不起意志了。

鍾離權見一招得手，生怕張道陵很快恢復，又與他糾纏，便欲趁他怔痴之際，一鐵扇把周瑜斃了，他也就好向董卓有個交代了。

鍾離權疾如電閃，一撲而至，手中鐵扇一掄，當頭便向周瑜砸下去，周瑜此時手腳皆被鐐銬所銬，神智亦被「離合神功」所制，根本不知閃避，眼看他已難逃腦袋碎裂之危了！

不料張道陵最怕的是「生離死別」的場面，才受「離合神功」所制，他一見周瑜即將死於非命，心中不由又恨又驚，於慌急之際，竟一閃而至，伏身於周瑜頭上，以自身的背部，硬挨了鍾離權的一記鐵扇重擊。

「離合神功」果然是張道陵的尅星，其最厲害之處，恰恰是張道陵最弱之點，張道陵受「離合神功」所制，心神不定之際，受鍾離權這一記致命重擊，所受的創傷可想而知。若換了是周瑜承受，早已腦袋

碎裂一命嗚呼了。張道陵雖有「無為眞氣」護體，但心神受制，功力甚弱，心脈頓時受創，他口中一甜，張口便噴出一股血箭。

鍾離權料不到張道陵於心神受制之時，竟然以身相護周瑜，挨了他一記重擊，他雖令張道陵受創，但從張道陵背部突出的一股反彈力，卻把鍾離權震退三尺，鍾離權但感氣血翻騰，好一會才勉强收攝住了。他心中不由駭然，暗道：張道陵於心神受制之時，他的護體眞氣依然如此厲害，假如沒受制，他的內力豈非猶勝自己一截麼？

鍾離權不由驚、佩、恨、怒交集，暗道：張道陵這小子若肯爲漢朝效力，必定是自己的一大臂助；但若與漢朝作對，那便是自己的致命强敵了，而且憑張道陵的武功，特別是他那九天秘笈無極神通，自己決非其對手。

鍾離權轉念又暗道：自己被世人稱爲「鍾離權」，有「漢」才有「鍾離權」，若「漢」亡則「鍾離權」亦就不復存在了！鍾離權不由咬牙恨道：「罷！罷！罷！爲了鍾離權這三字含意，便算逆反天機，也只好橫下一條心，一意孤行下去吧！」

鍾離權心念電轉，殺機頓熾，暗道：若不趁此時殺了張道陵，以後就決無機會了，他猛一咬牙，手中鐵扇又猛地一掄，疾衝前兩步，欲再加一記重擊，把張道陵和周瑜斃於當場。

＊　＊　＊

鍾離權這一記重擊，正欲向張道陵頂上擊落之際，一團紫影已呼地撲上來，以身伏在張道陵上面，尖聲叫道：「爺爺！手下留情！你不能殺陵哥哥！」

鍾離權這一記重擊，不得不硬生生的頓住，鐵扇相距紫影的背部僅三寸，在如此極短的距離下收攝功力，也只有功力通玄的鍾離權方可能辦到。

但鍾離權只怕拚着眞氣走岔，亦即走火入魔，他手中的鐵扇也不得不頓住，因爲以身相護張道陵的紫影，竟然是他的寶貝孫女鍾靈芝，這寶貝孫女與那「漢」字一般，同樣是鍾離權的命根子，斷了任何一條，鍾離權但感自己生命也就完結了。

鍾離權怒道：「靈芝！這兩名臭小子壞我振興漢朝的大計，非殺不可！快走開，莫阻住爺爺的手脚！」

紫影果然是鍾靈芝，她自雲來棧一直跟踪至石牢附近，雖然被張道陵的「分光散影」神通甩脫了，不知他身潛何處，但她絕不死心，依然在附近潛伏監視。待張道陵救人而出，她才知道張道陵果然是夜劫死牢來了。

她正想先一步溜回雲來棧，向趣仙東方朔等報訊，以便着實炫耀一番自己的跟踪本事，不料此時卻突見爺爺鍾離權竟然出現了，又竟然以重手傷了張道陵，她驚駭之際，見爺爺欲再出手取張道陵的生命，情急之下，便不顧一切，電射而至，竟以身相護於張道陵，這一切，張道陵和鍾離權自然不會知道。

此時鍾靈芝也不及細辯，只急得連聲尖叫道：「爺爺，我不管你什麼興漢大計，你也絕不可以殺陵哥哥，你若殺他，便先把靈芝殺了吧！」

鍾離權怒道：「笑話！難道爺爺的興漢大業，比不上這小子一條生命嗎？」

鍾靈芝情急之下，心裏話不由便衝口而出了：「爺爺啊！你只知你那興漢大業是你的命根子，你又知否陵哥哥有如靈芝的生命？他若死了，靈芝也不想活了。」鍾靈芝觸動心事，不由哭了。

鍾離權乍聞寶貝孫女的哭聲，心如針刺，這寶貝孫女到底是他的另一命根子，他不由喃喃的道：「爲什麼？爲什麼？」

鍾靈芝此時，她積隱多年的女兒家心曲，竟不由傾瀉而出了：「爺爺疼惜孫女，靈芝心中是知道的，但爺爺你又知不知？你多年來爲那什麼興漢大業奔波，把孫女拋於絕谷中，孤身一人，與毒蛇爲伴，靈芝會好過麼？幸而天賜陵哥哥降臨絕谷，陵哥哥雖然有點傻氣，但他心腸好，決不會幹壞事，靈芝終於有人作伴了，我已發誓，今生今世也跟着他啦！但爺爺竟然因那什麼興漢大業，欲殺陵哥哥，我……我恨死你那什麼興漢大業啦！」

鍾離權正欲說什麼，不遠處已傳來一隊兵丁的吆喝：「上面有說話聲，劫牢的人必定潛伏上面！快追！」

鍾離權一聽，不由大急，忙道：「芝兒快離開，不然被官兵發覺，連妳亦難脫關係！」

鍾靈芝咬牙道：「爺爺若不放陵哥哥他們走，芝兒寧願被官兵捉去殺頭！」

鍾離權功力通玄，他憑下面的脚步聲，便知官兵已逼近了，不由又急又氣，厲聲道：「芝兒！你還不快走！」

鍾靈芝卻紋絲不動，決然的道：「要走便與陵哥哥一道走！不然靈芝便陪他被人殺頭好了！」

鍾離權側耳一聽，大隊官兵距此處已不足百丈了！他深知若被霍縣令知悉，他的孫女與亂黨有關連，向董卓密報，便連他鍾離權亦難以脫身，除非他此時把靈芝和張

道陵、周瑜等一併斃了，但他又如何下得了手？

鍾離權長歎一聲，疾退一丈，手中鐵扇猛地一掄，送出一股渾厚的勁力，呼地把張道陵和他緊抱着的周瑜刮到與官兵相反的方向近十多丈去了。

鍾靈芝尚怔怔的不知所措，鍾離權不由恨恨的一跺脚道：「痴兒！還不把人帶走？速速隱蔽！眞的等官兵到來殺頭？」

鍾靈芝一聽，這才明白鍾離權的用意，連忙縱身向張道陵那面掠去，一面低低的嚷了一聲：「多謝爺爺！」

鍾離權重重的哼了一聲，然後把脚一跺，發出一下响聲，呼地向鍾靈芝相反的方向掠去。官兵的注意力被他驚動，果然向鍾離權那面追去了。

鍾靈芝此時已掠到張道陵的身邊，她發覺張道陵雖已受創，但他抱着的周瑜竟毫無損傷，雖然神智痴痴迷迷的，尚被爺爺的「離合神功」所制，但身體卻完好無缺，她不由歎了口氣，一面運力架起張道陵二人，向黑暗中躍去，一面喃喃的低語道：「傻子！傻子！你這捨身劫獄救人，幾乎一命嗚呼，值得麼？」

因張道陵和周瑜身軀高大，鍾靈芝根本不可能扶持兩人飛掠，她眼珠一轉，向四下一瞧，趁官兵未及回身追殺的千載良機，向黑暗中的一座大宅躍了下去。鍾靈芝深知，此時唯有先行潛伏下來，待張道陵和周瑜二人清醒再說了。否則憑她一人之力，根本逃不脫官兵的追截，反白白送了生命。她既已斷定張道陵並無生命之礙，也就絕不想與生命賭氣了。

鍾靈芝右手挾着周瑜，左手抱着張道陵，向那大宅的後院躍了下去，因爲重量太沉，鍾靈芝的輕功根本不足負荷，落下時，三人不由摔在地上，發生沉悶的聲响。

鍾靈芝躍身跳起，正想把張道陵和周瑜拖到這後院的假山背後，此時假山背後卻忽然呼地躍出一位男娃兒，這男娃兒眼珠一轉，便低聲的喝道：「你等可是劫牢的逃犯？」

鍾靈芝向這男娃兒一瞧，見他年僅十五、六歲，但目中精光爍爍，身手敏捷，顯然武功不弱，不由便吃了一驚，颼地拔出她那柄碧玉笛，以笛作劍，捏着「星斗挪移」劍訣，準備搶先出手，把男娃兒的嘴巴封了。

這男娃兒一見鍾靈芝的動作，似乎便已明白一切，不再追問，反而向後面悄聲呼道：「爹爹快來，彼等果然是劫牢的人呢！」

男娃兒話音剛落，假山後面便已躍出數人，均手執兵器，爲首一人，身軀粗壯，手執利劍，錚然有聲，顯然內力深厚。他把劍身一收，以示並無惡意，向鍾靈芝低聲急道：「姑娘！內中果有姓周的少俠麼？」

鍾靈芝知這人指的是張道陵捨命相救的周瑜，她心中不由又急又氣，嗔怒道：「是又如何？你可知道？爲救這姓周的小子，我陵哥哥幾乎一命嗚呼，你爲甚不先問問，其中有否劫牢的大俠了？」

那人一聽便呵呵笑道：「老夫知道周少俠乃刺殺董卓的小英雄，心中欽佩，救周少俠的人，自然也值得老夫敬重！只是一時尚未悉其身份來歷，有所疏漏，姑娘幸勿見怪！」

鍾靈芝一聽，心道：是啊，他又不知陵哥哥是何許人也，就算心中萬分敬重，自然也無法開口詢問啦！於是回嗔作喜道：「原來老伯亦乃俠義中人，陵哥哥亦是俠義中人，他的心腸好，老伯想必也不錯哩！未知老伯是否容我等在你家暫避一下？」

這人一聽，微一沉吟，便向身邊的男娃兒吩咐道：「阿策！你帶家丁速扶這位大俠及周少俠入密室暫避！」

那男娃兒一聽，立刻應聲而出，他的身手敏捷，猶如大人似的，率四名家丁走過去，便欲扶起張道陵。

不料此時張道陵已一躍而起，歎了口氣，向鍾靈芝苦笑道：「原不欲連累靈芝妹妹，不料卻得妳相救一命！妳爺爺幸虧有妳這位寶貝孫女，不然他於逆反天機的迷局中，便陷得太深，再不能自拔了！」

張道陵一頓，又向那爲首的男子道：「多謝大叔仗義相容之德，請先扶周少俠入內室，待會我再去相救，他已神智受損，決非等閒醫家所能奏效！」

爲首那男子見張道陵言帶玄機，高深莫測，便不再多問，吩咐兒子「阿策」照辦，然後他又邀張道陵入內堂叙話。

鍾靈芝見張道陵已安然無恙，心中欣然，也不及與他說話，忙向爲首那男子道：「現下官兵正四處搜捕，老伯你不怕官兵搜到來嗎？」

這人一聽，傲然道：「孫某人行事但憑一己判斷，豈會前怕狼後怕虎也？姑娘放心，但教孫某人在此，管教官家傷不到周少俠一根毫毛吧了！」

張道陵一聽這人自稱「孫某」，心中一動，卻沒說什麼，隨這孫某走入內堂。

這孫某又殷勤招呼張道陵和鍾

靈芝坐下獻茶，再向張道陵拱手道：「這位大俠義薄雲天，勇救周少俠，孫某代周少俠先行謝過了！」

鍾靈芝一聽，忍不住奇道：「聽孫大伯口氣，似乎早就認識這周少俠了，爲甚又不及早設法相救？」

這孫某一聽，長歎一聲道：「實不相瞞，吾乃本縣縣吏，姓孫名堅，剛才那阿策，即吾子孫策。孫某人與周少俠本來素不相識，但從縣令霍大人處獲悉，這周少俠原來是勇刺奸賊董卓之人，董卓有手令下來，着門生霍大人速斬周少俠！孫某亦屢欲相救，但縣牢禁衛森嚴，更有一位高人監守，根本無法進得牢內，又如何施救？幸而周少俠命不該絕，終遇上這位大俠和姑娘出手相救！」

鍾靈芝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原來孫大伯是縣吏大人，怪不得身居如此大宅啦！你那兒子孫策也很不錯，甫一見面，便知我等是劫牢之逃犯也！」

孫某——孫堅一聽，不由欣然的一笑道：「孫某此身別無所長，幸天賜二位兒郎，孫策是大兒子，二子孫權，剛出世不到半年也，孫家的血脈，便靠彼等延續啦！」

鍾靈芝此時卻無心聽孫堅說他的家事，突然醒悟似的連忙問張道陵道：「陵哥哥，你挨了爺爺他一記重擊，眞的沒事麼？」

張道陵歎了口氣，道：「你爺爺功力深厚，他全力一擊之下，怎會沒事？幸好我練的是老師祖的道家無爲神功，彼越堅、越銳，所生的抵抗力亦越强、越深，靈芝妹妹扶我奔行時，我已趁機運氣療傷，到落在這院中一會，我才終於把你爺爺的『離合神功』餘波逼出，因此神智才恢復過來！鍾老前輩的離合神功當眞厲害之極！」

鍾靈芝又慌道：「我知你是讓着爺爺他！他打了你一扇，你莫懷恨在心啊！」

張道陵淡然一笑道：「我挨的一擊，妳爺爺也並非向我出手，我只是代人受吧了，又怎會懷恨於他？」

鍾靈芝仍不太放心道：「但爺爺欲再次出手時，便眞的是衝着你而來了，你不知道？」

張道陵微微一笑道：「我當時神智只是昏迷了一半，尚有一半清醒，如何不知？不過妳爺爺欲再次出手，乃從他的興漢大業着眼，並非對我有甚私怨，日後他若洞悉天機演行大勢，自會悔悟。就如他極欲擊殺的周瑜，不但決殺不了，反而助他的本命運勢因此而另有玄奇際遇！一切莫非天機演行之勢，我又豈會耿耿於懷也？」

鍾靈芝一聽，卻又轉憂爲奇道：「那姓周的小子有甚玄奇際遇？」

張道陵微笑不答，轉而向孫堅道：「孫大哥，你所說二兒孫權，出世不到半年，可否抱出來一看？」

孫堅見張道陵談吐滿含玄機，心料此人必有奇學，而且又是俠義中人，決非奸詐之輩，便欣然答應道：「難得大俠有此雅興，孫某敢不從命？」當下吩咐家丁，傳知內堂的夫人，把二兒孫權抱出來見客。

鍾靈芝笑道：「陵哥哥，你怎的忽然如此喜歡小娃兒啊？」

張道陵微笑道：「靈芝妹妹，吾所見之，皆事涉天機演行大勢啊！既然如此，豈可不見？」

說時孫堅的夫人，已抱着一位嬰兒出來，在孫堅的引見下，與張道陵和鍾靈芝相見，原來孫堅的夫人乃吳氏。

張道陵向吳氏手中抱的嬰兒仔細一看，只見這嬰兒形貌奇偉，目有精光，方頤大口，更奇的是，當張道陵注視之際，這嬰兒忽地發出笑聲，聲音洪亮，猶勝大人的笑聲。

張道陵心中一動，他接過嬰兒，抱在手中，但見嬰兒手長過膝，年僅半歲，但其重量已勝三歲娃兒。

張道陵心中不由又一動，他已有判斷，便把嬰兒送回吳氏手中，含笑不語。

孫堅大奇道：「請教大俠，小兒如何？」

張道陵微微一笑，狀甚欣然，他不答孫堅的話，卻忽然問道：「請問孫大哥，孫家的祖墓是否位於青龍江畔的青龍峯？」

孫堅一聽，不由更感驚奇，忙悄聲道：「此事乃吾孫家隱秘，大俠如何知道？且如斯準確？」

張道陵細察孫堅的神色，便知自己的判斷準確無誤了，他心中不由歎道天機巧合，這王者之墓果然非孫家莫屬！

張道陵至此，已確證無疑，便不加掩飾，坦然道：「實不相瞞，在下張某人，並非什麼大俠，此行南下，乃欲尋一青龍龍脈，以及有緣承此龍脈蔭庇之人。」

孫堅一聽「張某人」三字，卻不由聳然動容，道：「孫某曾聞數年前有一少俠張道陵，曾以無尚神通震懾奸賊董卓，後來據聞不幸身落絕谷而亡！竟與大俠同名同姓，未知是否同一人也？」

張道陵未及答話，鍾靈芝已樂得格格笑道：「孫大叔據聞之事，大大有差也！那張道陵有七七四十九條生命，哪會一掉下去就沒命啊，他啊，掉落絕谷，不但未亡，反而功力大增，服了一肚子靈芝仙

汁，更玄更幻，還悟創了一套驚世劍法呢！嘻嘻，這當年的傻小子，如今已成了名震天下的天師大俠啦！」

鍾靈芝得意洋洋的說着，就如是她自己的榮耀似的。

孫堅卻忙道：「天幸這周少俠尚在人世，但未知他現在何處？」

鍾靈芝格格大笑道：「這張少俠啊，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但當年的張少俠，如今已變張大俠了！」

孫堅一聽，不由目注張道陵一眼，霍然悟道：「莫非張大俠便是當年的張道陵少俠麼？」

鍾靈芝不由又大笑道：「什麼大俠、少俠的？我告訴你，他還叫『天師』呢！」

孫堅被鍾靈芝的夾七雜八弄得一怔，喃喃的道：「什麼天師？大俠？少俠？老天，尋常人又怎稱『天師』二字？」

張道陵被鍾靈芝亂說一通，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孫大哥莫聽鍾姑娘胡說八道，在下姓張名道陵，江湖傳聞，皆言過其實，張道陵凡夫俗子而已。」

孫堅一聽，卻不由聳然動容，他先向張道陵深深一揖，道：「原來是當年的張少俠駕臨，孫某有緣，得與先生相逢也！」他一頓，才又請教道：「但未知先生如何便判知孫家祖墓位於青龍江畔的青龍峯？」

張道陵微微一笑，道：「實不相瞞，吾曾上青龍峯，上有『孫母吳氏之墓』，亦知青龍峯上有青龍峯龍脈結聚，那受其蔭庇之人，必非同小可！」

孫堅一聽，不由大喜道：「如何非同小可？務請先生不吝賜告！」

張道陵道：「據吾之所察，青龍峯龍脈有前屛後幛、左龍右虎之大格，又有萬山朝參之貴象，天然龍脈結聚，百年難遇，乃一龍氣極旺之大龍脈也！受此大龍脈龍氣蔭庇之人，亦即承此龍脈之後人，日後貴可爲帝爲王，的確非同小可。」

孫堅一聽，驚喜交集，他微一沉吟，便坦然道：「先生法眼超人，孫某也不敢有所隱瞞。孫家祖墓，的確葬於青龍峯上，乃先父孫鍾，千辛萬苦，籌集殮葬費用，又天幸得當年的一位隱世高人指點，遂把先祖母吳氏，葬於青龍峯上。不料竟是一座貴可爲帝爲王的大龍穴！」

鍾靈芝一聽，不由驚異的盯着孫堅，道：「原來你便是『孫氏後人』麼？乖乖，莫非一代帝王，便當眞出於孫家麼？」

孫堅此時不由也滿臉希冀的道：「請問張先生，先父孫鍾並非葬於青龍峯，然則在下子孫等人，是否可以承納青龍峯的龍脈呢？」

張道陵微笑道：「祖母與嫡孫自然有血脈相連，自然可以承納此龍氣蔭庇也！」

孫堅一聽，不由又忙道：「那未知孫家後人，誰有此承接龍脈的奇緣之福呢？」

鍾靈芝一聽大笑道：「孫大叔爲最接近之血脈嫡孫，承接龍脈之人，自然非孫大叔你莫屬了！」

孫堅又喜又奇，又有點不敢置信，向張道陵探問道：「張先生以爲如何？」

張道陵早就留意孫堅的形格，因此一聽便毫不思索道：「不然，依吾觀之，孫大哥並非承此龍氣之人也。」

孫堅一聽，不由大感失望，喃喃的道：「爲什麼？吾既爲嫡孫，爲甚竟非承納龍氣之人？哎！」

張道陵卻絕不因孫堅失望而諱言，坦然道：「承納龍脈之人，絕非單憑血脈之遠近，而須看各人之根基本命。但凡根基本命俱佳之人，便八世孫亦可承納龍脈，若根基運命不配，則嫡子嫡孫亦決難於承受也！」

孫堅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這便難怪先父孫鍾，葬母於青龍峯後，運命一直未見旺發，到臨終亦僅一介寒生而已，先父身爲嫡子尚且如此，那孫某這位嫡孫自亦無此福緣啦！但未知孫某之根基本命端的如何？」孫堅心中到底放不下，便又追問一句道。

張道陵目注孫堅，忽然歎了口氣，道：「孫大哥之根基本命，乃爲子孫作橋樑之格，因此雖有小成，但難成大業。且命宮晦氣已現，務必小心於五十二之劫數也！」

孫堅一聽，不由猛吃一驚，暗道：吾時年四十，那五十二之劫數，豈非僅剩十二年嗎？爲子孫作橋樑之本命倒沒什麼，但若僅剩十二年，如此短促卻委實心有不甘也！他因此急得失聲道：「爲什麼？張先生！」

張道陵見孫堅情急之狀溢於言表，不禁暗歎口氣，心道：世人盡管有俠義本性，但於名利祿壽這四大玄關上，卻絕無多少人可以輕易衝得過也！張道陵雖如此轉念，但卻決不會掩飾隱瞞，當下依「人間道」奇學，坦率的道：「孫大哥時年四十，運值命宮之少陰位，少陰位目下已現青紫兩氣，青主煞，紫主貴，因此不久你便可達小成境界矣！」

孫堅一聽，憂中不由又萌喜悅，於是忙道：「達小成境界後又如何？」

張道陵道：「近年達小成境界，乃小陰之紫氣旺發之兆應驗也。但小陰位同時現青氣，隱隱向山根位延伸，於精舍、光殿、年上、壽上四位，被紫氣掩蓋，每一命宮位皆主一歲之運，因此直到四十五歲之壽上位，皆可保順利暢達，並無大兇之劫。但青氣卻於壽上位之末重現，伸向兩顴位，又從兩顴位合聚於準頭，準頭再向諫台、廷尉、人中之位侵犯；時年值五十一歲，紫氣忽斂，青氣大熾，直向兩邊仙甫位進襲，仙甫位受青氣遮蔽之日，便即本命大兇之時矣，時年恰值五十二歲運，宜小心留意！」

孫堅聽張道陵詳細道來，竟精辟異常，處處隱透玄機，雖不願信，卻又不能不信，不由委決不下，過了一會，孫堅才慨然一笑道：「既然尚有十二年小成境界，好為子孫作橋樑，孫某也便心安無憾也，罷罷罷，本命如此，不理也吧！」他一頓，才又道：「既孫某並非承納祖宗龍脈之人，未知是誰可以承納？大兒阿策，自小好武，精於智略，想必已得龍脈蔭庇了吧？」

鍾靈芝對孫策這大娃兒甚有好感，因此一聽便笑道：「孫策這哥兒果然是有膽識，陵哥哥，是否便判他為承納龍脈之人啦？」

張道陵一聽，不由微笑道：「承納龍脈之人，豈可憑喜好而斷？靈芝妹妹雖甚欣賞孫策小哥兒，但實不相瞞，他亦並非承納龍脈之人選也！」

孫堅不由又大急，忙道：「張先生，為什麼連策兒亦不是？」

張道陵此時忽然微歎口氣，因為他剛才與孫策觸目之際，便已知他本命極為短促，雖有大業之志，但卻可望而不可及！張道陵正欲坦率直道，但轉念暗道：若於此時洩漏孫氏一脈本命短促，對孫氏一脈中承納龍脈之人必有逆反之危，這便是「天機不可洩漏」之因由。於是便轉了口氣，淡然一笑道：「本命根基乃先天而成，豈可強求？一切且順天機演行之勢行事便是，孫大哥也不必耿耿於懷。」

孫堅一聽，知張道陵必已有所決斷，只是一時不願直白吧了！他心中憂急，卻忽然靈光一閃，暗道大兒不成尚有二兒孫權啊！於是轉而滿臉希冀的道：「張先生所言甚是，根基本命如此，不說也吧！但先生剛才既說孫氏一脈必有承納龍脈之人，而孫某與策兒皆無所望，莫非一切皆落於小兒孫權身上嗎？」

孫堅夫人吳氏，此時一直把孫權抱於懷中，留心細聽張道陵的論析，說也玄妙，孫堅說到此處時，孫夫人吳氏懷中的嬰兒孫權，忽然哈哈而笑，笑聲洪亮，恍如大人似的！

鍾靈芝一見，不由也一陣發呆，暗道：小娃兒啊小娃兒，你笑什麼？笑世人為名利壽祿而苦苦鑽營，還是為自己得天獨厚，果然有緣承納龍脈貴氣而欣喜啊？

此時張道陵忽然欣然一笑，朗聲道：「此子骨格奇重，乃根基深厚之相，笑聲洪亮，乃胸藏日月之兆；手長過膝，乃掌權之徵兆；方頤大口，乃環食四方之福相；目有精光，乃識辨賢能、愛才用才、萬人歸心依附之大智；福相天成、貴格俱備，根基本命之佳，承青龍峯青龍大龍脈者，捨此其誰！」

張道陵雖然說得有點玄秘，於此道根基不深之人，一時決難悟透，但其中的含意，卻不言而喻。

孫堅一聽，不由大喜，站起向張道陵深深一揖道：「多謝先生明判，權兒他日若有大成，光耀孫氏一脈門楣，孫某人作彼之橋樑亦心甘情願之極矣！先生指點迷津之德，孫氏一脈決永誌不忘！」

張道陵此時淡然一笑，目注孫夫人吳氏懷抱中的嬰兒孫權，道：「令郎大格已成，但望日後建功立業之時，能以天下百姓蒼生為念，盡其所能延保萬千生靈，則吾願足矣，夫復何求？孫大哥也不必客氣。」

孫堅連忙點頭道：「張先生訓示，敢不從命？自當以先生之意，訓導小兒。」

張道陵這才欣然一笑道：「很好，孫大哥且速帶令郎上青龍峯拜祭祖墓，以應血脈相承、龍氣歸宗之兆。」

孫堅一聽，又連聲稱是，此時張道陵欲以自身的無為眞氣，替周瑜除鍾離權的「離合神功」迷惑毒性。他向孫堅道：「周瑜現受神功所惑，心智未醒，請速領我前去為其驅除。」

孫堅一聽，對張道陵不由更添感佩，連忙親領張道陵上孫府密室。

在孫府密室中，孫堅的大兒孫策，正片刻不離的守護着周瑜，周瑜躺在密室的椅上，眼睛睜開，卻不言不語，神態悲慼，如墮夢中。

張道陵一見，即疾奔上前，伸掌抵住周瑜的靈台穴，一股渾厚的無為眞氣，即從周瑜的靈台穴衝入，迅速走遍周身奇經八脈，他但感渾身一陣滾熱，猶如世人洗浸熱水浴，渾身的疲累盡消，登時神清氣爽。

周瑜此時尚未自知，他因此而因禍得福，張道陵的無為眞氣已助他打通奇經八脈，令他內力大增，武功又精進一層了。

當下周瑜忽地一躍而起，他游目四顧，見是張道陵正在他身前，另外有一位與他年紀相仿的少年，以及一位甚有長者氣度的中年男子，他也不及探問，便先向張道陵俯身拜道：「多謝大俠相救之恩，若非大俠相救，周瑜早成刀下鬼矣！」

張道陵淡然一笑道：「周公瑾不必客氣，吾所作所為，皆順應天機演行大勢而已。」他一頓，又伸手向孫堅和孫策一指道：「為了救你，孫家父子不惜以身犯險，收留重犯，你方能逃出生天，你要謝便向孫家父子致意吧！」

周瑜一聽，才又知原來這是富陽縣吏孫堅的家，與他年紀相仿的少年，便是孫堅的大兒子孫策，於是連忙又向孫堅父子拜謝了，周瑜慨然道：「周瑜之命，乃孫家所賜，今後當誓死相隨於孫氏一脈也！」

孫堅的大兒孫策一聽，不由大喜道：「周兄弟快人快語，日後孫策與你便是好兄弟啦！」

當下兩人又叙了年更，原來周瑜比孫策大了半年，因此周瑜便成了孫策的「周大哥」了。

孫堅見周瑜與孫策一見如故，情同手足，不由大喜，暗道：周瑜日後必乃孫家的一大臂助了，他向周瑜含笑道：「周兄弟，你知否救你的張先生是誰麼？」

周瑜搖頭道：「公瑾不知，但知張先生神功蓋世而已。」

孫堅微笑道：「張先生便是數百年前的一代奇人張艮的八世孫兒，你為甚不求他指點一二？」

周瑜一聽，不由倍加尊敬，忙向張道陵再拜道：「張子房一代高人，素為公瑾心儀，不料今日竟與其嫡孫張先生有幸相逢，實公瑾畢生之榮，未知先生可否指點公瑾前程之事？」

* * *

張道陵目注周瑜，但見他青氣旺於命宮太陽位，年值三十五歲，不由暗歎口氣，心道孫策煞氣旺於中正，乃主二十五呈兇兆，周瑜亦僅延長至太陽位，亦即年長十歲呈兇兆而已，不料孫氏一脈的「青龍龍脈」如此犀利，除得承納龍氣的孫權外，其餘與孫氏有緣之人，皆受尅制而遭夭折，一切只作橋樑，以渡孫權這位「青龍龍脈」之子而已，天機大勢如此，夫復何言？

張道陵心念電轉，知不便直言，以免有逆天機演行之勢。他微笑一下，道：「周公瑾雄姿英發，正值有為之年，日後只須順勢而行，可保有成，其他也不必去耿耿於懷了！」

周瑜一聽，心中不大明白，但知張道陵這等玄道中人，能言必言，他既然有所隱晦，便是事涉天機之事，有道天機不可輕洩，他必然不肯明言，既然如此，又何必多問。一切但憑自己的意志行事吧了，周瑜這般思忖，便坦然一笑道：「張先生所言甚是，周公瑾但憑心智判斷，順勢之事，便決而行之便了！」

張道陵含笑不語。再待一會，便向孫堅等告辭。

孫堅心中若有所失，暗道：孫家若得張道陵如此人材相輔，又何愁大業不成？但又知這等高人，決難挽留，無奈只好不捨的道：「張先生高仁大義，未知如何可稍作圖報？例如盤川之物，是否或缺？先生但有所求，孫某決不推辭！」

張道陵見孫堅意態甚誠，暗道：此乃孫氏一脈結交賢能之家風，於他日後的大業必大有裨益。他淡淡的一笑道：「張道陵閒雲野鶴，並無所求，孫大哥只要發揚此結交賢能家風，我保你必有所成吧了！」

孫堅一聽，連忙稱是。又不捨道：「先生此去，未知可有重逢之日？」

張道陵微一沉吟，暗道：按天象所示，昭明星廿五年後將移行至長江赤壁，其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出之則主戰事，天下多變，屆時將可一窺天機大勢演行軌跡，倒不可不細加審察。這般暗忖，張道陵便斷然的道：「廿五年後，天下劇變之時，吾與你孫氏一脈尚有一面之緣，屆時或可相逢吧！」

張道陵說罷，再不逗留，與鍾靈芝會合，趁天色未明，閃電般掠走了。

孫堅、孫策、周瑜等於孫家後院相送，目睹張道陵和鍾靈芝的身法神妙，猶如電光一劃，倏忽不見。孫堅不由喃喃的歎道：「如此高人，不愧為人間之天師也！」

張道陵在孫家神龍一現，自此之後，他的「天師」名號，便開始在民間流傳了。

* * *

當下張道陵和鍾靈芝，風馳電掣，掠回「雲來棧」客店。

兩人剛閃進大客房，卻忽地一怔，原來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均不見了。

鍾靈芝眼尖，忽地發覺桌上有用指甲匆匆刻下的一行字，道：「天師、天女何去也？知否西北方向現異兆？電光乍閃如天眼，追踪必有所發現，吾二人去也，見字速趕來吧！」

鍾靈芝一見，便忍不住狠狠的罵道：「這種口氣必定是死老趣仙，夾七雜八，胡言亂語，故作神秘！」

張道陵向字跡瞥了一眼，卻微笑道：「不然，東方前輩所言『電光乍閃如天眼』一句，必有所見，才有所指，倒不可錯過這等觀察天象的良機呢！」

鍾靈芝一聽，轉嗔爲喜，急道：「陵哥哥，既然如此，還不跟隨而去？」

張道陵心中一動，暗道：老祖宗所留偈語，「眼底應辨劉孫曹」，看來這「劉、孫、曹」皆已現世，且日後必各有所成，再者天下已屆大亂，日後的天機大勢將如何演行下去，看來應屆仔細勘察之時矣！他這般轉念，便含笑微一點頭，道：「此地之事已了，也應該是離開之時，那就且向西北而行，看看殷、東方兩位前輩到底有甚發現吧！」

張道陵和鍾靈芝皆玄幻道中人，說走就走，了無牽掛，也根本不理客店結賬這等俗世間瑣碎事。

兩人風馳電掣，掠出客店，向西北方向疾奔。

不一會，天色已大明，時值秋分，清風颯颯，令人神清氣爽、疲困盡消。

這一路向西北疾掠，沿途所見，水漸少，山漸多，藥仙和趣仙卻毫無蹤跡。

鍾靈芝不由皺眉道：「陵哥哥，這老趣仙只道向西北而行，卻沒說到甚地方，這一路下來，毫無形跡可尋，如何追趕得上？」

張道陵卻胸有成竹的微微一笑道：「放心，天象既有所示，地上便必有所應，憑東方前輩那一句『電光乍閃如天眼』，當可判知異兆之地也，只要抵達那地方，自不難發現兩老的形踪。」

鍾靈芝奇道：「憑那見鬼的老趣仙一句，如何便可判斷他二人所去的地方？」

張道陵道：「電光乍閃如天眼，亦即那異光形如眼目，與之相應之地，必與這『眼目』有極深淵源。」

話音未落，鍾靈芝已呼地向路旁一個茶水檔奔了過去。也不知她弄甚手段，很快便探聽到什麼，神色驚奇的走了回來。

她盯着張道陵，目光甚爲怪異，似瞧着一頭怪物，又似仰望一位活神仙。好一會，她才格格的一笑道：「陵哥哥，你知道我打聽到什麼？」

張道陵微笑道：「你去打聽的，必與這『電光乍閃如天眼』一句有關。」

鍾靈芝又迷惑的眨了眨眼，道：「不錯啊！但你如何判斷啦？」

張道陵微笑道：「靈芝妹妹心疑浮於形神，所欲打探之事，自然必與此有關。」

鍾靈芝不由驚奇的喃喃道：「陵哥哥，你是我肚子裏的蛔蟲麼？不然爲甚竟把我的心思弄得一清二楚，但你可知我打探到什麼？」

張道陵笑道：「你不說，我如何知道？」

鍾靈芝一聽，樂得拍手掌道：「好極啦！終於有你這傻子不知的事啦！你可知道，我打探的正是西北方有甚去處，那茶水檔內的老頭起先不願理睬，後來我以閃電手法，揪了揪他的鬍子，他忍痛不住，便如實的說了！」

張道陵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那茶水檔老人家有說與不說的自由，妳怎可以揪鬍子去逼人家？但他到底怎麼說？」

鍾靈芝格格一笑道：「我也知亂揪人家鬍子不該，但心中迷惑，快被悶死了，事急之際，只好胡鬧一下啦！但終於被我弄到回話，原來這西北方向十里外，果然有一座名叫天目的大山峯哩！啊啊，這天目山果然是與那『天眼』有關也！陵哥哥，好本事啊！」

張道陵碰上鍾靈芝這位嬌嗔刁鑽的女娃兒，不知怎地，無論她做任何事，哪怕是大錯特錯，他也不忍心去苛斥責備，這一點便連張道陵自己也覺奇怪。

鍾靈芝見張道陵悶聲不响，不知在思忖什麼，卻先自慌了手脚，忙道：「你怎不說話？生氣了麼？頂多以後我不再亂揪人家鬍子便是啦！你再生氣，不說話，我……我可要罵人啦！」

張道陵不由呵呵一笑道：「叫我說什麼？你不知道這正向前面的天目山進發嗎？」

鍾靈芝一聽，這才嬌嗔的道：「不來啦！你故意氣人家！你可知道？假如你不理我，我……我寧願長留靈芝谷中不出來啦！」

張道陵忙道：「這又何必？」

鍾靈芝一聽，登時明白張道陵已有點捨不得她了，心中不由一陣欣喜，卻故意道：「爲甚何必？」

張道陵道：「因爲我決不會不理你，你根本不必重返那靈芝谷也！」

鍾靈芝俏臉一紅，道：「原來你也捨不得我走！是麼？」

張道陵不由一陣尷尬，無奈道：「是又怎樣？誰叫你是無依無靠的女娃兒啊！」

鍾靈芝笑道：「我很喜歡！」

張道陵道：「你喜歡什麼？」

鍾靈芝不加掩飾自己的喜悅道：「我喜歡你說，捨不得我重返靈芝谷啊！」

張道陵眼見鍾靈芝嬌艷如花、妙解人意，心中不由一蕩，雖仍在暗自按捺，但臉上也早就紅了。

張道陵與鍾靈芝說話時，突見

前面約三里處，聳起兩座山峯，高插入雲，兩峯下面相連，其上卻分爲兩峯。

鍾靈芝一見，便喜道：「陵哥哥，這莫非便是天目山麼？」

張道陵凝神一望，但見兩峯祥雲繚繞，兩相對峙、聳入雲，不由心中一動，暗道：此峯形勢雄峻，若登臨峯巔，可俯覽東南天下，猶如天眼，果然不愧爲天目山！

張道陵心念電轉，便毫不猶豫，向鍾靈芝道：「此山是否天目，登臨其上便知端詳矣！靈芝妹妹整夜奔波，是否須稍歇，再上峯巔？」

鍾靈芝格格一笑道：「我也不知爲甚，陵哥哥，我自被你餵服下那株千年靈芝後，這一路奔波，不但不覺疲困，反而越來越感眞力充沛，只怕再走三日三夜也不累呢！」

張道陵一聽，心知此乃內力達通玄境界的跡象，也是千年靈芝的宏力作用，不由替鍾靈芝歡喜。轉念又暗道：她悟性奇高，根基如此深厚，倒是研習九天秘笈的最佳人選啊！他這般思忖，便有心把九天秘笈的絕學，盡數向鍾靈芝傳授了，張道陵自然有他自己的一點私心，因爲如此一來，他與鍾靈芝，便眞的可作一對天機俠侶了！

張道陵於是也不再猶豫，把手向鍾靈芝一伸，道：「靈芝妹妹可緊執我手，只要你不放鬆，我保你登險峯也輕鬆自如。」

鍾靈芝一聽，心中自然一千個願意，便伸出手去，與他緊緊相握。驀地，鍾靈芝但感一股強大的熱力驟然而至，從手心直傳入肺腑，她但感身子一輕，竟身不由己，隨張道陵一道，凌空而起，猶如美妙雙燕，直向前面的天目山飛去！

鍾靈芝低頭一望，只見下面的山石泥土樹木，如飛的向後捲去，不由又驚又喜，喃喃的道：「陵哥哥啊陵哥哥，這叫什麼大神通啊？」

張道陵微笑道：「我也不知，大概這是分光散影輕功的更進一重吧！」他帶携鍾靈芝而飛行，竟仍能輕鬆自如，開口說話，這等功力，與仙道已不遑多讓了。

事實上，張道陵的「分光散影」神通，當世已空前絕後，「分光散影」的更進一重，便是世人輕功的極限「御氣飛行」，而「御氣飛行」的再上一層，便即仙家的「騰雲駕霧」了。仙道雖然艱難如上青天，但也並非絕對無跡可尋。

天目山高達八百丈，但在張道陵的「御氣飛行」神功下，不消片刻，便已登上天目山最高峯龍王山巔了。

張道陵與鍾靈芝肩併肩而立，山風呼嘯，兩人卻屹然不動。放眼向兩面望去，但見天目山原來分爲兩大峯巒，一東一西，稱爲東天目峯、西天目峯，東西天目峯巔各有一池澄碧之水，左右相望，形如天目。

再凝望四周，但見山高水秀，松林茂密，怪石嵯峨，峯巒滴翠，一派如仙如幻奇景。

鍾靈芝已樂得格格笑道：「好景色，好山峯，好神功！」

張道陵尚未及答話，兩人的西面，西天目山之巔，已忽地傳來一聲啊啊怪笑道：「肩併肩兮手携手，四目交流兮望山川！好一對天機俠侶！不幸卻有女娃兒胡說八道！」

話音甫落，西天目山之巔，相距百丈之處，已現出兩位蒼勁的老人，恰恰是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剛才發話的，不是老趣仙東方朔是誰？

鍾靈芝一聽，先是欣喜得俏臉如脂，但末了一句卻令她含嗔帶笑道：「好啊！原來是殷伯伯和老趣仙……老趣仙！我如何胡說八道了？」

趣仙東方朔怪笑道：「什麼好景色、好山峯、好神功？亂七八糟，不通之極，豈非胡說八道？」

鍾靈芝嗔怒道：「老趣仙你知道什麼？若非陵哥哥的御氣飛行好神功，豈可輕易上得此好山峯？若非好山峯，又何來如此好景色？一口氣道來，美妙之極！你竟說胡說八道？」

那面趣仙東方朔一聽，不由一陣發怔，雖明知鍾靈芝夾七雜八，亂扯一通，但她伶牙俐齒，竟不通似通，反駁不得，一時語塞，竟呆呆的怔住了。

這一面鍾靈芝卻得勢不饒人，故意嗔怒道：「老趣仙！快回話啊！若解釋不清，說不定我的老毛病又發作，於天目山上演一幕星斗挪移劍法你看看啦！」

趣仙東方朔一聽，不由心中發毛，暗道：這女娃兒剛才說什麼「御氣飛行」神功，說不定張道陵這小子已傳授於她，假若如此，「御氣飛行」再加上見鬼的「星斗挪移劍法」，只怕東方老兒的「百里辨影、千里聽音」神通，也保不住這個白腦袋也！罷！罷！罷！好老兒不吃眼前虧，先行認輸，哄這刁鑽女娃回嗔作喜便啦！

趣仙這般思忖，便呵呵一笑，求饒似的大叫道：「不可！不可！老兒無福消受乖侄女那套天女劍法也！東方老兒這便過來負荊請罪如何？」

鍾靈芝一聽，果然回嗔作喜道：「東方伯伯害怕什麼？你快過

來，說清楚爲甚忽然從客店溜了出來吧！」

金銀龍脈　隱含奧秘

那面趣仙東方朔的聲音道：「殷老兄，去不去？」

藥仙殷七七微笑道：「誰叫張兄弟在那面，你不去，如何可解答電光乍閃如天眼的迷惑了？」

趣仙東方朔一聽，歎了口氣，喃喃的道：「去則會嚇死，不去則會悶死，但嚇死總比悶死好過，因此還是決定去吧！」

他話音未落，身形已起，雄健如大鵬展翅，凌空飛越百丈山澗距離，呼地穩穩的降在東天目山巔上了。

藥仙身形一晃，疾如電閃，也隨後而至。

鍾靈芝一見，喜道：「兩位前輩好功夫啊，橫空飛渡百丈距離！」她忽然一頓，似有話欲說未說。

趣仙東方朔一見，心中先就發毛，連忙陪笑道：「老兒我也不敢當乖侄女這個恭維，只要嘴下、手下留情，也就感激不盡啦！」

鍾靈芝果然尚有話未完，東方朔的陪笑也堵她的口不住，只見她格格一笑，盯着東方朔道：「先前那話我也不跟你計較啦！但是啊，你不幸又胡說八道也！什麼嚇死、悶死的？又道嚇死總比悶死好，豈非語帶不忿，胡說八道，欲伺機報復？」

東方朔見鍾靈芝又纏着他不放，大驚道：「老兒說的千眞萬確啊！豈有胡說八道？怎敢伺機報復？」

鍾靈芝格格一笑道：「好！你且說說，你如何千眞萬確？」

東方朔怪笑一聲道：「乖侄女一問眞會令人頭痛，再加上妳那見鬼的『星斗挪移劍法』，老兒至今尚未悟出劍法破解之道，妳若使出來啊，老兒豈非被妳嚇死？但若不過來，那店中所見的異象——電光乍閃如天眼，這驚天迷惑便決定解釋不了，必定活活悶死，再者嚇死乾脆俐落，悶死慢慢折磨，豈非嚇死比悶死好麼？」

東方朔情急之下，也來個夾七雜八，亂扯一通，但居然被他說得天衣無縫，令人但感嚇死果然比悶死好。

鍾靈芝不由作聲不得，但她心思極敏捷，一題難不倒東方朔，又來第二個難題，只見她笑道：「好！這也算你說過去啦！但你可知電光乍閃如天眼，到底是甚意思？預示什麼？」

東方朔一聽，不由歎了口氣，涎臉笑道：「哎呀！我的好侄女，如老兒能解釋得了，我還甘冒被妳嚇死的風險過來幹麼？這等乾坤大奧秘啊，當世只怕僅得一人解釋得了啦！」

鍾靈芝故意道：「這人是誰啊？」

東方朔一拍大腿道：「哎呀！乖侄女這是明知故問也！除了妳的天機俠侶陵哥哥，當世還有誰啊！」

鍾靈芝想聽的便是這話，她因此欣然一笑道：「不錯！不錯，東方伯伯，你知道就好，且看你還敢不敢私自開溜，把陵哥哥和我鍾靈芝這個天機……哎喲，說不得……這個撇開也！」鍾靈芝欣喜之下，一句「天機俠侶」幾乎衝口而出，但又連忙把「俠侶」二字咽回去，心道這豈是女孩子說的？羞喜之下，俏臉不由泛出艷麗酡紅。

趣仙東方朔耳利，哪肯放過這個反擊的機會，他怪笑一聲，正欲趁機大大取笑一番。

張道陵知東方朔之意，連忙搶先笑道：「東方前輩於客店中所見異象麼……」他故意一頓，欲說未說。

果然便立刻把東方朔的心神霍地扯過去了！只見他連忙涎臉笑道：「哎呀我的好兄弟，大天師，你莫半吞半吐好麼？快說啊！那到底預兆什麼？」

張道陵這才微微一笑道：「我在客店中見到你的訓示，便立刻趕來了，到底你見到什麼了？如此匆忙追踪？你不說清楚，我又如何判斷？」

趣仙東方朔一聽，不由怪笑道：「是！是！張兄弟，老兒想必是被那異象弄昏頭了，是這樣！我與殷老兒忽然發覺你和靈芝侄女不見了，便連忙打算追出來，不料就在此時，窗外西北方向，突然有兩道電光，垂直射來，其圓如銅錢，閃灼奪目，猶如天之雙目！如天目的電光在窗前一迴，又掉頭向西北方向射去，老兒和殷老兒一見，即匆匆在桌上刻了數字，便越窗而出追出來了，這般追着，竟便掠上西面的山峯上去了！」

藥仙殷七七此時亦接口道：「老夫一路追來，那如目電光竟通靈，在黑暗一閃一閃，老夫兩人快，它亦快，慢，它亦慢，就似引路似的，待掠上此峯後，那如目電光忽然向山腹處左右一沉，便倏忽不見了，好不玄奇之極！」殷七七見識甚廣，性子沉穩，不苟言笑，他說玄奇之極，便必定玄奇之極了。

東方朔喃喃的道：「老天爺，這到底是甚怪兆？若不弄清楚啊，老趣仙只怕便變悶死鬼了！」

鍾靈芝此時亦聽得一陣發怔，

心道：既老藥仙殷伯伯亦如此說，那兩道如目電光便必定玄奇極了！可惜我未能目睹，也不知它到底如何玄妙。鍾靈芝忍不住向張道陵道：「這如目電光果然玄妙哩！陵哥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道：「按殷、東方兩位前輩所言，電光如雙目，又似有意引他二人至此，隨即潛入山腹不見，似乎預兆此山有一驚世大龍脈潛伏。」

鍾靈芝一聽，不由倒抽一口冷氣，暗道：爲尋那「青龍大龍脈」，此行南下，已惹出許多兇險，幾乎生命不保，不料又有這什麼大龍脈現形了，老天！這天下間到底潛伏了多少驚人而可怕的大龍穴？

東方朔一聽，卻恍然而悟道：「原來又是這大地龍脈作怪，怪道如此玄奇也！對啦，張兄弟，青龍峯那『孫氏龍墓』後人，到底有訊息了麼？」

鍾靈芝一聽，不由嗔道：「都是你！老趣仙，老提這等大奧秘，累陵哥哥幾乎把命丟掉了！」

東方朔愕然道：「當今之世，誰可取你的陵哥哥生命？」

鍾靈芝心直口快，便欲把她爺爺與張道陵糾纏的事道出。但張道陵心性玄幻，他深知鍾離權自周瑜之事發生後，他的心靈已受觸動，他那「興漢」之心，亦被冲淡了，日後或可重歸天機演行軌跡，便不欲再張揚此事，搶先道：「乾坤浩浩，處處潛伏兇險，但看其是否順應天機軌跡行事吧了，些許小事，不說也罷。只是那青龍峯孫氏龍墓後人，的確已因此尋到，且更已認識日後承接此青龍大龍脈之人選矣！」

藥仙殷七七一聽，也忙道：「這南青龍孫氏後人，到底是誰？」

東方朔亦大奇道：「那青龍大龍脈若有承納之人，豈非乃日後的王者之身了？」

張道陵也不加隱瞞，坦然道：「這孫氏一脈，原來便是青龍峯山下三十里的富陽縣吏孫堅，而青龍峯上的祖墓，則是孫鍾之母，亦即孫堅的祖母也！」

東方朔一聽，不由怪笑一聲道：「不得了！難道這縣吏孫堅便是日後『南天王』嗎？」

張道陵微笑道：「不然，孫堅雖乃龍墓之嫡孫，但其根基運命尚淺，未足爲王者之身，就連孫堅的大兒子孫策，雖然根基比乃父爲厚，依然未足達王者之份，父子兩人，皆爲人作橋樑之運命。」

藥仙殷七七道：「那孫堅、孫策父子兩人，爲誰作橋樑了？」

張道陵未及答話，鍾靈芝已忍不住插口道：「陵哥哥判斷，日後這『南天王』，竟是一位未足一歲的小娃兒哩！」

殷七七大奇道：「未足一歲娃娃，竟便可判爲日後王者之身？誰家娃兒有此福氣？」

張道陵道：「並非誰家，而是孫家自己的一脈而已，孫堅尚有一兒，剛年滿半歲，姓孫名權，恰好乃青龍祖墓的二世孫。孫權根基運命之佳，足以承納青龍大龍脈龍氣蔭庇，日後之王者根基、運命、地力皆已俱備矣！」

東方朔微一沉吟，即猛搖頭道：「不對！不對！大大不對！」

鍾靈芝道：「有甚不對？」

東方朔道：「靈芝姑娘，你可記得？先有譙縣曹家莊的曹操，後有涿縣的孤兒劉備，如今再加上一位富陽縣的孫權，皆有王者龍脈蔭庇，老天，日後豈非三王併立？這天下豈非大亂不已了？因此啊！這大大不對勁也！」

鍾靈芝怒道：「老趣仙不信嗎？」

東方朔苦笑道：「不信便是不信！你除非拿出令老兒信服的證據，不然便殺了老兒也不敢置信也！天下那有這等玄妙之事？」

鍾靈芝一聽，不由一怔，她所怒的不過是因東方朔竟敢不信服她的陵哥哥所判，但要她眞的拿出證據，這等天大的神通，便殺了她也決然說不出了。

此時張道陵心中忽然一動，暗道：按老祖宗所留偈語，「劉孫曹」的確已悉數應驗，日後三王併立已成定局，但屆時天機大勢又將如何演進？却不能不細加探索！

他這般思忖，一索天機奧秘的意念便油然而生，終於決然道：「天機大勢如何演行，吾亦正想探索，今日既處身此天目山中，正得其『天目以測天下』之勢，倒可令其呈現一二！」

趣仙東方朔一聽，不由樂得拍手大叫道：「不錯！不錯！若能洞悉如此天機大奧秘的，當世唯你九天秘笈傳人而已！張兄弟，你要老趣仙幹什麼，祇管吩咐下來！但能一睹這天機大奧秘，老趣仙便累死也甘願之極。」

看來東方朔的神氣，若能令他一睹「三王併立」的天機大奧秘，當眞要了他的命也願意之極。

張道陵不由微微一笑道：「東方前輩言重了，死倒大可不必，但辛苦一下，倒不可避免。」

東方朔大笑道：「東方老兒走南闖北，什麼艱辛沒經歷？怕什麼苦？張兄弟，你祇管吩咐，老兒決不皺眉！」

張道陵此時欲施展其學，一探天機奧秘的決心已下，便再不猶豫，決然道：「好極！那請東方前輩先尋三塊巨石，再遍集峯周碎

石，搬運來此，我自有妙用。」

東方朔一聽，果然答應一聲，便欲去辦，但走了兩步，却又驀地回頭，陪笑道：「這搬運石頭的工夫，老兒自當照做，但請先說明那碎石的數目，免多搬徒勞。」

張道陵笑道：「這碎石嗎？多多益善，小小無拘。」

東方朔道：「這多多如何？小小又如何？」

張道陵見東方朔甚為有趣，忍不住便故意嚇他一嚇道：「這多多嘛，便是千萬之數，小小嘛也就三幾百塊足矣。不過碎石數目，猶如可獲悉天機奧秘之數，多多則多，小小亦就小小而已。」

東方朔一聽，不由又急又奇又慌，不知如何是好，喃喃的道：「這千萬之數啊！祇怕搬三日三夜也搬不完也！但若怕辛苦，則便獲悉小小天機奧秘，老天！這教人如何決斷？」

鍾靈芝此時已樂得格格大笑道：「好極！好極！這叫多勞多得，小勞小報！妙之極了！」

東方朔苦笑道：「乖姪女，老兒今日被人揪住命根，你便不肯援手一二？」

鍾靈芝笑道：「這是你答應的，我可如何助你？」

東方朔嘆了口氣道：「助我搬石，妳女娃兒嫌工夫粗重，必定不肯，老兒也不敢相求，但這令旨是妳的陵哥哥下的，妳便不能代老兒求求他，可否念老兒年老力衰，格外開恩，答應以小小碎石，報以多多之天機奧秘嗎？我也並非怕苦怕累啊！」

鍾靈芝又好氣又好笑道：「瞧着你可憐樣，我也心軟了，說不定真會助你一臂之力呢！祇是你說並非怕苦怕累，却是怕什麼？」

東方朔笑道：「老兒若依那多多之數搬石，祇怕石未搬夠，便已累得一命嗚呼，人若死了，又如何可見到那多多之天機奧秘？因此左右為難、無奈之極！」

張道陵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東方前輩不必為難了，你且把三塊大石搬來，吾自有妙法把碎石搬來！」

東方朔一聽，呼地就去了，他生怕張道陵臨時又變卦，搬那可怕的萬千碎石！他飛掠了二三十丈，心中忽然又犯疑，暗道：張道陵這小子弄甚玄虛？他有甚妙法把萬千碎石一下搬運而來……哈哈，不管他，不管他，且把大石搬來堵住他的口實好啦！

東方朔這般轉念，果然便喜孜孜的搬運大石塊去了。

＊　＊　＊

這一面鍾靈芝睨着東方朔喜神爺似的樣子，不由咬唇道：「這老趣仙想必瘋了？明明是去搬大石頭，怎的却像吃了喜歡糖似的？不好！他莫非又尋出什麼鬼主意算計陵哥哥？倒不可不小心提防！」

藥仙殷七七笑道：「東方老兒絕對沒瘋，祇是張兄弟免去他搬運萬千碎石之苦，却又能見識多多的天機奧秘，因此樂得呆了！」

鍾靈芝一聽暗道不錯，三塊大石，的確比萬千碎石容易多了，但不好了！陵哥哥這傻子莫非打算自己去搬嗎？這豈非白便宜了這老趣仙嗎？而且這萬千碎石，憑雙手之力，如何可搬運得了？

鍾靈芝這般轉念，不由又替張道陵擔心起來，忙道：「陵哥哥！這萬千碎石，你一個人如何弄來？你若怕東方伯伯太辛苦，頂多由我和殷伯伯去助他好啦！」

藥仙殷七七亦含笑點頭道：「不錯，張兄弟，這萬千碎石，獨力去搬，太辛苦了，不如老夫亦助一臂之力吧！」

張道陵微微一笑道：「多謝殷前輩好意，待會尚有相煩之處，因此這搬運碎石之事，便不敢有勞矣！」

鍾靈芝、殷七七見張道陵胸有成竹的樣子，不知他到底有甚妙法，便沒作聲，祇留心瞧着，以看究竟。

說話間，趣仙東方朔果然手脚勤快，呼地一下，便先行搬來一塊重達百斤的大石，他連一口氣也沒喘，又走了，再一會，又搬來第二塊大石。如此三個來回，三塊大石便擺在天目山龍峯之巔的山地上了。

東方朔這才呵呵一笑道：「張天師兄弟，東方老兒總算不負所託，重責完成啦！」他言下之意，便是自己的責任已了，其他的他便決定不理了。

鍾靈芝心中不由暗嗔道：「這老兒！偏要處處偷懶保護自己，拿話兒堵住陵哥哥的口，免得再分派他工夫做！」

張道陵却微微一笑道：「好極！這便勞煩東方前輩把三塊大石，按南、北、中三大方位擺放，每一塊相距一丈，好嗎？」

東方朔一聽，心道：原來如此輕鬆，早知便不必着忙了！他連忙應諾，依言把三塊大石，按南、北、中三大方位，每隔一丈擺放一塊，準確無誤的擺好。

張道陵此時神色漸轉肅然道：「請東方前輩站於中位，鍾姑娘站於北位，殷前輩站於南位，三位功力深厚，足以勝任護法之責！」

三人一聽，果然依言分站南、北、中三塊大石之上。鍾靈芝又喜又奇，格格的大笑道：「陵哥哥！你這是弄甚驚天大法？」

張道陵却笑容盡斂，神色凜然的道：「吾於天目山巔，欲以請龍大法，引動南、北、中三大潛龍，進而一窺日後三王併立的天機大勢！其中或有凶險，三位務必收攝心神，以自身內力抵禦心魔！」

鍾靈芝一聽，雖然心中驚奇，但見張道陵神色凜然，與平日的玄幻判若兩人，便不敢頑皮玩笑了，連忙肅然而立，倒甚似護法模樣。

張道陵心中欣然，因為三人中，他最擔心的是鍾靈芝，因她功力最弱，且性好頑皮，若施法之時，心神浮蕩，便極易受心魔之襲，一旦把持不住，輕則負創，重則心神迷亂，變成白痴。而施法之人，亦必因缺了一角護法而大受壓力，不但法施不成，且自身亦必重重受創，這亦即「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的玄妙奧秘。

對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兩人，張道陵倒大為放心，因兩人久歷江湖風險，功力通玄，這護法之責，必可勝任。

張道陵心中欣然，當下也不再猶豫，飛身一躍，屹立於天目山龍峯之巔，居高臨下，面向下面的南、北、中三塊大石。

隨即驀地抽出他與鍾靈芝交換的「星斗劍」，默運無為神功，手捏九天秘笈「地脈道」之「請龍訣」，貫無為真氣於「星斗劍」，猛地向東、南、西、北四大方位疾刺而出，無為真氣自劍尖飛射而出，破空之聲嘯嘯不絕，射向漫山遍野。

張道陵沉聲喝道：「大地潛龍，四方滙聚，借爾之力，化石為龍！」

喝聲未畢，張道陵手中的「星斗劍」，又分從東、南、西、北四大方位驀地一廻，再振臂一抖，指向下面南、北、中三塊大石處。

說也玄妙，就在此時，漫山遍野，東、南、西、北大地各處，與張道陵射出的劍氣廻應似的，響起陣陣嘯鳴，隨即便見陽光之下，閃起萬千光點，猶如天上的繁星，如箭如雨，縱橫交錯，紛向天目山龍峯射來！

藥仙殷七七穩站於南位大石處，他雖然功力通玄，却不敢大意，默運元神凝聚，屏息以待，不一會，但見四方八面，萬千碎石如箭如雨般紛射而來，其勢嚇人之極。

殷七七起初微吃一驚，但隨即醒悟，此乃張道陵的驚人大法，必有其深長用意，這般判斷，他便迅速屏息靜氣，對萬千射來的如箭碎石，視若無睹。

說也奇怪，當殷七七屏息靜氣時，那射來的碎石，便似有無形引力牽着似的，雖嘯嘯射近，却絕不近身，而向他脚下的大石落下，噗噗地迅速佈成一座陣形，仔細瞧去，竟是以他脚底的大石為頭，而接頸，再而身，更有四足及尾，形如一尾石龍，橫臥於天目山龍峯南面。

殷七七心中不由暗暗稱讚，張道陵的九天秘笈絕學，竟然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了，單憑這一手搬運大挪移佈龍神功，當世便無人可企及矣！

北面大石是鍾靈芝所守，她跟隨張道陵多時，悟性奇高，於九天秘笈絕學竟已略識一二，因此很快便明白，張道陵這是欲佈石為龍，以引動南、北、中三大龍脈，而她所守之北面石龍，便恰恰用以引動北面涿縣劉氏白兔龍脈，玄妙之極，令鍾靈芝心中充滿欣喜。

鍾靈芝的心目中，又特別偏受劉氏的白兔大龍脈，這一方面是她對劉備母子孤兒寡婦的可憐而充滿同情，同時也很喜歡劉備這娃兒的聰敏沉實性子。

而因此一來，她便滿心渴盼，極欲一睹劉氏的白兔大龍脈呈示的天機奧秘，其他的什麼凶險、心魔侵襲，便根本無暇去思慮。而由此却恰恰精神聚於一點，亦即內功心法上的抱元守一，定力陡增，竟猶勝功力通玄的高手。

在鍾靈芝充滿渴求，欣切的心境下，她眼前驟飛而來的萬千碎石，便非但不可怕，更盼其速速飛及，多多益善了。於是不一會，鍾靈芝所守的北位大石，亦迅速變為石龍之頭，她的身後，亦隨現了一尾活靈活現的石龍了。

另一位居中的趣仙東方朔，眼底乍見萬千飛射而來的碎石，碎石嘯嘯破空，如矢如箭，閃電般的向他迎面飛來了！

東方朔一見，不由猛吃一驚，他心思本就複雜之極，此時更不由暗道：這是怎的了？莫非張道陵這小子嫌我老兒偷懶，故意以此驚人大法來考究老兒嗎？老天！這萬千如箭如雨的碎石，就算我東方老兒神功蓋世，亦決抵禦不了！

他心中越驚，如矢如箭的碎石來勢便更急，嘯嘯破空之聲，漸而已變為驚天轟鳴，如驚雷閃電，以雷霆萬鈞之力，鋪天蓋地的向東方朔飛射而來！

東方朔不由心膽俱寒，暗道：此時唯一逃生之計，乃施展絕頂逃亡之神功，溜之乎也！他身負「千里聽音、百里辨影」的絕世神功，於世間萬物，所見所聞，自然超乎常人，不料在此時却恰恰成了他的最致命的弱點！他心神驚駭之下，不由便施展逃亡神功，溜之乎了。

在上面峯之巔的張道陵，眼見藥仙殷七七和鍾靈芝，所守的南、北兩位，已迅速佈成石龍，已無大

礙，心中不由欣然，暗道：連功力較最弱的鍾靈芝，亦足以應付心魔之擾，那剩下的趣仙東方朔，憑他的通玄功力，自然可以從容應付了！

不料就在此時，他卻見居中的趣仙東方朔，手脚亂動，身軀晃搖，似在拚命施展輕功逃命，但卻寸步難移，模樣極爲可笑。

張道陵心中不由大吃一驚，暗道：此乃着了心魔侵擾之象，受侵擾之人，越是心神浮蕩，所作出的反應越激烈，所受的侵擾便越厲害，形似奔逃反抗，實質原地不動，難移分毫，僵持下去，功力消耗，此消彼長，便非眞力虛耗殆盡，經脈盡斷而亡而不可歇止！幸而東方朔畢竟功力深厚，一時片刻尚可支持，否則功力稍弱之人，早已驚駭而倒了。

張道陵心中又驚又奇，他暗道：東方朔功力較鍾靈芝强勝一截，而是可與殷七七相若，但爲甚殷、鍾兩人皆可安然無恙，偏偏東方朔便着了心魔？當眞奇哉怪也！莫非他所見的比殷、鍾兩人爲多嗎？

張道陵思忖及此，腦中不由靈光乍閃，暗道：不錯，東方朔身負「千里聽音、百里辨影」神功，他所見所聞，自然超乎常人百倍，甚至比殷七七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他於此「請龍大法」中，自然所遇所見特別敏銳，而因此便特別易受心魔侵擾！不料東方朔的絕世神功，於此「請龍大法」中，反而成了他的致命弱點！

張道陵心中微嘆口氣，他既已尋出東方朔心魔的根源，便可以據此而施救策了。他不敢遲疑，因爲東方朔於此心魔困擾中，雖然一時尙無大礙，但功力卻極受損耗，於他的道行亦大爲折損。

張道陵心念電轉，當即以眞氣逼音成線，向東方朔耳際遙射而至。

東方朔此時果然極爲狼狽，他但感自己已在拚命施展逃亡神功，但那可怕的如箭碎石，卻忽然化作一尾眞龍，張牙舞爪，緊追他不放！他自覺逃得極快，祇怕猶勝電光閃劃，但那猛龍更快，龍尾一擺，龍口怒張，便向他頭顱吸下！東方朔不由心膽俱裂，自忖老命完了。

就在此時，東方朔耳際忽地傳入一縷疾勁之音，「東方前輩稍安毋躁！眼前所見皆幻象而已！」

東方朔一聽，此時他也分不清這是誰發的聲音了，祇是驚駭的喃喃道：「……不對！不對！老兒所見所聞，有形有實，可怕之極……如何是幻象？」

疾勁之音又道：「此乃前輩身負千里聽音、百里辨影神功之故，所見所聞越多，所受心魔幻象侵擾越厲害！須知於彼時乃長處，於此時卻爲致命之短處也！」

東方朔一聽，如遭電殛，暗道：不錯啊！假若老兒的耳目並非如此犀利，那有這等物事，便大可見如不見，也就不必因那如箭碎石而心驚了……他這般驚覺，便又喃喃道：「老兒知其禍根所在了……但未知如何方可逃過此時之劫？」

那疾勁之音笑道：「既知禍根，便可連根拔去！收攝心神，斂去神功，以靜制動，處之泰然，一切也就回復原形矣！」

東方朔一聽，心中猛地一跳，不由便依言收攝心神，斂去「千里聽音、百里辨影」的絕世神通，然後又屏息靜氣，以靜制動，處之泰然。

說也玄妙，東方朔這般收斂之下，他眼前可怕的猛龍便忽然消逝，換之而是片片碎石，紛紛降下，在他身後佈成一尾奇特石龍。

東方朔此時才猛然醒悟，剛才所見，不過是幻象心魔而已！他但見龍峯之巔，張道陵正執劍凝立，向他發出會心的微笑，又知原來是張道陵於千鈞一髮之際，傳音提點，令他脫離心魔所陷的絕境。

東方朔不由暗嘆口氣，心中苦笑道：「老兒素以千里聽音、百里辨影神功自負，不料今日卻八十歲倒綳孩兒，幾乎陷入心魔絕地……老天，這尋龍大法爲甚竟玄妙如此？」

此時張道陵見東方朔已脫出險境，他守護的「中龍」亦已佈成，心中欣然，便不再遲疑，於龍峯之巔，默運眞氣，貫於「星斗劍」尖，然後驀地向殷七七守護的「南石龍」射去，又沉喝一聲道：「四方龍氣，聚於爾身，騰空出世，以迎眞龍！」

然後又再接連射向鍾靈芝守護的「北石龍」，最後疾射東方朔守護的「中石龍」。

張道陵連喝數聲，然後運眞氣於丹田，長嘯一聲道：「石龍分佈南、北、中，龍氣以聚速騰空！迎得相應眞龍現，天目山巔建奇功！」

嘯聲如沉雷，竟把沉睡不動的石龍震醒了。但見藥仙殷七七所守的「南石龍」，龍頭一昂，竟騰空而起，躍上半空！直把殷七七也瞧得目瞪口呆，目送其向南飛去。

接而鍾靈芝守護的「北石龍」亦衝天而起，呼嘯直向北面盤旋飛舞而去！

隨而東方朔居中的「中石龍」騰躍而起，張牙舞爪，疾射天地之中。

此時三尾石龍，分射南、北、中三方，天地之間，龍影飛舞。石



張道陵道：「令郎乃是深藏不露之臥龍格也……」

龍飛行如電，眨眼便已沒入南、北、中三方天際消逝無踪。

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天女鍾靈芝，三人此時已如痴似呆，似仍不敢相信，世間竟有如此驚天之象？

好一會，藥仙殷七七定力最深，先自醒覺，發聲道：「南石龍已騰空不見！張兄弟，下一步如何？」

鍾靈芝心牽北面白兔大龍脈之預兆，亦搶着尖叫道：「陵哥哥！石龍不見啦！怎麼不見北白兔龍現身？」

東方朔此時已完全回復靈智，他亦已明白張道陵的用意了，不由喃喃的嘆道：「這中石龍啊！想必是去引位於大地之中的天爐龍脈矣！老天爺，不料當世竟有如斯驚人大神通也！」

三人喃喃自語，立於龍峯之巔的張道陵，神情却一派肅穆，因爲他深知此時已屆「請龍引現天機」大法的關鍵時刻，成與敗便在於此一舉了！若功成則可一窺日後三王併立的天機奧秘；若失敗則連他的功力亦必大受折損！此消彼長，相輔相承，從來便是施法之要旨，也因此玄道中人，絕不敢輕易貿然施法，以防作法自斃。

就在張道陵肅然以待時，最慢騰空射去的「中石龍」，於天地之中位，先是沉寂不見，突然却於大地中位，亦即沛國涿郡（今安徽亳縣）方位忽地騰空而起，在「中石龍」的後面，竟再騰起一團形如「丹爐」的煙雲，嘯嘯直射中天，火紅如爐，耀灼於中原天際。

東方朔一見，即大叫道：「不得了！涿郡火爐峯大龍脈騰空了……嘿嘿！那曹氏一脈，果然有人如天爐橫空，不可一世！」他對涿郡的曹家並無好感，說話也就尖刻之極。

東方朔話音剛落，南面近處的青龍峯，那原來沉下的「南石龍」，忽然亦騰空而起，在牠後面尾隨的，却是一團形如青龍的煙雲，於南面天際盤旋飛舞，狀態悠然而自傲。

藥仙一見，亦不由喜道：「好啊！那青龍江畔青龍峯大龍脈，果然亦橫空出現了！」

此時獨剩北面遠處毫無動靜，鍾靈芝心之所牽，情急之極，不由跺足嘆道：「天爐、青龍兩大龍脈皆已現形，偏北面白兔龍脈沉寂不起！不妙！不妙！祇怕三大龍脈中的白兔龍脈最弱，偏偏被留給那可憐的劉氏孤兒寡婦，這太不公平……哼哼！」

立於龍峯之巔的張道陵，對三人的失聲嚷叫聽得眞切，他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丹爐、青龍已依次

而起，爲甚那白兔仍沉寂不見？難道三大龍脈中，眞的以北白兔龍脈最弱嗎？又或者竟非王者之選？

張道陵沉吟之際，北面遙遠天際，却終於騰起「北石龍」了，在其之後，亦有一團形如白兔的煙雲相隨，也不知是太遠之故，那白兔煙雲竟淡淡如幻如煙，較之天爐、青龍煙雲皆稍有不如。

張道陵目睹之下，不由暗嘆口氣，心道：北白兔龍脈，雖亦有王者之氣，但其勢柔弱，日後成敗尚未足預料也！張道陵因此對北白兔龍脈的劉氏一脈，便特別留意，已有相助扶持的意念了。

此時南、北、中三大龍脈，丹爐龍脈居中，灼灼耀於天際，氣勢甚盛。南青龍龍脈亦不甘示弱，盤旋飛舞，欲與丹爐龍脈爭奪鋒芒。北白兔龍脈却靜靜伏於天際，似在伺機而動。相形之下，果然是「丹爐龍脈」最强盛，「青龍龍脈」次之，而「白兔龍脈」最柔弱了。

張道陵凝神細察，沉吟不語。

不一會，居中的「丹爐龍雲」其光芒大熾，忽地向北面的「白兔龍雲」射去！

「白兔龍雲」立刻左閃右避，狀甚狼狽，幸而不知怎地，那「丹爐龍雲」突又迴射向「青龍龍雲」，「青龍龍雲」奮力抗禦，終抵受不住，亦開始步步退却。

張道陵一見，心中不由沉吟道：按如此天兆，居中的「丹爐龍脈」，其勢熾烈之極，南面「青龍龍脈」，北面「白兔龍脈」，皆非其敵，如此一來，這「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又豈能演行下去？

他這思忖之際，異象又突生劇變，祇見北面的「白兔龍雲」，忽然繞避中位，廻旋而向南面「青龍龍雲」靠攏；南面「青龍龍雲」正步步退却，搖晃不定之際，突來「白兔龍雲」相靠，登時狀甚欣然，亦迅速向北面的「白兔龍雲」靠攏。當南、北兩「龍雲」滙聚之際，其勢忽然大旺，青、白交加，如光似電，直向「丹爐龍雲」射去！

「丹爐龍雲」亦奮力抵擋，雙方僵持，天際充斥一片肅煞之聲，又如金鐵怒鳴，其勢便有如千軍萬馬慘烈斷殺，其影其聲可怕之極。

終於，「丹爐龍雲」光芒收斂，緩緩向其原出的中位退去，滙聚的「白兔龍雲」和「青龍龍雲」，亦步步進逼，大有乘勢吞噬「丹爐龍雲」之勢。

不過「丹爐龍雲」退回其原出之中位時，突然光芒復熾，盤根錯節，雖受兩大龍雲所逼，仍屹然不動，更有積聚力量反擊之勢。

終於，逼近的「白兔龍雲」、「青龍龍雲」知機而退，各自退回其原位南、北去了。

於是，一時間天際南、北、中三大龍雲，分居原位，虎虎對峙，雖各不相讓，但也各不相上下，變成一個三大龍雲併立之勢。乾坤天際，三大龍雲各據南、北、中，丹爐居中、青龍盤南、白兔踞北，形神俱備，灼灼生輝，猶如三陽臨空，其景雄峻而怪異之極。

張道陵靜觀至此，心中已有所判斷了，暗道：三王併立之勢，果然已應於天兆，則日後天下大勢亦由此可判斷矣！但未知三王併立之後，其天機演行大勢又將如何了？

張道陵正欲再往更遙遠深邃處探索，此時忽有一道强烈電光，形如金蛇，從九天疾射而下，劃過天際，隨即一聲沉雷轟響，天地震動，霎間又天昏地暗，飛沙走石，天地變色……待一切過後，那三大龍雲異兆，已隨之消逝不見。天際頓復清明，天目山龍峯之上，依然是南、北、中三堆石頭而已。

此時不但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三人瞧得目瞪口呆，就連九天秘笈的傳人張道陵亦陷入沉思。

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三人，是被剛才的奇特怪異天兆弄得滿腹謎團，但又各有各的心事。

而張道陵沉思的却是「三王鼎立」之後的天機演行大勢，爲甚忽然有此驚人之變？那九天而下的金蛇預兆什麼？那沉雷又主何朕兆？爲甚「金蛇、沉雷」乍現，「天爐、青龍、白兔」三大龍脈煙雲便忽然消逝不見了？這一切一切，均誘人苦思，功力稍淺之士，便會因此而迷惑不已，苦苦追索，無休無止，以至心力衰竭，功力盡失，可怕之極。

幸而張道陵性本玄幻，他思索了一會，並未參透，也就忽然明白，憑他此時的功力，遙測天機大勢演行，祇可達到某一個程度，若不自量力，試圖超越，那便如追尋「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了，既然如此，且把握已洞悉的天機奧秘，相機而導其演行吧了。

張道陵明白此點，心境遂豁然開朗，再無半點迷惑了。他欣然一笑，自天目龍峯之巔一躍而下，目注東方朔、殷七七、鍾靈芝三人微笑。

趣仙東方朔却有太多謎團，他也來不及一探問，先揀最要命的搶先道：「哎呀我的張天師兄弟！這三大龍脈衝天而起，鼎立於天際，及後却你進我退，或合二攻一，或各自據守，苦苦對峙……老天，這到底主甚驚天大奧秘？這悶葫蘆啊！可快把老兒悶死、纏死了！」

張道陵知東方朔亦是玄機道中之人，雖觸天機亦無大礙，便坦然釋道：「三大龍脈煙雲鼎立於天際，乃日後三王併立之兆也，其狀

呈合二攻一，或各自據守，均乃鼎立之時，三王的爭鬥及分合，亦主天下戰禍不斷之象。」

東方朔已明白了大半，但仍有迷惑，不料藥仙殷七七亦按捺不住，搶先道：「張兄弟，然則三大龍脈鼎立，爲甚初時南、北龍脈皆呈弱勢，被中龍脈輪番逼迫？但當南、北龍脈滙聚之時，却又令中龍脈退回原位？」

張道陵道：「三大龍脈鼎立之勢雖已呈現，但中龍脈其勢最盛，南龍脈次之，北龍脈最弱，因此各自據守時，南、北龍脈皆非中龍龍脈對手，當南北兩大龍脈滙聚，其龍氣便呈强勢，中龍脈便因此而退回原位，而三王鼎立之大勢，亦必於此時確立也。」

張道陵話音剛落，鍾靈芝已尖聲道：「陵哥哥啊！中龍脈是否即涿縣曹氏一脈的丹爐龍脈？南龍脈是否富陽縣青龍峯龍墓後人孫氏一脈？而北龍脈又是否譙縣白兔山白兔龍脈的後人劉氏孤兒寡婦？這等玄妙之謎，怎不告訴靈芝妹妹也？」

張道陵一聽，便知鍾靈芝因同情劉氏孤兒寡婦的悲慘運命，因此特別留神北龍白兔龍脈的動靜，便微笑道：「靈芝妹妹之疑，其實已自我判斷一半，祇是尚未確然吧了！你既依地脈道而判，自有其道理根基，又何必猶豫動搖自己的意念？」

鍾靈芝一聽，心中豁然而悟，確證自己之判了，便不再糾纏，進而追問道：「三大龍脈之中，當數白兔龍脈最弱，陵哥哥可有打算扶持相助一二？」

張道陵一聽，即決然的微一點頭道：「既三王鼎立的天兆已現，我等玄道中人，應做的便是順應此天機大勢，促其演行，因此扶持弱龍之舉，乃天機大勢所然，自應決而爲之也！」

張道陵說罷，再不肯多說半句，因爲他心中已有決斷了。

再一會後，張道陵、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等四人，便已掠下天目山，向北面行進。

＊　＊　＊

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

這是漢代占星大師張衡，論過天道奧秘的一段話，見於張衡的占星奇書「靈憲」中。

「靈憲」又道：「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鍾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所屬。」

這是張衡論析大地脈氣與天道奧秘之互相衍化、相輔相承。

所論之「天道奧秘」，乃說：文彩和光耀的天星衆多，但其中最重要的祇有七個，這便是日、月和五星金、木、水、火、土。天與星均在旋轉運行，或左轉，或右轉，其方向雖不一致，但天道最注重的却是順勢而行。星辰離天近則運行遲緩，離天遠則運行迅速，在順行中又會出現方向的屈折，屈折之後就形成停滯的狀態；然後就變成反向逆行了，在逆行時因距天近，便變得遲緩，以至停滯；然後又再從停滯而離天漸遠，運行順勢，其速亦因而轉快；如此周而復始，便是天道運行的奧秘。

而論述大地脈氣與天道兩者之關係，即道：大地有山嶽，大地通過山嶽來渲洩其氣，氣之精華向上升去，在天上凝聚爲星。星之本體生於大地，大地的精氣於天上形成星，衆星分佈於廣闊天空，交錯、散落、對峙，但均各有所屬，與大地萬物以相感應，以致密不可分。

占星大師張衡所論，實際便即「天機與地脈、人間」三者之相關相連的無窮奧秘。

＊　＊　＊

天師張道陵、天女鍾靈芝、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一行四人，向北而行，不一日，便已抵達徐州琅琊郡陽都縣(即今山東沂南縣)地域。

此時是清晨時分，剛好下過一場早雨，到霞光乍現，雨即消散，清風陣陣，倍覺涼快。

鍾靈芝雖然一夜奔波，但不知是雨後天晴的涼快，還是她的功力日漸精湛，她此時忽覺精神大振。

她的目力也奇佳，忽地驚喜的輕咦一聲，伸手向前面一指，格格的笑道：「陵哥哥！你看這山崗好不奇特……山上就如伏滿金雀、銀雀呢！」

張道陵此時目注山崗，沉吟不語。趣仙東方朔、藥仙殷七七抬眼向前一望，但見山崗雖不太高，但雄渾有勢，東西各有兩山對峙，正南是一道寬闊的大江沂水；山崗之上，遍開黃白兩色花草，狀如雲雀，黃草花如金雀、白草花如銀雀，果然猶如金雀、銀雀伏滿山崗。

藥仙殷七七一見，他的心不由一動，暗道：這黃、白二色狀雀草花，怎的從未見過？當年的神農嚐百草，這等奇花異草，倒不可輕輕放過也！殷七七一句不離本行，他思忖的自然與「藥」有關了。

趣仙東方朔却古怪的一笑道：「張天師兄弟，這山崗狀甚奇特，是否又有大龍脈潛伏？何不上去一察？」

不料張道陵並不答話，他的身形一躍，已如電掣似的向山崗掠去

了。

鍾靈芝不禁又驚又奇道：「怎的了？陵哥哥似瘋了？」

趣仙東方朔怪笑道：「你的陵哥哥張天師可半點沒瘋，他現下已是名副其實的天地之師啦！但有所行動，必有令人吃驚的發現也……去！去！跟上前去吧了！」

東方朔此時變得格外熱心，他話音剛落，亦展開身形，緊隨張道陵之後，向那山崗掠過去。

藥仙殷七七對這山崗的奇花異草，本就急欲一察，他想也沒想，便也隨後而上。

鍾靈芝不由微嘆口氣，喃喃的道：「這天機演行大勢啊，可把一干人等全弄瘋了！不然為甚人人均失魂落魄似的？」雖然心中迷惑，但鍾靈芝眼見張道陵已躍上山崗，她那會落後，當下也展開輕功，向山崗掠去。

鍾靈芝隨後掠上山崗，但見張道陵正目注遠方，默然不語，似在思忖什麼。趣仙東方朔在他身後探頭探腦，似有滿腹疑惑，却又不敢驚擾他的思路，藥仙殷七七，却早已拔起二株「金雀、銀雀草」，在仔細觀摩。

鍾靈芝一見，忍不住便掠到張道陵的身邊，悄聲道：「陵哥哥，莫非又發現大龍脈潛伏的跡象嗎？」

張道陵本來沉吟不語，但鍾靈芝的發問，他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概在張道陵的心中，已隱隱視鍾靈芝為「天機俠侶」了。

祇見張道陵微笑道：「你且四周看看，可有甚感覺？」

鍾靈芝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她自接近這「金雀、金雀山崗」地域，心情便顯得特別興奮，神思也格外敏捷，就連藥仙、趣仙這等江湖名宿，神情也突變怪異，她心中正感奇怪，她放眼四周望去，但見山崗南面開闊，稍遠處便是江面寬闊的沂河，山崗的東西兩面，各有一座雄峻的山峯聳峙，北面則是莽莽平川。

鍾靈芝的地脈道絕學，已有一定根基，她目睹之下，不由略帶迷惑的道：「陵哥哥，此崗南面開闊，更有大江廻環，合明堂廣闊之龍脈象；又東、西各有山峯聳峙，豈非左龍右虎之龍脈要旨嗎？既然如此，前有屏，左龍右虎，却單缺一後幛，這是否不成龍脈結聚之氣勢了？」

張道陵一聽，不由又微笑道：「所謂前屏後幛、左龍右虎，乃指其形勢而言，並非絕對實有其物，例如此崗既已具前屏、左龍右虎之形，豈無後幛之勢？祇是你太過於拘泥，才沒察覺而已。」

鍾靈芝一聽，再向後北面仔細一看，登時悟道：「北面乃莽莽平川，莫非其勢足以成幛嗎？」

張道陵欣然一笑道：「莽莽平川，地力雄厚，位於此山崗之後，實也一大靠座，其力用之不竭，吸之不盡，其勢足以我為後幛有餘也。」

鍾靈芝一聽，恍然悟道：「原來陵哥哥果然又發覺一處大龍脈了，好極啦！不知這大龍脈叫甚名堂？」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道：「此崗已由黃、白兩色草花現其異，草花又形如雲雀，因此可名為『金雀銀雀山』，而此崗所聚之龍脈，必然有二，其一為『金雀龍脈』，其二為『銀雀龍脈』，皆天然而成，地力雄厚之極。」

一直在旁邊施展「千里聽音」術的趣仙東方朔，此時不由心癢難熬，忙湊前一步道：「張天師兄弟！既然龍脈有金雀、銀雀之分，未知兩者之福緣有甚不同？」

鍾靈芝一聽，嗔道：「東方伯伯！你這算什麼？把人家的話題打亂啦！」

東方朔吐了吐舌，陪笑道：「東方老兒這是叨妳鍾大姑娘的洪福，趁機借問一二，這總可以了吧？」

鍾靈芝一聽，這才轉嗔為喜道：「你知道就好！陵哥哥明明是祇向我解釋的嘛！」

張道陵微笑道：「按地脈道之論，金主貴，銀主靈，金雀龍脈其貴可出帝王，銀雀龍脈則可出仙道一類之靈異人物也！」

東方朔一聽，不由心癢難熬，忙涎臉笑道：「天師兄弟，這個……銀的龍脈，便堪點給我東方老兒好嗎？」

鍾靈芝一聽，未等張道陵回話，便連忙搶先道：「東方伯伯啊！您不要金的，却要銀的幹什麼啊？」

東方朔笑道：「妳不聽妳的陵哥哥天師兄弟說嗎？金的可為帝為王，銀的可為仙為道？那為帝為王的勾當，老兒我是決不願做的了，單那可怕的宮廷禮節，便煩也把老兒煩死了！因此啊！祇好退而求其次，求這可成仙道銀龍脈啦！」

鍾靈芝嗔道：「東方伯伯已是半仙之體，還要這成仙成道的龍脈幹麼啊？」

東方朔笑道：「一座龍脈，便可令人成仙成道，省却了千百年的勤修苦練，這等『不勞而獲』的好處啊！普天下有誰不想？」

鍾靈芝道：「聽說仙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那有不勞而獲的道理？若然眞有，這仙道未知叫甚名堂？」

東方朔大笑道：「若眞有其

事，那便稱為『不勞而獲之仙』吧！」東方朔半認眞半開玩笑，顯然他對銀雀龍脈出仙道一類人物甚有懷疑，祇是不敢坦白道出而已。

不料張道陵却決然的道：「不然，若有緣承此銀雀龍脈之人，決非不勞而獲，其中所歷的艱辛磨折，決非等閒人所可能承受得了！」

東方朔一聽，不由吐舌怪笑道：「既非不勞而獲之仙，這銀雀龍脈，老兒不要也罷了！」

張道陵微笑道：「東方前輩便想要也不成！」

鍾靈芝一直怕張道陵被東方朔的甜言蜜語打動，上了他的惡當，此時一聽張道陵斷然拒絕之意，不由大喜道：「不錯！不錯！東方伯伯，您莫痴心妄想了！」

東方朔不服氣的怪笑道：「東方老兒為甚不成？」

張道陵道：「一來東方前輩已成半仙之體，若得此龍脈，便須把原有的道行廢去，重新歷練，這其中的甘苦，您承受得了嗎？二來亦無此受龍脈蔭庇的根基福氣，若勉強而為，則無益反害，到頭來不但道行盡失，仙道不成，可怕之極！」

東方朔一聽，嚇得唬地一跳，連忙搖頭擺手的急道：「既然如此，東方老兒不要，不要，決定不要此銀雀龍脈了！」他一頓，又希冀的笑道：「東方老兒既非此人選，那天師兄弟可有裁奪了嗎？若連那銀雀龍脈亦一併點給世人，那天下豈非又添了一位帝王，變成『四王爭鋒』之大亂局了？」

張道陵沉吟道：「東方前輩所言，我亦正感迷惑，因為此崗必定潛伏金雀、銀雀兩大龍脈，既被我發現，便即要假手於我，點給有緣之士，這原本甚合地脈道之論斷；但如此一來，天下便有四王併立之勢，與天機大勢所示之『三王鼎足』之格，豈非有相衝之險？其中的奧秘，連我一時亦難弄明。」

鍾靈芝一聽，不由格格的一笑道：「此事原本極易解決，陵哥哥祇須於勘察之時，故意忽略那金雀龍脈，不加勘點，這第四位帝王，豈非決不能現世了嗎？」

東方朔亦大笑道：「不錯！不錯！如此一來，天師兄弟迷惑的『四王併立』之局，便決不會出現了！」

不料張道陵却微嘆口氣道：「若天機大勢能以人謀更變，便非天機大勢，祇可稱為機緣罷了……一切且看日後如何應驗吧！」

張道陵說罷，不再猶豫，當即於山崗四周勘察，此時他已展開他師傅那寶貝之一「地玄盤」，仔細測量，一面緩步行進。

忽然，「地玄盤」上的「天、地、時」三針，定定的指向東面。

張道陵疾步走過去一看，原來「天、地、時」三針所指之處，是山崗的東面腹地，四周長滿銀色的雲雀狀草花，再遠處隱隱露出一座山城——琅琊郡陽都縣城（即今山東沂南縣），城周有五大河流廻環圍繞，水氣於陽光下蒸騰，冉冉形成霧氣，把整座山城均遮蓋住了。

張道陵一看，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銀雀龍脈」已然現出眞形，且其所屬亦已有所啓示了……不料此銀雀龍脈如此通靈！

張道陵正欲疾步向長滿銀色雲雀狀草花的山崗腹地奔去，以便勘點龍脈結聚之地。

不料就在此時，在另一面搜索奇花異草的藥仙殷七七，忽地驚異的叫道：「張兄弟！快到此一看……此處原來已有一座葬好的墓穴呢！」

張道陵未及答話，鍾靈芝和東方朔向殷七七那邊掠過去了，東方朔一面飛掠，一面大聲怪笑道：「好啊！到底是誰？膽敢先佔此龍脈之地了？」

張道陵心中微嘆口氣，他已隱隱估料這是怎麼回事了，他也不急着過去，先在脚下站立之地，於四周盛開的銀色雲雀狀草花叢中，以石頭作了方位標記，待一切確定下來，他才轉身向殷七七那邊掠去。

張道陵掠近時，祇見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鍾靈芝等三人，正盯着一座墓穴怔怔的出神，心中似充滿迷惑，却又解釋不清。

張道陵走近，向墓穴一看，祇見四周都長滿金色的雲雀狀草花，在金色草花的圍繞中，聳着一座並不太高，且甚破舊的墳墓，顯然築此墓之人，家境其實破敗窮困不堪。

張道陵疾步上前，撥開墓前草叢，露出一塊墓碑，碑上字跡斑駁，却仍隱約可辨，上書：河內溫縣司馬朝公之墓（河內即今河南）。

張道陵一看，心中不由一動，他驀地憶起當年十萬黃巾軍慘遭屠戮的一役，是役中僅得黃巾軍將領司馬朝，率部份黃巾軍突出重圍，司馬朝恰好是河內溫縣人氏，因此張道陵已判定，墓中之人，必是當年那位黃巾軍倖免的將領司馬朝了！

＊　＊　＊

「天師兄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趣仙東方朔已急不及待的問道。

「陵哥哥！這司馬朝到底是什麼人啊？此墓看來甚有氣勢呢！」鍾靈芝也驚疑的道。

「張兄弟！此墓四周竟長滿金色的奇花異草……但萬萬碰它不

得，因爲其汁有奇毒，若入血脈，足以致命！」藥仙殷七七亦連忙接口道

張道陵聽三人七嘴八舌，不由微嘆口氣，暗道：這司馬朝的來歷，當今之世，除了墓中人倖存的子孫外，祇怕唯我張道陵知悉了！他知在場中人，均是玄機道中之士，足可觸及此天機兆應，便也不打算相瞞。

祇聽張道陵嘆了口氣，苦笑道：「墓中之人，大有來歷，說起來，我與他尚有一面之緣呢！不料他竟躺在墓中了！」

鍾靈芝一聽，她心思聰慧絕頂，觀言察色，便知張道陵又勾起傷心事了，而他最痛心之事，莫過於當年他救不了十萬黃巾軍將士生命之事，顯然，這墓中人司馬朝，必與當年黃巾軍慘酷一役有莫大淵源！

鍾靈芝這般思忖，便半慰半奇的輕聲道：「陵哥哥啊，你不是說，天機大勢不可逆嗎？若然是天機大勢如此演行，你又爲何感觸了？但這司馬朝到底是否當年的黃巾軍將士？」

張道陵一聽，心中不由一震，暗道：靈芝妹妹所言不錯，一切皆乃天機演行之勢，例如若當年沒有黃巾軍慘酷一役，這墓中人司馬朝也決不會逃到此地，也決不會於此地逝去，因而也決不會有此奇緣，得躺這千年難遇的「金雀大龍脈」了！天機大勢如此，夫復何言？張道陵這般思忖判斷，心下便也釋然了。

他微嘆口氣，坦然道：「不錯，司馬朝當年的確是黃巾軍張寶旗下的一大將領，於下陽曲城一役，被皇甫嵩、董卓、呂布等圍剿，十萬黃巾軍將士死傷殆盡，其中僅逃出司馬朝所率一萬黃巾軍將士。起初聽說司馬朝於青州魯山地域隱蔽下來，不料他到底於突圍中受創，死於此地！」

鍾靈芝知道張道陵於此役中，爲救十萬生靈，自身亦受重創，捽下萬丈靈芝谷中，他能保存生命，已是天大奇跡，又何況是區區一位司馬朝？鍾靈芝見張道陵仍有感觸，便忙把話題岔開道：「但司馬朝已身葬此金雀山中，未知他的福緣如何？子孫後人又是否可獲點好處？」

張道陵一聽，果然神色一轉，欣然道：「這司馬朝當年與我有一面之緣，如今死後就葬於此金雀龍墓，他亦可告慰九泉之下了！」

東方朔一聽，不由搶着問道：「天師兄弟！你曾判斷銀雀龍脈出靈異之士，金雀龍脈出帝王之選，然則這姓司馬的，他的子孫後人，豈非可出一代帝王了？乖乖不得了！」

張道陵微笑道：「如何不得了？」

東方朔道：「天師兄弟近年已連勘點三座王者之墓，目下劉、孫、曹三王鼎立之勢已備，若再加此司馬氏一王，那豈非變成『四王爭霸』？老天爺，這天下豈非亂得一發不可收拾了？」

張道陵聞言，向司馬朝之墓四周仔細察看，但見周遭氣勢雄渾，左青龍右白虎、前屏後幃皆備，更兼明堂廣闊，正面不止一江，而是九江環繞，雲遮氣掩，形勢渾厚之極。

張道陵心中不由暗嘆這果然是一座地力雄厚的「帝者之墓」！司馬朝得此宏大龍脈，雖死當亦無憾了！他這般判斷，便微微一笑道：「東方前輩有所不知，金雀龍脈所出乃『皇』，而非『王』；『皇』者乃一統天下之帝皇，『王』者不過是雄據一地之王，此『皇』非彼『王』也，兩者豈可混爲一談？因此天下決不會出現『四王鼎立』之局。」

東方朔道：「誠然，但既有『三王鼎立』之局，又豈會有『一統天下』之帝皇？」

張道陵一聽，不由微一點頭，沉吟道：「不錯，此點的確值得疑惑，我亦在思索，也……按其龍脈之勢，旺發之兆似已應驗於其子孫身上，但如此一來，其帝氣之應，到底如何於此『三王鼎立』勢局中呈現？的確尚難參透。」

東方朔一聽，不由嘆了口氣，大失望道：「既連天師兄弟亦感尚難參透，那當今世上誰可明白？老天爺，這祇怕是一個永難破解的千古之謎矣！」

鍾靈芝此時却忽然接口道：「陵哥哥，是否可以如此理解？這『一統天下』之帝兆，竟隱於『三王鼎立』之局勢間？若如此，這兩者便不難同時應驗於世啦！」

張道陵一聽，微一沉吟，不由欣然一笑道：「不錯！不錯！這或許是『一統天下』之帝兆，隱於『三王鼎立』之局中也……靈芝妹妹果然聰慧，連天機道亦已領悟不少了。」

東方朔却張口結舌的道：「這……這『一統天下』之帝兆，隱於『三王鼎立』天下大亂之局中……這叫什麼局？稱甚麼勢也？」

張道陵微笑道：「這便叫『局中有勢』、『勢中有局』、『亂中有統』、『統中有亂』之玄妙大勢吧！」

鍾靈芝見張道陵已豁然開朗，她自己也欣然了，格格一笑道：「大勢既如此玄妙，陵哥哥啊，你是否打算探索下去？」

張道陵決然道：「天機浩浩，上下九千萬年，豈可一時探究明

白？吾道中人，宜循序漸進，由近推遠，先從就近的入手吧！」

張道陵說罷，再不逗留，身形一躍，掠下金雀、銀雀崗去了。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天女鍾靈芝等三人，心中迷惑，不知張道陵又已打定什麼玄妙主意，因此亦連忙跟踪而掠下山崗。

張道陵從金雀、銀雀崗東南面掠下，便逕向遠處一座雲遮霧掩的山城飛掠。

鍾靈芝在後面搶快一步，與張道陵併肩而行，她向張道陵笑問道：「陵哥哥，瞧你的神氣，似又欲尋覓一位大龍脈的人選啦！是也不是啊？」

張道陵微笑道：「好啊！靈芝妹妹，你不但已領悟天機、地脈兩道之秘，連人間道奇學，亦開始步入門庭啦！」

鍾靈芝得意的格格一笑道：「靈芝有一位天師哥哥，自然沾光不少，於這九天秘笈絕學，也便可心領神會也！」

張道陵欣然一笑道：「靈芝妹妹根基之厚，出乎我之所料，妳祇須於日後加倍鑽研，這世上祇怕又會出現一位女玄機大師啦！」張道陵與鍾靈芝相處日深，與她說話的口氣漸也親切了。

鍾靈芝一聽，不由如沐春風，她格格一笑道：「若眞的如此啊！靈芝便可與天師哥哥併肩携手闖蕩江湖，這何等美妙啊！」

鍾靈芝說着，女兒家的一句情意綿綿話兒便欲衝口而出。

不料在後面正施展「千里聽音」術，緊張捕捉兩人說話的趣仙東方朔，忽地怪笑一聲道：「喂！天師兄弟，你可莫太偏心！有甚玄機奧秘，別祇顧你的靈芝妹妹，而不理我這老趣仙哥哥也。」

東方朔說着，也與藥仙殷七七一道搶快兩步，奔了上來。

張道陵呵呵一笑道：「眼下便有奇之異極的天機奧秘，祇待我等去尋獲罷了！」

東方朔一聽，不由心癢難熬，忙道：「天師兄弟！到底是甚奇之異極的天機奧秘？先露點口風好嗎？」

張道陵見東方朔好奇如頑童的模樣，不由呵呵一笑道：「其實也沒什麼，祇是有關那『銀雀龍脈』的秘密吧了！」

東方朔一聽，聳然動容道：「不得了！這可是驚天大秘！怎能說是『也沒什麼』？這比『金雀龍脈』更惹人神往呢！」

鍾靈芝恨東方朔打擾了她與張道陵私語的良機，嗔道：「東方伯伯！爲什麼？您最好說個最佳的道理來！不然，哼哼！」

東方朔耳聽鍾靈芝這嬌嗔的「哼哼」，心中就不由發毛，本欲不再糾纏，但到底抵受不住那「天機奧秘」的誘惑，便陪着笑臉道：「靈芝姑娘，妳不聽妳的天師哥哥說嗎？金雀龍脈可出帝王，但這帝王的生活有甚好處？暮鼓晨鐘，與出家人的生活原也差不了多少，怎及老趣仙逍遙快活？而這銀雀龍脈却可出仙道一類之異人，這等人上精天文，下悉地理，上下九千年，天地萬物，皆了然於胸，了不得之極！因此自然比什麼『帝王金雀龍脈』更珍貴百倍！」

東方朔一頓，又連忙道：「天師兄弟！這『銀雀龍脈之奧秘』到底在哪裡？」

張道陵伸手一指遠處雲遮氣騰的山城，含笑道：「如不出我之所判，這銀雀龍脈的秘密，便隱於此山城中矣。」

東方朔一聽，二話沒說，便向前呼地飛掠而去，他動作之快，身手之捷，祇怕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也決難令他怠慢下來了。

鍾靈芝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喃喃的咬唇道：「這老趣仙！想必是突患失心瘋了，不然爲甚忽然如瘋子般的去如風？」

藥仙殷七七道：「靈芝姪女有所不知，這趣仙老兒，乃天下一等一的好奇心重，他但聽張兄弟說，天機奧秘隱於此山城中，那還按捺得住？他心中急欲探索啊，祇怕連爹娘老子的名號也忘掉了！」

鍾靈芝噗嗤一笑道：「倒是這老趣仙好奇心重！但也因此而弄出江湖衆多趣事呢！若缺他在身邊，這千里跋涉便寂寞多了！」

張道陵等三人說着，身形也絕不怠慢，不一會，便掠近那座雲遮氣騰的山城了。

忽見老趣仙忽地又掠了回來，神色怪異的大叫道：「天師兄弟……快！快！快！那邊便有一位奇之異極人選也！」

張道陵微笑道：「此人是誰？在哪兒？」

東方朔急道：「在前面三里的河邊，你過去一看便知！」

張道陵含笑點頭道：「也好，這便去看看如何吧！」

東方朔在前引領，張道陵等三人很快來到山城之畔的一條江邊。

祇見江水微波，平靜如鏡，岸邊巖石上面，却坐着一位年約四十的中年男子，正在江邊垂釣。

中年男子隔很久，才偶爾抽起釣竿看看，那漁鈎却是筆直的，連半點彎曲也沒有。他就這般端坐着，似乎已坐了許久，但瞧他的神氣，竟還打算再坐七日七夜也絕不會離開似的，其狀果然甚爲怪異。

鍾靈芝一見，不由便驚奇的喃喃道：「世人釣魚之鈎均是曲的，

這位大叔却是直的，但直的魚鉤，又怎能釣到魚兒？」

中年男子一聽，忽然古怪的吟道：「……寧向直中求，不向曲中取！是非自有判，不問我是誰！」

張道陵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人所言，豈非包含是非曲直，由我而判之深意嗎？又似隱隱已知自己此行的來意！他這般思忖，便向那中年男子拱一拱手道：「這位大叔，你於江中釣什麼啊？」

中年男子一聽，驀地轉過身來，向張道陵上下打量一番，這才道：「這位兄弟可是來自不知名的遠方？」

張道陵未及答話，東方朔已搶先道：「你先說說，爲甚以直鉤釣魚的道理好嗎？」

這中年男子一聽，却毫不掩飾，坦然的道：「在下複姓諸葛，單名一個珪。三日前因夢見一代奇人姜子牙於江邊垂釣，又聽他於夢中吟頌，便是剛才那四句；我想這必定是姜子牙對我有所啓示，便倣他的模樣，於這江邊垂釣來啦！其實也沒打算釣到什麼魚獲，祇是料定如此必有點什麼好處吧！」

張道陵一聽，向中年男子——諸葛珪注視一眼，便忽然輕聲道：「諸葛大叔家中是否剛誕兒子？」

諸葛珪一聽，不由猛地抽起魚鉤，連鉤魚也忘記了，忙道：「這位兄弟，你如何知道？」

東方朔怪笑道：「他如何不知？他若不知啊！這天地便沒有奧秘矣！因爲他是一代天師……」

張道陵不欲張揚，便接口道：「天師據說有等奇學，可察知人間禍福，我有幸得窺一二，於諸葛大叔子嗣宮中發現得子之兆，所以不難判斷。」

諸葛珪驚喜參半，他定定的注視張道陵一會，喃喃的道：「在此垂釣三日，果然便遇上奇人了！莫非姜太公之夢兆，便應驗於眼前此人嗎？這位兄弟……先生貴姓？」他的口氣也忽然變得尊崇起來了。

張道陵淡淡一笑道：「我姓張，名道陵。」

諸葛珪忙道：「原來是張先生……實不相瞞，在下果然於八個月前，添下一男丁，單名一個『亮』字，於家中排行第四，亮兒對上有一位哥哥諸葛瑾、大女名諸葛英、二女名諸葛靜，均乃十五歲上下的娃兒。張先生一眼便可瞧出在下添了新丁，這等學識果然驚人之極！」

鍾靈芝見諸葛珪在張道陵面前，猶如遇上心腹知己，竟把家事連根端出，不由暗笑道陵哥哥倒成了人間專理百事的「和合二仙」了。

東方朔怪笑道：「你諸葛老兄如此恭維我這張兄弟，是否禮下於人必有所求？」

諸葛珪微嘆口氣，苦笑道：「在下僅爲官府中一小吏，家貧如洗，如何敢求張先生這等高人？因此在下祇是依姜子牙垂釣之法，願者上釣罷了！而且寧願直中去求，決不願曲中去取呢！」

東方朔不由呵呵一笑道：「諸葛兄欲效那姜太公的高風亮節，骨氣雖然錚錚可敬，但這願望啊！却祇怕便空空如也了。」

不料張道陵此時却向諸葛珪含笑道：「按所觀而判，諸葛兄剛誕之男嬰，其降臨人世必有甚異兆，可以說說嗎？」

諸葛珪一聽，却想也不想，便毫不遲疑的道：「沒有！決沒有甚麼異兆，亮兒一切如尋常的娃娃，絕對一般無異！」

東方朔一聽，不由暗暗皺眉，心道：我這位天師兄弟今日怎的了？竟連出差錯，他那九天秘笈絕學，倒似離他而去似的！

人和優勢　三顧茅廬

不料張道陵却毫不爲意，含笑道：「是嗎？未知諸葛兄可否領小弟回你家見識一二？」

諸葛珪一聽，不由大喜道：「張先生肯光臨寒舍，自是求之不得了！請張先生等隨在下入城。」

當下諸葛珪引領張道陵等四人入城，原來這雲遮氣騰的山城，是屬徐州瑯琊郡地域，名爲陽都縣城（即今山東沂南縣），地處中原腹地，和平歲月不受人注意，但於羣雄爭鋒時，却成兵家必爭之地，因此這小小的山城，在短短的數年中，已三易其主，城中百姓受戰火荼毒，早已苦不堪言。

張道陵進入城中，祇見城破如荒野，百姓衣衫襤褸，人人臉黃骨瘦，一片荒涼敗象，心中不由暗嘆道如此藏龍臥虎風水寶地，竟因人禍戾氣而破敗如此！

此情此景，此時此地，就連心情嬌憨的鍾靈芝，不由也大皺秀眉，她的笑聲也聽不到了，祇是默默無言的走着，也不知她心中打甚主意。

趣仙東方朔也悶聲不語，他放眼望去，城中竟連一處像樣的酒館也沒有了，心中不由暗恨這戰禍可恨！竟把老趣仙的杯中物也奪去了，他身上雖仍帶着近千兩銀，但於此戰火城中，竟一無用處，他這才明白，戰亂中一兩銀比不上一粒大米的可貴了。

不知怎的，自進入這荒涼山城後，趣仙東方朔忽然連探索天機奧秘的興趣也失去了，他心中充塞着一片對戰禍的恨意，連帶對那「三王鼎立、一帝隱現」的天機大勢也痛恨起來，暗道：若非這可怕的見鬼天機大勢，這天下又何來戰禍？這山城又豈會破敗如此？趣仙這人間酒仙又豈會做不成了！

張道陵急着隨諸葛珪上他家中一察那剛滿八個月的娃兒諸葛亮，因此也沒留意東方朔和鍾靈芝的神情。

諸葛珪領張道陵等，走到城南的一角，來到一座殘舊的院落，再走入十多丈，便是諸葛珪的家了。

諸葛珪領張道陵等走進客廳，却見客廳中有兩女一男三位娃兒，女娃兒年約十四、五，男娃兒亦僅得八歲左右，三位娃兒正在廳中靜靜的讀着什麼。

諸葛珪一見，便向三位娃兒道：「英兒、靜兒、瑾兒，快過來拜見張先生。」

原來三位娃兒均是諸葛珪的兒女，大女名諸葛英、二女諸葛靜、三兒諸葛瑾，三位娃兒聞言，過來恭謹的向張道陵拜見了。

東方朔向張道陵悄聲道：「天師兄弟，三人中可有銀雀龍脈的人選了？」

張道陵不答，却向諸葛珪含笑道：「諸葛兄可否抱令郎諸葛亮出來一見？」

諸葛珪一聽，便向大女諸葛英道：「英兒，快去內堂，請娘親抱亮兒出來，拜見張先生吧！」

諸葛英答應一聲，走入內堂去了。

不一會，一位年約四十的婦人，懷抱一位嬰兒從內堂走出，向張道陵萬福道：「妾身諸葛氏拜見張先生，也代小兒拜過了。」

說也奇怪，諸葛氏說時，她懷中的嬰兒諸葛亮，竟霍地哇哇一叫，又把小腦袋向張道陵連點三下，就如徒弟見了恩師似的滿心欣喜。

張道陵心中不由一陣欣然，不知爲甚，他乍與諸葛亮這小娃兒相逢，便覺得自己與他份外有緣了。

他忙向諸葛氏道：「大嫂不必客氣了，這便是令郎諸葛亮嗎？」

諸葛珪接口道：「他便是剛出世不滿一年的小兒諸葛亮，但並無甚奇特之處。」

張道陵向諸葛亮仔細一看，但見他目如朗星，深遠無比，似可洞悉世間萬物似的，心中不由又一動，他接過諸葛亮，抱在手上，先看他掌心，並無異狀；他再看諸葛亮的脚心，眼神不由一亮，祇見諸葛亮的右脚心上，清楚玲瓏的現出一排墨點，細數之下，竟合共七點之數。

張道陵此時欣然一笑，也不再審視，把諸葛亮交回他娘親懷抱，向諸葛珪微笑道：「恭喜諸葛兄，令郎果然是一代奇才之上上人選，諸葛一脈，不但因他而宏揚四海，且天下亦因他而天翻地覆也。」

諸葛珪一聽，不由驚喜參半，忙道：「張先生爲甚有此一判？亮兒一切皆似甚平常啊！」

張道陵微笑道：「令郎之命，乃深藏不露之臥龍格也，若非仔細察看，絕不可發覺其獨特之處，據吾觀之，他目如朗星，深遠無比，此乃洞悉天地乾坤之相也；又他右脚心有墨點浮現，合計七點之數，此乃脚踏七星，一代奇人異士之兆也，憑此兩點，令郎便足見造就之根基矣。」

張道陵如此一判，諸葛珪連忙仔細察看他的兒子諸葛亮，但見他的右脚心，果然清楚浮現七點墨印，這才如夢初醒似的長嘆一聲道：「怪道自此子出世後，我便連續三次夢見姜子牙於江邊垂釣，我驚奇之下，便依夢境所示，也來個江邊下釣，果然把張先生大駕引來諸葛家矣……原來亮兒竟有此天大福氣！」

趣仙東方朔一聽，他心中已對戰禍大生恨意，因此目睹又一位「天機奧秘」中人選，也不感興趣了，暗道：天師兄弟連番造就「三王鼎立」之局，已夠天下大亂的了，如今再加上兩位金雀司馬氏、銀雀諸葛氏，這天下也着實天翻地覆了！因爲東方朔預料，在張道陵心目中，這諸葛娃兒必定是「銀雀龍脈」的最佳人選了。他不禁暗嘆口氣，心道如此下去，如何方可回復四海昇平之局？

東方朔心中驚奇恨怒交集，他忍不住微哼一聲道：「福氣什麼？不過是徒添天下戰亂蔓延罷了！」

張道陵一聽，才知東方朔因目睹戰禍之害，已對目下之天機大勢心生厭惡，大有逆天機大勢而動的可能，他不由微微一笑，以密音傳話道：「東方前輩稍安毋躁，此乃天機大勢之使然，又豈是人力謀策所可能改變？你不見三王鼎立之天兆已現？又一皇隱於三王鼎立局中嗎？這便是目下『亂中有統、統中有亂』微妙之局也！此乃吾輩不得不遵從之大勢……」

東方朔不服氣道：「爲什麼不可以力保天下和平一統？你不見天下因戰亂之悲慘景象？連老酒仙的杯中物也成了鏡中花、水中月？這於蒼生百姓又有甚好處？」

張道陵神色肅然道：「戰亂之可怕，我亦親身經歷，親眼目睹，當日我試圖以人力逆勢而動，幾乎連生命也不保！我又豈能不知戰亂於蒼生百姓之害處？但漢朝氣數已盡，漢帝已成傀儡，朝政大權掌於宦官外戚手中，如董卓、袁紹之流，羣雄併起，天下已然大亂，百

姓已苦於水火，更無人有廻天之力，一統天下，令四海昇平。因此爲今之計，唯有退而求其次，順應天機大勢，令『三王鼎立』，好教天下暫保一時平靜，以保存天下一統的實力！天下大勢，三元會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既天機演行大勢如此，吾輩中人夫復何言！」

張道陵以密音傳話，侃侃而論，話隱玄機，頓令東方朔啞口無言，因爲他深知憑他之力，不要說去逆反天機，就連洞悉天機奧秘一二亦艱難之極，既然如此，他還有甚話可說？雖然心中悶悶不樂，但也無可奈何了。

鍾靈芝見張道陵好一會默然不語，那老趣仙東方朔也神色古怪，果然無語，便知他兩人必在以密音傳話了。

她心中好奇，不由恨得牙癢癢的，忍不住哼哼兩聲，尖叫道：「老趣仙！你老纏着陵哥哥做什麼啊？」

東方朔一聽，不由苦笑道：「靈芝姪女，妳也別老喜鬥嘴，很快，妳便連說話的餘暇也沒有了。」

鍾靈芝見東方朔一反常態，連鬥嘴的興趣也失去，不由大奇道：「爲什麼啊？東方伯伯！您不怕靈芝姪女的星斗挪移大劍法了嗎？」

東方朔嘆了口氣，苦笑道：「天下已然大亂，人間再無樂土，吾輩中人，包括你我，祇怕亦身陷此可怕劫數之中，小命難保朝夕，對於戰禍的可怕，你那星斗挪移劍法，僅是巨浪中的一滴水而已也。」

鍾靈芝一聽，不由吃驚的咬唇道：「不好了！這老酒仙饞酒弄出失心瘋病來了！不然爲甚如此灰心喪氣？」

不料張道陵却微嘆口氣道：「東方前輩所言，雖過於激烈，但也絕非虛無之語，天下的確已陷大亂之期，吾輩中人少不了亦須於此歷劫一番矣！」張道陵一頓，又神色決然的續道：「誠然，但吾輩中人，亦決不可隱跡遁世，坐視亂局而不理，總須盡一己之力，爲減輕天下蒼生百姓之苦，且先行順應天機大勢，盡力而爲吧！」

張道陵說罷，再不多言，他轉向諸葛珪，坦然道：「令郞諸葛亮與吾道有緣，因此不妨實告，吾乃得道老祖李耳的曾徒孫，亦爲當年一代玄機大師黃石公嫡傳弟子張良之後，今日彼此相會，果然乃令郞與吾道之淵源深厚，吾將悉力以助其入吾道中，未知諸葛兄之意如何？」

諸葛珪一聽，不由以手加額道：「小兒得遇一代奇人張先生，乃諸葛一脈之莫大福緣也！求之不得，豈有異議！」

鍾靈芝一聽，她亦甚喜諸葛亮這娃兒，乍見之下，便被他的風采打動了，因此忙向張道陵道：「陵哥哥打算如何助引諸葛亮入老子道中？是否打算把他視作銀雀大龍脈的承蔭人選呢？」

張道陵微笑道：「鍾姑娘之意以爲如何？」

鍾靈芝雖然被張道陵一句「鍾姑娘」弄得一呆，心道：他爲甚忽然客氣起來？但她却猛地又想起那「白兔龍脈之子劉備」來了，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諸葛亮的根基如此深厚，再加上得「銀雀大龍脈」的蔭庇，日後必可成陵哥哥老祖宗張良一類的玄機大師，其能力可旋乾轉坤，化腐朽爲神奇，了不得之極！但銀雀龍脈既非帝王之格，則必定須依天機而行，那到底日後他相助於誰？誰有此天大福份？

鍾靈芝心直口快，她這般思忖，忍不住便急忙道：「這銀雀龍脈既然可出一代奇人，那蔭庇諸葛一脈，自然妙之極也！但未知日後諸葛一脈，將相助於誰人？這又是驚天大事也！」

張道陵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果然如此！但鍾姑娘以爲，諸葛一脈日後該助於何人呢？」

鍾靈芝一聽，便不由笑道：「若依靈芝之意，那白兔龍脈之子劉備，狀甚可憐，若得諸葛一脈相助，便無須爲其偏弱擔心了！陵哥哥，你說是嗎？」

張道陵知鍾靈芝歷來偏愛於涿縣的劉氏一脈，這是她好抱不平、鋤强扶弱的心性使然，便微微一笑道：「此乃日後之事，牽涉其本命以及淵源根基，更須依循天機演行大勢，此時豈可替其輕下選擇判斷哉？」

張道陵說罷，不再多言，決然的向諸葛珪道：「諸葛兄不必客氣，吾與令郞淵源甚深，爲助他成功，決把銀雀大龍脈，勘點予你諸葛一脈吧了。」

諸葛珪亦素聞風水尋龍的巨大威力，他一聽不由喜出望外，千恩萬謝的答應了。

張道陵等相助諸葛珪，把他的父親亦即諸葛亮的祖父骨骸，從陽都縣城郊移到金雀、銀雀山上，葬於銀雀龍脈之中。

很快一切便辦妥了，唯一令張道陵遺憾的，是諸葛珪抱持諸葛亮叩拜祖墳時，剛叩到五十四個頭時，諸葛亮忽然大哭起來，令諸葛珪叩拜不得不中斷了。

張道陵深知此乃預兆諸葛亮日後的運命，於五十四歲的玄關上，必有煞劫，他但能遇此玄關，便大

步而入玄機之道，否則便有喪折之危了！張道陵判定此點，却不便點破，祇是毅然決定，日後再向諸葛亮授予禱星延壽大法，以便屆時他作自救，以邁過此凶危玄關。

當下於金雀、銀雀山崗，移葬諸葛氏祖墳於銀雀龍脈之事已了，張道陵等護送諸葛珪、諸葛亮父子返回陽都縣城。

張道陵破例在諸葛家中逗留了七日七夜，這時分就如當年得道老祖李耳，在他張道陵逗留的日子一般無二。

在這七日七夜中，張道陵花了大半時間，在諸葛亮的書房中伏案疾書，也不知他寫下了什麼玄秘。

偶爾與諸葛珪相聚，諸葛珪深知機不可失，時不再至，便忙向張道陵求教家宅的運命之兆，包括他自己和幾位兒女的日後壽數及前程大事。

張道陵微笑道：「諸葛兄之壽數已定，再無改變可能，既然如此，不提也吧！至於你四位兒女，四兒諸葛亮日後自有奇遇，也不必細說了。你大女諸葛英、二女諸葛靜，皆賢妻良母之命，而三兒諸葛瑾，性甚虛淡，倒能保長壽，亦即兒孫滿堂之命。」張道陵說到此，便決不肯再多言半句了。

諸葛珪見張道陵又返回他的書房疾書，深知這等奇人，行事隱含玄機，也不敢多問，祇是盡心慇懃侍候，甚至破例從甚麼地方弄回一瓶陳年佳釀，總算消解了老酒仙東方朔的歎聲與怒氣。

七日後，張道陵便決然的向諸葛珪告辭了，他臨走把三封錦囊交給諸葛珪，三封錦囊皆嚴密封牢，上書「甲、乙、丙」三字。

張道陵道：「諸葛兄可先行教亮兒識字，待他年滿四歲，便可開啓『甲』字錦囊；再到他八歲那年，便可把『乙』字錦囊交到他手上，着他於十七歲時開啓；然後到他廿六歲之年，便可開拆『丙』字錦囊了。切記，切記，愼之！愼之！」

諸葛珪見張道陵神色鄭重，不敢怠慢，連忙接過三封錦囊，收藏好了，才又略帶迷惑的向張道陵問道：「張先生待諸葛家大恩大德，在下與小兒等當永誌不忘！但在下有一點疑惑，爲甚第二、第三封錦囊，非要交到亮兒手上，由他到十七歲才開拆，待他十七歲時再交給不行嗎？」

張道陵一聽，不由又目注諸葛珪一眼，但見他命宮準頭與諫台位上，青黑之氣聚而不散，更無延伸之象，亦即牢牢凝固於準頭與諫台命宮位之間，暗嘆口氣道你準頭與諫台青黑之氣已凝聚不散，乃主你壽數止於此也，又準頭位主四十八，諫台位主四十九，即距你現下本命位僅八年而已，屆時諸葛亮亦僅得八歲，到他十七歲時，便已成銀雀龍脈中人了！

張道陵心中忖念，但不忍於此時說破，便淡然一笑道：「此乃諸葛亮之本命運勢所然，諸葛兄日後自然明白，也不必耿耿於懷。」

諸葛珪雖未得要領，但明知再追問下去也無結果，祇好嘆了口氣，依依不捨的道：「張先生於諸葛一脈有莫大恩德，亮兒日後但有所成，必不敢忘先生恩典，祇是未知何時才再與先生見面了。」

張道陵微一沉吟，暗道：目下已屆天機大勢戰亂之期，亦即「三王鼎立、一皇隱現」之局開始揭開序幕，其中關鍵性的時刻，按天目山上天象所示，距今已不足廿六年，其時祇怕連我亦難脫身此劫！他這般思忖，便向諸葛珪含笑道：「諸葛兄不必爲此掛懷，有緣千里能相會，或許廿六年後，時值令郞諸葛亮大成之日，便是吾與諸葛一脈相逢之時矣！」

張道陵說罷，便與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天女鍾靈芝等三人，決然的離開了。

諸葛珪到底未得要領，也未能確定，廿六年後張道陵是否與他相會，因爲他祇預示屆時與「諸葛一脈」相逢而已，不過也知這等絕世高人，決難以挽留，無奈祇好長嘆口氣，喃喃的道：「罷！罷！罷！無論日後諸葛珪運數如何，但有子孫血脈光大諸葛一脈門楣，也就不枉姜太公夢示江邊垂釣，喜獲奇緣的一番美意了。」

而自此之後，諸葛瑾果然便把全副身心精力，放到四兒諸葛亮的身上，在諸葛亮年僅三歲時，便開始教他讀書識字。

諸葛亮這孩子亦令諸葛珪驚奇不已，因爲到諸葛亮年僅六歲時，他發覺自己窮數十年學得的知識，諸葛亮竟可全盤接受，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諸子百家，但凡諸葛珪教授的，諸葛亮竟一點即通，更能舉一反三，漸漸諸葛亮所提疑問，竟連諸葛珪這位秀才父親亦回答不了。此時諸葛珪才明白，張道陵當年留贈的「甲」字錦囊，內中的預示，竟悉數應驗！

原來張道陵留贈的「甲」字錦囊，於諸葛亮四歲開啓時，發覺裏面有兩份書函，一份乃指示諸葛珪盡其所能，教授諸葛亮各種學識，另一份則是一份奇怪的口訣，教諸葛亮熟讀默記，以便日後領悟時自己研習。

不料諸葛亮悟性之高，出乎張道陵的意料，他當時年僅五歲，便領悟那「口訣」的要旨，他自己私下間依口訣研習，他發覺自己的體魄竟越來越强勁了。原來這是張道陵

當年書授諸葛亮的「無爲神功」內功心法，諸葛亮於幼時研習，竟比張道陵自己尚早了三年，由此可見諸葛亮悟性之高，以及那「銀雀大龍脈」龍氣蔭庇的威力了。

諸葛珪就在這充滿戰亂，世局詭秘莫測的人世間，慢慢成長起來了。

＊　＊　＊

天鼓，有音而雷而非雷，音在地而及於地心，天鼓既鳴，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於地，類狗狀。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熖熖衝天，其下如數頃田畝，上觀而有黃者，現之乃主破軍殺將。

蚩尤之旗，類彗星而尾曲，如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長庚，如匹布橫空，此星見，兵必起。

星移斗轉，日月沉浮，乾坤幻變。

先是天鼓之聲如悶雷驟響，神州大地四處可聞。

接而天狗食日，白晝如同黑夜。

再而有星如帚，橫空而掃，狀如尾，實爲蚩尤之旗，睹之令人觸目驚心。

最後突見如布長星，橫空而展，狀如旗，乃長庚星呈現於天地。

天象幻變，天地旋轉，匆匆又十六個春秋過去。而張道陵順應天機演行大勢，預伏的「三王鼎立」地脈大法，已迅速於天地間展現出來了。

首先是沛國譙縣(安徽亳縣)的曹家莊，已發生劇烈的變化。

曹莊主曹嵩的兒子曹操，小名阿瞞的娃兒，在過去的十多年中，自張道陵替他曹家堪點「丹爐龍脈」於丹爐峯後，曹操的性子開始變化，他由頑皮好動，變得沉穩好讀，他涉獵羣書，不但閱讀經史，更研習兵法。到他十六歲那年，一位有風鑑術的御任太尉名橋玄的大官，途經譙縣，與曹操偶爾邂會，便對曹操下判斷說，「本官閱歷無數名士，但無人可以及得上你。目下大亂之世，能夠平定天下的，你乃上上之首選也。」

到曹操二十歲那年，他便被州郡推選出來做官，任爲洛陽北部尉。

洛陽是東漢朝的京師，分東西南北四部，每部設尉一人，主管治安工作。洛陽四通八達，品流複雜，極難治理，特別那些達官貴人，這等人無法無天，任意胡爲，誰也不敢惹上這些人。

曹操到上任後，却在衙門門外懸掛五色大棒十多根，宣稱，「今後凡違反朝廷法令者，無論誰人，一律嚴懲不貸；罪行重者，亂棒打死，決不寬有。」

曹操年少氣盛，說到做到，不久，漢靈帝寵幸的宦官蹇碩的叔父違禁夜行，曹操獲悉了，便派人把他抓到部衙，亂棒打死。

曹操鐵面無私的名聲，當時甚受人稱讚，但也爲朝廷達官痛恨，不久，曹操便感無法施展抱負，稱病辭官歸家，他在家鄉譙縣城外自蓋了一所房子，謝絕賓客，讀書打獵，暗中却更留意觀察天下大勢。

不久，漢朝廷又組織了一支新軍，號爲「西園八部尉」，新軍統帥便是大貴族出身的袁紹。曹操也被任命爲八校尉之一的典軍校尉。

接而漢朝廷便發生外戚宦官的殘酷爭奪朝政大權的激鬥。袁紹聯合董卓，很快便把宦官的勢力消滅，董卓成了實際上的「皇帝」。

董卓想收羅曹操，但曹操認爲董卓不得人心，遲早必敗，便拒絕董卓的重任，棄官逃走，董卓大怒，傳令追殺曹操。

曹操以小名「阿瞞」，逃出洛陽，路過成皋(今河南滎陽縣)，爲其父曹嵩的好友呂伯奢家中留宿。當時呂伯奢恰好不在家，呂伯奢有五子，慇懃招待曹操。

這天晚上，曹操睡着時，忽見一條火紅色的大蛇，越窗而入，在他頭上吱吱怪叫，曹操驚醒了，原來是一場惡夢。

但就在此時，曹操忽然聽到後院有「霍霍」的磨刀聲響，他不由大吃一驚，不知爲甚，他自夢見那赤色紅蛇後，漸變沉穩的性子，忽然又浮躁狐疑起來，他聽到磨刀聲，第一個閃上腦際的念頭便是，「我正被董卓以一萬兩黃金收買人頭，他呂家是否見錢忘義，欲拿我的人頭去領賞？」

他這般狐疑，便不由更留心傾聽，接而又聽了後院中有男女的說話聲傳來，祇聽男的聲音道：「曹阿瞞是曹嵩之子，爹爹與曹家世交好友，怎可不留他住下？不然便被曹家誤會了……娘子啊！快動手吧！」

又聽那女的聲音道：「相公擔心什麼？殺一個輕鬆得很，刀磨利了，一忽兒便辦妥啦！教那曹阿瞞等着享用好了！」

曹操一聽，不由又驚又怒，暗道：呂家果然見利忘義，欲殺我的人頭去領賞銀……他驚怒之下，也不及細思，霍然躍起，手執腰刀，悄悄摸進後院，果見呂家的大兒子和媳婦，正在磨刀霍霍。

曹操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手中的腰刀一揮，他的武功在征戰時已練得甚爲高強，這一刀揮去，快如閃電，那呂家大兒猝不及

防，連叫聲也不及發出，他的人頭便已滾到地上了！他的媳婦尚未驚呼出聲，曹操的第二刀又已揮下，媳婦的人頭亦已噗地掉落地上。

一男一女噴出的鮮血，淋了曹操一頭一臉，他這才稍稍冷靜下來。他低頭一看，祇見正磨着的是一柄祇能劏鷄的小刀，隔不遠，尚有一隻母鷄在籠中靜靜的躺着。

曹操這才忽然醒悟，原來大兒子和媳婦，正在殺鷄款待他，而並非磨刀殺他的人頭去領賞……曹操不由又驚又悔。

曹操正想溜走，忽地又有三位男子奔進，一見地上的慘狀，不由呼天搶地的大叫，「天啊！大哥大嫂正準備殺鷄款待你，你却無故的把大哥大嫂殺死了！」

曹操連忙喝止三人不得大聲呼喊，但那還禁制得住？曹操驚怒悔交加，他眼前似又響起那赤色紅蛇的吱吱怪叫聲，他不由咬牙恨道：「既然已錯了，爲保住自己生命，乾脆便連幹到底吧！」

他此時竟如鬼迷心竅似的，搶前兩步，腰刀連揮，一連把呂家的另外三人殺了，此時曹操渾身浴血，形如瘋子，他衝到室內，見人就殺，眨眼之間，便把呂家的八口人全部殺光了，竟是一個滿門滅絕的慘局！

曹操昏昏迷迷的做了這等慘酷的兇手，他並不知道，這是他的叔父曹褒，在他曹家的祖墓中，放入的赤蛇，煞氣，開始侵入他的「丹爐龍脈」龍氣中了，因此曹操的性格便變得異常飄忽，他有時極善於用人，且寬容大度，有時却又極爲殘忍嗜殺，就如判若兩人似的。

例如陳琳曾爲袁紹寫檄文及痛罵曹操，後來曹操捉到陳琳，他當面責備陳琳，道：「你在檄文中罵我本人就行了吧！爲甚連我父親也罵起來？」但曹操不但不殺陳琳，反而任用他爲自己掌管文書的職務。

又例如名將張綉，曾經是曹操的死敵，他的兒子及侄子均死於張綉之手，但曹操與他握手言歡，又讓自己的兒子娶了張綉的女兒，結爲姻親之好，令張綉爲他一度拚命效勞。

但又發生許多類似殺「呂家八口」的慘事。例如曹操的父親曹嵩，被徐州的袁術部將陶謙殺死，曹操爲報殺父之仇，竟沿泗水大攻徐州各地，曹兵沿途屠殺，平民百姓無辜慘死者達數十萬，以至屍體塡塞，泗水爲之不流！曹操不時發作的殘忍嗜殺，由此可見一斑。

這亦是張道陵以九天秘笈絕學，遵其老祖宗張良「眼底應辨劉孫曹」偈訓，妙伏的「三王鼎立」大局中的唯一失策，被曹操的叔父曹褒，以煞氣所凝聚的「赤蛇」，藏於曹家祖墓，煞氣不時侵擾蔭庇曹操的「丹爐龍脈」龍氣，令他的性情反覆多變，終難逃「奸雄」的稱號。

而到張道陵醒覺時，一切已成定局，曹家祖墓中的「赤蛇」煞氣，已與曹家的龍氣相滙，兩者滙聚，彼死即此亡，根本無法改變曹操運命中的「兇殘煞氣」了。

張道陵唯一可以做的，祇能從外力去挽救這一錯失，這亦是他全心盡力扶助劉、孫兩脈成王者氣候的原因。

雖然曹操不時受「赤蛇煞氣」所侵，但他祖墓的「丹爐龍脈」地力之雄厚，果然非同凡響，旺如熊爐。曹操憑此蔭庇，他以三十多年闖創王業生涯中，雖歷經凶險，終能化險爲夷，逐漸步向大成。

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〇年)，關東各州郡的牧守和地方豪強，在討伐董卓軍的名義下紛紛起兵，其中有冀州牧韓馥，渤海太守袁紹、袁術兄弟、河內太守王匡、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等等。

各地兵馬中，以袁紹的聲勢最盛，軍力最强，因此均推舉他爲盟主，各地軍隊由他統一指揮。

此時曹操在陳留太守張邈的支持下，招募軍兵，組成了一支五千人的隊伍，這便是「曹家軍」的原始兵力了，其中便有曹洪、夏侯惇。

由於袁紹是盟主，因此曹操亦受他的節制調度，歸入討伐董卓的關東軍中。

不久，升任長沙太守的孫堅，亦率軍加入討伐董卓的行列，孫堅亦即吳郡富陽縣，張道陵替其妙斷「青龍峯青龍穴」的傳人孫權之父，當時孫權年僅十歲，因此留在家鄉潛居，大兒孫策和當日的少年俠士周瑜，則隨軍助父作戰。

由於同屬討伐董卓的關東軍旗下，因此曹操與孫堅此時便有同盟軍之誼了，這也是日後曹孫兩家，始終沒有大決裂，曹操也對孫氏一脈始終網開一面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董卓聽說關東起兵，他一面把漢獻帝劫持到長安，一面調動大軍準備迎擊。

而關東軍雖然在人數上佔優勢，但大部份兵力均匆促組成，缺乏作戰經驗，同時各將領之間也互不信任，心存觀望，均欲保存自己的最大實力。

因此，關東聯軍與董卓軍的作戰，一直沒有大的進展。

曹操此時年少氣盛，他向各將領力陳董卓遷都長安，正是他虛弱膽怯的表現，應趁此時集中兵力與他作戰，一戰而勝則天下可定。

但聯軍中却無人聽他的。曹操大怒之下，不顧一切，獨自率五千

兵馬，殺向成皋，在滎陽附近與董卓軍相遇，發生激戰。曹操因兵力弱小，又無後援，結果慘敗，他亦被流矢所中，幾乎一命不保。

但曹操於危急之際，却幸有曹洪、夏侯惇，兩將拚死保護，終又化險爲夷。

曹操帶殘兵返回河南延津縣北，見聯軍各將領按兵不動，每日置酒高歌，毫無打仗的樣子，心中十分氣憤，斥責道：「現在如此良機，你等却遲疑不進，坐失良機，教天下人失望，眞爲你等羞恥！」

經此一役，曹操深感自己力量不足，便連發言權也沒有，更休道平定天下，以成大業了，因此他便率曹洪、夏侯惇等，分赴揚州、徐州等募兵，準備伺機再起。

不久聯軍中，除曹操外，作戰最勇敢的孫堅，在與劉表的大將黃祖交鋒時，被黃祖一箭射死。孫堅死時年僅三十七歲，果如張道陵所判，他乃爲人「作橋引渡」之運命。

孫堅死後，他統率的吳兵，便由他的大兒子孫策統領，周瑜亦力加扶持。這樣，吳軍才總算保存住大半實力。

而聯軍由於一下子缺了曹操、孫堅兩大將領，作戰能力更差，根本沒法再與董卓交鋒了。不久，聯軍內部又發生內鬥，首先是兗州刺史劉岱殺死東郡太守橋瑁，接着，袁紹也奪取了韓馥的地盤，兼領冀州牧。

如此一來，以討伐董卓爲號召的關東聯軍，也就無形中瓦解了。

在關東聯軍討伐董卓的同時，原來逃出董卓合圍的黃巾軍，趁機在青州起事，很快便發展爲近數十萬的青州黃巾軍。

此時由於兗州牧劉岱被殺，兗州無主，兗州的地方官便奏請漢獻帝恩准，任曹操爲兗州牧。

曹操於是有了自己的正式地盤，不久，曹操奉命圍剿青州黃巾軍，設伏兵打敗了青州黃巾軍，迫使其投降，收降青州黃巾軍計三十萬兵力，以及一批將領。

青州黃巾軍降軍中，便有當年率一萬兵力逃出生天，後葬於金雀、銀雀山之司馬朝的兒子司馬懿。司馬懿當時雖年僅十八歲，但他極善謀略，見解超卓，甚受曹操的賞識，破例任他爲自己身邊的謀士。這樣一來，果然便在「三王鼎立」的大局中，隱伏「一皇潛現」的微妙勢格了。天機大勢演行，當眞神秘莫測，妙不可言！

同時，曹操收降了近三十萬青州黃巾軍，組成了他逐鹿中原的「青州兵」，實力空前大增，足與當時最强大的董卓、袁紹、袁術等併駕齊驅，而「三王鼎立」中的「曹王」大格，亦已初步形成了。

不久，曹操又率兵進入洛陽，把當時身陷窮困絕境的漢獻帝，迎到許昌(河南許昌)，從此，曹操便牢牢控制了漢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儼然成了各大藩王之首。

* * *

張道陵的老祖宗張良，當年留下的「眼底應辨劉孫曹」，其中的「曹操」已脫穎而出，初步確立了「一王」的格局。

那其餘的「孫、劉」兩大「王脈」又如何呢？「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又將如何演行下去？

孫氏一脈中，自孫堅死於劉表大將黃祖箭下，孫堅的舊部程普、黃蓋、周瑜等千餘兵馬，便由孫堅的長子孫策統率，一路東進。

到達長江畔時，孫策的兵力已增至五、六千人。於是便決然南渡長江，展開平定江東的大業。

在前後僅四年的時間內，孫策在周瑜、程普、黃蓋等的扶助下，一舉削平了江東的割據勢力，先後攻佔丹陽、吳郡、會稽、豫章、廬江、廬陵等諸郡(即今江蘇、安徽、江西大部、浙江北部地區)，獨霸江東，創建基業。

孫策能在短短四年中，即一舉開創霸業，與他於開始時，確立「亂世務邊」的戰略決策有極大關係。

孫策創業之迅速，遠勝於曹操及劉備，這便是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的最佳例證。

孫策又討好曹操，進表示好，曹操於是表奏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不過，在孫氏一脈中，孫堅、孫策的運命，一如張道陵當日所判，不外是「作橋引渡」之命而已，並無「王者之格」。

果然，在孫策被封吳侯的五年後，在一次打獵時，便被原吳郡太守許貢的家奴刺傷，數日後便不治身亡，死時年僅二十五歲。

而孫氏一脈中的二子孫權，當時亦年僅十八歲。長得形貌奇偉，方頤大口，目有精光，渾身青氣充溢，行動沉穩，虎步龍形，有善相者名劉琬私下對人稱，「吾觀孫氏兄弟，長子策姿顏美，好笑話，身搖不定，乃夭折之相，其命僅止於侯。唯其弟仲謀(即孫權字)，形貌奇偉，骨體如虎踞龍盤，有大貴之表，年且最壽，乃王者之大格也。」

孫策臨死時，把孫權召到身邊，對他說：「吾與弟皆孫母吳氏一脈，吾祖孫鍾，當年葬母於青龍峯，得青龍龍脈蔭庇，霸業已初成矣，此皆賴當年一代奇人張天師道陵所恩判點明，固先父與吾義無反顧，一往無前，大業終有所成……但張天師當日已特別注重於弟你，

隱示你有王者之格，他日但有王業，青龍江畔之青龍峯，吾祖孫鍾葬母之地，可易名爲天子崗，以應青龍龍脈兆應之驗也！」

孫權對兒時往事，一知半解，此時聽乃兄提及，不由含淚答應了。

孫策又長嘆一聲道：「吾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吾之將去，祇嘆時不我予罷了。」

孫權與孫策兄弟之情甚篤，聞之不由淚流滿臉，傷心不已。

孫策見狀，以手撫孫權之背，大聲道：「吾弟不必作此兒女情狀！於此亂世，吾輩男兒，生死轟烈，方無憾事！」

孫權一聽，祇好强忍淚，唯唯答應，此時孫策的舊臣周瑜、魯肅、張昭、程普、黃蓋等，亦倉皇而進，向彌留的主公話別。

孫策對孫權道：「擧江東之衆，與天下爭衡，在戰陣之間決策制勝，你不如我；擧賢任能，令彼盡心竭力，以保江東，我不如你，望弟選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則吾死而無憾矣！」

孫權連忙唯唯答應，他將其兄之言，倒牢記了整整二十五年，亦即孫策一生的壽數，但過了二十五年後，孫權四十三歲之年始，他便開始性情大變，終難免落個「晚年糊塗」的汚點。運命中「作橋引渡」之論，的確玄妙，靈驗之極。

孫策此時又奮然坐起，對周瑜、張昭、魯肅等舊臣道：「現今天下大亂，吾以吳越之力，依長江爲屏，足以觀其成敗，望公等善輔吾弟，乃吾之所望也。」

孫策說至此戛然而止，挺坐不動，原來已然氣絕身亡了。

孫策既逝，孫權日夜涕泣，不理政事。

張昭對孫權道：「目下豈乃痛哭之時？當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怎可哀感而不理朝政，動匹夫之情！」

張昭親自給孫權換了朝服，扶他上馬巡視各營，安定人心。

周瑜等亦全心盡力，助孫權穩定江東政事，因此孫策去世後，一度不穩的江東形勢，便初步穩定下來了。

孫權也遵從其兄孫策的遺訓，信任兄長的舊部如程普、黃蓋、甘寧等，同時特別尊敬周瑜，視周瑜爲兄長。又重用張昭、魯肅、顧雍、陸遜等江東名士，令這班人忠心爲其效力。

孫權在安定了內部之後，便有向外拓展的意圖，他問魯肅說：「當今漢室衰微，天下大亂，吾繼承父兄基業，欲建立齊桓、晉文那樣的霸業，公有何高見？」

魯肅道：「依臣之見，漢室氣數已盡，但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曹操也不可能於短期除去，爲今之計，主公宜先鞏固江東，以觀時勢之變。同時趁曹操正忙於北方戰事，可進兵擊黃祖，征討劉表，報殺父之仇，進而據長江爲已有，稱王霸業，伺機一統天下，如漢高祖之平天下策略也。」

孫權心中亦贊同魯肅之言，但又怕羣臣有異議，便召請張昭、周瑜等議策。張昭力主先保江東，再圖進取，孫權的東進大計一度停緩下來。

半年後，曹操要孫權送子弟入朝作人質，以挾孫權效忠於他。

孫權問計於羣臣，如何應付曹操的要求？

張昭偏安江東之心甚重，他的目的是保住江東的孫吳基業而已，因此對於曹操的强求，猶豫不決，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傾向接受曹操的要求，以保住江東的建議。

周瑜却決然反對，他對孫權道：「將軍繼承父兄的基業，擁有六郡之地，糧多兵精，將士聽命，又可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心大定，怎可送去人質？一旦送去人質，便須聽命於人，受制於曹操，如此至極祇能封個侯爵，享有十幾僕從、幾輛車、幾匹馬而已，豈能與坐據一方相較哉？」

孫權一聽，大聲道：「公瑾之言甚是，送人質之言誤我深矣！卿等不必多議，吾決不送人質於曹，誓與之週旋下去！」

孫權果然沒有送人質去曹操處，曹操因此確定，孫權有割據江南，以霸一方之大野心，決心消滅孫權，除去此心腹大患。

如此一來，也逼使孫權再不能以偏安江東爲主旨了，爲求自保，他祇有積極進取。

此時，孫策的舊將甘寧獻計說：「荊州是水陸交通要道，是西部要地，荊州牧劉表乃庸才也，將軍宜早日圖之，切莫落於曹操之後，而要消滅劉表，必先攻黃祖。黃祖昏庸，錢糧短缺，性且殘暴，士卒怨恨，軍無鬥意，將軍擊之，必可一戰而勝！進而奪取荊州，再西圖巴蜀，則大業定矣！」

孫權又問計於周瑜，周瑜亦十分贊同甘寧此議，並慨然道：「將軍可親征黃祖、劉表，克奪荊州，不但可創基業，且可報殺父之仇，以盡人子之責也！江東一地，吾將誓死以保，免將軍後顧之憂。」

孫權一聽大喜，遂不顧張昭等大臣的反對，親自領兵西征黃祖，黃祖兵敗被殺。

但正當孫權準備趁勢攻佔荊州時，曹操却搶先一步，率五十萬大軍南下，號稱百萬大軍，欲先奪荊

州，進而消滅江東的孫權。

曹軍聲勢浩大，孫權的江東力量，相較之下，根本不足與曹操硬碰，孫權無奈，祇好先行率軍退回江東。

曹操却不留情了，他下令百萬大軍，迅速南下，準備攻取荊州後，便一舉渡江，消滅江東的孫權。

這樣，孫、曹決戰，已是勢不可免了。

＊　＊　＊

與此同時，張良「眼底應辨劉孫曹」偈語中的「孫氏一脈」却仍在「三王鼎立」的天機勢格中苦苦掙扎圖進。

原來涿縣(河北涿縣)的劉氏孤兒寡婦劉備母子，自當年張道陵由白兔導引，力助其葬父於白兔山後，憑張道陵慨贈的幾百兩銀，劉氏與子劉備自織草蓆販賣維生，雖然辛苦，但幸而母子平安無恙，絕無病患，眨眼便過了十多年了。

因家境清貧，劉備一直沒機會讀書，直到十五歲時，才在同宗族叔劉元起的資助下，拜當代經學家盧植爲師，才有了學習的機會。

但劉備亦不太喜歡讀書，却好音樂、喜狗馬、美衣飾，又善與人相處，好結交豪傑，極得人緣。

劉備十九歲時，在一次相助娘親販蓆時，與河東解縣(山西永濟縣)人關羽相遇，兩人很快便成好友。後來更與同鄉人張飛，三人結爲兄弟。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桃園三結義」的故事了。

此時，劉備已長成一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及膝、耳長可自顧、少言語、善待人，喜怒不形於色的奇特青年人。

劉備出身寒微，但胸懷壯志，目睹朝政腐敗，民不堪命，戰禍頻頻，百姓如陷水火，屢欲一展抱負，旋乾轉坤、濟世救民，可惜他人微言輕，家道窮困，壯志難酬。

不久天下大亂，各地豪强均紛紛招兵買馬，求自保圖進取。

劉備與關羽、張飛等，空有一身技藝，但無從發揮。

恰於此時，有中山大商人張世平、蘇雙販馬往來於涿郡，偶爾與劉備相遇。蘇雙善相馬，他以相馬之術察於劉備，不禁大爲驚訝，他私下問對張世平道：「兄是否欲投資於一匹稀世千里馬？」

張世平笑道：「若有此奇寶，吾當萬金以求！但那稀世千里馬在哪兒啊？」

蘇雙神秘的一笑，以手一指劉備，悄聲道：「便在此也！此子手長過膝，耳長可自視，乃馬中之極品，人中也大貴格也！今日若助其成功，則日後何止一本搏萬金哉！」

張世平深知蘇雙相馬之能，料想他相人必亦不差，便慨然答允道：「既然如此，吾將投上萬金而不惜也！」

於是張世平、蘇雙兩人，鼎力資助劉備，勸他以萬金之資試圖進取。

劉備有張、蘇兩大商人之助，不由大喜，與關羽、張飛一道，很快便組織起一支軍隊來了。雖然人數僅得千把人，但這是劉備「王者之業」的起家本錢，萬萬輕覰不得。

劉備與關羽、張飛等，率這支小小的軍隊，加入朝廷剿亂的大軍中，在戰火中歷練了幾年，劉備終以戰功被朝廷封爲平原令(山東平原縣)，後又爲平原相(相當於郡太守)。劉備這位「白兔龍脈」之子，終於嶄露頭角了。

後來，劉備據徐州，在與袁術兩軍交鋒之際，呂布乘虛攻佔徐州，劉備敗走，祇好投奔曹操。

曹操的謀士程昱對曹操說：「劉備有雄才又甚得人心，如不及早除掉，必爲後患！」

曹操說：「目下正是收用人才之時，若殺之則令天下人寒心，於吾不利，吾當虛與委蛇，劉備稍有差池，除之易如反掌也。」

曹操於是表面上甚爲重用劉備，表奏漢獻帝，封劉備爲左將軍，待之甚厚，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十分親密。但實際上却絕不給劉備兵權，令劉備祇能當一名無兵的將軍。

劉備極爲沉穩，他深知自己的生命，猶如捏在曹操的手心，於是便裝出一副安於現狀，酩酊大醉的窩囊樣。甚至在曹操當面試探他的虛實，論說當今英雄，唯劉備與他時，故意驚得失手落筷，又借雷聲來掩飾。這下子令曹操對劉備大爲放心了。這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煮酒論英雄」的故事了。

不久，袁術兵敗，欲經徐州北投袁紹，曹操便令劉備帶兵截擊袁術。劉備遵令，連忙與關羽、張飛一道，率三千兵馬，連夜馳出許都去了。

曹操的謀士程昱獲悉此事，向曹操嘆道：「此乃放虎歸山、縱蛟龍入海也！」

曹操一聽，猛然醒悟，連忙派人去追趕劉備，欲收回軍令，但已追趕不及了。

劉備此時已遠離許都近百里了。至下邳，袁術病死，不戰而亡。劉備乘勢攻入徐州，令關羽守下邳，自己和張飛屯兵小沛。

附近郡縣豪强，亦率兵前來歸附劉備，短短數月間，劉備便有兵數萬，據徐州，儼然成了一股大勢。

不久董承與劉備謀誅曹操事敗，董承被殺，曹操欲親征劉備，諸將均不以爲然道：「與主公爭天下者，乃袁紹也，置袁紹不顧，却去東征織蓆小兒，豈非本末倒置嗎？」

曹操此時已深恨劉備，怒道：「劉備乃人中之龍，又有關羽之勇、張飛之猛，此時趁他羽翼未成，不加剿滅，日後必爲大患！」

於是曹操親統十萬大軍，進攻劉備。劉備兵微，又不善謀略，大敗。劉備的妻兒被擄，連關羽亦被迫投降於曹操了。

劉備幸得張飛與新得的勇將趙雲死戰，才得以逃出虎口。數萬大軍，傾刻便化爲烏有。劉備無處容身，祇好投奔袁紹，曹操打敗袁紹，劉備又祇好投奔荊州劉表。

劉表表面待劉備以上賓之禮，實際却心存疑忌，先令劉備屯兵新野，後又移駐樊城。劉表的目的，不外是利用劉備充當抵擋曹操進攻的炮灰吧了。

劉備困於小小的樊城，明知劉表的用意，但又無可奈何，惶惶不可終日。

幸而此時曹操正忙於用兵幽州、北征烏桓，劉備才在新野、樊城獲得一段喘息的機會。

此時，劉備才徹然醒悟，痛定思痛，深感欲展抱負、平定天下，除了精兵猛將，穩固地盤，更須一位輔助他的精通謀略之高人。

他向張飛、趙雲等慨嘆道：「千兵易得，一將難求；百將不難，更難的是有帥才之人啊！吾屢遭慘敗，雖百折不撓，絕未灰心喪志，但何處可覓一位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大軍師呢！哎，若得此人，吾將以生命相托也！但何處可尋？何處可覓呢？」

劉備嘆聲未落，耳際忽聽一聲女子的尖音道：「劉備啊劉備！你這白兔龍脈之子，嘆氣什麼？你難道忘了兒時助你葬父之張先生了嗎？嘿嘿！你祇須有緣與他再度相逢，吾保你從此便如猛虎遇山、入海蛟龍也……」

劉備耳際尖音未落，却又戛然而止，他悟性奇佳，猛地便憶起兒時一幕，他不由仰天叫道：「是那位高人指點迷津？請現身賜敎，劉備感恩不盡！」

但外面哪還有半點聲息？劉備也不知哪是神仙降世，還是鬼怪乍現了！

＊　＊　＊

以內力傳音的女子是誰？不但劉備不可能知道，當世中知道此人來歷身份的，祇怕也絕無僅有了，因爲這位奇女子，便是已在世上隱遁廿多年的天女鍾靈芝！至於當年與鍾靈芝一道的天師張道陵、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等奇人，知其下落的，就更少之又少了。

鍾靈芝此時已是一位年過四十的中年女子了，世間的女子，到此年歲，均已呈老態，但鍾靈芝却仍如花樣年華的少女，此時她一身白色衣裙，渾身飄溢仙靈之氣，事實上她的功力，亦幾近半仙之體了。

祇見鍾靈芝於樊城虛空中猛地一個廻旋，她的身形，便如白雲般向樊城西二十里外的地方飄去。

樊城西二十里處，有一座山崗，形如潛龍浮凸，稱爲臥龍崗，臥龍崗下有一座小村莊，名爲隆中村。

鍾靈芝身如白雲，於臥龍崗輕輕一掠，便向山下的隆中村飄下去。

隆中村緊靠臥龍崗的地方，突然於萬綠叢中現出一座茅草搭成的草房，茅草房對開的一座空地上，正有一位神采橫溢的青年人在練劍，他手執的劍，古樸無華，但舞動之際，却有星斗如火花閃閃，竟然是當年鍾靈芝與張道陵交換碧玉簫的「星斗劍」。

張道陵連「星斗劍」亦肯慨贈之人，他與張道陵的關係之特殊，由此亦可見一斑了。

祇見青年人手執「星斗劍」，先是「金、木、水、火、土」五星運行移位，再轉二十八宿星斗變幻，走東方如蒼龍出世，走西方如白虎臨空，走北方如龜蛇玄武，走南方如朱雀啄目。再轉而爲「月」之銀光遍地，「日」之光華萬里。

其勢如星空幻變，其狀如星海浩瀚無極，無所不包，無所不容，旋乾轉坤，天地變色！

鍾靈芝乍睹之下，心中不由一陣讚嘆，暗道：難怪陵哥哥千里迢迢而來，不惜花五年光陰，着意造就如此一位嫡傳弟子了，別的不論，單看他研習的這一手「星斗挪移」劍法，與我鍾靈芝苦練數十年的境界，竟已不遑多讓，老天爺，他的悟性之高，豈非猶勝我鍾靈芝十數倍嗎？

「好啊！天師哥哥的嫡傳弟子，竟可把『星斗挪移』劍法，練到不戰而屈敵於無尚境界矣。」鍾靈芝瞧到興奮處，不由喜得喝采連聲，又格格的笑道。

鍾靈芝此時的神氣，那像一位中年女子？簡直如少女般的嬌野，事實上，她雖然在張道陵身邊二十多年，兩人亦已心有靈犀一點通，但於男女的情慾事上，竟絕未涉及，他兩人倒當眞是名副其實的「天仙俠侶」了。

鍾靈芝格格的笑着，身形飄然而降。

此時那手執星斗劍的青年男子，驀地收劍抱胸，向鍾靈芝鞠身

道：「諸葛亮拜見師叔！」原來這青年人，便是當年年僅周歲，便曉得向張道陵以笑聲致意的娃兒諸葛亮，字孔明。

鍾靈芝欣然一笑，問諸葛亮道：「師侄，你那天師師傅呢？怎不見他教你那九天秘笈絕學了？」

諸葛亮微微一笑道：「師傅說，諸葛亮於臥龍崗隆中村十年，不但已得銀雀崗銀雀龍脈蔭庇，更承受臥龍崗的仙靈地力薰陶，因此悟性甚高，他那九天秘笈絕學，徒兒已可領略十之八九，所差的祇是實踐歷練而已了。所以師傅他已不再傳授徒兒本事，近日祇顧四周遊歷去了。」

鍾靈芝一聽，不由一陣發呆，暗道：不得了！想我鍾靈芝在陵哥哥身邊，二十多年來日夜苦研，他那九天秘笈絕學，亦僅悟得五六成，豈料這諸葛亮小子却可以悟之八九！老天，莫非這便是銀雀龍脈的仙靈氣所致嗎？假以時日，祇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就連陵哥哥這位一代天師，也被他超越了！

原來諸葛亮自當日張道陵為他諸葛家勘點「銀雀龍脈」，移葬祖墳後，眨眼便過了廿多年。

諸葛亮四歲那年，他的父親諸葛珪，便遵照張道陵的吩咐，代諸葛亮拆開他留贈三大錦囊的「甲」字錦囊，原來裏面是一封練功的心法口訣，名為「無為神功」。諸葛珪自己也看不明白，祇好依字照讀，傳授給年僅四歲的諸葛亮。不料諸葛亮却過目不忘，諸葛珪僅讀了一遍，諸葛亮便可背誦出來，更以娃兒的口脗笑道：「爹爹啊！這歌訣很好聽啊！堅則毀啊銳則挫，先無為啊爾後可致大巧……這很奇妙啊！」

諸葛珪一聽，不由驚奇得目瞪口呆，心道：莫非亮兒天生是張道陵一類的仙靈人物嗎？他也沒有了主意，無奈嘆了口氣道：「此乃一位姓張名道陵的奇人留下的錦囊，為父也莫名其妙，你若能領悟，便祇管細加參研便是。」

於是，諸葛亮果然便自己研習起來，他依口訣，日夜念誦，自然而然融滙貫通，不出半年，竟便可悟出依口訣運氣調息的方法來了。這樣過了三年，諸葛亮的體魄竟越來越精壯，年僅七歲的娃兒，竟便如亭亭玉立的丰逸少年了。

到諸葛亮八歲時，諸葛珪依張道陵的吩咐，把其餘的「乙」字、「丙」字錦囊交給諸葛亮，着他依其吩咐按時拆啓。

不料到諸葛亮八歲時，他的父親諸葛珪，果然一病去世，一如張道陵當年所判斷。

父親諸葛珪去世後，諸葛亮和兄姐，以及一位年僅四歲的弟弟諸葛均，祇好投靠叔父諸葛玄生活。

不久，諸葛亮的家鄉徐州一帶，戰火連天，諸葛玄與揚州的袁術認識，正好袁術此時派人送來一個任令諸葛玄為豫章太守的信件，諸葛玄便把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留在家鄉看管家產，他自己則帶着諸葛亮姐弟四人，離開山東老家，去就任豫章太守(江西南昌)。

諸葛玄就任豫章太守不久，袁術便在與曹操的劇鬥中病死了。袁術一死，諸葛玄也就失去靠山，祇好棄官而走，到荊州投靠劉表，但諸葛玄尚未及取得劉表的信任，就於半年後病逝了。

此時經數年光陰，諸葛亮已經是十七歲的少年了。他的兩位姐姐諸葛英、諸葛靜，已在荊州嫁了夫婿。就剩下諸葛亮和他的小弟諸葛均一起生活了。

十七歲的諸葛亮，不得不負起照養小弟的重任。但此時他身邊並無多少資產，不知將來如何生活下去。

前路茫茫之際，諸葛亮忽然想起，當日父親留給他那位張先生的錦囊，其中尚有最後一個「丙」字錦囊，着他於十七歲時方可解拆。

諸葛亮暗道：目下前路茫茫，自己又已值十七歲，正是拆啓「丙」字錦囊的時候了。

於是他不再猶豫，決然把藏在身上的「丙」字錦囊拆啓了。

但見錦囊內有文字道：「亮兒拆啓絕境時，運劫十七有誰知，且尋臥龍崗下棲，十年躬耕天下治。」

諸葛亮一看，不由仰天長嘆道：「張先生眞神人也！遙隔十數載，諸葛亮之運數竟靈驗如此……未知何日方可與授藝恩師相逢呢？」

諸葛亮心中極盼早日見到張道陵，但又深知這等稀世奇人，可遇而不可求，一切祇能看自己與他的緣份了。

於是諸葛亮便依張道陵的指示，四處奔走，找尋一處叫臥龍崗的地方，幸而他自兒時已苦練「無為內功」心法，此時筋骨奇佳，雖日夜奔波，亦絕不覺疲倦，反而越辛勞便神清氣爽。諸葛亮這才驚嘆張道陵傳授的「無為神功」心法，的確妙用無窮。此時諸葛亮尚不知道，他有了深厚的「無為神功」，日後研習九天秘笈絕學，以及防身搏擊的武功，便事半功倍了。

終於，經幾個月的艱苦探尋，在荊州襄陽城西二十里的地方，發現了一座形如臥龍的山崗，山崗下面，便是日後聞名天下的隆中村。

諸葛亮大喜，決定便在臥龍崗下的隆中村，自建草房，躬耕自營生計。他自己尚未領悟，他數月來

為搜尋臥龍崗，遍歷荊州各地的名勝山水，無形中已初觸「地脈道」的奧秘了，因為臥龍崗果然地力雄厚，諸葛亮依山而居，日後受此旺盛地脈薰陶，他的進境便更形快速百倍了。

當時荊州一帶戰亂較少，各地的名士紛來此避亂。其中如穎川(河南禹縣)的徐庶、汝南(河南平輿縣)孟公威、博陵(河北蠡縣)的崔州平。

襄陽當地有一位很有名望的人叫龐德公，諸葛亮的姐姐諸葛英，便是龐德公的媳婦。龐德公有一位朋友叫司馬徽，外號「水鏡先生」，精於鑑人相格之術，龐德公有一位侄兒名龐統，外號「鳳雛」。諸葛亮與這些人很快便相熟了，諸葛亮經常登門向這些人請教學問，研討天下大事。

「水鏡先生」司馬徽善鑑人，他初遇諸葛亮，便驚嘆道：「孔明龍氣深潛於形內，他日前程無可限量，乃名副其實的『臥龍』也！」

從此之後，諸葛亮也有了外號，被稱為「臥龍先生」。

諸葛亮在臥龍崗下的隆中村草房，與他的弟弟諸葛均一道生活了五年。到諸葛均十歲時，便由已在江東孫權處任官的兄長諸葛瑾接走了。

諸葛瑾曾勸諸葛亮隨他投效孫權，說孫權有「王者之氣」，但諸葛亮緊遵張道陵的訓示，「十年躬耕天下治」，婉拒了諸葛瑾的好意邀請，堅持在隆中村逗留十年歲月。

到第六個年頭，諸葛亮年登廿二歲時，一天他正在田間勞作。

忽見一男一女，如仙如幻的從臥龍崗上飄然而下，他不由大奇，正欲上前探問，飄下來的那位不知年歲的男子，已向他含笑點頭道：「諸葛孔明別來無恙嗎？」

諸葛亮向這男子定睛一看，但見這人神采如仙如幻，令人目觸而心弦浮蕩，但却瞧不清他到底有多大年歲，不由又驚又奇，忙向這人俯身一揖道：「先生何方先聖？為何曉得在下姓諸葛，字孔明？」

祇見這男子微微一笑，忽地輕聲吟道：「亮兒拆啓絕境時，運劫十七有誰知？且尋臥龍崗下棲，十年躬耕天下治。」

這男子吟聲未落，諸葛亮已猛吃一驚，暗道：這人所吟的，恰好是「丙」字錦囊上，張道陵恩師的訓示，當今世上，有誰會知此錦囊秘字了……他不由霍然醒悟，忽地便向這男子跪拜道：「諸葛亮拜見恩師張先生！兒時一會，不料與先生相別廿二年矣！」

這男子一聽，居然坦然受諸葛亮之拜，他向耳邊的女子微笑道：「如何？靈芝妹妹，他悟性之高，是否足入吾道了？」

女子——靈芝妹妹樂得不由格格一笑道：「當然啦！否則為甚堂堂的一代天師張道陵，竟千里迢迢，搜尋一位嫡傳弟子來了？我鍾靈芝有此師侄，亦感榮幸啊！」

原來這男子果然是廿多年前的張道陵，那女子便是當年的天女鍾靈芝了。這廿多年來，兩人形影不離，也不知曾去到何處？也不知從何處而來？

當下張道陵伸手向諸葛亮輕輕一托，諸葛亮立感一股渾厚之極的力度，把他浮托起來，他的內力雖然已甚深厚，但在這股力度下，竟如江河入海，根本無可抗拒，這也難怪，因為兩人的內功心法同出一門，較弱者碰上較强的，自然便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了。

張道陵向諸葛亮含笑點頭道：「很好！亮兒，你是內力根基已成，足以研習攻防武功，以及拯世治天下的九天秘笈絕學了。」

諸葛亮一聽，不由大喜過望，因為他早就從「水鏡先生」司馬徽的口中得知，「九天秘笈」亦即九天玄女所掌領的「無字天書」，當年黃帝得傳下笈，以平蚩尤；姜子牙僅得半傳，遂著「陰符」；黃石公、張良得自眞傳，足為萬世之師；可知「九天秘笈」的驚天威力了！如今乍聞恩師原來精於此道，且欲傳授於他，諸葛亮怎不心潮激蕩？

不過，假如諸葛亮知道，張道陵是張良的八世孫，他的「九天秘笈」絕學，乃得自老祖宗張良的眞傳，他便更驚喜萬分了。

當下諸葛亮連忙向張道陵拜謝，又向鍾靈芝行過師侄之禮，鍾靈芝却也欣然而受，因為她甚喜當年的娃兒諸葛亮，且按照輩份，她亦受之無愧。

諸葛亮又把張道陵和鍾靈芝兩人，迎進草房，慇懃相待，但張道陵和鍾靈芝此時已對人間煙火可有可無，一杯清茶已足而又足了。

自此之後，張道陵和鍾靈芝便留在臥龍崗下的隆中村，很快，張道陵果然便開始向諸葛亮傳授「九天秘笈」中的「天機、人間、地脈」三大奇學，以及用以攻防之用的「星斗挪移」劍法。

眨眼又過了三年，此時當鍾靈芝向困處樊城的劉備發聲示警回來，見諸葛亮正演練劍法而讚歎，諸葛亮的「九天秘笈」三大奇學，以及「星斗挪移」劍法，均已臻大成境界了。

*　*　*

正當鍾靈芝與諸葛亮說話時，臥龍崗上面，又有人疾飄而下，原來正是四出遊歷的張道陵。

鍾靈芝一見，不由笑道：「好啊！陵哥哥天師，你的看家本領，

已向你的得意門人傾囊傳授了……也幸虧亮兒天資奇高，才可領受你如此飛速教授之妙法也。」

張道陵一聽，目注鍾靈芝一眼，此時他的「天機、人間、地脈」三大奇學，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了，因此立刻便窺悉鍾靈芝的心曲，微笑道：「靈芝妹妹焦慮之情溢於言表，莫非已發現白兔龍脈之子的行踪了？」

鍾靈芝不服氣道：「你怎會如此判斷？」

張道陵微笑道：「心之所牽，情之所切。靈芝妹妹歷來憐憫涿縣劉氏一脈，目下更發現白兔龍脈之子劉備正身陷絕境，自然極思救助，焦慮之情豈可掩飾？」

鍾靈芝一聽，知張道陵近日四出遊歷，其實是視察天下大勢去了，因此他自然對劉備的境況一清二楚了。於是她也不加否認，坦然點點頭道：「陵哥哥啊，劉氏一脈出身寒微，三大龍脈中，偏又是他最弱，目下兵微將寡，寄人籬下，受制於劉表，被劉表充作抵擋那丹爐龍脈之子曹操的炮灰，他如何方有出頭之日？若他有甚不測，這「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又將如何演變下去了？因此劉氏一脈，非助他一臂之力不可了。」

張道陵目注諸葛亮一眼，忽然意味深長的啓示道：「亮兒對此有何見解？」

諸葛亮的「九天秘笈」絕學，果然已達大成境界，他依「天機道」去推斷，又結合他潛居隆中十年的所知所聞，對天下大勢竟瞭如指掌，祇見他微一沉吟，便朗聲道：「按目下天機大勢，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聲勢最盛，又名正言順，可以說他已得天時也；孫權坐據江東，有長江天險爲屏障，易守難攻，已佔地利；平天下者不外天時、地利、人和三大要旨，因此目下劉備若要與孫、曹鼎足而立，唯一可恃的，便祇能是人和之道也。」

諸葛亮朗朗而談，張道陵與鍾靈芝相視，不禁會心的一笑，張道陵又微笑道：「然則依亮兒之見，平天下三大要旨，天時、地利、人和，何者爲重？何者爲勝？」

諸葛亮不假思索，便朗聲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因此平天下，首重人和，次重地利，天時爲末；亦即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但治天下則又截然相反，所謂順大勢者昌，逆大勢者亡，即首重天時，次觀地利，因天下大治，則人和反變爲末也。」

張道陵一聽，不由欣然一笑道：「亮兒悟性奇佳，按你目下進境，已足以統率萬世之師矣！但未知對曹、孫、劉三大王者，又作何見解？」

諸葛亮微一思索，便朗聲道：「曹、孫、劉三人皆有王者之氣，曹操雄才大略，但性偏陰狠，時施殺戮，乃亂世之大奸雄也」；權胸懷大度，但性憂柔寡斷，乃守業之王，而缺創業之材也；而劉備則因其地位低微，是以性極謙和，且以人和爲第一要旨，此乃其平天下優勝於孫、曹之處也。」

張道陵見諸葛亮不但「九天秘笈」絕學臻於大成，且洞悉天下大勢，暗道：目下他屆於天機演行中歷練之時，於是他便向諸葛亮道：「白兔、銀雀，皆屬安祥之物，因此亮兒當與劉備有甚深淵源，若不出吾所料，半個月後，便是白兔和銀雀兩大龍脈之氣滙聚之時也，亮兒可早作安排準備。」

諸葛亮領悟張道陵所指，他不由欣然一笑道：「於天機演行大勢中歷練，諸葛亮所願也，但未知先生所指，兩者之間將如何相滙？」

張道陵微微一笑道：「天緣所定，無可抗拒，且你屬天機大勢演進大格中人，雖隔千里而相會也。」

張道陵說罷，便戛然而止，再不肯多說下去了。

匆匆又過了十四日，幽靜的隆中村諸葛草堂，根本無任何外人踏足，因此便顯得更幽清寂靜了。

一連十多天，張道陵均與鍾靈芝一道四處雲遊，鍾靈芝牽掛劉備與諸葛亮會面之事，顯得有點心神不定，張道陵與她已達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境界，因此立刻便窺悉鍾靈芝的心思了，他向她微微一笑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咫尺也難逢，彼等運命之勢，已屆滙聚之時，不出二日，必有兆應，靈芝妹妹不必爲此心牽也。」

鍾靈芝略帶嬌嗔的笑道：「我心牽什麼？祇是劉氏那孤兒寡婦的際遇，令人憐之罷了！若老趣仙、老藥仙獲悉你那寶貝傳人將會與劉氏相會，祇怕他兩人比我更心急呢！」

張道陵一聽，忽然若有所思道：「當日與你爺爺鍾離權，曾爲漢室中興之事糾纏，假如他知道劉氏乃漢室一脈，未知他是否會趕來相助呢？」

鍾靈芝聽他說起「爺爺」，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當日他眼見漢室果然壽數已終，他雖然老頑固，也不得不默認了！他與老趣仙、老藥仙前輩重歸於好，一道雲遊四海，早已不問世事，他如何還會理會什麼劉氏一脈了？乾坤自有奇人出，目下已是天師哥哥你的天地啦！」

張道陵沉吟道：「目下已屆『三王鼎立』天機大勢關鍵時刻，張道陵才不得不現身以導引，待此事了

結，吾亦將隱世不出了。」

鍾靈芝道：「爲什麼？難道你不扶助你那寶貝傳人諸葛亮一把嗎？」

張道陵微微一笑道：「諸葛亮已盡得吾道眞傳，足以馳騁江湖了，既然如此，我留在他身邊無益反害，就如當年老師祖、老祖宗亦僅與我以元神相會，又豈會反來長伴我身側哉？」

鍾靈芝一聽，欣然一笑道：「能夠長伴天師哥哥身邊的，大概祇有我這天女妹妹了。」

張道陵含笑道：「爲什麼？」

鍾靈芝格格一笑道：「爲什麼？誰教你當年不加否認，你我這個『天機俠侶』的絕妙名號啊！」

兩人悄聲細語，狀漸親暱，但僅此而已，絕不涉男女情慾之事，果然是一對玄之幻極的天機俠侶。

第二天一早，張道陵忽然邀諸葛亮，與他和鍾靈芝一道，上臥龍崗上，講解目下的天機演行之道。

諸葛亮心中有點奇怪，因爲自踏入他在隆中村草堂的第十個年頭末段，張道陵就不再向他講解那「天機道」奧秘了，但今日却一反常態，破例的與他一道參研起來。

諸葛亮聰明絕頂，忽然醒悟，恩師此舉，似乎隱含某種深意，而且此事必然很快便會發生了，雖然憑他此時的功力，一時尚難參透到底這是什麼奧秘意圖。

諸葛亮也不追問，反而趁機向張道陵求教「天機道」更精妙之處，他的求知慾極强，又怎肯錯失這大好機會。而且諸葛亮的「九天秘笈」絕學亦已甚具根基，他依據天象異兆而判，亦知目下天機大勢演行，已屆關鍵時刻了，此時此刻，唯有洞悉天機，方能於亂世中順勢而行，從而一舉平定天下以達大治。

在臥龍崗上，再盤桓了一會，張道陵向臥龍崗下的隆中村遙注一眼，忽然向諸葛亮微笑道：「亮兒欲觀劉備之誠意，此其時矣！」

張道陵說罷，與鍾靈芝、諸葛亮一道，悄然而下臥龍崗。當距臥龍崗下隆中村諸葛草堂尚有數百丈遠時，諸葛亮的身形驀地一頓，因爲此時他看見三名男子，正佇立在他的草堂前面，爲首一人正連番向裏面拱手而叫道：「劉玄德求見臥龍先生，未知先生在嗎？」

劉玄德果然便是劉備，他自聽鍾靈芝發聲示警後，痛定思痛，深感自己之所以一敗塗地，關鍵是缺少一位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統率三軍的帥材。他於是四出打聽尋訪，最後終於獲悉，臥龍崗下的隆中村，有一位躬耕自食十年之久的臥龍先生諸葛亮，無人知道他的學問有多深，本領有多强，劉備打探明白，便欲親自動身赴隆中村求見了。

當劉備把他的主意對義弟關羽、張飛說知時，關羽沉吟不語，張飛却轟然大笑，厲聲道：「兄長差矣！兄長萬貴之軀，豈可輕涉險地？想那諸葛亮年僅廿七，黃毛小兒，翼德單槍匹馬，馳去隆中，把諸葛亮或請或捉或擒，準把他帶來面謁兄長便了。」

張翼德——張飛性猛如烈火，他說幹便幹，話音剛落，便欲大步奔出。

劉備一見，連忙喝止道：「翼德賢弟且慢！若如此魯莽，則吾便失却一位稀世奇材了。」

張飛對劉備甚爲尊敬，他一聽祇好停步，却又不服氣的大叫道：「爲什麼？兄長！張某便不信，區區一名黃毛小子，竟値兄長屈駕而就之也。」

劉備嘆道：「若能以莽法召來之士，乃莽夫而已，得來無益！但凡世上之能者，本領越高，性便越矜持穩傲，除非以莫大的誠意令其心動，否則決不可得到也。」

於是劉備決意親身赴隆中村拜訪，關羽和張飛不放心，便亦一同隨來了。

此時劉備一連叫了數聲，意態甚誠。鍾靈芝一見，心便不忍道：「亮兒爲甚不上前相見？」

張道陵微笑道：「亮兒以爲如何？一切由你自己定奪吧了！」

諸葛亮微一沉吟，便決然道：「此乃靜觀劉玄德的『人和』優勢，到底有多强之機，因此今日便讓他白走一趟，暫不宜相見。」

諸葛亮在臥龍崗隱蔽處，果然並不應聲出來與劉備相見。

劉備再呆了一會，見草堂裏面依然毫無動靜，無奈祇好嘆了口氣道：「今日劉備與臥龍先生無緣，尚有明日，明日復明日，總有相見之時。」

劉備說罷，便與關羽、張飛一道，靜靜的退走了。

第二天，劉備果然又與關羽、張飛一道前來，但依然無緣與諸葛亮相見。

張飛不由大怒，厲聲大叫道：「諸葛亮再不出來，張翼德一把火把你的草廬燒了。」

劉備一聽，連忙制止道：「翼德千萬不可魯莽行事！臥龍先生不見自有他不見的道理，我等既誠心拜訪，又豈可强求他呢？」

劉備說罷，便又靜靜的退出去了。

到第三天的早上，劉備又動身赴隆中，此時連穩重的關羽，亦沉不住氣了，他向劉備皺眉道：「兄長宜三思而行，那諸葛先生待人如此傲慢，又豈是輔助兄長平天下的人物？兄長如此三顧草廬，若徒勞

無功，傳將出去，便教天下人見笑了。」

劉備一聽，却絕不動搖他的信心，決然的道：「我想臥龍先生既有臥龍之稱號，必非等閒之輩，劉玄德就算踏破鐵鞋，亦非要見着臥龍先生不可也。」

於是，劉備又動身赴隆中而來，他和關羽、張飛等來到諸葛亮的草堂前面，今次但見草堂的門竟大開了，不過裏面却毫無聲息。

劉備想了想，便對關、張兩人道：「賢弟等且在門外守候，任何閑雜人等皆不可讓其進山，以免驚擾了臥龍先生！」

關羽、張飛兩人無奈，祇好依言站在門外守候，權充諸葛亮草廬的守衛門神。

劉備獨自內進，他輕手輕脚，悄然而進，唯恐驚擾了諸葛亮的好夢。

草堂的客廳空無一人，靜悄悄的，但臥室裏面却傳出有人睡覺的鼻息聲，劉備也不敢驚擾，便靜靜的站在臥室外面守候。

過了許久，劉備依然耐心的站在外面等候，瞧他的神態，祇怕站等一日一夜，也絕不退後的了。

就在此時，臥室裏面忽然傳出一聲吟唱聲音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聲音一頓，隨又聽有人一骨碌躍起聲，又道：「外面必有貴客駕臨，諸葛亮祇顧貪睡，該死之極！」

劉備一聽，忙道：「在下劉玄德，求見諸葛先生！先生若未睡足，不必起來，劉玄德可以再等一年半載也。」

臥室裏面的人，果然是臥龍先生諸葛亮，祇見他忽然道：「原來是劉將軍大駕光臨，如此熱誠，教諸葛亮如何可以推却誠意哉。」

話音未落，諸葛亮已飄然而出，他與劉備相見，彼此均有一見如水乳交融的感覺。

劉備與諸葛亮寒暄幾句，便向諸葛亮推心置腹的坦然道：「實不相瞞，目下玄德正處水深火熱，雖有心平定天下，但苦無良策，以至三番數次，一敗塗地，未知先生何以相教？」

諸葛亮有感於劉備三顧草廬，誠意甚深，由此已足證他的「人和」優勢，果然已成氣候，便亦不再猶豫，決心投入「三王鼎立」的天機演行大勢中去了。

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三顧草廬」的故事，後世一直傳爲佳話。

赤壁大戰　天下三分

諸葛亮眼見劉備果然甚有「人和」之優勢，便決心以己之全力匡扶，他微一沉吟，遂把天下大勢，先向劉備揭示一番。

諸葛亮道：「自董卓作亂以來，豪傑併起，割據一方，不可勝數。曹操與袁紹相較，名望低微，勢力亦弱。曹操之所以擊敗袁紹，由弱變强，非勢局於他有利，而是他自身之努力。如今曹操擁兵百萬，且挾天子以令諸侯，已得天時之利，暫絕不宜與他正面爭鋒！」

劉備一聽，不由連連點頭道：「曹操乃一代雄豪，劉備數度與之交鋒，均一敗塗地，正欲尋因索底，先生之言，恰切中要害者也。」

諸葛亮微微一笑，又道：「孫權割據江東，已歷三代，江東地勢險要，百姓歸附，有材之士，均爲其效命，已得地之利，祇可聯之，而不可擊之也。」

劉備長嘆一聲道：「孫權的確已成氣候，坐擁江東百萬之衆，劉備尚寄人籬下，兵微將寡，如何與之爭雄？望先生不吝賜告！」

諸葛亮見劉備推心置腹，求知若渴，意態貞誠，便不加掩飾，決然揭示道：「荊州北依漢水、沔水，南達南海諸郡，東西接連吳郡、會稽、西通巴、蜀，乃用武之地也。荊州牧劉表庸材之輩，無力堅守，乃將軍千載良機也，將軍是否有圖取之想？」

劉備一聽，却喟然嘆道：「吾與劉表有同宗之誼，其雖不仁，吾亦不可不義，圖荊州之想，吾不敢爲也！」

諸葛亮一聽，微嘆口氣，暗道劉備不欲乘人之危，此雖錯失良機，但亦足證其仁義之意，却也不便勉强。於是便把話鋒一轉道：「益州地勢險要，沃野千里，號稱天府之國，漢高祖即憑其而成大業也。州牧劉璋昏庸無能，雖擁益州，而不知善用，令百姓安居樂業，因而人心思變，渴盼有能之賢君也。」

劉備一聽，眼神不由一亮道：「益州牧劉璋果然昏庸，若能據益州而平定天下，吾之所願也！然則先生以爲，劉備當如何處之？」

諸葛亮神色一凜，肅然道：「將軍信義著於四海，思賢若渴，已得人和之利，若能坐據荊、益二州，據險固守，與西面諸戎和平共處，安撫南面夷越，外聯孫吳，內修明治，待天下大勢有變，則可令將率荊州兵攻取宛城、洛陽，將軍親領益州軍西攻秦川，天下必羣起而應，則大業可成也！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望將軍以己之長，攻彼之短，則攻無不勝，戰無不克也！」

劉備仔細一想，不由霍然而起，向諸葛亮深深一揖道：「先生

之英明，令劉備茅塞頓開，先生乃劉備之明師也。」

諸葛亮於臥龍崗下隆中草堂，與劉備的一席話，便是爲後世人廣爲傳頌的「隆中對」。

諸葛亮於「隆中對」中，精析天下大勢，爲劉備制定了一個平天下的戰術、策略，以及具體的步署和行動。

「隆中對」之精旨，乃在於先取荊益二州爲地盤，然後安撫西面諸邊，內修明政，外聯孫吳，共拒曹操，待時機成熟，便兩路出兵，平定中原。

這當眞是「三分割據纖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亦爲「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士呑咸京」了！

臥龍崗下的「隆中對」，短短半日，便徹底改變了劉備坎坷的命運，有了一整套建國圖霸業的大計方針。諸葛亮爲千古傳頌人物，絕非過譽之辭。

當下劉備霍然而起，向諸葛亮深深一揖致感激之意，又求之若渴的道：「先生眞乃隱世之臥龍也！劉備欲求先生助吾一臂之力，未悉先生肯應允否？」

諸葛亮正自沉吟不語，耳際忽地便傳入一縷尖音，「諸葛亮！『三王鼎立』乃天機大勢之所然也，劉備乃三王之中最弱之勢，你若不助他，他決不能成功，豈非有逆天機大勢嗎？」

諸葛亮一聽，這女子之音，便知是他的師叔鍾靈芝，隱於暗處遙聽，忍不住以密音傳話了。諸葛亮苦於內力尚未足以發出密音，正不知如何回答。

耳際又傳入另一縷男子的勁音道：「亮兒不必猶豫，白兔與銀雀勢須滙聚，此乃亮兒和劉備之運勢所定也！目下亦已屆彼此會合之期矣。」

諸葛亮一聽，知是授藝恩師張道陵所示，便不再猶豫，決然道：「將軍知遇之恩，亮萬死難報，願效驅馳！」

劉備一聽，不由心花怒放，他親執諸葛亮的手，一道步出門外。

此時關羽、張飛尚在門外佇立守候。劉備等策馬而來，馬祇有三匹，如何供四人而坐？

劉備便堅讓諸葛亮騎上他的白馬，他自己則在下面執韁而行；這樣一來，連關羽和張飛亦不便上馬了，祇好在後面牽馬而行。劉、關、張三兄弟，便變成諸葛亮的馬伕似的。

張飛本就在門外等得不耐煩了，祇是礙着劉備的顏面，不便與諸葛亮鬧翻，此時眼見劉備倒反而變了諸葛亮的馬伕，不由氣得鬚眉怒張，向關羽咬牙道：「二哥！諸葛亮這小子好大的架子，竟要兄長當起他的馬伕來了！」

關羽心中亦有點不高興，但他比張飛沉穩，回道：「三弟稍安毋躁，且看這諸葛亮如何施爲，若虛有其名，並無實學，再發作不遲！」

張飛憋了一肚子鳥氣，但既然劉備和關羽均忍耐得住，他也就不敢即時發作了。不然，依他的性子，早就一槍把諸葛亮挑落馬下了。

劉備與諸葛亮返回駐地樊城，第二天一早，諸葛亮便以劉備的軍師身份，登上指揮案座，先行查點樊城、新野一帶的無籍游勇，然後下令召募進劉備軍中，爲數達五萬多人。

這樣一來，劉備的數千人軍隊，便擴大到近六萬人的大軍了。

諸葛亮又嚴整軍律，授以行兵佈陣等上佳兵法，並按此日夜督訓劉備軍。短短數月，劉備軍竟聲威大振，軍心堅穩，已初成氣候。

這一日，劉備於樊城升帳議事，尊諸葛亮坐首座，他自己則坐於一旁相候。劉備的下面，則是關羽、張飛、趙雲等大將。

這是諸葛亮抵樊城後，有空暇第一次與劉、關、張三兄弟聚會相見。

諸葛亮忙碌治軍數月，此時才有機會仔細觀察劉、關、張三人的相格。

但見劉備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可自顧己耳，臉如冠玉，唇若塗脂，相格俊逸不凡。

諸葛亮登時憶起恩師張道陵之揭示，暗道：據先生所判，劉備乃涿縣白兔龍脈之子，其形格貴於耳，看其雙耳過肩，果乃大貴之相，又獨具「白兔」之性，膽雖偏弱，但善聽人言，心性謙和，極得人緣，果然獨具「人和」之優勢也。

又再看關羽，但見他身長九尺，髯長二尺，臉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威儀不凡。

諸葛亮暗道：此乃忠義之相也，其人必可助劉備成大業；可惜其性重武而輕文，恃强而驕，日後祇怕難得善終，因其眉如臥蠶，乃斷頭之運格也。

又看張飛，見他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頷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勇猛露於形外，令人望而生畏。

諸葛亮一見，不由暗嘆口氣，心道：此乃烈性之人，如獅如虎，固敬君子，但必薄下人，乃日後之禍根也！

諸葛亮細審劉、關、張三兄弟之相格，心中已有判斷，知三人均足以匡成大業，但均非福壽之人。

諸葛亮再看趙雲，祇見趙雲目如朗星，閃灼有光，口如重關，不寡言笑，動如脫兔，靜如處子。

諸葛亮一見，心中不由欣然，暗道：劉備軍中，智勇義福四全之將，唯趙子龍一人而已！但有此一將，便可抵百萬兵也！從此之後，諸葛亮與趙雲的關係便非比尋常，除劉備外，趙雲是諸葛亮視作知己的唯一一位武將。

當下諸葛亮與劉、關、張、趙等，論及目下的大勢，以及用兵遣將之策。

張飛心中一直不太服氣，雖然諸葛亮抵軍中後，練兵有法，但未經實戰，張飛依然心存輕慢之意。此時他故意考究諸葛亮道：「先生一介文士，爲何却知練兵佈陣之法？」

諸葛亮一聽，便知張飛心中仍不服氣，不由心中暗道：吾之學乃源自恩師的「九天秘笈」，但恩師明示不可張揚，因此這是決不可洩漏之秘也！於是他便微微一笑道：「此不過時勢所逼，以後所學罷了！翼德有話不妨直道，亮決不怪責將軍無禮便是。」

張飛也不客氣，不加思索便大聲道：「聞諸葛先生十年不出隆中，竟可知天下事，未知出師之大勢如何也？」

諸葛亮欲趁機開導劉、關、張、趙等劉備軍大將，令彼日後更善於審時度勢、克敵制勝，便欣然析道：「夫行師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謂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凶星不生，風氣順調。地勢者，謂險易形殊，或石門幽洞，羊腸險要，或峻嶺重巖，洪流千里。人勢者，謂主聖將賢，三軍有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也。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無敵，所擊者必靡也。」

張飛沉吟不語，此時趙雲亦忽然向諸葛亮請教道：「先生以爲，如何方爲善將之道？」

諸葛亮見趙雲發問，心甚喜悅，便向他含笑點頭，以示讚好道：「善將者，必示之以進退而自禁，陳之以德義而知禮，重之以是非而知動，令之以賞罰而知信也。禁禮動信，乃善將之道，故能戰必勝、敵必取也。若退而不能止，進而不能禁，善惡混同，士無戒勸，賞罰不均，人不知信，則賢良退伏而諂諛進用，戰必敗散也，望子龍愼而處之。」

趙雲一聽，沉吟片刻，即微笑點頭道：「先生眞乃子龍良師也！」言畢便不再多言。

關羽見狀，亦忍不住插口道：「聞先生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論，關某未解何故。」

諸葛亮一聽，便欣然道：「雲長之惑，大合目下時勢，天地人三者關係，能透悉者，即可成大業，因此不可不察。例如用兵之道，貴在知人，人和則不勸而自戰；若吏卒相猜，士戎不附，忠謀不納，羣小暗議，誹言橫生，軍心渙散，則雖有天時之機，地利之便，亦不能取勝於匹夫，何況乃平天下之大業乎？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

關羽一聽，連連點頭，不再發話。張飛見狀，不由皺眉道：這諸葛亮口若懸河，說得頭頭是道，未知他於實戰又將如何？莫非乃紙上談兵麼……

張飛思忖未畢，帳外忽有探子匆匆奔入，向劉備稟報道：「屬下探悉，曹操的大將曹洪，率軍卅萬，正日夜兼程，向荊州殺來，現下已逼近樊城了！」

劉備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忙向諸葛亮道：「先生之意如何拒敵？」

諸葛亮從容不迫，他先向探子下令道：「不必驚慌，先行探明曹操行踪再作計議。」

探子遵令而去，不久又有探子回報道：「曹操統領大軍六十萬，正在鄴城（河南安陽），開闢玄武池訓練水師，未知其意圖如何。」

諸葛亮接報，展開天下大勢圖細加審察，一會後，便胸有成竹的微笑道：「曹操有進圖荊州之意也，但此尚屬其次，曹操意圖憑此一役，欲達一統天下之雄心。」

劉備一聽，吃驚道：「曹操大軍，尚在鄴城，先生爲何判斷他有進圖荊州之意？若僅憑曹洪廿萬大軍，欲圖荊州，只怕力有不逮也！」

諸葛亮微微一笑，道：「不錯曹洪所統之軍，未足克取荊州，曹操用意，乃以曹洪試探荊州之虛實而已，若進展順利，則曹軍便乘虛而入，先據荊州，再圖大計。曹操之操練水軍，目的乃渡江以圖江東孫吳，欲一舉而克江東，則其便可一統天下了！」

劉備一聽，又忙道：「若如此，我將如何應策？」

諸葛亮微一思忖，便決然道：「荊州劉表已逝，其子劉琮乃懦弱之人，必不敢與曹軍相抗，若曹洪輕克荊州，則曹操大軍必隨後而至，江東孫吳必危；江東一失，將軍便頓失依托，曹操無人可制，則天下皆爲其所有矣，因此勢須給曹洪以迎頭一擊，雖未能全殲其大軍，但可一挫其銳氣，令曹操暫時按兵不動，以求一段迴旋時間。」

劉備沉吟道：「曹洪乃曹操大將，出戰以來，所向無敵，更且我軍兵力僅數萬，如何迎挫曹洪廿萬

大軍？」

諸葛亮微笑道：「曹洪匹夫而已，且其號稱大軍廿萬，實際不過十萬不足，抵荊州前鋒兵力，必不足五萬，吾將挫之！」

諸葛亮一頓，又伸手一拔令旗，肅然道：「關將軍聽令！」

關羽一聽，即霍然而起，道：「關羽聽令！」

諸葛亮道：「令你率軍一萬，埋伏於樊城西二十里之仙人渡，但曹軍經過，只管放其進入樊城大道，不可輕舉妄動，直待曹軍退走，才掩殺而出，必獲大勝！」

關羽一聽，心中猶豫，暗道：用兵之道，必拒敵於門外，那有任其長驅直進的道理乎？但諸葛亮軍令在手，不便相逆，只好接令肅立一旁。

關羽神色猶豫，諸葛亮只作不見，又拔令旗，道：「趙將軍聽令！」

趙雲亦站起，躬身道：「末將聽令！」

諸葛亮道：「令你統兵一萬，於曹軍路經之處，不時突襲，切戒不可戀戰，游擊即退是也！」

趙雲也接了令旗，肅立一旁。

張飛見諸葛亮只顧分派關、趙兩將，似不把他放在眼內，不由大叫道：「軍師好不偏心也！」

諸葛亮微笑道：「吾如何偏心？」

張飛叫道：「張翼德跟隨兄長多年，出生入死，幾時畏縮不前？軍師爲甚只用二哥和趙子龍，偏不把張某放在眼內？」

諸葛亮微笑道：「吾非不用，而是不放心也！」

張飛怒道：「軍師如何不放心？」

諸葛亮道：「吾本有一重責，欲請翼德擔負，但又怕你不聽軍令，壞了大事，因此一時未決。」

張飛一聽，大叫道：「翼德依軍師之令便了！」

諸葛亮一聽，這才欣然道：「如此甚好，令你率軍五千，於入樊城之西北小路埋伏，且多燃煙火，務必令曹軍見之，待曹軍進入小路一半，即掩殺而出，必令曹軍受挫！」

張飛一聽，不由疑道：「曹軍見吾煙火，必知我有埋伏，豈會從小路而進，若曹軍不走小路，從大道長驅直進，則樊城危矣，務請軍師三思！」

諸葛亮從容一笑，隨又肅然道：「翼德不必猶豫，吾與你立下軍令狀，若曹軍不入小路，吾願受罰；若你不依令而爲，則軍法從事，決無寬貸！」

張飛一聽，無奈接了令旗，與關羽、趙雲一道，疾奔而出。走出帳外，張飛依然不服氣道：「諸葛亮若所料有差，張翼德必治其罪。」

關羽沉吟道：「三弟不可魯莽，你已立下軍令狀，若不依命而行，於兄長顏面不太好看也。」

趙雲亦道：「吾看軍師必有主意，我等只管依令而行便了！」

張飛無奈，只好領兵而去。

* * *

張飛領五千兵馬，果然在樊城以西的小路林中埋伏下來，又令兵士燃起煙火，直衝半空，遠遠便可見到。

這一面曹操的大將曹洪，統領五萬大軍一路向樊城方向長驅直進，竟毫無阻截，僅於半路被一隊兵馬衝殺一會，但很快便又不戰而退。

曹洪不由大笑道：「劉表之子劉琮無能之輩，其兵不能戰如斯地步！主公尚擔心什麼？只待曹洪搶先攻取樊城，然後荊州垂手可得，必建頭功！」

曹洪眼見荊州守軍無能如此，心生驕意，欲搶頭功，便親率二萬大軍爲前鋒，一路向樊城長驅直進。

距樊城西二十里外，前面的探子突然飛馬回報：入樊城有二條路，一條乃大道，一條是崎嶇小路；大路風平浪靜，毫無埋伏的跡象，小路卻烽煙騰升，似有兵馬埋伏。

曹洪一聽，便馳馬上前，登高一望，但見入樊城方向，果有兩條道路，一條可驅車馬，居然毫無動靜；另一條乃僅容人馬魚貫而進的崎嶇小路，卻遠遠便見烽煙瀰漫。

曹洪一見，微一沉吟，便傲然大笑道：「此乃疑兵之計也，大路風平浪靜，但必有埋伏，吾雖不懼，但拖延時日，被曹仁搶去頭功，吾所不願也！小路雖然烽煙四起，但其實空有其表，裏面並無一兵一卒埋伏，些須小計，豈能瞞過曹洪。」

曹洪言畢，即傳令前鋒大軍，向入樊城的小路全速進軍，不得猶豫。

在小路的林中，張飛率五千兵馬埋伏，兵士正遵命添薪燃火，林中四周，果然烽煙四起，遠近可見。

張飛的偏將眼見久無動靜，不由向張飛皺眉道：「將軍於此小路燃點烽火，曹軍必知內有埋伏，豈會走此兇險小路？若彼走大路，我軍毫無防範，則樊城危矣！」

張飛咬牙切齒道：「此皆諸葛亮之錯失，吾必與他算賬！」

張飛話音未落，小路那面，已有探子飛身來報：「將軍，曹洪統領二萬前鋒，已向小路疾馳而進

也！」

張飛一聽，不由又驚又喜，他也不及表示什麼，即傳令埋伏兵馬，準備衝殺。

曹洪統領二萬兵馬，向小路長驅直進，果然毫無阻滯。

曹洪不由得意的狂笑道：「如何？吾早料荊州守軍故作疑兵小計也！」

曹洪的副將連忙恭維道：「曹將軍料敵如神，攻克荊州頭功，非將軍莫屬也！」

曹洪大笑，但笑聲剛响起，前面烽煙最旺處，便突然乍响一聲驚雷：「燕人張翼德在此等候多時！」

曹洪雖然未知這「燕人張翼德」乃何方神聖，但這一聲轟雷似的大吼，令人心魄震裂，曹軍中有不少膽怯的，已滚鞍落馬，步兵有的已伏在地上，猶如乍見天神降世，不敢仰視，俯伏以迎。

曹洪正驚詫間，一將已疾馳而出，只見他身如鐵塔，鬚髯怒張，手執丈八蛇矛，如狂風掃落葉，曹軍擋者披靡！

曹洪的副將自恃有幾分勇力，不待曹洪下令，便拍馬飛出，手中大刀一迎，便迎住丈八蛇矛一擋。只聽噹的一聲响，曹洪副將的大刀刀柄，竟立刻斷為兩截！

「黑鐵塔」手中的丈八蛇矛餘勢不止，向前一挑，便把曹洪的副將挑落馬下了。

曹洪一見，不由心膽俱裂，暗道：此人神勇，當不下於董卓的大將呂布，或有過之而無不及，荊州守軍哪來這等勇將了？

本來對方雖有埋伏，但伏兵並不多，曹洪自恃兵强馬壯，並不把對方放在眼內，心想只要猛烈衝殺過去，對方的伏兵必然潰敗，不料伏軍大將如此勇猛，曹洪未戰心已生怯意。

曹洪正猶豫，曹軍前鋒已如潮水般退了下來，也不容曹洪猶豫，他也被退下的曹軍潮水捲走了。

「黑鐵塔」大將便是張飛，只見他丈八蛇矛一挺，疾衝上前，率五千伏兵，如巨浪般向曹軍的退潮撞去，曹軍二萬兵馬登時潰敗，丟盔棄甲，狼狽不堪。

曹洪心生怯意，此時他逃得比誰均快，他率領殘兵，與中軍三萬剛滙合，於仙人渡口附近，又殺出一萬兵馬，為首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偃月刀，長髯飄拂，如天神降臨。一輪截擊衝殺之下，曹洪的五萬大軍，竟被殲過半，他僅率萬餘兵馬，拚死突圍而出。

曹洪經此一役，再無力獨攻荊州，只好派人向鄴城的曹操飛報，輕易不敢妄動了。

此時在樊城中軍大營，諸葛亮已吩咐擺好酒宴，以便慰勞得勝而回的兵馬。

劉備心中隱隱不安，他對諸葛亮的才華實戰，畢竟第一次領教，因此成敗得失尚不足判定，他不由對諸葛亮道：「吾弟翼德，性如烈火，待會或有衝撞冒犯，先生切勿見怪。」

諸葛亮從容一笑，道：「將軍放心，吾擔保翼德待會必開懷暢飲吧了！」

話音未落，關羽和趙雲已雙雙併肩而進，兩人向諸葛亮欣然鞠躬道：「軍師神算，重創曹軍，末將拜服！」

兩人話未畢，外面已有一將大叫而進：「神機妙算！神機妙算！翼德便把人頭奉上，亦心甘情願也！」

大叫而進的將領，竟是張飛，只見他裸了上身，自縛雙手，背插荊棘，大步而進。他見了諸葛亮，便一下跪拜於地，大聲道：「請軍師先生重重處罰，要殺要打，張飛均絕無怨言也！」

劉備一見，便明白一切，正欲替張飛求情，諸葛亮已微笑道：「翼德犯何過錯？莫非曹軍果然不走小路麼？」

張飛一聽，由衷的拜道：「飛未悉軍師先生之能，眞驚天地泣鬼神，竟可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令敵軍乖乖聽從安排調遣，先生之能天下無人可企及也！飛對先生屢有衝撞，不敬之罪，任憑先生責罰！」

諸葛亮一聽，欣然一笑，他伸手向張飛輕輕一托，張飛但感一股渾厚的力度，竟把他重達數百斤的身軀托升而起，再也拜不下去！如此神功，張飛不禁心中駭然，暗道：諸葛亮驚天本事，文武雙全，卻內藏而不露，虛懷若谷，張飛一介莽夫，萬萬不及！

此時只聽諸葛亮微笑道：「翼德與吾有軍令狀立下，按律不得不責，但殺敵有功，這功可抵過，因此不賞不罰，你可服氣？」

張飛俯首歎道：「先生處事嚴明，飛豈有怨言？但飛不敬之罪，先生若不責罰，反令飛難以心安也！」

諸葛亮聞言感歎道：「翼德知錯能改，效古人負荊請罪，不失大將之風，亮感主公三顧之情，出山匡扶，早已寵辱皆忘，鞠躬盡瘁，死而後矣，些須個人恩怨，又豈會耿耿於懷？」

諸葛亮說罷，親手拔出張飛背插的荊棘，一折為二，拋在地上，又親自替張飛鬆綁，以手撫其背道：「將軍眞天將臨凡也！」

張飛此時不由虎目含淚，他緊執諸葛亮的雙手，慨然道：「先生寬宏大度，飛從此拜服，但先生令

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也！」

諸葛亮欣然一笑，絕無芥蒂，而自此之後，張飛果然對諸葛亮傾心拜服，但軍師令出，莫敢不從。

樊城一役，諸葛亮初出茅蘆，以妙計重創曹洪，但僅是連番惡戰的序幕而已。

曹操欲圖荊州已久，他深知荊州跨長江中游，乃南北交通要道。他佔有荊州，便可取得東進江東孫吳的穩固跳板。

樊城一役，曹洪統五萬大軍，竟然慘敗，事後曹操偵悉，原來是劉備助劉表之子劉琮守樊城，而且劉備軍中新聘了一位絕世奇人，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外號「卧龍先生」，頓令劉備軍氣象一新。曹洪之所以慘敗，便是輕敵而誤中了諸葛亮的詭計，但據曹洪訴說，諸葛亮用兵也果然神機莫測。

這一役令曹操大吃一驚，深知劉備武有關、張、趙三大勇將，過去所缺，不過是缺乏一位運籌帷幄的謀士，如今諸葛亮出山匡助，劉備便有如虎添翼了，假如被劉備搶先佔據荊州，這天下又多了一位强勁的對手了！

因此曹操為消滅劉備，江東的孫權，便非要搶先攻克荊州不可了。

此時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的隱患，便依謀士荀彧的「先聲後實、大軍明出宛城、鄴城，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備」之策，揮師南下，直取荊州。

曹操統領二十萬大軍，從鄴城出發，不到半月，便抵達荊州邊境要衝宛城(河南新陽縣城)。又迅速佔領了諸葛亮勸劉備主動放棄的新野。

諸葛亮論析只有放棄新野，方能令荊州牧劉琮和江東孫權有同仇敵愾之心，共同抗曹，否則單憑劉軍之力，根本無力擊退曹軍。

因此主動放棄新野，不失為戰略上的明智之策，但諸葛亮卻恰恰在此點上忽略了「人和」的因素，料不到劉表之子劉琮如此無能，未戰先怯，因新野被曹軍輕易攻佔，便心膽俱裂，不戰而降，把荊州拱手獻給曹操。

如此一來，曹軍突然逼近樊城，諸葛亮面對曹操的大軍，亦無回天之力，只好率軍向夏口撤退，沿途狼狽之極。若非張飛於當陽(湖北荊門以西)長坂坡，以神勇嚇走曹軍的追兵，此後連劉備亦不能倖免。最後幸得漢口的關羽水軍一萬人前來會合於夏口，劉備這才暫時喘過口氣。

曹操輕取荊州，逼降劉琮，追擊劉備，收編了劉琮的降兵、降將及大量物資，聲勢更為浩大。

曹操此時已斷言「此實為震蕩揚州之良會，廓定南方之大機」，曹操甚至傲氣十足的向屬下道：「還道卧龍先生諸葛亮有三頭六臂，其能可旋乾轉坤，豈料亦不過爾爾，實不堪一擊，吾再無後顧之憂，決乘勝直逼夏口，一舉席捲江東！」

於是，曹操親統水陸軍主力，從江陵出發，沿長江向夏口挺進。另以一部水軍由襄陽出發，沿漢水夏口推進。又命後軍都督、征南將軍曹仁，軍糧督運使夏侯淵駐守江陵，命厲鋒將軍曹洪駐守襄陽。

曹操三路大軍，向夏口推進，曹操又寫了一封傲氣十足的信函給江東的孫權，道：「吾奉詔討伐劉備、劉表叛逆，大軍南下，劉琮知機而降。今吾整編水軍八十萬，正欲與將軍會獵於江東也！」

荊州之地，正如諸葛亮於「隆中對」中論析，乃「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是用武之地」，因此是曹、孫、劉三家均必爭之地。

曹操先下手為强，搶先攻佔荊州，孫權和劉備均晚了一步，立刻便陷入極不利的局面。

劉備此時屯駐於夏口，加上關羽從漢口撤出的一萬水師，兵力僅二萬，面對曹操日漸逼近的數十萬大軍，劉備心中亦甚為驚慌。

諸葛亮權衡一番，便決然的對劉備道：「事急矣，吾將親入江東一趟，說服孫權共同抗曹，捨此已別無良策也。」

劉備擔心道：「先生隻身入江東，孫權或許會相信，但其部屬多有疑忌，只怕對先生不利也，若先生有不測，劉備將失雙臂也！」

諸葛亮慨然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江東雖然兇險重重，但於吾眼中，亦不過如入無人之境，主公但請放心便了。」

劉備到底放心不下，他沉吟一會，便決然道：「趙子龍忠心護主，神勇無敵，若能隨先生同去，則劉備便可安心矣！」

諸葛亮聞言暗道：吾雖有恩師所傳之無敵神功，但恩師訓戒，輕易不可施展，因只怕有逆天機，不然或可逕取曹操的人頭，也不必花如此心血矣。他這般思忖，便點頭答應道：「既主公一番厚意，便請子龍隨吾一行便是。」

於是，當天傍晚，諸葛亮便由趙子龍護送，乘舟渡過長江，抵達江東地域。

* * *

諸葛亮身邊只有趙子龍，連一個兵丁也沒帶，趙子龍沿途不寡言笑，似有甚疑慮。

諸葛亮含笑道：「子龍莫非擔心此行有兇險麼？」

趙子龍點點頭，坦然道：「先

生乃漢軍之棟樑也，萬萬不可有甚閃失，子龍只是思量，如何保護先生週全，萬一有甚不測，趙子龍便粉身碎骨，亦要保住先生的安全。」

諸葛亮不由與趙子龍執手歎道：「子龍忠心爲主，眞一代福將也，但請子龍放心，吾知己之運數，決不至夭折，一切皆可逢兇化吉，必能聯吳抗曹，擊退强敵曹操。」

諸葛亮與趙子龍抵達江東地域後，孫權派去荊州探聽虛實的魯肅已聞訊趕來接應，魯肅亦力主孫、劉共同抗拒曹操，因此與諸葛亮此時算得上是志同道合，十分歡喜，親自陪同諸葛亮逕赴柴桑(江西九江以南)，會見孫權。

不料孫權卻稱病不出，拒見諸葛亮。魯肅無法，只好向諸葛亮道歉，說孫權有病，未能見客，請諸葛亮先行在別館住下，再作打算。

諸葛亮沉吟不語，他身邊的趙子龍已生氣的道：「諸葛先生乃漢軍棟樑，爲孫將軍江東安危，不惜犯險渡江，直陳抗曹大計，孫將軍爲甚竟拒人門外？」

魯肅不安的道：「子龍稍安毋躁，一切尚請包涵，主公的確身體抱恙，待主公稍康復，吾必安排接見諸葛先生也！」

諸葛亮忽地微微一笑，向魯肅附耳說了一句什麼，然後才含笑道：「子敬只須如此回覆，吾料孫將軍之病便立刻好了！」

魯肅一聽，不由又奇又喜，答應依計行事。他回到孫權的行宮，直入而求見孫權。孫權此時正在內室中閉目沉思，見魯肅闖入，便詐作有病，不理不睬。

魯肅走到孫權的身邊，依諸葛亮吩咐之言，悄聲說了一句：「主公有恙，羣醫束手無策，主公知否爲甚麼？」

孫權一聽，不由睜眼開聲道：「爲什麼？子敬！」

魯肅依諸葛亮之吩咐，小聲道：「因爲主公之病乃心病，心病仍須心藥醫啊！」

孫權一聽，他的心事果然被說中了，他不由忙道：「子敬，那這心藥何處可尋？你快說出來！」

魯肅一聽，心中不由感歎一聲道：「諸葛孔明眞料事如神也！」但也不便說破，便微笑道：「能醫此心病之人，便在江東境內，主公爲甚卻拒而不見？」

孫權一聽，亦知魯肅說的是誰了，他不由歎道：「聞諸葛先生乃一代卧龍，不出則已，一出必驚天動地！不料吾之心事，竟被他一下便窺破了，快請諸葛先生入宮！」

魯肅如聞綸音，當下飛快的跑來別館，請諸葛亮入宮見孫權。

趙子龍怒道：「孫將軍既有求於諸葛先生，爲甚不親來拜候？」

諸葛亮卻微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子龍莫斤斤計較這等微末小事，諸葛這便隨子敬入宮拜見孫將軍便是。」

孫權聞說諸葛亮已入宮求見，此時他亦不敢輕慢，連忙迎出，與諸葛亮於密室中暢論天下大勢。

孫權的心事，果然被諸葛亮猜中了，原來他自接曹操的恫嚇信，心中便生怯意，認爲憑江東之力，決難與曹操的八十萬大軍相抗，因此是降是戰，心中委決不下。

諸葛亮見孫權坦露衷曲，便亦不再猶豫，坦率直陳道：「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備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操對諸夷大難，略已平復，更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備遁逃至此。將軍三思：若能以吳越之衆，與曹抗衡，不如早與曹決絕；若自忖不敵，何不按兵束甲，尊曹爲皇乎！今將軍表面服從，內心抗拒，事急而不斷，則禍患無窮矣！」

孫權一聽，臉上突現青氣，諸葛亮已知孫氏乃受「青龍峯的青龍脈」龍氣蔭庇，孫權臉浮青氣，亦即自己的論析已刺激孫權的「心血沸騰」，心脈激蕩之下，他血脈中的「青龍氣」便被激發出來了。

果然孫權恨恨的道：「吾豈能舉江東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

諸葛亮微微一笑，因爲他洞悉孫權的心事，此時他雖被「青龍龍氣」激蕩，一時激動，但其實心尚猶豫不決。

果然孫權隨又狐疑的盯着諸葛亮道：「如今非劉豫州可以當曹操也！但劉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

諸葛亮胸有成竹，微笑道：「主公劉豫州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率領的精銳水軍一萬人，劉琦會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其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射穿魯縞也，乃兵家大忌。且曹操大軍乃北方兵士，不習水戰，荊州民衆歸附於曹，非心服乃威服也。今將軍如能派遣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也。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孫權一聽，但感心中所疑，均被諸葛亮之論析切中，他不由感歎道：「聞劉豫州三顧茅蘆，請得卧龍先生出山，眞不枉此行也，待明日吾召集羣臣，煩先生以大論析之，以服懾羣臣之疑。」

第二天，孫權果然召集羣臣，

共議抗曹聯劉之事。孫、吳的大臣包括張昭、魯肅、秦松等人。

甫開始，張昭等便力陳道：「曹操象豹狠，挾天子以征伐四方，動輒以朝廷名義加罪於人，今日若拒之，情勢不利也。將軍前可拒曹，乃憑據長江天險。今曹已據荊州，收編劉表之水軍，各戰船不下千艘，曹之步兵，精銳盡出，水陸不下八十萬，兩路俱下，彼此共有長江天險，則我反變無險可恃。彼此力量懸殊，不可與之比較，愚謂大計，不如暫且迎之，以降爲緩之策也。」

孫權沉吟不語。

魯肅一聽，大急道：「吾觀諸人所議，乃欲陷將軍於絕境也，實不足與之共商國事，將軍試思，魯肅及諸人皆可降曹，獨將軍不可也！」

孫權沉吟道：「爲甚不可？」

魯肅慨然道：「魯肅降曹，尚可返鄉出任小官，結交士林，升遷州郡之任。將軍降曹，卻歸何處？宜早定大計抗之，切勿聽此坑害之惑也！」

孫權歎道：「魯肅乃爲吾着想，但諸臣亦有其道理，如何委決得下？」

魯肅一聽，忙求救似的望向諸葛亮，諸葛亮微微一笑，他洞悉孫權又被張昭所言，曹軍勢大之論嚇怕了，便從容道：「彼等只知曹有大軍八十萬，便惶惶不可終日，不弄清虛實，便心怯欲降，豈乃周全大計？吾觀曹軍，北方大軍南下，不足十七萬，且已疲憊不堪，所收劉表之軍亦不足十萬，兵多疑懼，軍心未穩，決不能久戰。此所以曹統之軍，人數雖衆，殊不足懼也！若集精兵三萬，與吾主公劉豫州協力抗曹，足敗之，孫將軍務請放心！」

孫權一聽，臉上青氣又轉旺，但依然未下決斷。

此時周瑜亦緊急從前線趕回，他入殿參拜孫權後，便向孫權決然的道：「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先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正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豈可返迫降之？」

孫權素來甚爲尊敬周瑜，視爲兄長，因此對周瑜之言，倒有大半聽得進去，他此時雖然仍未表示，但已連連點頭了。

諸葛亮一聽周瑜之論，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恩師曾向我論及周瑜之運數，說彼乃孫氏一脈「青龍龍氣」吸納滙聚，足輔孫氏一脈成大業之人，但其性乖僻，胸不能容物，聽其言果如是也！若此人日後健在，則必向劉備用兵，三王鼎立之局，又豈能確立？諸葛亮心中疑惑，但由於他的「天機道」功力所限，一時亦難參透，只好留意觀察，日後再作籌劃。

諸葛亮因此一念，日後便有「三氣周瑜」的妙事發生了。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了。

此時只見周瑜又朗聲道：「現今北方尚未安定，馬騰、韓遂尚在關西，此曹之後患也！曹軍捨棄習慣之鞍馬，登上生疏之舟楫，與吾較量，此乃捨長就短。目下已屆寒冬十月，馬缺草料，人缺衣防，遠涉江湖，士卒不服水土，必生疾病，皆兵家大忌也；而曹操竟逆而行之，必自招其敗，生擒曹操，此其時也；將軍請撥兵五萬，駐守夏口，必爲將軍破之！」

孫權此時臉上青氣大熾，他心已有所決，但尚帶一絲疑慮，道：「公瑾與子敬、諸葛一般見解，甚合吾意，子布(張昭)、元表(秦松)等，各懷私心，令吾失望……但五萬精兵一時難集，公瑾是否另有高見？」

周瑜一時沉吟不語，因爲按他的部署，駐守夏口，非五萬精兵不可，但孫權竟難調撥，兵力不足，便很難與曹操的卅萬大軍抗衡了，因此連他一時亦委決不下。

諸葛亮見狀，便立刻趁機進言道：「公瑾不必爲難，孫將軍亦請放心，劉豫州雖新敗於長坡，但實力未損，兵力尚達三萬，足可與曹一戰也，若孫劉協力同心，共組聯軍以抗曹，則兵力不足之憂，立可消除矣！」

周瑜一聽，心雖有不甘，但此時亦因情勢所逼，無奈只好點頭道：「諸葛先生之言是也，將軍請勿再猶豫！」

孫權一聽，臉上青氣勃然大熾，他驀地拔出佩劍，一劍把案角劈去，厲聲道：「諸將吏敢再言降曹者，有如此案！」

孫權然後又下令道：「今撥三萬精兵，及一應戰船、糧草、軍機，公瑾統領，子敬(魯肅)、程普輔之，先行開赴夏口，與劉豫州會合，共抗曹軍，吾再征集士衆，多備糧草，以爲後援！」

諸葛亮一聽，心中欣然，暗道：如此則「三王鼎立」大格成矣！

當下周瑜不日即率三萬精兵，沿長江西上以迎擊曹軍，孫權亦親率後方諸軍以作策應。

周瑜的大軍配排，水陸軍左都督周瑜，右都督程普，贊軍校尉(即總參謀長)魯肅，前鋒爲丹陽都尉黃蓋。

而劉備在樊口的兵力部署，則由關羽率水軍萬餘駐守夏口(湖北漢口)，張飛、趙雲各率陸軍五千駐守魯山(湖北漢陽西)，劉備自率

萬餘軍駐守樊口(湖北鄂城)。

諸葛亮當時亦隨周瑜大軍西上，在樊口，周瑜與劉備會師後，暫留休整一日一夜。

諸葛亮就利用這短短的一日一夜時間，把關羽、張飛、趙雲等人，召到樊口，面授機宜，安排驚天妙計。

諸葛亮派張飛領兵渡江，截斷彝陵道，埋伏於葫蘆谷口。

命關羽於華容道待機生擒曹操。

劉備則率糜竺、劉封等，各駕船隻，剿擒江上潰敗曹軍，奪其軍械。

而趙雲則另有安排。

張飛對諸葛亮已由衷拜服，當下毫不猶豫，一聲遵令，便疾奔而出，領兵而去。

關羽卻站立不動，諸葛亮一見，即微微一笑道：「雲長爲甚按兵不動?」

關羽道：「曹操必走華容道麼?」

諸葛亮道：「不錯，曹操必敗走華容!」

關羽一聽，不再發言，亦領兵而去。

劉備見狀，不由皺眉對諸葛亮道：「吾弟義氣深重，有恩必報，曹操於他有善待之情，雲長遇之，必放其生路!」

諸葛亮一聽，即微微一笑，道：「天機大勢，乃三王鼎立之局，三王者劉、孫、曹也，若曹不存，豈成三王鼎足之局乎?因此若殺曹操則有逆天機，天下反添大亂變數，不如留此人情於雲長，讓其了斷與曹之恩怨也。」

劉備一聽，這才明白諸葛亮派關羽守華容道的深長用意，他不由歎道：「先生洞悉天機，知人善用，眞當世不之奇才也!」

劉備自然並不知道，諸葛亮乃天師張道陵的嫡傳弟子，而張道陵又即一代玄機大師黃石公和張良的徒子徒孫。若然知悉，他只怕更爲驚歎，因爲他目下的際遇，以及天下大勢，「三王鼎立」的天機勢格，均乃張道陵一手推動。劉備少年時曾與張道陵有一面之緣，可惜近年張道陵已不知所踪了。

* * *

第二天一早，周瑜的大軍繼續沿江西上，與順流東下的曹軍遭遇於赤壁。周瑜的前鋒大將黃蓋，奮起神威，初戰告捷，殲曹軍水軍近五千餘，毀對方戰船近百艘。

這一戰非常關鍵，因初戰告捷，便把畏懼曹操軍威的惶恐一掃而去，代之而是決戰決勝的信心了。

曹操見初戰失利，也不敢過於急進，下令大軍退回長江西北之烏林(湖北嘉魚西)，與長江東南面的孫劉聯軍隔江對峙。

這樣，一場歷史著名的驚天戰役，便在長江赤壁(湖北嘉魚東北)拉開序幕了。

此時，曹操的大軍近卅十萬人，戰船高大堅實，數量上也佔了絕對優勢。孫、劉聯軍這一面，合計兵力亦僅六萬人，戰船小而矮，數量也比曹軍小了近半之多。

周瑜軍中，雖然初戰告捷，但程普、黃蓋、魯肅等均深知，這僅是趁曹軍猝不及防之下，偶獲小勝，待曹操穩住陣脚，雙方的力量懸殊便顯而易見了。

此時不但程普、黃蓋、魯肅等心中疑慮不安，連主帥周瑜，雖有決戰之心，也無決勝之意了。

諸葛亮爲助孫權抗曹，同時也爲劉備日後發展大計，他不避兇險，隻身留在周瑜軍中，爲其出謀劃策。

這天深夜，魯肅深夜到訪，告知諸葛亮，周瑜整日閉門不出，不知打甚主意。

諸葛亮微一沉吟，便向魯肅附耳低言數句。魯肅一聽，臉有喜色，立刻就回返大營，夜謁主帥周瑜。

周瑜與魯肅的感情甚厚，他見是魯肅求見，便破例讓他進入營帳。

魯肅走進時，周瑜正在營帳中沉思什麼，他一見魯肅，便向他欣然一笑，得意的道：「曹操勢大，吾所不懼，現今已定下大計，只待與子敬參詳一二。」

魯肅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因爲剛才諸葛亮分明已對他揭示，周瑜正在苦思破敵之計，如今果然被他料中了。

魯肅於是依諸葛亮所教，向周瑜微笑道：「周公瑾已有何妙策?」

周瑜微笑道：「吾正欲與子敬印證!你我可各寫破敵之計於掌中，看看英雄所見是否相同?」

魯肅含笑點頭稱是，於是便和周瑜分頭提筆，在掌心中寫下什麼，然後兩人捏着拳頭，對面而坐。

周瑜微笑道：「子敬請示妙計!」

言畢兩人各伸出左手，攤開掌心，兩人均不由一怔，原來兩人的掌心上，均寫了一個大大的「火」字。

魯肅心中不由感歎道：「果如諸葛先生所料，公瑾之計亦着眼於火攻!諸葛先生眞不世奇才也!」

周瑜卻得意的一笑道：「你我英雄所見略同，但不知諸葛亮是否有此智才呢?吾料他必計窮矣!」

魯肅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諸葛亮亦早已料到周瑜氣量狹

窄，必不能容人超越於他，因此吩咐魯肅，他所獻之計策，只可由魯肅自己之意而道，切不可把他洩露。如今周瑜果然有忌妬諸葛之意，如此則對破曹大計不利也。

魯肅一聽，只好附和笑道：「公瑾之才，天下少有，可喜可賀!」他一頓，又依諸葛亮的安排，向周瑜啟發道：「雖然大計已定，但具體尚大費周折，未知公瑾可有妙策跟進?」

周瑜一聽，笑意不由頓斂，因爲他雖已定下大計，但具體實施的細節，卻未能解決，因此心中尚有疑慮，他不由道：「有甚周折，子敬但直說無妨。」

魯肅坦然道：「火攻之計雖妙，但吾與曹隔江對峙，交戰亦必於江中，長江寬闊，火攻之際，曹船雖其一着火，但不足以燃其十、延其百，如此則不可令其動搖矣!二來彼此遙隔一江，吾等火攻之引燃物如何可悄然接近曹船?若不能近，則前功盡廢也；三來火攻首重風向，江夏十月之際，多吹西北烈風，而曹軍於長江西北，吾軍處長江東南，屆時若缺東南風之助，則用火反被火所害矣!」

魯肅話音未落，周瑜忽地大叫一聲，仰天噴出一口鮮血!

魯肅一見，驚急萬分，忙趨前探視，連聲道：「公瑾!公瑾!你怎的了?」

周瑜吐出一口鮮血，神色卻反而一鬆，他搖手制止魯肅去請軍醫，長歎一聲道：「子敬所言，必非子敬之意，而是另有不世高人教授也!實不相瞞，所言數點，皆吾所慮，但一時尚未足以決也。」

魯肅見周瑜爲國盡忠，費盡心血，心中亦甚爲感佩，因此也就不忍相瞞，微吁口氣道：「不瞞公瑾，肅所言，皆諸葛先生之意也，他果有奇才，料事如神，公瑾與他聯手破曹，必可決戰也!」

周瑜一聽，心中雖然更爲忌憚，但大敵當前，自己有求於諸葛亮，便詐作從容，淡然一笑道：「彼此皆爲破曹籌策，何分高下?但有妙計，吾當納之便是也。」

魯肅一聽，便坦然把諸葛亮之意直道：「諸葛先生以爲，曹之戰船高大，有利有弊，船甲堅利，但行動遲緩，若能令其以鐵環首尾相連，則其一起火，必連十百；而再以一將先施苦肉之計，再向曹詐降，則火種便極易接近也!」

周瑜一聽，眼神不由一亮，擊掌道：「不料與吾之計，如出一轍也，但風向乃至關重大，未知可有妙策?」

魯肅老實的回道：「風向之事，諸葛先生並無直道，只說屆時他自有辦法而已。都督不必疑慮，吾料諸葛先生斷非信口開河。」

周瑜心中又驚又喜又恨，但此時也無可奈何，因爲他畢竟有求於諸葛亮也。周瑜決定，火攻大計不宜遲緩，應盡速進行。

於是第二天傍晚，於周瑜中軍帳中議事時，黃蓋出言頂撞周瑜，周瑜大怒，痛打黃蓋五十軍棍。此事迅速傳遍吳軍，皆爲黃蓋抱怨，認爲周瑜氣量狹窄，如此羞辱一位有功大將。

此時早有探子，向長江彼岸的曹操以飛鴿傳書，密報曹操。

曹操接報，便派了一位姓蔣名幹的人，到江東探聽虛實，蔣幹原來與周瑜有同鄉之誼，周瑜果然不虞有詐，殷勤相待，更任由蔣幹四處行走。

蔣幹尋着黃蓋，挑撥黃蓋對周瑜的怨恨，黃蓋果然痛下決心，於決戰之日率前鋒投降曹操。蔣幹知黃蓋乃水師大將，精於舟楫之戰，便向他請教北方士兵水戰之法。黃蓋爲洩私憤，便向蔣幹慨然授計，教他回去向曹操稟報，說曹軍戰船雖然高大，但於江中依然搖晃，北方士卒必會暈船，如此則戰鬥力大減。若能以鐵環把戰船首尾相連，則士卒如行走平地，必可一戰而勝!

蔣幹一聽大喜，當下與黃蓋約定了，便借故返回曹操軍中，連忙向曹操密報。

曹操聽蔣幹之報，不由大喜，他向曹洪等大將欣然道：「黃蓋乃孫吳老將，精於水戰，如今竟因小事被責，降意甚堅，必可令吾水軍如虎添翼，乃天助我也!」

於是曹操傳令下去，把各等大小戰船，一律以鐵環相連，數千艘戰船連串一起，果然任憑風浪起，人處其上，如坐平地。

曹操上船試坐，但感穩穩如泰山，不由大笑道：「此法猶如吾之行宮搬到江上，不料不出宮門，便可一舉蕩平江東孫、劉!」

曹操一頓，又得意的笑道：「吾聞孫策、周瑜之妻，乃江東第一美人小喬、大喬，不日江東將破，大喬、小喬必爲吾銅雀台之稀世物也!」

曹操此言傳到江東周瑜軍中，周瑜知悉後，氣得臉色鐵青，手執寶劍，錚然有聲，恨恨的咬牙切齒道：「曹賊如此辱我，我誓斬曹賊人頭!」

很快又過了幾日，與曹軍決戰之期已快近了。

這天傍晚，周瑜因曹操辱及他和孫策的妻室，他視之爲奇恥大辱，恨恨之下，提劍出營巡視。他走出中軍帳外，忽聽上面的軍旗獵獵作响，再定睛一看，軍旗竟是由西北向東南搖擺，其勢甚勁。

周瑜氣恨塡胸，此時又觸景傷神，不由又大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幸而隨行親兵，立刻把他扶返中軍帳歇息去了。

原來周瑜見軍旗從西北向東南搖曳，便心中如遭電殛，觸動心中隱患，不由心傷而吐血了。

魯肅聞悉，大急之下，連忙趕來探視，但周瑜只推說自己安然無恙，拒絕接見魯肅。

魯肅無奈，只好又跑來向諸葛亮求助。

諸葛亮一聽，便微微歎口氣，道：「周公瑾之慮，乃目下之風向也，軍旗既從西北向東南搖曳，亦即風向從西北吹向東南，曹軍位處長江西北，吾軍則位於東南，如此風向，若以火攻，則猶如玩火自焚也！」

魯肅一聽，猛然醒悟，再有兩日，便是與曹軍決戰之期，若不能以火攻之計破曹，則江東危如纍卵矣！他大急之下，不由連聲道：「臥龍！臥龍！如何是好？」

諸葛亮沉吟半晌，才決然道：「爲今之計，吾只有以祈天大法，試試稍借東風吧！」

魯肅一聽，不由大喜，歎道：「若諸葛先生眞有借東風妙法，則江東有救矣！」說罷，他又連忙跑去向周瑜密報，以便讓周瑜安心。

周瑜一聽，果然霍然而起，道：「若有一日東風，則吾計成矣，但諸葛先生是否眞可辦到？」

此時不但周瑜半信半疑，連魯肅也十五十六，因爲他出道至今，尚未聽聞竟有「借風」的驚世之舉！

魯肅無奈道：「目下再無善策，唯有讓諸葛先生一試吧了！」

當下魯肅果然依諸葛亮安排，派人於南屏山上築起六丈高壇，名爲「祈天七星壇」，壇上四周佈了二十八宿旗，極爲詭異莫測。

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諸葛亮登壇作法。事先他嚴令任何人不許擅闖法壇。周瑜半信半疑，但事勢急逼，成敗在此一舉，也不敢怠慢，吩咐兵卒嚴加禁衛，不許任何人打擾壇上作法之人。

法壇身高六丈，等閒人也不可攀上，此時已屆甲子吉辰，只見諸葛亮手執寶劍，身穿法袍，大步而出，他手執的竟是恩師張道陵所贈的「星斗劍」。

諸葛亮疾步接近法壇，只見他並不走梯級，於壇下縱身一躍，默運無爲眞氣，提氣上升，呼地一下，便躍上六丈高的法壇了。

幸而此時無人見到，不然必以爲是神仙降世了。

諸葛亮登上法壇，他先向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星分拜，再拜二十八宿星旗，然後手中「星斗劍」一揮，竟於壇上施展「星斗挪移劍法」。

諸葛亮先走七星，再走二十八宿，日月光華，金木水火土五星齊灼，朱雀、青龍、白虎、龜蛇玄武二十八宿星耀，一時之間，法壇上星移斗轉，令人眼花撩亂，驚心動魄！

此時諸葛亮突然劍身一橫，向西北面猛然一指，沉聲喝道：「白虎頓足，龜蛇斂跡，祈祈此求，速速應驗！」

就在此時，本來甚爲强勁的西北風，忽然緩緩停吹，最後竟寂然而止！

原來諸葛亮以「星斗挪移劍法」，其無尚劍氣引發西方白虎七宿，北方龜蛇七宿的靈氣，按其令旨，收斂强勁西北烈風，諸葛亮竟又把武功中的「星斗挪移劍法」，悟創爲祈星大法，他悟性之高，簡直已足與其師張道陵併駕齊驅了。

此時周瑜在中軍帳中，與魯肅全神貫注，盯着帳外軍旗之走向。

魯肅一見，不由感歎道：「諸葛先生可令西北烈風停歇，眞出山之臥龍也！」

周瑜皺眉道：「西北烈風雖停，但僅成功一半，若不能借來東南風，則勝敗尚未足定判也！」

＊　＊　＊

南屏山法壇上，諸葛亮的「星斗挪移劍法」，演化而成的「祈星大法」，已初奏奇功，竟把長江赤壁一帶的强勁西北烈風祈停了。

諸葛亮的神色反而更爲凝重，因爲他深知西北烈風祈停，他的「祈星大法」是成功了一半，若風不再起，而且轉向，則「火攻」妙計便極難施展，就算勉强而爲，亦必事倍功半，萬一讓曹操有回旋之力，二十萬水陸大軍殺過江東，那孫、劉聯軍必定全軍覆沒，天下大勢劇變，「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亦必逆轉！

因此諸葛亮絲毫不敢怠忽，他的「星斗挪移劍法」驀地一轉，從「北方龜蛇」、「西方白虎」，一轉而爲「東方蒼龍」、「南方朱雀」，其勢靈幻詭秘之極。因爲諸葛亮所演的「星斗挪移劍法」，已融滙進「祈星大法」，其詭秘迷幻、浩瀚無極，比原來的劍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諸葛亮星斗劍走「南方朱雀」，形如大鵬奮力展翅，再走「東方蒼龍」，狀如天龍橫空星斗轉移。

諸葛亮的星斗劍劃破虛空，驀地向「東方蒼龍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射去，嘯嘯劍氣，疾射而出，隨又沉聲喝道：「蒼龍擺尾，朱雀展翅，星移斗轉，乾坤兆應，借爾之力，速煽東風南風！」

諸葛亮一連沉喝數聲，但東風南風竟紋絲不動。

諸葛亮見狀，心中憂急，深知自己功力未逮，難競此旋乾轉坤的奇功了，他憂急之下，眞氣登時逆阻，他神思一陣昏迷，幾乎一跤栽倒，假如諸葛亮不支倒地，那不但「借風」不成，他自己亦心脈盡斷而亡！「星斗挪移劍法」本就極耗眞力，再加上「祈星大法」融滙進去，其所耗心血眞力之巨，簡直不可想像！

就在此時，南屏山法壇之上，忽然凌空降下一男一女兩條身影。只見那男的身形一晃，已穿入諸葛亮的「星斗挪移劍陣」中，於「日、月」兩大方位突伸一掌，抵於諸葛亮的背上，一縷尖音向諸葛亮的耳際直射而進：「亮兒啊亮兒，你爲導引天機大勢演行，耗盡心力，可知此舉大折你的運命壽數？」

諸葛亮神思昏迷，搖搖欲倒之際，背部神堂穴突射入一股渾厚熱力，熱力從神堂穴直入心俞、肺俞、肝俞、腎俞、氣海諸穴，他心血突轉暢旺，呼吸也暢順起來，但感渾身眞氣充盈，神思也立刻頓復清明，他立便醒悟是誰駕臨法壇上了，因爲當今世上，能逕直闖入「星斗挪移劍陣」，又可於千鈞一髮時以神通救他出生命的，只有一位他思念的奇人而已！

諸葛亮不由歎道：「恩師降臨，江東百萬之衆有救了！」

突然降臨的，果然是一代天師張道陵，以及他那位重神而不重實的「天機俠侶」鍾靈芝，南屏山高達百丈，法壇也高六丈，但於兩人眼中，簡直就如平地一樣。

原來張道陵自諸葛亮受劉備三顧茅蘆之請，離開臥龍崗下的隆中村後，並沒離開荊州地域，因爲張道陵深知，「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演行，已屆關鍵時刻了，張道陵在荊州，天女鍾靈芝自然不離他左右。而諸葛亮出隆中後的行動，自然一一落入張道陵的耳目。

因此在諸葛亮危急之際，張道陵和鍾靈芝，便雙雙於南屏山之巔躍下來了。

此時諸葛亮已知憑他之力，決難以「祈星大法」去「借風」了，他把劍法一收，向張道陵道：「師傅別來無恙？師叔好麼？」

張道陵未及答話，鍾靈芝已欣然一笑道：「你這位天師師傅道行高深，這天下事尚有甚可以困擾他？自然是好好啦，至於我鍾靈芝師叔，不幸叨了個『天機俠侶』之名，他好好的，我自然也很不錯也！」

諸葛亮見師叔鍾靈芝依然這般風趣，不由莞爾一笑，但隨又皺眉向張道陵道：「師傅降臨，本該好好招待，但軍務危急，未克抽空，望師傅見諒！」

鍾靈芝一聽，不由又大笑道：「你師傅早已數月不沾人間煙火，人間的珍饈百味啊，只怕也難招呼他了！」

張道陵卻深知諸葛亮的心曲，他含笑點頭道：「亮兒有甚疑難之處？」

諸葛亮長歎一聲道：「諸葛亮依師傅天機道絕學，再結合星斗挪移劍法，欲祈星借風，不料力有不逮，令風停則可，祈風動則艱難之極，如此一來，破曹之火攻大計便難展妙用，曹軍過江，則江東百萬生靈危矣！」

張道陵一聽，微一沉吟，便道：「亮兒可知『三王鼎立』乃『劉、孫、曹』，三者那是缺一不可，此乃天機演行大勢，而天機勝於星斗，你欲以『祈星大法』，求借風力，抑曹扶劉孫，不合天機勢格，自然極難成事，且曹孫劉三者各佔龍脈，相形之下，曹比孫强，孫又比劉强，强弱之下，蔭庇曹氏一脈的丹爐龍氣，自然產生强大反擊力，此所以令風停則可，令不利於曹的風動極難之故也。」

諸葛亮一聽，雖亦知此乃天機大勢難逆，但卻絕不放棄，他決然的對張道陵道：「此舉雖有逆天機勢格，但卻合『三王鼎立』之大格，且爲江東百萬生靈着想，諸葛亮便算折損壽數，亦甘願犯險施爲也！」

張道陵一聽，不由微歎口氣，暗道：曹操果然受赤蛇煞氣侵擾丹爐龍氣，因此其性日趨奸烈，只看他爲報父仇，血屠徐州數十萬生靈，便可見一斑，因此爲救江東百萬生靈，抑曹扶劉，便不得不爲也，但此舉畢竟有逆天機勢格，於亮兒之運命壽數必有折損，這卻如何處之？

張道陵沉吟之際，諸葛亮已慨然道：「師傅請勿以諸葛亮一人安危爲念，而爲百萬生靈着眼也！」

張道陵一聽，心中不由一熱，暗道：吾之宗旨乃驅除世間之「生離死別」，不料亮兒處世之旨，亦與吾同出一源也！

張道陵這般思忖，便點了點頭，決然道：「既然如此，吾便助你一臂之力吧！」

張道陵說罷，諸葛亮大喜，忙道：「師傅將以何法助之？」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決然道：「曹操之丹爐龍氣，强於孫權的青龍、劉備之白兔龍脈，因此唯有先行壓抑曹操龍氣，此消則彼長，屆時再施祈星借風大法，便可奏效！」

諸葛亮一聽，吃驚道：「曹操祖墓，遠在沛國譙郡(今安徽縣)，距荊州赤壁千里，如何壓抑？」因

爲諸葛亮深知，就算輕功絕世，日行千里，來回亦須二日時分，但此時距決戰時間僅剩不到一日時間了。

不料天女鍾靈芝卻笑道：「諸葛亮，你知否你的天師師傅，此刻已是半仙之體？這區區千里，於他來說，算得什麼？猶如咫尺而已，擔心什麼？」

果然張道陵忽地的盤膝而坐，他於身上取出一道黃符，咬破中指，以血代墨，在黃符上疾書下曹操的生辰八字，曹操的祖墓乃他親手堪點，曹操的生辰八字，當世也只有張道陵才知道。

張道陵寫畢，即把帶血跡的黃符，凌空一拋，疾伸十指，向黃符射出十道眞氣，强勁之極，破空嘯嘯有聲，黃符受此十道眞氣射擊，猶如箭矢，劃空而過，直向法壇的正東面疾射而去，其速竟快如天際流星。

此時張道陵施展的，便即後世的以氣功「千里效應」的驚天大法。僅片刻之間，正東面千里之外的譙郡丹爐峯上空，便突見一團黃色帶紅的煙雲，向下一沉，隨即便有一團形如火爐的紅雲騰空而起，兩團黃、紅煙雲，於半空中撞上，紅雲欲升，黃雲下壓，雙方竟於半空中僵持不動，升也不得，沉也不可，其狀怪異之極！

法壇上的張道陵、鍾靈芝、諸葛亮均功力奇高之輩，因此於千里外的天象，亦瞧得一淸二楚。

此時突聽張道陵一聲沉喝道：「丹爐龍氣已受壓抑，祈星借風大法速速施展。」

諸葛亮早已凝神戒備，此時一聽，便把手中的「星斗劍」，依「星斗挪移劍」的方位，先走「南方朱雀」，再走「東方蒼龍」，隨即劍尖疾出，射向東、南兩方位，沉聲喝道：「黃龍橫空，朱雀展翼，借爾之力，速發東風！」這般一連沉喝數聲。

就在此時，東方蒼龍、南方朱雀方位，突現雲湧，如潮水般往東南方向疾奔而來，眨眼間，法壇上的七星及廿八宿旗，忽地展動，旗尾察地轉向西北方向，原來是東南風終於勁吹而來了。

此時，周瑜與魯肅，守在中軍帳中，正焦急萬分的注視着帳外的軍旗，心憂此際「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在這時，本來垂下紋絲不動的軍旗，卻驀地一動，隨即呼啦一聲，萬千軍旗如接號令，察地轉向西面，獵獵展舞。

魯肅一見，以手加額道：「天幸諸葛先生果然妙借東風來了，破曹大計，此其時矣，都督之計，可建奇功！」

周瑜卻又驚又喜，喜的是自己的「火攻」連環妙計終於成功在即，驚的卻是諸葛亮如此神通，留在世上，終究是自己的一大勁敵！

周瑜先行下令，三軍準備與曹軍決戰。同時又召來部將丁奉、徐威二人，密令二人速趕去南屛山法壇，斬諸葛亮的人頭回報。

丁奉、徐盛二將接令，不敢怠慢，立刻率兵飛馬趕去南屛山。

此時在南屛山法壇上，諸葛亮放眼長江東岸，江東水軍戰船已千船競發，駛出水寨，他不由欣然一笑，仰天歎道：「賴恩師之助，妙借東風，江東百萬生靈可保，三王鼎立大勢終於成功了！」

張道陵和鍾靈芝相視欣然一笑，已欲離開，張道陵忽然目注南面一眼，便向諸葛亮含笑道：「南面忽有殺氣一道，直射法壇，亮兒知乃預兆什麼？」

諸葛亮聞言從容一笑道：「此乃兆諸葛亮有殺身之禍，周公瑾雄姿英發，不失爲大將之材，可惜心胸太狹窄，不可容物，他又豈能容我留在他江東軍中。恩師放心，諸葛亮亦早有安排脫身之計了。」

張道陵一聽，含笑點頭，向鍾靈芝道：「一代神機軍師已然現世，吾等亦可放心而去矣，亮兒一切好自爲之！」

諸葛亮一聽，知恩師已有離去之意，忙道：「今日一別，未知與恩師相會何時？」

張道陵微一沉吟，忽地憶起諸葛亮五十四歲運之劫，便微歎口氣，道：「亮兒一切善自珍重，廿八年後五丈原，吾與你屆時自會相逢！」

張道陵話音未落，身形凌空而上，與鍾靈芝一道，竟如仙如神的平步青雲，提氣疾升，眨眼便升上法壇側面高達百丈的南屛山峯而去了。

諸葛亮目送張道陵和鍾靈芝如「天機俠侶」身影，感歎一聲，亦疾速掠下法壇，向江邊飛奔而去。

僅一會後，周瑜的二員部將丁奉、徐盛便衝上法壇，卻不見了諸葛亮的影踪。丁奉、徐盛知已逃走，便立刻分水陸兩路追擊。

徐盛駕船疾追，終於在江上發現一艘快船，正向樊口劉備軍營疾駛而去。徐盛知是諸葛亮乘坐之船，便拚命追去，一面大叫道：「周都督有令，務請諸葛先生留步！」

此時快船船尾忽地躍出一員大將，神威凜凜，大聲道：「吾乃常山趙子龍，奉軍師密令在此接應，周都督殺機大熾，我家軍師豈會不知？休得再追，否則弓箭無眼！」

徐盛不理，依然駕船直追。

趙子龍搭了弓箭，射向徐盛之船，箭到處，徐船帆索應聲而斷，

船帆亦察地掉到江上。

趙子龍和諸葛亮的快船，升起滿帆，如箭矢般疾去無踪。

此時長江赤壁一帶，曹軍與孫、劉聯軍，已展開聞名千古的「赤壁大戰」了。

周瑜軍中，黃蓋詐降，率十艘特製的快船，內裝易燃火藥等物，飛速駛去曹軍水寨。曹軍以爲是黃蓋來降，不加防備，終於被黃蓋快船駛入曹軍戰船水寨，縱起火來，一時烈焰衝天，曹軍戰船紛紛起火。更慘的是戰船皆以鐵環首尾相扣，密不可分。一船起火，波及百船千船，甚至連陸寨也難守了。

曹操此時正在水寨戰船之中飲酒作樂，不料黃蓋詐降，江上又突然轉吹强勁的東南風，戰船着火，火勢被强風吹向西北面的曹軍大營，連曹操乘坐的戰船亦起火了。

曹操驚慌之中跳水逃生，黃蓋又飛速殺到。幸而曹操果然命數未絕，他的心腹大將張遼駕快船把他救走了。

曹操身亡的消息，不幸在曹軍中迅速傳出，軍心登時渙散，二十萬大軍竟成了烏合之衆，一觸即潰，四散奔逃。

張遼保護曹操登岸。曹操此時雖已心驚膽顫，但仍强作鎭靜，逃到一座樹林，他問左右道：「此地是何處？」

左右答道：「此地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面。」

曹操一聽，不禁仰天大笑道：「不笑別人，只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小智，假如是我，必預先在此埋下伏兵，則吾豈可生出荊州乎？」

曹操笑聲未落，忽聽鼓聲震天，一白袍將馳馬挺槍而出，大喝道：「曹操休走！常山趙子龍奉軍師之命，在此等候多時了！」

曹操大吃一驚，幾乎栽下馬來。幸得張郃、徐晃接住趙子龍死戰，曹操才得以逃脫。

曹操逃到葫蘆谷口，又大笑諸葛亮不在此設伏，不料又笑出一位猛將張飛，若非張遼、許諸斷後，曹操亦必難逃得性命。

逃出葫蘆谷後，曹操所率的逃軍已疲憊不堪一擊了，曹操決定取道華容山路，避開伏兵追擊。

抵華容山道口，才進入一半，只見兩面是壁立的山峯，下面一條羊腸小道，眞乃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曹操眼見出了華容道，便可安全逃出，便又大笑起來，左右被曹操的笑聲弄得膽戰心驚，道：「丞相一笑，笑出趙子龍、二笑笑出張飛，幾乎生命不保，這時又笑什麼？」

曹操大笑道：「吾笑諸葛亮畢竟算差一着，若於此華容道口，派一將埋伏，則吾等便插翅難飛也！」

笑聲未落，前面道口處，突地馳出一將，五綹長鬚，手執一柄青龍偃月刀，神威凜凜，形如天神，正拈鬚向曹操大喝道：「丞相別來無恙？關雲長奉軍師之命，在此待取丞相人頭回報！」

曹操一聽，尚未及答話，他身邊的大將張遼已嚇得掉落馬去了。曹軍百餘逃兵，至此已筋疲力盡，那還有戰鬥力？何況守道的是萬人莫敵的關雲長？

曹操深知生死已握在關雲長手上，他向馬上的關雲長躬身道：「曹操雖曾有恩於雲長，但亦不敢求報，只是心中痛惜而已！」

關雲長一聽，道：「丞相痛惜什麼？」

曹操仰天長歎道：「吾只痛惜空擁軍百萬，戰將千員，但那及得雲長一人乎？曹操無福，未能先遇雲長，才有今日之慘敗也！爲表心意，曹操這顆人頭，便獻給雲長，好教雲長回去領賞吧！」

曹操說罷，拍馬上前，一副引頸就斬之狀。關雲長一見，想起昔日被俘之時，曹操待他果然不薄，又見他目下慘狀，那還下得刀來？

只見關雲長長歎一聲，道：「吾已與軍師立下軍令狀，若無丞相人頭回報，則吾甘願受戮，罷！罷！罷！關羽這顆人頭，便權當報丞相厚待之情吧！」

關雲長說罷，把青龍偃月刀一擺，向士卒下令道：「四散開道！」

曹操等一聽，連忙飛逃出華容道去了。

這一役，曹操損失慘重，能夠逃出荊州的，竟不到千餘。但雖然經此慘酷打擊，當曹操逃到家鄉譙郡時，說也奇怪，他的信心又霍然恢復了，然後他才可能重整旗鼓，穩守住中原地土。

另一面，周瑜趁曹操大敗，迅速攻佔江陵。孫權即令周瑜爲南郡太守，鎭守江陵。又命程普爲江夏太守，鎭守沙羨（湖北武昌），於是東吳的形勢便更爲穩固了。

而劉備方面，亦趁曹操大敗之機，諸葛亮令關羽、張飛、趙雲等大將，迅速攻佔荊州在江南的長沙、零陵、武陵、桂陽四郡。然後不久又攻佔蜀川，建立蜀國。至此，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跨有荊益」的大計，最終得以實現。

各位，魏曹、孫吳、劉蜀的「三王鼎立」天機勢格，演行至此，也終於應驗而確立下來。而「天師張道陵傳奇」之妙演天機的故事，也就此完結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女俠黑牡丹集合了幾方面的地方力量，準備配合南陽府官兵，兵分三路進攻羅漢嶺。不料近八百名山賊正下山要夜襲南陽府，與趙守備所率的官兵相遇，雙方展開了遭遇戰……女俠所率的義士、鄉丁則摸上羅漢嶺，放火燒了阮化龍、李大鼻子的老巢，又急着趕回協助被圍困的官兵……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圍剿紅毛賊

良緣天巧成　除盡八大盜

且說黑龍嶺下一場遭遇戰後，南陽府一衆官兵見趙守備撥馬逃出黑龍嶺，再見强盜勢衆，只得發一聲喊往山下潰敗。五鼓天明的時候，六百多官兵已趕到白河岸，天未亮，船老大還未上船呢，而後面遠處殺聲漸漸逼近。

一衆官兵不及登船，忙涉水而過，所幸白河這一段河面雖寬，河水却淺，等到官兵渡過河，不少羅漢嶺上的强盜已在河對岸高聲罵，嚇得一衆官兵忙又往南陽府逃去！

天邊已開始泛起魚肚白了，守在城上的兵丁見官兵大敗而回，忙開城門讓官兵進城！

不旋踵間，紅毛子阮化龍與李大鼻子二人已領着衆盜把南陽府城團團圍住。

紅毛子阮化龍可夠狠的，他沒有讓人困馬乏的衆嘍兵休息，立刻就近放倒兩棵樹來，除去枝葉，留下主幹，着人抬着就往城門衝去，光景是要破城門呢！

所幸這時城門上面一陣亂箭，早把抬樹幹的射倒幾個，餘下的丟了樹幹又逃回去。

這樣一連攻了數次未能得逞，李大鼻子對阮化龍道：「阮兄，光是這樣硬幹，怕吃虧的可是咱們，不如先就地叫各人塡飽肚皮，休息兩個時辰，到時候兵强馬壯，一鼓作氣，不怕這南陽府城不破。」

阮化龍道：「好，咱們就這麼辦，今日非得攻下這座鳥城不可！」

雙方似是暫時停下來了，只是城裏面，知府大人在聽了縱馬回來的趙守備細說一遍之後，疑惑不解的追問：「爲何當時不把怒馬擊斃，再與賊酋決戰！以當時官兵士氣，應不會造成現在局面的。」

趙守備無以回答，當即向知府回道：「只等官兵歇過力來，卑職必領兵出城與那廝決一死戰方才罷休。」

不料知府却冷冷的道：「我看你還是率領兵丁堅守城池吧！只看女俠他們的協助如何了。」

趙守備道：「賊衆近千，女俠等再勇敢，也難以抗衡的。」

這時馬長江與幾個受傷捕快走來，大家見了趙守備，不由全用白眼直瞪，心中不是滋味！

當天過午不久，紅毛子阮化龍又把一衆人等集中一起，他站在高處，指着南陽城高聲道：「孩子們，你們看到了吧，城裏面可盡是搬不完的金銀，大姑娘成羣結隊，只要咱們打進去，我阮化龍保證叫你們口袋塞滿金塊，摟着姑娘玩三天！」

他話聲落，城門外野地上，立刻掀起一片狂叫聲，就在這叫聲中，明晃晃一片耀眼刀林，令人目

眩！

紅毛子阮化龍的這種激勵士氣方法，完全沿襲當年李自成的方式。

尤其是血洗河南之時，每到一鎮一縣，大部份都是雞犬不留！

如今就在這南陽府城外，紅毛子阮化龍的吼叫聲中，立刻就聽到一片喊殺之聲，一個個走地有聲，踩得塵土飛揚，刀光如濤，咻咻之聲盡在空中飛旋，一路又殺到城牆下。

這時南陽府城的百姓，早自動搬石堆在城門後面，就算外面强盜用巨樹幹頂那厚實的城門，也是無法頂開。

所謂守城易攻城難，就在一衆官兵奮力踞高臨下抵抗中，阮化龍的人又傷了幾十個，而使得他不得不又收兵退後，他把李大鼻子找來，二人商議的結果，認爲南陽府城一定會破，只是時間問題，遂決定把攻擊改在夜間。

＊　＊　＊

且說女俠一衆，騎着牲口急趕之下，趕到白河的時候，已見張團練他們正在渡河，於是渡船先把女俠一衆幾人全送過白河，一衆過了河的鄉丁們也跟着女俠往府城趕過去，這時天已快二更了。

女俠等剛剛繞過西城門前的官道，已聽得一片喊殺之聲不絕於耳，黑暗中女俠高聲對鄉丁們道：「大家記住，紅毛子赤眉賊，頭上全纏着紅巾，大家認準了殺！」

於是，尚有一箭之地的時候，一衆鄉丁發一聲喊：「殺！」

近四百名鄉丁一齊怒吼連連，刀如雪，矛如林，咬牙切齒，厲悍如瘋般的衝殺過去！

正在督衆攻城的紅毛子阮化龍與李大鼻子，突聽得身後喊殺之聲，夜暗中看過去，黑鴉鴉的一大片黑影直衝而來，不由對望一眼，二人挺着兵刄直迎上去，他倆的後面，原本有兩百多備用攻城的嘍兵，這時就在他二人的喝罵聲中，也學刀迎殺過去！

於是骨骼的碎裂聲，揉合着戳肉聲，帶起的却是慘叫聲中噴洒的鮮血四處標洒，黑影中每個搏殺人的雙目，已與瘋狂如虎豹猛獸，不分軒輊，每個人口中呼號的都是最原始的憤怒與絕望，因爲對殺對砍的結果，又何嘗不是在死亡線上掙扎！

人們那種猙獰的吼叫，然後又是悲慘的嗥叫與痛苦的呻吟，直到他們萬般無可奈何的倒下去！

就在慘烈的拚鬥中，女俠黑牡丹終於看到了阮化龍正高舉着大鐵杵與馬回子對殺對砸呢！

女俠一見紅毛子阮化龍，擰身躍離黑驢，連踩三個强盜頭頂，騰身攔在馬回子前面，面對狂厲的阮化龍，女俠對馬回子道：「馬英雄快幫着衆人殺賊，此獠由我對付。」

馬回子拍着胸脯對阮化龍罵道：「王八蛋，你不過有那麼股子狠勁，你那點道行不見得有我馬回子高明。」

紅毛子阮化龍自以爲力大如牛，却不料這黑大個子力氣不比自己小，但他那裏知道馬回子殺牛不用繩子！

這時他見面前站了個黑衣姑娘，心中不由一動，瞋目怒視女俠，冷厲之極的道：「奶奶的，妳就是這一年來大山裏神出鬼沒的黑衣女子吧。」

女俠黑牡丹冷冷一笑，道：「並非是姑娘我神出鬼沒，而是你們八個早該死的東西，東躲西藏，害得我到處找，年前我才把宮雄送上路，前些時又把閻半仙收拾掉，如今正趕着來收拾你與李大鼻子呢！唉！可眞夠辛苦的！」

紅毛子阮化龍一驚，急又問道：「這麼說來，趙長腿當眞是死在妳手上了！」

女俠黑牡丹冷冷道：「老實對你這魔頭說，你們八個，也只有你同李大鼻子二人了，他們六個，全在陰曹地府候着你二人呢！」

紅毛子那土紅的一臉鬍子抖動中，咬牙厲聲道：「妳究竟是誰，爲何專門在這八百里荒山中追殺我們八人，妳快快說來！」

女俠咬牙道：「你很想知道我是誰嗎？你放心，當你那醜惡靈魂飄蕩着走入酆都城的時候，我一定會告訴你的！」

不料女俠正說着，阮化龍狂吼一聲：「砸死妳這臭婊子！」

那帶刺的鐵杵，挾着窒人的嘯聲席捲而砸向女俠停身地方！

力道之猛只看他使力旋臂，身隨杵轉的力道中所產生的氣漩，可知一般！

眩目的冷芒，耀閃如電，女俠冷叱聲中，認準阮化龍兵器沉重，尚不及回擊的時候，已騰身上翻，又見她「天罡八劍」中「蒼龍擺尾」，就在頭頂幻迷如流星的冷芒「咻」聲中，阮化龍先是一驚，不自主的暴抬左臂上擋！

就聽「卡」的一聲，阮化龍狂叫如餓狼般，右手抛去巨杵，急忙去托住即將斷掉的左臂，血水和着汗水，使得阮化龍半天不住的「嗥嗥」亂叫！

本來女俠的一劍，足可以把阮化龍當場劈死，不料阮化龍在雙手舉起鐵杵砸向女俠時候，用力過猛而把身子帶旋，就在他面向後的時候，發現女俠已劍芒罩頭，這才用臂上擋，不料被女俠一劍斬斷左

臂！

女俠見阮化龍未死，二次騰身而上，就在一片星海猝閃中，阮化龍奮起雙脚暴踢狂踹，就聽一聲冷叱中，緊接着阮化龍身上一陣「噗噗」急響，他已身中七刀，只留喉頭尚在咯咯響的道：「臭婊子，妳究竟是誰？」

冷冷的劍尖頂在斜躺地上的阮化龍，女俠就在四週混雜的金鐵撞鳴與怒罵聲中，道：「你該記得洛陽花家莊的滅門慘案吧！」

紅毛子阮化龍一聽，不由目瞪口呆，旋見他高聲叫道：「原來妳是……啊！」

一劍穿心，甚麼話他也沒有說出來，因爲女俠絕不能，也不願被這賊子揭開自己身份，尤其是在這時候！

不是嗎，南陽府城中不是衝出三四百官兵來了，任何一人聽了她的身世，都將對她大爲不利！

邱太冲正迎着李大鼻子對殺，邱太冲在拚殺一陣後，發覺這個大鼻子十分奸詐，因爲周芸娘就在邱太冲一邊，二人圍殺李大鼻子。

却不料李大鼻子高聲招來他手下幾個悍匪，想先把邱太冲與周芸娘殺死呢。

所幸牛大壯與馬家父子三人也迎了上來，另外鐵勝英與宗亮二人各揮刀殺來。

就在李大鼻子手中砍刀被邱太冲的龍泉劈斷時候，女俠已騰身而來，李大鼻子一見女俠，不由大罵道：「老子放棄棋盤山，就是聽說趙長腿死在妳手裏，娘的！想不到妳還是找來了。」

女俠黑牡丹冷然一哂，道：「八個大盜中，算你的命最長，因爲你終於是最後一個死的。」

李大鼻子一聽，破口大罵道：「放你媽的屁，你把老子當成紙糊泥揑的了。」

女俠趁着李大鼻子不及換刀，突然就地平飛，雙手握劍直欺而上，李大鼻子見奪目的冷芒猝現下盤，低吼一聲，怒擲手中斷刀，身體暴彈而起，雙脚在空中連環踢出八脚，身子直向地上一把鋼刀落去！

不料女俠雙手平飛中的長劍，就在李大鼻子怒踢連環中，只見她劍尖點地，身子突然倒翻向上，半空中一個空心觔斗，就在這夜色蒼茫中，明顯的，尤似血泉般的一股鮮血，「噗」一聲直冒三尺，李大鼻子目迷十色的旋身似陀螺般，然後一跤跌在屍堆中，他還面露不相信的樣子，道：「妳……妳……」

狂殺似已進入瘋狂狀態，因爲人們全到了忘我境界，即算是李大鼻子已死，即算是阮化龍已亡，也不再有人去注意。

直到南陽府的城門大開，趙守備親又率一彪人馬殺出城來，衆强盜才算從噩夢中醒過來，然而他們所剩已不過兩百人了。

其中不少人還等着阮化龍發號施令，但當他們知道兩個頭兒全死以後，這才發一聲喊，狠奔豕突的往白河方向奔去。

剛出城來的趙守備豈肯輕易放過這些嘍兵，只見他在後面狂劈亂砍，殺得嘍兵直往横裏田間逃去！

也就在這時候，不料白河那面，方長仁領着他的人趕回來，一見全是紅巾包頭的羅漢嶺上强盜，立刻拔劍迎上去厮殺，一衆潰逃的强盜又見一起伏兵殺到，黑夜間也不知來了多少人，不少人叫得一聲：「苦也！」忙又調頭逃走，有幾十個土匪，乾脆一頭撞進白河水遁。

那還管水冷的！更令人大出意外的，是跟着方長仁一起的鏢師與飛雲堡近二十人，他們也正涉水過河，這時見强盜下水，盡站在水中只等强盜冒出水面，立刻揮刀殺去，不少强盜就死在水中。

夜間這一場混戰算是結束了，不少從城中提燈走出來的人，他們把傷者抬回城中救治，更有些在地上把屍體檢分開來。

那很好辨認，因爲羅漢嶺下來的强盜全都是紅巾包頭，就在這些横七豎八纍纍死屍中，鮮血成灘，交流在低窪地方，望之怵目驚心，那些斷肢掉頭，肚腸一地的景象，頓使人覺得生命突然變得一文不值！

也不知黑暗中誰在叫道：「把頭上沒有紅巾的人抬回城中救治呀！」

於是，一地傷者全都頭上沒有紅巾，但誰又知道他們是羅漢嶺上的强盜？

反正先保命要緊！

就在四更初的時候，南陽城外的戰場上終又一片死寂。

所有的官兵與鄉丁們，全都受到知府與民衆們熱切的慰問。

這次戰爭，雖說官兵死傷三百多人，鄉丁們也死傷一百多，但羅漢嶺上的强盜已除，八百里伏牛山區也該太平幾年了。

至於羅漢嶺那邊，趙守備又拍着胸脯道：「由我領人馬去把羅漢嶺掃平。」

不過，女俠却又在第二天上午，堅辭知府大人一家招待，甚至趙守備、馬捕頭等人也沒有把她留住，方長仁直送他們一行過了白河，才依依分手！

女俠黑牡丹與邱太冲、周芸娘、牛大壯，四人過了內鄉縣城，才同馬回子一家分手。

馬回子在分手的時候，把牛大壯叫到跟前，匆匆自馬後面取出一

包醬牛肉遞過去，道：「兄弟，你收下吧，這一分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面呢！」

牛大壯接過醬牛肉，笑道：「你放心，我與周大哥只要想吃牛肉，準定會找到草嶺去找你要的！」

馬大娘笑道：「不來是小狗！」

於是，引起一陣哈哈大笑。

女俠黑牡丹這時騎在小黑驢背上，她大仇已報，本應該感到高興才是，然而她沒有，相反的她却掛着一張愁容。

一路馳向夏館，她除了要看到邱太冲與周芸娘訂下盟約之外，其他對她而言已不重要，因爲她也想定了。

只等到了夏館周員外府上，住上三五天，再把周通與牛大壯二人安排個棲身地方，自己就得回轉洛陽花家莊。

因爲就在花家莊後面的牡丹園中，她一家三十餘口全葬在那兒，每一座墳前，她都植上一株美麗但却又孤傲的黑牡丹！

黑牡丹是美麗中含有凄涼之意的，牡丹之美，人稱花中之王，在洛陽有牡丹園，極目望去，有如牡丹海，那種紅白紫黑中所吐露出來的花蕊與花瓣，是那麼的令人陶醉，而女俠的家中就有一座牡丹園，因爲她父親……

騎在黑驢上的女俠黑牡丹，她不願想起過去，但她又偏偏在大仇已報之時，腦際中盡是當年花家莊的歡樂時光，也因此使她久久不願開口說出話來。

東南風輕柔的吹刮着山道上樹葉、荒草，甚至掀起一些灰沙，在這山巒起伏的山間，不少阡陌縱横的莊稼地正冒出綠油油尺半高的大麥苗，山溪交錯，河流潺潺，然而風吹不去女俠心中愁，水流不走女俠一縷相思苦。

大清朝的盛世才開始呢！

南宮師兄的模樣又在眼前浮現！

再也想不到大仇已報，帶來的却是使人難堪的景象！

四人終於回到夏館來了，周員外幾天未見女兒，如今聽說女兒也揮劍殺盜，心中自是高興，當晚又在大廳擺下酒筵，且祝賀女俠完成大仇！

又一天，張團練也率領鄉丁們返回夏館來，這次鄉丁也死傷近三十人，算得是傷亡慘重，但却換來一方太平，也算值得了。

女俠黑牡丹就在周府又住了三日，這日中午，女俠趁邱太冲與芸娘二人不在，就把二人婚事提起，周員外十分高興，立刻答應盡快爲二人完婚，連訂婚也全免了。

日子選在四月初，邱太冲自是十分歡喜，周芸娘也對女俠的熱心深爲感激。

只是這段日子裏，牛大壯看得出女俠心情，人前她是强顏歡笑，背後却不是那麼回事。

於是牛大壯沒事盡上夕陽山，因爲從夕陽山往遠處望，可以看到十里外，他希望能看到周通快些趕回來，當然最好能把南宮年也一起帶到夏館來！

然而他失望了，因爲直到四月初六邱太冲與芸娘拜了花堂，還不見周通回來，牛大壯開始在心中罵了。

邱太冲與芸娘完婚後，女俠尚不知周通去了那裏，以爲周通不告而別呢！

於是就在邱太冲新婚第三日，女俠把牛大壯找到房裏來：「牛兄弟，我該回去了，往後我可能不會再出來奔波了，至於你同周兄……」

邊說着，她提了個小藍布包，遞向牛大壯，又道：「這些金銀是在陀螺谷時候取得的，我用不着，由你帶着，將來做個買賣，也可以過幾年安穩日子，原是要給你與周兄的，可是周兄他……唉！」

牛大壯有些嗚咽的道：「牡丹姐，妳難道忍心棄我而去？」

女俠黯然神傷的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一年來能認識你同周仁兄，心裏實在高興，只是我要去的地方，又不能有男人，所以只得忍痛分離了！」

牛大壯已是淚眼模糊，雙肩聳動的道：「何不等周通周大哥幾日，也許他會……」

女俠不等牛大壯說完，早强笑道：「不用等了，因爲見面之後還是要分手的。」

牛大壯無可奈何的道：「萬一有事要找牡丹姐呢？」

牛大壯語氣令黑牡丹一震，緩聲道：「會有何事要找我？」

牛大壯當然不能說周通去找南宮年，只得說：「萬一山裏再有强盜呢？」

女俠一笑，道：「如今已是大清盛世，大概不會再出盜匪了吧！」

就在這一天，女俠黑牡丹跨上黑驢，依依不捨的離開夏館。一年多來，那麼多相處過的人，就要分開了，生死與共，甘苦共嚐的朋友，都將在這天化作一縷雲煙，留在腦海中回憶了！

女俠一路走南召過魯山，經伊城而上洛陽西面，八百里伏牛山區的一草一木，在輕風的撫蕩中，似是向她揮手道別呢！

從魯山過伊城，沿路看到部份中原土地，那田裏綠油油的大麥苗，當眞是綠得可愛，難怪人們說

黃河兩岸雖常有水災，但只要收成一年，足可以吃三年的。

送走女俠黑牡丹，牛大壯與邱太冲二人遠望南召，已是眼淚汪汪，不能自己，連芸娘也苦苦求女俠常來夏館，但她能嗎？

因爲她的身世……

牛大壯正準備回大青河，因爲他媽的墳在那兒，當然還有他的渡船也在河岸上游呢，然而周員外却拉住牛大壯不放，因爲牛大壯的憨厚忠心，正比過去那個丁天佑好上若干倍。

周府正缺他這麼個管事，連邱太冲也想把牛大壯帶回南方金華去陪他老娘呢！

於是牛大壯一時間在周府拿不定主意了！

* * *

和煦的陽光，溫馨的洒向大地，也洒落在距離洛陽以西邙山與灑池間的百花山聖心庵。

百花山不大，但附近風景奇美，從大山裏滙集的一條山溪，繞着百花山流向東而入黃河，遠望溪流如帶，水清若鏡，加以百花山名副其實的遍山花開艷麗，當眞是風物清美，景色靈秀。

就在百花山迎春崖下面，有一精緻四合小院，院門簷下有一匾額：「聖心庵。」

這兒正是三十年前名震武林的一澄師太卓錫地方。

這天過午，女俠黑牡丹從花家莊掃墓祭拜歸來，一澄師太把女俠召喚到她的禪房裏來：「孩子，一年多以來，妳不辭勞怨，餐風宿露，與山林爲伍，總算蒼天有眼，報得滅門大仇，往後妳準備作何打算？」

女俠凄苦的道：「本想結廬住在花家莊墓園，又怕引起清廷鷹犬注意，弟子思前想後，決得還是在聖心庵落髮爲尼，陪伴師父，了此一生！」

一澄師太嘆息的道：「眼下清廷正邁向盛世，妳的身世絕不能被人知道，我不反對妳出家，但我可得告訴妳，天下沒有人不撫今追昔的，即使已經出家，尤其剛出家幾年爲甚。以妳而言，妳天生麗質，年輕出家，那春花秋月，年長日久，自不免會悵觸前塵，對影凄涼，到時難免衷懷悲苦，難以忍受，加上妳是……」

女俠忙道：「師父放心，弟子還能承受得了青燈古佛的凄涼。」

一澄師太又是一聲長嘆，道：「好吧！我再給妳三天時間考慮，能不出家最好，因爲妳不出家，就有希望在江湖上重立聲威，有助妳將來……」

老師太沒有說下去，但她語重心長的話，女俠自是知道。

一宵早起，滿院百花盛開，昨夜一場小雨，花瓣上仍有銀色水珠兒。

春風輕送中，香氣飄向四方。然而聖心庵的正殿，觀音大士前面的紫檀木香味，却蓋過了滿院花香。

這時候只見一個年輕的尼姑匆匆的端了一個錚光發亮的銅面盆，一條新手帕，面盆裏的水正冒着熱氣呢！

只見這尼姑急匆匆的走入正殿，殿內兩旁，正有六名尼姑口中喃喃的低誦着佛經，女俠黑牡丹也面無表情的雙手合什，雙目低闔，跪在中央，這時一澄師太的身後，一個年輕尼姑，手上端着一個銀盤，一塊黃緞布覆在上面。

黃緞布上面，赫然一把剪刀與一把剃頭刀子，刀芒與女俠的劍芒一般鋒利，却也一般冷酷，眼看着女俠那一頭秀麗烏溜美髮，即將無情的被那小刀剃去！

一盆熱水已放在女俠面前，老師太一澄禪師撿起銀盤中的剃刀。

先是跪在地上禱告，這才示意要年輕女尼把女俠頭髮先以香湯清洗呢！

就在這時候，突然打雷似的一陣馬蹄聲，那聲音聽起來絕不是一騎，聽得一澄師太心神一震，低聲問女俠，道：「可是妳已把自己身份暴露了！」

女俠搖搖頭，道：「沒有啊！」

一澄師太冷冷道：「只怕清廷鷹犬追來了呢！」

女俠一攏即將被剃秀髮，道：「我去看看！」

一澄師太以手示意，道：「妳不能去。」

一面又吩咐一旁端水的尼姑，道：「去看看，要小心應付。」

年輕尼姑才走出正殿，蹄聲正在庵外戛然而止，接着就聽拍門之聲傳進來。

「誰呀！」

就聽門外面道：「在下南宮年，特從南方來，要見師叔一澄師太！」

站在殿門的一澄師太一聽，不由一怔，聽聲音是個年輕人，這才示意年輕尼姑開門。

於是，聖心庵的庵門啓開了，門外面何止一人，竟然站了八個人，一時間一澄師太怔住了，忙從殿門走出來，迎着衆人道：「剛才那位稱我師叔的？」

南宮年忙上前道：「師叔在上，師姪南宮年拜見師叔金安！」說着忙跪下去叩起頭來。

一澄師太忙扶起道：「貧尼只有一個師兄，卓錫在南海普陀，難道你是……」

南宮年忙道：「一心大師正是

在下恩師。」

一聽說是師兄弟子到來，一澄師太笑對年輕尼姑道：「快帶他們去客房待茶，等我把殿上事情辦完，立刻過來的。」

於是那年輕尼姑忙讓一衆走入左面客室中，一澄又對大家告便。

這才匆匆又繞回大殿上。

這時女俠仍跪在殿中央，木缽聲與誦經聲仍然不斷的響着。

而使得女俠聽不到外面來的何人。

原來女俠自知與南宮年無緣，所以也不提南宮年之事。

因而使得一澄師太並不知道女俠與南宮年之間已產生難以想像的感情債。

這時也只是以客待之，所以她又匆匆回到大殿上，拿起剪刀準備對女俠的秀髮「下手」呢！

客廂中，南宮年焦急的等着，不料一旁的方大夫却問年輕尼姑道：「看師太匆匆忙忙的，可有甚麼佛事在辦？」

年輕尼姑一笑，道：「是我一位同門師姐，她是俗家弟子，如今正要落髮呢！師父大概快替她剃度了，完了師父就會來的！」

方大夫一聽，忙道：「可是一位黑衣姑娘？」

年輕尼姑道：「是呀！你怎麼知道？」

南宮年突然大叫一聲：「師妹！」

他出音粗壯，聲震瓦屋，雙足狂奔，走地有聲，完全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一頭撞進大殿上，而殿上的一澄師太，已一把握住女俠一頭美髮，利剪已快要沾上去了！

南宮年衝到師太前面，「噗」地一聲跪下去，哀哀的求道：「師叔，妳老人家手下留情啊！可憐我南宮年千里迢迢日夜兼程奔來的一番苦心，我……」

女俠見師兄南宮年到來，直如身在夢中，不由雙淚珠垂的道：「師兄！」

突然間，南宮年眞情流露的一把拉住女俠雙手，擋在女俠與師太二人中間，淚流滿面的道：「我不能叫你棄我而出家，那會比要我的命還令我痛心，師妹，妳一定要答應我啊！」

看着這一對年輕人的樣子，光景也眞令人感動，「噹」的一聲，利剪又放回盤子上，師太抬頭看，七個客人全站在殿門口呢！

一澄師太伸手拉起流淚的女俠，道：「孩子，妳出家的事，爲師本來也不同意的，只爲局勢所逼我才答應的，走吧，咱們客室去談！」

大家在一間精緻的客室中坐定。

師太一面吩咐做一桌素菜，這才由女俠代爲介紹各人。

原來這次來的除了方大夫外，尚有邱太冲、周芸娘小夫妻倆，牛大壯、周通以及南陽來的方長仁夫妻二人。

大家才坐下來，周通早先說道：「只爲這回事，我周通幾乎跑斷腿啊！」

女俠看着周通一笑，這才問南宮年道：「師兄的傷可痊癒了吧！」

南宮年早聽周通說，因爲杭州表妹的事，女俠才遠離的，這時也就直說道：「周兄去到象山灣時候，我正要送表妹回杭州，一路上就同周兄一起，直到把表妹送回家，我就直告表妹，此生絕不可能同她一起的，當日我就同周兄趕到北方來了。」

女俠一聽，心中歡喜，臉上愁苦一掃而空，一澄師太與各人談了些話，又知南宮年是師兄一心禪師弟子，且又遠住海，覺得應該成全他們。

心念間，她起身對南宮年道：「且讓他們在此閒談，賢姪跟我來！」

於是，南宮年跟在一澄師太身後，走入一間靜室，一澄師太對南宮年道：「師姪這來，也眞是時候，不過你一定希望知道她的身世，是吧？」

南宮年道：「師妹不是叫黑牡丹嗎？」

一澄一笑，道：「百家姓上沒有姓黑的，她也不叫牡丹。」

於是，一澄師太先叫南宮年對她起重誓，絕不把女俠身世說出去。

南宮年自是誠惶誠恐的起個重誓！

一澄師太這才緩緩的道：「她不叫黑牡丹，乃是前朝思宗莊烈帝之弟洛陽王的女兒，名叫花兒，自小聰明過人，那時候黨爭慘烈，她父洛陽王退居在花家莊，以植牡丹自娛，且又把她送到我這裏習武技。」

南宮年一聽不由大驚，因爲如今各地對於查訪前朝宗室不遺餘力，清廷寧可縱容土匪强盜，也不放過宗室的人。

如今聽說女俠竟是一位郡主，自然要替女俠擔心了。

這時又聽一澄師太道：「自從流寇起自西北，明室江山已搖搖欲墜了，直到李自成攻陷北京，煤山逼死先王，然而就在這事發生一年餘吧……」

師太沉思了一會兒……

南宮年遂問道：「那女俠何以深入伏牛山區追殺八大盜呢？」

一澄一嘆，這才又道：「女眞入關，趕走李自成，而使得他的手

下幾個殺人魔一時到處流竄，八個大盜却竄到洛陽來，被花兒父親收囘花家莊來，一開始曉以大義，目的是想借重這八個流寇力量，再設法召集一般志士，然後同剛入關不久的女眞決一死戰，也許還可以把失去的江山再奪囘來，却不料眞的成了養虎貽患，八個殺胚根本沒有興漢室，振中華的思想，他們在喘息一陣後，突然一夜之間施下毒手，洛陽王在花家莊的三十七口之家，只逃出一個丫頭，而這個丫頭現在就在我庵裏，她已出家了。」

南宮年咬牙切齒道：「八個惡鬼，眞是死有餘辜！」

一澄又道：「當時花兒在我這裏學藝，本不欲傳授她『天罡八劍』，因爲那一路劍法辛辣慘忍，但看她全家慘死在羣寇之手，這才把這『天罡八劍』教給她，如今她已把寶劍交囘，決心禮佛了。」

師太說至此，南宮年忙跪倒在地，道：「師姪南宮年祈望師叔成全我們！」

一澄師太道：「以她的身世，難道你不怕受到誅連？」

南宮年忙又道：「只要師叔答應，南宮年願帶師妹深山結廬，了此一生。」

說着又叩頭下去！

一澄點點頭，道：「你們這麼湊巧的趕了來，也許是我佛指點，你二人有緣，且讓我問明花兒再說吧！」

一面站起身來，又對南宮年道：「今日所說之事，你絕對不可告訴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在內！」

南宮年自是連連點頭答應！

於是二人來至客室，已見一桌素齋擺好。

這時方大夫笑對南宮年道：「這眞是良緣巧成，咱們如果晚來一步，只怕連我這坐地郎中，也要恨海沉歿了呢！」

大家吃着齋飯，一澄早又把女俠叫囘禪房，也不過半個時辰，只見自外面走來滿面笑意的一澄老師太，在她的後面，但見一位風姿綽約，體態輕盈，明眸皓齒，嬌艷欲滴的女子，微垂粉頸的走來，衆人細看，竟然是女俠黑牡丹。

不！她已不是黑牡丹了。

因爲她已換穿了一身翠綠短衫罩着粉紅拖地長裙，婀娜生姿，翠繞珠圍中，襯托出她的儀態萬千，當眞是花容玉貌，國色天香！

不愧名叫花兒，就算周芸娘那種俱有閉月羞花之容的美女，也不由喝一聲采！

南宮年更是手舞足蹈在心中，興奮之情掛滿臉！

一澄師太對南宮年道：「我已把她交給你了，指望着你能好生待她，囘到普陀時候，代我問候你師父，你們去吧！」

這時女俠與南宮年又雙雙跪在地上，一同對一澄叩頭，大家這才走出這美景如畫的聖心庵，一衆才剛剛喜孜孜的跨上馬，只見突然一個青年尼姑自庵內跑出來，雙手托着一把寶劍，對馬上的女俠道：「郡主，妳的劍，小婢恭喜妳了。」

說着就地叩了個頭，才站起來。

女俠怕「郡主」二字爲他人聽去，忙示意年輕尼姑囘去。

不過別的人已在十丈外，只有南宮年在旁邊，不由對南宮年一笑，道：「在我未跟你走之前，我想囘花家莊去。」

南宮年道：「那是應該的，我這就請他們先囘去吧！」

於是南宮年與女俠二人快馬追上方大夫一衆，南宮年對衆人道：「各位先囘夏館，我陪師妹去花家莊，三五天也會趕去的。」

就聽邱太冲笑道：「也好，我們去替二位準備結婚的事，二位只要囘來入洞房就成了。」

說得女俠低了頭。

一衆人等却全笑了！

* * *

途中分手後，當天晚上南宮年與女俠二人已來到花家莊，只見一片殘垣斷壁，燒毀樑柱扯橫在荒草蛛網中，好一片慘狀。

南宮年跟着女俠到了最後一座花園中，只見一片牡丹盛開，與前面頹廢景物相比，成了極不相襯景觀。

原來這後園中經常有人來整理，女俠心中明白，當然是聖心庵自己的使女所爲，她如今也學了一身本事呢！

南宮年這時發現這牡丹園中，正中央連着三十幾座墳墓，而每一座墳前，都特別種上一堆紅得發黑的牡丹，他這才知道，女俠孝心感人之處，她用心良苦，穿黑改名，誓報大仇的決心！

啊！黑牡丹，你這花中之魁，美中之王！

啊！朱花兒，妳的俠義與孝心，足可撼動天地了！

第二天，女俠把她的一身黑衣，也埋葬在一個墓旁，她指對南宮年道：「那是我母親之墓。」

於是，南宮年立刻又同女俠雙雙拜倒！

二人就在這花家莊的後面牡丹園中守了三日，才離開花家莊，然而却不料二人剛離去不到一個時辰，從洛陽奔來四騎快馬，四個勁裝大漢，各持不同兵器衝進花家莊來，他們一路穿過廢墟，直走入後面牡丹花園中！

四人各處仔細找尋，不見人跡，却見一處小小新墓。

只聽其中一人道：「戈幹，你手上傢伙來試試，看這裏埋的甚麼人！」

只見一個光頭虬髯大漢舉着一把方便鏟，只一陣挖掘，已挖出三件黑衣來，四人一看，不由奇怪，只聽那個叫戈幹的道：「這他娘的算甚麼玩意兒，還有把衣衫埋下地的！」

只聽另一人道：「不用管了，咱們把這東西送囘大人面前，怎麼做法，同咱們就不相干了。」

於是，四人又各處找了一遍，也沒有再發現甚麼，這才一齊又轉囘洛陽去了。

顯然這是一羣官家的人，他們怎麼會知道女俠行蹤的？

這是另一段曲折離奇驚心動魄故事，暫且不表！

且說女俠與南宮年二人離了花家莊，一路向南疾馳，女俠對於這條路極熟悉，不到三天，二人已囘到夏館。

這時夏館的周員外府上，可眞夠熱鬧，張燈結彩，鑼鼓喧天，氣氛比邱太冲與芸娘結婚時還要熱鬧，因爲從四面八方趕來的人不下百人。

當然，最感快意的還是牛大壯與周通，因爲周通在喝了許多酒以後，才與高采烈的對一衆人道：「那天我日夜兼程的趕到象山灣，就在南宮家的堡門下面，正碰上南宮大俠的表妹，提了一籃花喜孜孜的往堡裏走，她見我來，只淡淡的打個招呼，我却厚着面皮對她說：『姑娘，妳究竟愛不愛南宮年？』

「她把大眼一陣翻滾，道：『我們就快訂婚了呢！』

「我一聽，不由一喜一急，喜的是她還未同南宮大俠結婚，急的是如何快把南宮年拉囘北方來，於是我就對他這位杭州表妹說：『我看妳一定不愛他吧！』

「只見這位杭州姑娘軟語連連的問：『你說這話甚麼意思？』

「於是，我就老實不客氣的道：『妳若喜歡南宮年，爲何給他製造痛苦？自從他同妳在一起，當眞高興過嗎？告訴妳，他一點也沒有，因爲他心中早有了黑衣女俠了。』

「不料他這位表妹扭頭就奔囘堡裏去了，我這時也跟去，正遇南宮大俠從裏面走出來，見了我十分高興，一直問女俠如何如何，我也把女俠的行蹤說了一遍！

「就在第二天一早，南宮年的表妹一定要囘杭州，且要南宮年送她，於是我們才從杭州趕囘來了！」

大家一聽，無不對周通撫掌叫好！

牛大壯豎起大拇指，道：「還是周兄中用，只不知你那身傷好了沒有？」

周通大笑，道：「本來沒有好，見女俠如今成了南宮弟妹，也就全好了！」

於是引起一陣笑聲！

* * *

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歡樂的日子總是短暫的，就在南宮年與朱花兒結婚後第五日，牛大壯與周通也離開了夏館。

西口鎮的封團練請二人一起去，他們沒有答應，甚至楊定邦想把二人請到景陽莊也沒有答應，當然周員外一定要把牛大壯留在府中當管事也沒有成功，因爲牛大壯覺得大青河那地方還眞叫人留戀，要不然周大哥爲甚麼也要跟着去大青河呢！

邱太冲與芸娘把南宮年朱花兒夫妻二人送過了夕陽山，邱太冲告訴南宮年，他們夫妻二人半年住在夏館，冬天就住到金華，想想也知道，那可眞夠舒坦的！

終於，南宮年既未曾英雄氣短，而又把握住兒女情長的美眷，就在這春末初夏，風清物美的官道上，兩騎直向遠處馳去。馬上二人甜甜的相視微笑不已，因爲女俠從懷中摸出一塊絲巾遞給南宮年，那是一塊南宮年用鮮血染成一個血心的絲巾！

（全文完）

風塵俠隱故事之三／鐵馬・文
可飛・圖

鐵行者

覬覦神脈訣　姥姥白費心

鐵行者荊天生，得罪了無形姥姥，而爲其手下在阜蘭山麓判官鎮上，設伏相待，鬧得他幾乎送了命，最後雖仗其本身之功力精純，又得神功之助，擺脫重圍，但是，江湖人都明白，這鎖陽玄靈散之可怖，因此，即使荊天生天賦異稟，又有震古鑠今乾靈神功，不過，無論如何，元氣大傷是免不了。

乾靈神功是江湖上三大神功之一，也不知有多少人覬覦這部神訣！荊天生又是個孤傲耿直的人，說句不好聽的話，此人屬於面目可憎之類，可是，也有極大的聲譽，尤其是在民間，他是個被公認的大俠。

不錯，他確是個出色的大俠，所以，他爲不少江湖人眼中釘，他們誰也不服他，可又不得不恭維他，其實，誰也想，如果有機會，要他好看。

荊天生可說在江湖上遍地皆敵，但卻也可說是個遍地皆友，在民間，尤其是在窮人心目中。

當荊天生受毒侵襲之事傳出以後，有多少人向阜蘭山道進發，他們爭先恐後，誰也想乘虛而入，殺人奪寶。

在三月中旬，又來了個女子，這女子生得極美，可惜神色憔悴，更帶有三分病態。

這兒是個偏僻的小鎮，這位小姐住了店，一個極簡陋的小店。

雖說是單間，顯得冷落，蕭條，一座土炕，有些火，總算顯得有些熱氣，不過，說來道去，與這位打扮富泰的小姐實在不配，有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送來了茶，說來可憐，是棗樹葉而已，不過，大孩子卻顯得十分殷勤，代她洗了盃子，又斟了一盅。

少女笑了笑，她微微的搖了搖頭，表示她並不想喝茶。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聲慘叫，叫聲淒苦，不過，聽聲辨音，人在店中，聲音依稀中爲牆壁所阻。

大孩子聽了那慘叫聲，臉色突變，扭轉身向門外跑去，邊跑邊嘀咕道：「吵什麼？自作孽，該死的胚子。」

大孩子走呀走，過了天井，折過一個園子，來到了一個不遮風，又漏雨的破屋子前，他推門而進，唉！一間看來柴房不是柴房，灶房不是灶房的破屋子，東歪西倒的橫樑、土壁，在較齊整的一角，有一堆乾柴，上面坐着個身材高大的老人，髮如蓬，而鬚如刺蝟，一雙豆大的眼睛，卻骨碌碌的散發著駭人的芒光。天氣不算熱，他的額頭見汗，並且汗珠似大豆，不知他在搞什麼鬼。

「老傢伙，你別再小嚎大叫成不成？」大孩子看來對這老人的印

象極不佳，一見面就是訓斥。

「唉！小傢伙……我，我可是對你不壞……爲什麼……」

「我早已和你說過，你是他老人家的對頭人，你就別打算我與你和解……一輩子，十輩子，我也不會和你說好話，還有以後，你別再運什麼功，作什麼夢了，我聽那位大姐說，你啊，中了乾靈炁，一輩子也別想復原……」

「你是誰？」

大孩子突然被這句話怔住了，那小姐已在房中，他有些後悔，他正想有所阻止，而這小姐已到了老人的面前。

「這位是……」老人看了姑娘一眼，冷冷一笑道：「報個名兒，咱們能不能有個交易。」

「是我問你，你是誰？」姑娘說的話也挺冷！

大孩子卻在中間打了岔，道：「小姐，我請妳離開此地，妳是個女子，可是……妳不會明白，這隻惡鬼的厲害，別看他現在好像隻偎灶貓，其實，他可當眞是個吃人不吐骨的魔鬼……去吧！姑娘，小姐！」

大孩子有些語無倫次。

「妳信不信？」老人問姑娘！

「信這孩子說的話？我又有什麼該不信？」

「好！那麼，妳是自命俠義道中之人？」

「我？」姑娘突然臉色變得萬分惘然，更兼有些落寞之感！幽幽的，她接著吐一句：「我配嗎？」

然後，一聲長嘆，大孩子不禁爲這聲長嘆，緊抱住了雙肩，他突然感到有些冷，而這冷……顯明是被這一聲嘆而引起的。

姑娘又看了老人家一眼道：「你爲鐵行者所傷？」

「桀桀桀……」老人仰天大笑，可是，誰也說不上來，這一句話有著些什麼可笑之處，老人笑了半晌，然後，看了姑娘一眼，恨聲道：「不關荊天生的事，看了我，妳可明白，她們將我逼近荊天生……哼哼，到現在，我依然佩服這個狗娘養的，眞有種……中了那普天下第一等的毒，他依然有這等勁力……可見他功力之深，說實在的，當得起一句震古鑠今，我雖中了他的乾靈炁……但是，我佩服他！我放他走，我故意阻住了這些惡魔……」

姑娘不禁一陣戰抖！

可是，老人卻喃喃說出……

「騎馬馳來，馬是良駒！而人，只不過是個平凡而普通的人，一身粗布衣服，突然，他爲前面一堆東西止住了馬去路。

人，雖說是普通，但是，從其下馬姿態步法來看，分明是個有不凡身手的高人，他走到那堆東西——原來是人！他萬分關心的扶起了這個人，他看到了這個鄉農眼中有淚，鄉農突然大叫：「恩公，快走，快走，他們逼我害你，暗算你，我不肯，他們會殺死我全家，還說一定要我兩人親自害你……我來了，我甘心來，我來向你報訊！」

「好個該殺的豬狗……殺……」

風聲中傳來了話聲，還有慘叫聲……

「讓他們殺，讓他們殺，恩公……」

大漢傷心到了極點，他眼中有淚，他看著這個可尊敬的鄉農。

他抱起了鄉農想走，可是，鄉農已慢慢垂下了頭，突然，他發現了鄉農心口的刀。

鄉農的臉上帶著笑，分明，他是滿意自己的死……他爲了自己的恩公、親人，犧牲了自己，他認爲是值得的。

大漢肅穆地抱起屍身，「阿龍哥……你爲什麼這樣傻！」語聲哽咽，淚水流下了臉頰，流到了阿龍的胸前，淚與血混在一起。

面前有一支槍，槍尖插在一個婦人胸口，槍上有面白旗，有幾個紅字，是血寫的，「有種判官鎮見！」

婦人身邊有二條屍體，一個是老態龍鍾的老婦，一個年齡才四歲孩童。

大漢淚眼模糊，而依稀的看見這一家人……

老婆婆是多麼的喜愛自己，當老人家發覺自己從小就死了父母時，他老人家的淚，一串一串的掛下來，說：「多麼可憐的孩子……」

但是，現在死了，已無掙扎，並且，死得萬分從容。

龍嫂子是醜覥的，但是，當自己出現在他們的家中時，一定有碗雞子湯，而雞子湯雖然是無言的送到了他手中，她像個大姊姊那樣，看著自己，眼神是懇求的，又似命令式的那樣命令自己喝下去。

現在，還有誰？還有這麼好的雞子湯……她現在手上還抓緊了毛毛……

大漢突然一聲怒嘯！此後，還有誰親熱的叫他叔叔……親叔叔……荊字走了音……變成了「親」。

在黃昏時份，他算是挖了個大土坑，他將阿龍哥全家埋妥。現在，他沒有眼淚，他抬頭望天，他喃喃自語道：「你們一定在天上，一定得在天上……」

馬嘶聲中，他走進了判官鎮。

一座酒樓，掛著一幅白布，有

鮮血寫的字：請來一聚。

他冷笑一聲，下了馬，順手的在橫木上將韁繩轉了幾轉，沉著地，走進了酒樓。

一個小二，誠樸的笑容，斟上了一杯酒，他對人是親切的，他飲了酒，他飲酒是動了殺機，因爲，他今日必代阿龍家全家報仇，所以飲酒是表示……

他上了樓……發現有不少人，當先的一個，是個極醜陋的女子，她看了大漢子一眼，一揚手，那面寫有血字的白布已向他飛來。

他心一動，乾靈炁潛運，而伸手接布……只見那血字在動……

奇怪，這是什麼道理，然後，反看了後面，四個血色大字：「鎖陽玄靈。」

血腥刺鼻，而腹中一暖，這個時候向外一嘔，難道一杯酒令他醉了？不，是毒性發作。

酒是常酒，可不能和這血腥相和！大漢是一心報仇，但是，他並不自恃，更不莽撞，那想到來人的毒是深悉他的功力與爲人，他們是一再的提起這血，令他爲其所誘。而血中之毒與酒融合，這一次是將這位素來謹慎小輩英俠困住了。

大漢子就是荊天生，他想不到這是種毒——他發覺中毒，胸口宛如寒冰在侵襲他的四肢百脈……

一支銀槍當面殺到，他猛吸了一口氣，乾靈炁硬生生的裹了這一股寒氣，就是這鎖陽玄靈散的毒氣，好個荊天生，一見銀槍，眼前依稀看見了龍嫂子胸口上的槍，於是一揚手，準確，著實一握槍桿，而立即一個黃龍翻身，就聞得一聲慘叫，叭的一聲，一條人影爲其一掌擊中，而直摔出樓。

荊天生得勢不讓人，銀槍爲其一壓成兩截，而半枝銀槍在其全力的劈打下，揮手抖出，血往其身側濺來，他再不理會這些，一聲厲吼中，淮陽十三掌展開，來去無踪的淮陽勁力，立即將當地圈成一個橢圓，軋軋聲中，叭叭連響，四條身影，帶起四聲極淒厲的號叫，摔翻在地上，再也不會爬起來了！

可是，荊天生即使是威如靈馬，狠似煞神，到底他已中了江湖上聞名喪膽的劇毒，不是，他稟賦過人，而且功力深厚，更加上他是恨極了這批暴徒，這一股精神支持他，才屢使神功，而毀了不少江湖豪客，可惜，他到底是人並不是神鬼或修羅，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即使憑仗蓋世神功，加壓束住了這股陰毒之氣，時間一長，這陰毒非但能脫困而出，並且比一般人中毒的跡象更爲凶險十倍。

荊天生十分明白，自己這一仗，比在袁家堡中一幕更爲可怖。

因爲，袁家堡一戰，他並未爲人深悉，有不少人——尤其是自命不凡之前輩人士，更有著一層輕視之意，這就令他縱橫自如，而一戰成名。

如今，可就不同了，誰也知道自己是個扎手貨，也因爲如此，步步爲營，處處設陷，一中陰毒，分明是對他有了說明，除非他即刻倒地，否則，他們也會想辦法把他當作活老虎來打。

而現在，他果然步入危險，他不禁產生了一種自傷之感，唉，爲什麼？死，人，又有誰免得了一死，我死之前，他們，又有誰能不死？

精神微疏，這股陰毒立即有破圍而出之勢。

突然，他眼前出現了阿龍的娘，那慈祥親切的笑容！

還有，龍嫂子胸前的血槍！

毛毛……

一張又一張的面孔，在他眼前出現，但是，每一個眼神都是冷的，冷得可怕。阿龍哥在叫，我寧可死！我決不害你……

爲什麼？爲什麼？

他們要他活下去，爲民除害，而這些惡徒，是禽獸，是不顧王法的魔鬼。

荊天生一聲長笑，他那素不出手的以退爲進，那萬玄法展開。

一道金虹，一朵黑雲向荊天生上下捲到！

是太皓戈與乾坤一絕的雙陽令。

這是威震天下的奇門七絕兵刃中的首尾雙靈！今日在對付受了劇毒的荊天生！

遠處傳來一聲馬嘶，而荊天生長嘯中聞得兩聲慘叫，一條人影已躍下酒樓而去……

* * *

雙陽令主人，威震江湖卅年的蒯漁父也爲荊天生的武功所鎮，蒯漁父不得不暗中佩服，這小子果然厲害，而自己又何必趟這混水？六十開外的人，此來不過是想見識見識乾靈神功之高低，說實在，好勝之念一定有，一挫荊天生威風。但是，他絕不想混水摸魚，更不希望趁火打劫。

雖說只對了一招，蒯漁父已是衷心佩服，因爲，他後到，他已發覺段雲雲已用了暗算，令荊天生中了劇毒，他本想一走了之，但是，他卻發現了一個面目姣俏的婦人，有意無意的阻在身後，而自己左右又有兩個比那婦人更年輕的少女，三柄形如丫叉的，烏黑無光的兵刃，在向荊天生進招，可是都爲荊天生的神掌風所困所束！

三女子是羅剎門下之士。

自己展開了日月五行身法，三個女子卻在是他的耳邊，細聲說

話，「多謝前輩，果然好功力。」

蒯漁父莫名其妙的取出了雙陽令，在他的意思是，既然這三個羅剎門下，有托庇自己的掩護之下，再看那荊天生，雖說是身中劇毒，但是，這殺法厲害，這功力驚人，更可怖的是他那陰陽交替的兩儀神炁，實在令在場人，難有幾個人脫得了身，又看見了段雲雲，太皓戈出手，他是當仁不讓的，而那柄前古神兵，陰陽令已拚力直打荊天生的中門，與太皓戈來個犄角相應。

那想到面前突有一股極詭異之旋轉力……荊天生雙目精光四射，宛如幽靈一般捲起了萬里飆風的狂濤，將陰陽令一絞一翻，如果不是蒯漁父功力精湛，神力驚人的話，怕不被這股神力絞脫了兵刃。

可是，段雲雲卻已受了重傷，當荊天生躍樓之時，他是明明看到了段雲雲的嘴角有血。

又是無形勁力，將蒯漁父牽引過來，原來，那三個羅剎女，不知怎麼一來，遽使荊天生迴拳發招，而一股乾靈炁之引力抖出，三女身形一圈一轉，蒯漁父立即變成了首當其衝。

蒯漁父到底是老江湖，他立即發現這三個羅剎女有意的賣招賺招，而迫自己往荊天生的死圈中闖，自己實在也不明白那令在荊天生面前，變得如此沒用，一招落敗不去說他，還落得如此狼狽。

自己反正被迫而下，雙陽令中的盤古開天訣，一招「勘破鴻濛」而變爲「立剖兩儀」，這一套輕易不使的前古神招挾了無比之勁風，更聞異聲似潮的，向垂死的荊天生捲到，蒯漁父是抱必勝的雄心。

那想到眼前人影一掠，一聲馬嘶，一股勁風捲到，蒯漁父只覺一股無形之力，將其雙陽令狠狠的束住，一凜之下，强運神功，以圖掙扎，苦也，面前突然一空，蒯漁父如斯人才，竟也會陷入以進爲退，又再以退爲進的大陰陽乾靈絕滅圈中。

蒯漁父發覺不妙，還想來個背拱，以求突圍，可是，後邊有三股勁風，逼住了老人，蒯漁父心中明白是那三個惡婦時，他一聲長笑，雙令在其盤古開天神訣之指引下，雙令就如兩股蒼霞，跟隨了荊天生的乾靈勁，上下交鋒，疾馳而出。

可是，他自己因雙令脫手，藩籬已撤，而乾靈炁立如大海怒潮般向其壓到，就在他盤身背翻，以卸來勁，卻也已是受傷不輕，更可悲的是荊天生是情急拚命，這股狂飆的壓力，竟然將蒯漁父護身功炁壓破。

一聲慘叫，一聲洪烈的馬嘶，聞得一片急驟的蹄聲，由近而遠，由遠而消失在遠方。

看清了地上有不少死屍，而雙陽令不知怎的，在他面前，靜靜躺在地上，不過，沾滿了人血，蒯漁父哈哈的一笑，他正想搶回他自己的雙令，可是，一條人影奪了雙令，在嬌笑聲中走了。

蒯漁父看清楚了，尚幸自己最後脫手的雙令，助了荊天生奪圍而去，可也代自己擋了不少兇煞，至少，這一場血戰，連段雲雲在內，誰也爲雙令所震，而元氣大傷，否則，自己恐怕將陷於更可怖之境地中。

第二天，他發覺自己幾乎毀了功，他得覓地藏身，他卻遇見一個青衣少女，面容不算美，並且冷得可怕，她找到了蒯漁父，她詢問酒樓之戰，冷冷的一笑，將老人帶到此地。

老人希望少女助其復功，蒯漁父已是內功受挫，眞氣若由外面輸入內，有功力的人，就可以助其恢復功力，助其完成倒輸之法，自己練，那麼，非但會飽受折磨，並且，大有危險，一個不巧，走火入魔，甚至爲自己內火燒成了一個枯軀也說不定。

少女對老人冷冷的說道：「如果不是我師門別有嚴訓，那麼，你早已死在我的手下，唉！我眞是不明白，你們是不是人？你們有人心沒有？一個爲貧民奔命，不圖功，不謀利，自己吃的是粗糧乾饅頭，但是，他只求天下窮人，有口飯吃，難道，這也礙了你們的事？你們這些自命爲江湖英俠的，千方百計想殺他，害他，以人多欺人少，用計，用陰謀，更逼窮人行刺，到後來，更用毒……你們到底是因什麼事？你說，我憑什麼不恨你們，你說我憑什麼來解救你……」

蒯漁父一字不漏將當時情景的說了出來，姑娘在聽，她不自禁的流下淚！她那帶有病態的臉上，越形蒼白，突然，她疾伸雙指，她的手法，也是好快的手法，還有這身法之美，之輕，之靈，簡直到了駭人的地步，姑娘雖說帶有病態，可是，現在，猶如仙女凌空，猶如雷電交馳。

蒯漁父臉色大變，此女非但會家，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神脈訣！」

蒯漁父突的狂叫一聲，而身形暴長，疾伸右手一把抓住了姑娘，一回氣，吐納，聚精，葆元……蒯漁父一直在連聲的說着，可是，姑娘突的一張口，一股血箭噴出，人，已暈死了過去！

蒯漁父如此剛强，任性的人，可也亂了手腳，他明白，姑娘的武功絕對不弱，可是爲了助自已，更直接打通乾靈炁所閉塞的重穴，她是用上了最高深之六戊潛光，太陰

眞炁，但是，姑娘有心病，有極大的困惱，這就令她因救人而大耗眞元，又何況那神脈訣為奇門一絕之神功，越是方寸不可有亂，姑娘已犯了一個過失，帶病出手，且用全力，一個駕馭不轉，自然受反剋。

蒯漁父當然大為感激，更有著三分傷愁之痛，唉！雖不相識，自己又有惡名在外，她為什麼如此盡力？現在自己是可以安然無恙了，姑娘卻陷身於大費周章之地步，試問，自己又怎能心安？

六十開外的人，死，已無憾。姑娘卻花也似的人物，花一般的年華，她那該死？

老人拚全力，一股又一股的少陽透穴神勁，打通了姑娘的心脈，姑娘止了血，她睜了雙眼，突然看到了一張清癯，但是輪廓分明的臉容。

「荊大哥……」姑娘輕聲叫，而這三個字，代表了姑娘的心聲，是多麼的尊敬，多麼的愛慕，還有多少的辛酸、苦惱，而眼中的淚，更表示了她的可憐。

「姑娘，姑娘！」蒯漁父在開口，這一叫，驚動了姑娘，淚眼模糊，變成了清晰，她看清了蒯漁父的面容，她淒然苦笑，笑得令人心碎。

「老前輩，你何必……多費手腳？」

「別以為我是老魔頭，沒半點人性，唉！老頭子心高氣傲是不錯，老頭子意氣用事也沒錯，但是，老頭子一生光明磊落，唉！姑娘，其實憑妳的功力，根本不用運用六戊潛力，太陰眞炁的啊，神脈訣就可以助我自通……而妳……」

「我……想死！」

「啊！為什麼？為什麼？」

「我想，我死了，我的困難也可解決了……殺人，喔，老前輩，如果有人命令你……」

「誰敢命令我？呃……唉！姑娘，妳或者可以命令我，眞的，只有妳可以命令我……」

「好吧！反正，我是不會的，也不能殺自己最心愛的人……而你，老前輩，我就命令你，殺……」

「殺誰？」

「殺荊天生！」

「啊！我……」

老人是個閱歷豐富的人，推事析理，別具能耐。

他已看出，聽出來，這姑娘對荊天生有著極大的關連，而且，她口中所說的，最心愛的，分明就是荊天生，可是，她捨不得，也不能親手去殺他，卻叫自己去殺，再說，自己根本鬥不過荊天生，就是鬥得過他，自己又怎能做這個兇手？還有，她為什麼要殺荊天生？移情別戀，或者……什麼道理也不解釋，反正這件事得用些心思，而第一個要點，姑娘必須活下來，活得高高興興！

蒯漁父打定了主意！

「孩子！」蒯漁父招呼著客棧中的孩子，可是，那孩子卻用充滿了怨毒的眼光看着老人，還有姑娘！

老人十分明白，孩子是代荊天生抱不平，唉！老人家不禁長嘆一聲，「荊天生，老頭子服了你！」

姑娘已起身，緩慢的走着，她看了老人，淒涼地笑了笑道：「你我後會有期！」

「且慢，姑娘，妳想走了？」

「不走！唉，看來也難有好臉色看……」

「這話倒是不錯。」老人邊說邊看了那孩子，大孩子是理也不理他們。

突然，大孩子喜叫了一聲，「姊姊，快來，姊姊快來……」

來了個青衣少女，臉色蒼白，臉有淚痕，一走進間破屋，一見老人，她不禁臉色大變，大孩子介紹，「姊姊，你說她是好人，不，她是大壞人，是她救了那個老魔頭，還叫老魔頭殺恩公！」

「涂家姊姊，妳眞的想殺荊大哥麼？」

姑娘聽少女直呼己姓，心中已是一凜，再一看少女的臉色，由蒼白轉為微紅，分明，她的心中是萬分的激動！

「妳是誰？」

「我，一個江湖末流而已，決無家世可言，更無師門可示，寂寂無聞，落落寡歡的女子……就算想說，也說不出個名目來，請姊姊恕罪！」

「是我失禮了，姊姊妳罵得好，唉！說什麼武林世家，說什麼師門聲譽，常言道空器發大聲，又道盛名多虛士……姊姊，妳罵得好！」

那少女聽涂姑娘如此的痛斥自己，可有些不好意思了，可是，她依然有所戒備，因她想到了荊天生，還有蒯漁父功力已復，而荊天生卻是……她不禁又是一陣心疼，她看了兩人一眼，拉了孩子，想走了。

「姊姊，妳我就不能多談片刻？」

「妳我異志不同流，告辭了。」

「且慢！」涂姑娘只說了一聲，而一條人影掠過，眼前一花，只見蒯漁父已阻住那少女！

「唉！不錯，我是忘了你，你是我的對頭！而今，你有足夠的力量對付我，可是，我……捨命陪君子……」

語聲中，刷的一聲，一柄微泛著青虹的長劍出了手，立個門戶，

一手劍訣，而一劍微貼鼻端，是華山劍法中的起手式，「問天式」。

華山派在廿年，已是門徒星散，倒了字號，而今華山派的劍法又現江湖，而少女的劍尖向天，眼神貫注對頭，涂姑娘乃是江湖大行家，已看出這一式問天式其中大巧妙在。

「妳是華山派那位門下？曹天玄？芮天女？蕭天瑛……」蒯漁父在問，他提出的都是華山派上二輩的名宿，可惜，少女不言不動，瞪視老人！

蒯漁父不禁長嘆一聲道：「姑娘啊！妳這一招，雖然有十三式繁花雨落殺手劍招，但是，妳立步不穩，劍尖不勻，華山劍招所重的是尖寸，一絲一毫不能有失，差一毫釐就會謬之千里，即也是說，功效大打折扣，這一招，妳傷不了我。」

少女氣得抖戰，而劍尖依然向天，可就不收不發，祗是眼淚已慢慢的流了下來，半晌，她問：「你們……意欲何為？」語聲未畢，少女劍芒疾動。

而老人一聲清叱，雙指一彈，少女已萎癱在地了。

長劍青虹抖起，老人步法一動，好快的身法，人已移近少女，手一招，長劍被收，少女冷冷一笑，道：「殺吧。」頸一伸，雙眼一閉，臉色突轉平靜！

本來，少女的容貌不算美，可是現在，涂姑娘突然發覺，少女是如此的英挺，如此動人。

蒯漁父又是長嘆一聲道：「我難道眞的是個不通人情的老魔頭？姑娘，妳為什麼只是想到了死……」

「我不如人，就該死！」

「我幾時與妳比武？我是提醒妳！唉！你先是想自殺，老頭子是怕妳死得糊塗，也死得冤枉，我才用移形玄指將妳推跌，收劍！我如要妳的命，我又何必多此一舉？」

「哈哈哈！」少女一聲長笑，然後，冷冷的說道：「何必多費心機。」

「我對妳用心機？用什麼心機？為什麼要對妳用心機？」

「為了荊天生。」

老人可有些糊塗了。

「蒯老鬼！實對你說，我不會講，就算你用盡心機，我只求一死，你們自己去找，可是，我擔保你們，永遠難以找到，荊天生，並不是一個人，他，有的是親人……你們難道忘了，阿龍哥的一家……」

涂姑娘心中又一痛，對啊，有多少人甘心情願為荊天生死……她相信，當他們感到為他死時，一定全像那少女所表現的那樣，寧靜泰然……她的眼淚忍不住了，其實，為什麼那些所謂武林人士，自命英俠之輩的，非得他死？他不圖利，不圖名，他又礙了他們些什麼呢？

「娘……為什麼？為什麼？」涂姑娘突然說了話，可是，誰也聽得出來，她的語聲，充滿了無比激動怨懟。

「姊姊！」涂姑娘突然看了少女一眼，道：「起來吧。」

「走？妳叫我走？妳以為我會引領你們到荊天生那裡去？不！我不會，永不會！」

「且慢！」蒯漁父突的有所感，「荊天生到底有什麼困難？唉，傻姑娘，妳這是自己招出了供啊！」

少女臉色大變，她慢慢的看視老人，她不明白，她那裡會自己招供，可是，荊天生有困難，這老人怎會知道？

「唉！依荊天生的功力，普天之下，極少有人可對付得了，袁家堡一戰，判官鎮一役，已顯示了他的功力驚人，不，簡直稱得上可怖，老夫算得是他的手下敗將，就是多帶上了她，該死！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不過，唉！即使說出姓名，我倆也難阻得住這個可怖的對手，可是，妳推三阻四，以死相挾，嗨嗨！如果不是有難言之隱，妳還不將我倆引向閻王殿！」

少女是恍然而悟，她笑出聲來了，自己果然是欲蓋彌彰啊！

「老魔頭，好！」這邊傳來了一聲極森厲的老婦聲。

涂姑娘是臉色大變。

「馨兒，妳該明白，該如何進行，那些窮人是不服硬的，可服軟，妳自己報名，妳說是她朋友，即使他們不來引你見他，也會通訊與他，他自會見妳面，馨兒，我所求的，就此事而已。」

涂姑娘想叫住那老婦，並且希望她能出來與她見面詳談，可惜，聲音從遠處來，又消失在遠處。她追步而出，四外靜悄無人跡可查，她冷冷的看著遠處，而心中卻在說：「我該怎辦？為什麼？你們這樣的狠心，涂家以俠名播天下，可是，卻幹這種喪天害理之事，並且，比無形姥姥更狠，更陰，利用我，借朋友之名，而行賣友之事，妳！還是我親生的娘？而我……該怎辦？」

事實俱在，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一個少女眞該怎樣辦？老實說，處於逆世，父母與子女再不是封建社會之禮法，教條可以管制，而以前，中國是深為倫常之說所束縛，一直來，封建皇朝所揭示的是：以孝治天下。而孝是逼令子女無條件的服從父母，稍有違拗，是為

不孝，而不孝者，就得不齒於人類。

涂素馨是被困死在個「孝」一字的死胡同，她徬徨，她苦惱，可是，她無法擺脫……

突然，她是看了蒯漁父一眼，心中突的閃進一個念頭，她十分安寧地，走近了老人，沉著地問道：「老前輩，你說過的，算不算數？」

一個突如其來的問話，令老人有了陣迷糊之感，當然也沒有時間去推敲她的用意，下意識的，本能的回了一句，「那能說了不算？」

「多謝你！」

「謝什麼？」

「你說過誰也不可命令你，只有我或者可以命令你，對不對？」

「這……」老人已發覺不大對勁了。

「現在，我只命令你一次！」

「別！」老人想阻止涂姑娘的話題。

「聽我說完！老前輩，你是個不懼不畏之輩，你不至於怕結仇於涂家，我只是求你，不，命令你，殺了我！」說到此言，她是身形一長，雙指疾點蒯漁父！

涂素馨的出手是傾全力，她是逼使老人出手還招，她算得十分明白，老人的出手勢是必狠、疾、硬、勁，因爲想阻格自己全力的進招，非得如此不可，而老人一出手，自己就可自闖死圈。

但是，涂素馨，你錯了，蒯漁父也是個不世奇才，還有，他一生恩怨分明，由於他受了涂素馨之救命之恩，他是千萬的感激，現在，她求死，她出手，他不是老眼昏花，看得清楚明白，他是絕不可出手阻格還招，他寧可忍受一下重的甚或死！哼！自己的命是她救的，還給她，也不算是一件事。

老人就這樣老老實實的一捱了這一下。

涂素馨是發覺得早，再說，自己的元氣大傷，她是硬生生的收招止式，但是，她不禁促聲的說道：「你！你也會言而無信？」

「不！老頭子是言而有信！」

「爲什麼不殺我？」

「我已有表明，殺你，倒不如讓我死！姑娘，妳還年輕，前程遠大，而我老了，活著，自己也覺有些麻煩，自從見了荊天生這小子，我是壓根兒的服了他，那怕他立即死，告訴你，他可沒有白活，而我，即使有再大的聲譽，再大的武功，算得了什麼？一個狂妄的老魔頭，世上多我這樣個老魔頭，有何好處？與人無助，可能還害人不淺，哼！我就想到死！對！妳不肯殺荊天生，好！剛才是妳的親人吧！逼妳去殺，行，我可以逼她不再逼妳，這才是正經，對不對？」

對不對？涂素馨可想不通，想不明白。老實說，自己實在太可憐了啊！

她深深愛著荊天生，但是，方勳植又該如何呢？

感情的交織，令她痛苦萬分，方勳植也是個豪邁、慷慨的漢子，他無負於素馨，並且，也救過，照顧過自己，更難令其擺脫的是方勳植從不責怪自己，他只是將痛苦埋藏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唉！是自己移情別戀，是自己的不對，就因爲這樣，她想擺脫糾纏，她更想……眞的殺了荊天生，然後自殺！

「不祥人！」涂素馨突有所悟！自己只不過是個不祥人而已，令方勳植活在苦痛之中，爲什麼？因爲他深愛自己，而自己是……水性楊花。她突然感到自己是個可恥的女人了！

當她聽到判官鎭一戰，她眼前依稀看到荊天生那平凡而眞誠的臉孔，敏捷的身手，總之，他簡直似天神仙靈一般的，發出眩人的光輝，而自己又怎配和他在一起？殺他，唉！憑什麼？自己怎敢親手毀了這個貧民的救星親人，窮人的萬家生佛！

她想到自毀。

其實，當其離開七里屯，她已有自毀的趨向，她不顧惜自己的身體，她可以跑三天二夜不眠不休，致使自己的坐騎幾乎累死！

她可以漫無節制的飲酒，或者，暴飲暴食！

風寒的侵襲，才三五天的工夫，一個以美豔馳名江湖的美女一下子老了十年，更添上幾分病態，還有，她是一些也不顧惜自己的病，實在，她是有著慢性自殺的表現。

她不能用自己的手來結束自己的性命，因爲，她得爲七里屯那些窮人著想。

到現在，她還以爲自己的母親是在照顧著七里屯，既使龍太君的出現，她依然相信，在七里屯，有著涂門中人暗中監護著。

她不想惹起母親怒火，因爲，七里屯的窮人在龍老太君的掌握之下。

其實，她中了計，她那裡想得到，她幾乎讓自己母親出賣了七里屯。

老人不明白涂素馨的心事，不過，他以爲他已勸醒了這個姑娘，該走了！唉！還有華山派的女子又該怎辦？

「這位是涂家姊姊！」

嗨！反而是她先開了口，這可將涂素馨從沉思中回到了現實，她發現了少女依然被封住了穴，她是封穴截脈大家，她苦笑了笑，並雙指，先解開了她的穴道，然後，玉手翻飛，雖說她病態未癒，雖說她爲了救老人而眞元大傷，可是，依然有餘力令少女血脈通暢！

「涂家姊姊，妳……妳不會聽那老婦的命令吧！」

少女顯得十分關切！

涂素馨又如何？她是萬分的苦惱，她根本無法回答少女的問題。還有，現在她只覺得胸口堵得慌，她心中一動，而喉口一陣作癢，喊聲不好，口一張，一股血箭，噴得少女滿頭滿臉的！

「素馨姊姊！」遠處傳來了一聲淒憐的哭叫聲，一個靑衣荊釵的村女，飛也似的投入了涂姑娘懷中，並且人一到，雙手把住了涂素馨雙肩，大聲地哭！

「妳這是何苦？妳這是何苦……」

涂素馨的眼睛射出了光芒，她眞正的說不出，她爲什麼？

現在，她頭腦中一片空白。

現在，她根本不想思維、推索，甚至於根本沒認清，她面前的人是誰？

「妳，妳是誰？」說得很吃力，也難出口的！

「啊！妳……不認得我？我是小蘭，我是全靠了妳，才得活下來的小蘭。」

依稀令她有些記起，她有個朋友叫小蘭，牛小蘭，她可又不大淸楚，在那裡，在何處結交認識的。

她在追思，在追思，轟的一震，她由心底浮起了一陣驚慌，七里屯的牛小蘭，她！她怎會來到此地？出了事？還是……又何況，離此千里之遠，她那會走得到？自己是抱著了不顧一切，變相自殺的念頭驅使之下，走了十來日，才算來到此地，而她，一個弱質女子，她那會單身離鄉背井，來到了此地？

「小蘭，出了事？出了什麼事？村民呢！妳父母，還有若根？丫頭……」

「素馨姊姊，妳就不理會自己？妳就不想想自己？妳只顧着我們，可是妳變成了個……妳這是何苦啊！」

小蘭實在忍不住的傷痛，她看著臉無血色的涂素馨姑娘，她多麼想代她受這些折磨！

可是，小蘭卻發現她的雙手，她越來越抓不住涂素馨了，因爲，涂素馨已開始癱瘓，她開始昏迷了！小蘭是個結實的村姑，她雙臂是強而有力，還有，在這十幾日中，她已別有奇遇，她立即彎臂，將涂素馨抱了起來了，她走得飛快，但是，她是哀著叫着：「她的房間在那裡？」

大孩子很快的引路，現在他也有所明白，這位姑娘，實在不是壞人。

華山派的少女跟了就走，就剩下了個蒯漁父，老人是怔住了，縱橫江湖數十年，他想不到今日，令他感到無比的落寞，也有無比的激動，這位姑娘是個好人，因爲，有人爲她流淚，眞誠而傷心的淚，自己又如何？他實在想不出他又有誰爲他傷心而流一滴淚？那怕一滴！

* * *

窖洞中，發著昏黃的光芒，荊天生是萬分的焦躁，雖說他擊退了段雲雲等之追踪，但是，他仍然爲這陰毒所苦，以毒攻毒，令他恢復了功力，由於他血戰判官鎭時，實在爲阿龍之滿門慘死所苦，積抑太深，尤其是最後與太皓戈、雙陽令之拚鬥，他發出了最是耗精力的混元來復乾靈炁。強敵是爲其殺退了，自己也已陷入瀰留之境。

多年相隨的鐵騎，通靈救主，闖出了重圍，他依稀記得，雙陽令主是有意無意的助了自己一臂之力。

可惜，他再也無力可以支持不倒，還有他的思維之力，開始衰退。

當他爲靈姑發現時，他已昏死了過去……當時，嚴格的來說，是馬找上了靈姑，而不是靈姑發現了荊天生，姑不論如何，荊天生算是有了個安身之所。

在昏迷之情況下，荊天生看到了一張又一張的樸實、善良的臉孔，眼中含淚，神態焦急的臉。

他不敢死，對，有多少人要他活下去……

他總算掙扎了過來，可惜他的陰毒已潛入了經脈，再加上兩次中毒，這毒已成了附骨之蛆了！

現在，他發現了，他不禁廢然長嘆，如果想驅出體內這附骨之陰毒，非得多年之苦功，而這多年之中，他就得如個廢人相仿。

華山女俠淳于瓊的出現，他有了個念頭，希望由她來接續自己的事務。

可是，荊天生想到了，這將會是一件苦惱之事，並且，逼一個武功尚未得窺堂奧的少女來承擔，未免太殘忍。他除了指點淳于瓊的劍法不足，還有，練氣訣竅之外，他不再說什麼了。

淳于瓊是個聰慧的女子，否則，她這點道行，怎能在江湖上走動而不受阻撓？即使是不露圭角，也得具不凡之智慧來應付，就因爲她聰慧絕頂，三言兩語，她說出了荊天生的實況，淳于瓊哀痛莫名，她苦求，甚至施展了女子天賦之本領，又哭又告的，希望荊天生能借助外力，代其驅迫潛毒出體……天生苦笑，卻又沉著的與她分了手。

淳于瓊明白，荊天生離開自

己，除非他來找你，否則，是永難見到他面，天生在窮人間，他是到處有人掩護，並且，這些窮漢泥腿子，他們別具智慧，不論是逼、騙、欺、詐，他們全能應付，最大不了，他們是會將條命獻出來。

為荊天生甘心送命的人，不是一個二個，唉！淳于瓊就是從這個道理中悟出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自命俠義人士，武林巨頭要荊天生死呢？

因為，祇有他才能稱得上為眞正的大俠士。

淳于瓊被放脫了梢，姑娘是滿懷悲憤的來到了，王家小店中，就算是誤會盡釋，但是，她依然無法解脫她心中的心痛。她想著似近，卻又相隔遙遠的荊天生！

而窖洞中的荊天生卻在游轉盤旋，因為，他已有人傳來了訊息，來了人，在判官鎮中病倒，而這個人是涂素馨，並且，奉命來殺他。

「恩公！」靈姑娘站在一角，淒然的叫著，在這位農家姑娘的眼中，荊天生一直是比天神還可敬、可信、可親切，因為，天神是虛無飄渺的，而他，是最可親的。

「你想見見那位姑娘？」平靜，而沉著，一無妬意。

荊天生看了靈姑娘一眼，苦笑了笑道：「靈姑，我相信只有妳是眞正懂得我，唉！其實，人，又有誰不死的？在袁家堡一役，我已經與死神會了面，如果，涂素馨她也出了手……當時，我是無法可以抵擋得住她的神脈訣，有多少江湖能手，有多少殺人不眨眼的鬼神惡煞，但是，他們倒下了，就因為涂小姐，她出不手。

「現在，我已處窮途末路，或者，我實在倦了。我記得，她曾經與我暢遊甘、涼道上，我也見過她眼中之淚珠，我相信……她是會挑得起這副重擔！」

「恩公，涂姑娘比淳于姑娘強？」

「強得多！」

「是個苦出身？」

好！將個荊天生問住了，涂素馨出身武林世家，具大能耐，有正義感，但是，她的服用近於王邸門第，雖然，她同情貧苦，也明白這世道之不平，但是，她不是從困苦中滾出來的人，並且，她是來殺自己！當然，自己是十分同情她的處境！可是，從此也看得出她不見得是個好的付托者。

但是，她病倒了，荊天生不是個木頭人，他當然明白涂小姐的心情。

唉！是涂小姐不了解自己的心胸！荊天生有些愴然，他絕對不是個矯情造作的人，涂素馨之體力，涂素馨之武功，是他見過的江湖高手中，最超特，而她的冷艷，俏美，有如仙神，可是，荊天生卻從來沒想到過，愛啊！戀啊！那些個無聊事。

荊天生十明白，自己與她，是兩個圈子中的人。

還有，他是過慣了血淚交迸的人生。

涂素馨剛剛相反，她活在豐厚的世家之中。

荊天生不想有家，不！是不敢有家！累贅是一個原因，太多的殺戮，而自己活在殺戮中，他實在不能看著自己的家沾上血腥，但是他自己知道，他實在不敢保証他能避免了這些。

現在，人如行屍……

龍老太君出到這一招，自己又該如何？

「靈姑，我永遠無法避免這一個回合的啊！」

「我們已再三向你保証，別說三年，那怕五年、十年我們有能力將你藏得密密的。」

「我也再三向妳解釋，這三年中，將會有多少人為我而死……阿龍哥全家的死，已令我不堪負荷！怎能忍心讓我眼看你們……」

「我們甘心請願！」

「我可不能如此湮沒天性！」

「恩公……」靈姑的叫嚷，簡直是撕心裂肺。

荊天生是無可奈何的走出了洞，這是個地窖，斜徑上，他推開了封穴的草堆，然後打一聲呼哨，遠處傳來了馬蹄聲。

「恩公，你……就不能聽我們一句話？這是大伙兒要我向你說的一句話，我們不一定會死，即使是死，你也會代我們報仇，而你死了，我們也沒有希望了！恩公！」

靈姑跟了出來，她委婉的說著，而眼淚就如斷了線的珍珠，成串成串的向下流。

「如有志氣，靈姑，妳附耳過來！」

靈姑十分聽話的將頭移近了荊天生，天生對著她耳朵，細聲講著話……

靈姑是臉色在變，而眼淚越發的止不住了。

馬到了，荊天生瀟洒的上了馬，一抖鞭繩，他走了，四外清靜，因此，荊天生的說話越形清晰，在四處震盪。

「記住，下苦功，求人不如求己……」

靈姑是怔怔望着疾馳而去的馬蹄所帶起的黃塵，她想通了，她想叫，但喉間猶如有件東西塞住了一樣，她哽咽，她飲泣了，她那健實而又均勻的身形，在空曠的野外，戰抖著……

很久！很久！天上已掛上了皎

潔的月亮！

身側突然多了一個老態龍鍾的老婦，衣衫襤褸，臉容可怖，悄沒聲的出現，靈姑幾乎把她當作了鬼，當靈姑看清是個老婦，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妳等一等，我代妳找些東西來！」

「好！姑娘眞好心！」

靈姑不開地窖門，她走了十來步，來到了個茅屋前，推門而進。半晌，有了火光，不一會，她已拿了一隻粗碗，兩個饅頭，碗中是清水！

「喔！姑娘，只有這些？」

老婦的問語，令靈姑娘有些不滿意！唉！吃人的，還嫌不好！可是，老婦還有話說呢。

「嗯，姑娘，是不是把好的留給別人吃呀！」

「老媽媽，妳……那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我們也是窮苦人家，以前，求個饅頭，不！那怕是吃野菜也不可得，而今，有這樣乾糧吃，已是心滿意足的了！」

「老太婆可不是說妳給不好的，我說，你們捨得把個糧留給別人吃！哪！就是那個什麼恩人啊！恩公啊！恩婆的……」

靈姑娘心中已有了怒火。

「妳……妳那會如此含血噴人，何況恩公……他非但沒吃進一口好的，喝過一口香的，我們為求他能吃，能喝，我們、求、告，什麼樣的手法也用上了。他老人家是如此的平和說：能吃飽，已是上福……糟蹋糧食，那我就不是與那些混蛋一樣？我不能做混蛋啊！而妳……」

靈姑娘收了口，她發覺一時的氣憤，為代恩公辯白，她漏走了風聲，露出馬腳。

「講下去啊！」

「這……我！」

她那會再說？老實說，她是一心想念荊天生，而一切是順乎本份的做，而聽到有人誣蔑荊天生，姑娘又是順乎了本心的辯白！發覺已錯了！好，她可給窘住了。

「好啦！不說啦，嗯，也好！看在妳兩個饅頭一碗水份上，不來逼妳，自己乖乖的交出來吧！」

「啊！妳！」

「我是荊天生的對頭。」

「龍老太君？」

「桀桀桀……問這個幹什麼？拿出來！有妳的好處！」

「妳叫我拿什麼出來？」

「乾靈神訣！」

「啊！妳！妳……」

「來，孩子，別逼婆婆出手！」

「哈哈哈……」靈姑突然仰天大笑，臉色不變，一刹那，她變得萬分的安寧平靜，並且，還有一種坦然，無懼之表示。

老婦看了一眼，冷冷的道：「妳這樣是與老婆婆鬥上了，哈哈！孩子！我的手辣！」

「我的心狠！」

「我會令妳死活兩難！」

「拚死無大難！」

「好！」

語聲才畢，靈姑頓覺得一股寒氣上身，她才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接下來，靈姑的臉色變得灰撲撲的，而不由自主的牙關打戰……

靈姑現在猶如陷身於寒冰地獄之中，越來越冷，而冷得神志開始迷糊了！

眼皮在蓋下來，而心頭為一股寒氣所裹，令她有話說不出來的難受。

但是，姑娘是倔強的，越是令其煎熬難受，她越是表現出了凜然不可輕侮之神態。

本來，這一股寒氣是可以逼使一等一的好漢爬地、哀叫，時間越長，苦難越沉，而奇形怪狀，甚至可以逼得人發了瘋那樣！

但是，姑娘是個倔強的，她除了因酷寒而令其打冷戰，牙關顫抖之外，她依然傲然的挺立著，而臉色越來越灰越黯，但是臉上的神色越顯了她孤傲的神態，她是無畏的，不懼的。

「妳不求恕？妳不怕死？」

「窮人……所欠……的……只……是……一……死……」

靈姑娘啊！妳為什麼不睜開眼睛來看看……

為什麼？

那個醜老婦人，她雖是說著令人討厭的話，但是，她的眼中蘊著眞誠的淚珠，事實教訓了她，窮人，她們的志不窮，氣不窮，眞心，道義，只有在他們窮人的身上才可以發現的。

江湖道上，有的是昧良、無恥、可卑、可賤的人，卻極少有誠懇，善良的人。

所以證明了荊天生是對的。

推想及此，自命為武林英俠，江湖大豪，他們是錯了，大大的錯了！

所以，這個亦曾為人恭稱，或者敬畏的老婦人，她感動了，她由心底泛起了最敬佩之情。

靈姑倒了地，不過，她的寒氣全消，一股陽和之氣注滿了她全身，在極酷寒的地獄中，一刹那寒去溫降，她無法支持，她有如綳緊了的弓弦，猝然的一收，她洩了勁……不過，她的心神依然是堅強的！

「孩子，妳就不怕死？」

「我已說過，窮人只欠一個死！」靈姑娘已經回過氣來了，說話是不亢不卑的！

「唉！為了荊天生，妳就甘心情願的死！這是為什麼？」

「不為什麼！」

「總有個道理。」

「本來，我不想說，我甚至於會說，我根本不認識他，那怕妳殺了我！」

「妳本就不怕死！」

「對，但是，我又不能不說，老媽媽，荊天生是人，一個好人，妳沒有見過他，為了我們大伙窮人，他東奔西跑，策劃，東山村幾乎餓死人，孩子在哭，大人在叫，而他老人家，幹著大事，去了三天三夜，由此東山村三百里外，送來糧食，沿途換馬，而他，能三夜三日不睡……在路上，我只見他吃過幾口饅頭，而他還是千謝萬謝……

「趕到了東山村，他見到了人，問明了情由，他放心了！即使他眼睛無法睜開，他還是笑了，因為，他總算趕到了，搶在饑餓死神之前，他救了東山村的饑荒，孩子們不哭了，伯叔和媳娘們不叫了，我們的恩公倒下來了，睡在路上，睡得很香很甜……

「老媽媽，如果跟車的是妳，而東山村中有妳，妳會如何？」

僵住了，老婦人是出不了聲！她詳細回憶見到了靈姑娘後的一切，她突然發現了一個道理，荊天生是為窮人付出了整個身心，他應該得到窮人的愛護與崇敬！

「天下，有幾個這樣的大俠，真正的大俠？」

「孩子，妳跟不跟我走？」

「到那裡去？」

「救荊天生！」

「啊！妳！」靈姑娘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太婆為了試試妳，下了種可怖的毒刑，可是妳毫不在意，但是，我真正的來意，是來阻止這個傻瓜去送死！龍老太君雖然陰險深沉，不過，有我老太婆在，她就別要想得手，如果，妳想看到荊天生活……」

「我去，」靈姑娘突然翻身下拜，她叩頭，是如此的真誠，這一個平凡的動作，給素有鐵冰心之稱的醜婦人，激動得不克自己。

唯有這大的感應力，誰配令一個農村姑娘如此的、毫不掩飾她的喜、怒、哀、樂？荊天生，醜老婦人的眼中，閃耀著深邃的光芒……

但是，判官鎮上的涂素馨，眼中卻吐出驚慌又莫名的神采……

一個風塵滿臉，粗布衣褲的漢子，平凡的臉容，有著誠懇的笑，但是，掩不住他的病態。

「荊……」可憐，涂素馨不知該如何稱呼這位震人心弦的大俠。

「涂小姐，妳好像病了！」

平靜，沉實，誠烈，簡單！

唉！越是這樣，越令涂素馨激動，她不敢表示她的真正心情。

「我聽說了，什麼也聽說了，其實，妳何必為難！令尊要妳來殺我，本來，妳是不容易成功，不過，唉！在袁家堡中一戰，我就欠了妳……」

「不！別說！」

「讓我說下去吧！你靜靜的聽，人，誰也有個死，我並不怕死，實在，我也真該死，鎖陽玄靈散，已令我形同廢人，我是個沒耐性的人，如果耗時間的驅逼體內之毒，我相信我辦不到，好啦，妳殺了我吧，妳完了事，我與其死在別的宵小之手，應該成全妳……至少，妳不會再去麻煩那些貧苦無依的老百姓……」

「不！」尖聲劃破了長空，涂素馨哭了，「為什麼？為什麼他們不能放過你？我不明白，我永不會明白，你到底做錯了什麼？又礙了他們什麼了？說實在話，荊大哥，我只想……死在你的手裡……

「我衷心的敬你，愛你，但是，我突然明白，我不配你，也不能愛你，敬你，因為，我有未婚夫婿……

「如果，他是個無賴、惡徒，那也好，可是，他即使不是個為民請命，和你一樣的好人，可也不是個自命不凡，而又卑汚可恥的人。

「還有，他並不負我，反是我……見異思遷……我……該死，而你……」

越說，荊天生眉頭皺得越緊，他實在沒想到有這樣的突變。

一直來，他的心寧，只是他在去救貧濟苦的大事上，一個楊震英，與他成了至交，代他策劃了不少救民之計，不想，為袁小恩截鏢所殺，連楊之好友，也帶進了不少，他恨極了這些人的為財而昧良，他出手了！

從此以後，他不敢連累別人，連楊震英之姨妹淳于瓊，他也在設法避開了，因為，從血戰袁家堡之後，他已看出了江湖之間，根本沒有什麼真是非，不沾江湖，反可以避開江湖，所以，他只是在平民百姓間奔走，不希望再結交什麼江湖朋友。

楊震英死了，即使代他報了仇，而死的，依然無法復生，既然如此，又何必牽扯上其他的人。

但是，涂素馨的直吐衷情，他發覺，這是比江湖友誼更難處理的感情帳，他十分平靜的想，想，想，自己，其實有些什麼？還有……他突然嚇出一身冷汗。

自己救人為務，現在，自己變成了個更陰狠的魔頭了！

阿龍哥全家的死！靈姑娘的一家、牛娃、李大伯，現在，再有個

涂素馨，一個又一個，有如中了自己的魔法，而後一個又一個的，甘心情願為自己死！

為自己而死，為什麼？究竟有否具有左右別人的生死之秘力？

荊天生是個不平凡的人物，他永不願累及他人，但是，現在出現在他眼前的，將是一個又是一個死人，這些人與自己親手殺死，並無分別。難道，自己猝然之間，搖身一變，變成了個青面獠牙的殺人魔鬼？

一定是這樣，荊天生越想越相信，自己會變成了個無形的殺人大魔頭。

他臉色慘變了，慢慢的，他起了身看了涂素馨一眼，沉痛的說道：「多謝妳！」

「謝我？你謝我些什麼？」

「妳讓我看清了自己！」

涂素馨臉色大變，她簡直不敢相信，站在她面前的那個平凡，但神采飛揚的人中英俠，突然之間，變得如此落寞，如此蕭索，不再像個別具英姿的俠士，而像個犯了罪，且有些畏怯之態的罪犯。

是自己的話令他大失常態？

是自己的坦誠相認，心底的衷情，令他畏懼了自己，那麼，他是在責怪自己的水性楊花，還是，他因輕視自己而至於傷心至斯……

「荊天生，你何不出手殺了我這個不守婦道，淫賤無恥的女子？」

「我……殺妳？不！我應……該走了！」

「到那裡去？」

「我自有去處！」

「荊大哥！」

沒有回答，涂素馨連叫了三聲，一聲比一聲凄涼，而一聲比一聲絕望，荊天生沒有回答！

涂素馨突然感到心頭一陣劇疼……她想起了荊天生說過的，妳令我看清楚了自己，對，這就是他自己的總評。

他看清了自己，因為，他看到了涂素馨的無恥，而令他有著蒙羞之感受！

涂素馨凄然一笑，說道：「我該受此報！」

「為什麼不殺他？」

窗外傳來了龍老太君的斥問聲。

「對，我是個無恥之徒，殺了他，也不過是無恥而已，娘，我會殺了他！」

「好，馬上追出去，還來得及！」

「是！」涂素馨就如中了邪那樣起身，然後，她去了！

四外一片寧靜！月光下，龍老太君站在涂素馨的面前，手一指東北角道：「向此地走。」

「娘，為什麼妳不出手！」

「我何必出手？」

「妳出手他必死無疑！」蒯漁父突然的出現，接了句話。

「蒯老鬼！你……來打什麼岔？」

「我來救妳女兒，涂夫人，別人不知妳的底細，我老頭子卻是心知肚明，並且，最近又有個多年不見的老友找我，哼！我就更加明白到妳了！

「妳氣死了涂亮卿，妳勾結了袁鐵生，妳想獨霸武林……

「荊天生的出現，打亂了妳的陰謀，所以，妳恨死了荊天生，非殺荊天生死不可，妳還得叫女兒作陪葬，然後，妳奪取了荊天生的乾靈訣，然後，妳再將女兒的神脈，融匯合乾靈，那麼妳就可以為欲所為了。

「涂姑娘！為什麼祇有妳學會了神脈訣？為什麼妳姑母再三叫妳不可外傳？因為怕妳母，妳兄……為什麼這老太婆要逼妳親手殺荊天生，妳還不明白？」

天下有這樣的母親？

涂素馨本已精疲力盡，神倦志昏，如今再受這樣個打擊，她那能支持得下！

一個女孩子，所求的只是父母之親情，還有夫婦之愛情，將來，子女之溫情而已！現在，她可算是被剝奪了親愛之情，也就遑論這以後之溫情了。

「馨兒！」龍老太君是飛也似的搶過手扶住了涂素馨，看來，她突有所激發了這親情的……但是突然，她是喝聲走，扶了涂素馨向東北方投去……

「老賊婆，妳好！」蒯漁父飛身疾追，不料，龍老太君面前突然多了一個村姑，是牛小蘭。

「龍老太君，把恩公交給我！」

「閃開！」

「我不會閃開，就算我武功不及妳，但是，我會阻住了妳，捉住妳……妳看，蒯老先生已追到了！」

龍老太君一回頭，果然，蒯漁父已到了她的身前，老人的雙陽令雖然不在手中，但是，數十年的威名，又是理直氣壯，顯得老人是威嚴的人。

龍老太君一聲長笑，喊道：「老漁父，你敢來干涉我的家事？你還不與我走開？」

蒯漁父突然怔住，為什麼？老人是老眼昏花，他已看到了龍老太君的手，分明扣住了涂素馨的背後三道重穴，憑老太婆的功力，掌力一吐，涂素馨可立刻廢了，蒯漁父已清楚了龍老太君的來路，更明白這個當年龍山一姥，陰狠無情，她絕不留情，當她發覺有任何人，將

會阻止其前進之時，不論是父母、丈夫、子女，她全會毀了，力之所及，設計用謀，那怕下毒使暗，也得達成目的不可。

蒯漁父又怎肯就這樣給她毀了涂素馨！

「娘！」涂素馨心神不穩，她出了聲，「妳以爲殺了我，就可以得到神脈訣？不，娘，就算妳得到了神脈訣，妳也沒有辦法練成它，即使練成它也不能使用，因爲，妳無法習成太陰炁！

「太陰眞炁訣在姑姑那裡，她實在是個好人，她從來沒提說過妳，但是，今夜我可以相信，她分明已經知道爹是妳害死的……她不想涂門之神技絕後，傳授了我，不過再三叮囑，決不可傳授妳，還有大哥！

「她說過，大哥像妳，現在，我領略了這句話的深意，大哥像妳那樣陰森可怖，唉！娘，殺了我吧！這樣，我反而感激妳，一直來，我與妳毫無感情可言，但是，妳眞的殺了我，即使在陰曹地府，也會叫妳一聲親娘！」

誰也該聽清楚了，涂素馨的弦外之音，眞的，死，對她涂素馨來講，是個大解脫。

既不能愛所愛，親所親，活著是件苦事，死了倒是件大好事，何況，死在自己生母手中！

她等待著死！

蹄聲答答，極慢極慢的，踱著步。

馬背上的荆天生在呆呆的出神！

越想，他的眉皺得越緊。

有人出現了，阻止了這一人一騎。

爲首一個，臉容醜陋而左右有著三個少婦，是段雲雲帶來了三個詭笑的羅刹魔女。

「呃！是妳！」

荆天生在平靜的說了這一句，好像他並不十分在意這四個人。

「想不到啊！你原來是無法擺脫了玄靈散，哈哈，我們四人，歷來不是你的對手，現在，可敢來向你挑戰了！」段雲雲得意的說著，一個少婦笑得極媚的接上了一句，「妹子啊！我們現在其實是來趁火打劫！」

「對啊，齊家姊姊，我們是來打劫，好了，荆天生，拿出來吧！」

「什麼？」

「乾靈神訣！」

「還有荆某項上人頭？」

「這不一定！」

段雲雲微微一笑，看住了荆天生，這意思是，如果你知趣的話，我們不一定要你的命。

荆天生卻是長嘆了一聲道：「妳們要命，我給，乾靈神訣，欠奉了。」

「什麼，乾靈神訣欠奉？」

段雲雲不是個庸才凡人，她立即聽出了荆天生的語中深意，分明，乾靈訣已爲他藏在別處。

「哈哈哈！」一聲長笑聲中，段雲雲是身形一動，向三個羅刹女打了一個招呼道：「要活的。」

三個少婦當然明白段雲雲的意思，要活的，就是想辦法逼荆天生說出這藏訣的所在。三人點頭會意，可是，眼的前一切，令三個羅刹女難明所以了。

段雲雲是邊說邊展身法，她那神秘莫測的無形飛天身法展開，一晃身，太皓戈已化兩道金虹，進了荆天生的門！

可是，荆天生卻是沉著的看著段雲雲，臉上升起一種愀然，而又淒然的微笑，身手不動，有如在等候太皓戈將他送命那樣。

段雲雲這個無常仙史，雖說殺人不眨眼，卻也會爲荆天生的行動鎭住，尙幸她出手發招，變化萬端，發覺荆天生形如著魔，再不怠慢，一變招，太皓戈一合，併在左手之中，而右手已抓中了荆天生的胸口，一收勁，喝一聲著，這是她順手擧動，一抖一揮，將荆天生擲落地上。

段雲雲無論如何想不到，她這樣一擲將自己這條命擲丟了，如果，她扣住了荆天生。那麼，這個辣手天姥不得不投鼠忌器，她這裡才將荆天生擲出，眼前一花，一張與她不相伯仲的醜臉孔，在面前出現了！

那邊，卻傳來了兩個女子的飮泣聲！

一個是有武功的少女，正是那華山派的淳于瓊，還有一個看來樸實，沉著的村姑，就是靈姑娘了！

淳于瓊已抱著了荆天生，她那不算美麗的臉上，卻發射出純潔的光芒，說明了姑娘對荆天生的關心，只不過是關心而已。

靈姑娘在哭，爲什麼？這個一直來，被窮人視爲天神的荆天生，他怎會變得如此消沉、落寞？還有，他簡直是心灰意冷。

靈姑娘雖說是跪下來，雖說是與天生對了臉，但是，她的臉色變得萬分的痛苦，她好似在自言自語，不過，淳于瓊聽到了，荆天生聽得可清晰！

「恩公，你怕了，你再不願爲我們出汗出力了，你想死，你想結束了自己，但是，你不想想，當你死了之後，我們又該怎麼辦？

「一直來，我們把你當作了自己的親人，甚或是長輩，一直來，你也是把我們當作你的親人，可是，現在你又怎麼了，把我們作了

垃圾，穢物，拋了算數了……

「你以爲，一死就可以算了！不！荆大爺，即使你死了，你也不會算數，你死也不能死得安心，因爲，我們會咒罵你，咒罵你這個只爲自己打算的糊塗鬼……把你從地獄叫回來，叫你鬼魂看著我們在受苦難……

「因爲你是强者，因爲你敢於向惡人還手，記住，只有你，而我們也信服你……恩公，難道你還不明白？」

淳于瓊在哭，不過，她漸漸的收了聲了。

荆天生越來越怕，汗！開始迸出，滿頭滿臉，渾身全是。

人，難免會鑽牛角尖，人，也極易爲某個想法所困擾，而荆天生就是讓自己所作所爲所困死了。

他想不到自己在窮人之中，建立了無比的親切感，這不是威與信，這更不是引用權勢所可以令窮人服從的表示，而是他與他們活在一起，呼吸在一起，還有，他是急他們之難，當然，由於他是强者，以致一般人辦不到的事，他可以做到，而窮人，貧苦的百姓視其爲天神，對他特別感到親切。

靈姑娘說的話！令荆天生有所發現，他自己並未在使用魔力，而是他與窮人的相互關切，以致他與他們患難與共。

阿龍哥全家之死，却只不過表示了他們全家對他的期望，也可以說，阿龍哥並不是無目的地死，而是爲了不少簡直是太多太多的窮人而死！

並不是荆天生不能死，而是不該死！

這世道有太多的不平，而只有荆天生可以與羣魔周旋。荆天生死了，窮人的唯一支柱倒了，他們將會陷入更苦難之境地中。

所以，阿龍哥甘心情願的全家死！而換來荆天生活下來。

自己死，這就變成了逃避，而自殺，簡直是犯了不可饒恕的大罪。

荆天生站了起來！

即使是玄靈散，陰毒潛入骨髓經脈，但是他武功尙在，只是不能持久，更不能如從前那樣精化而已，不過，對付段雲雲與血羅刹三個門下，依然綽綽有餘，荆天生是踏著沉著的步伐，向戰圈走去。

辣手天姥的排雲掌，有如風姨示威，巨靈呑吐，段雲雲與血羅刹三個門下，玄陰三魔全爲辣手天姥的變幻無窮的排雲掌所困。

天姥之身法，就如白日之滿天白雲，輕、靈、幻、動，可是，即使她一點即逝，一沾即變，但是，四人的四週卻已織成了一張極强勁、堅韌的雲網……

而天姥之掌法，卻是又狠又辣，有時如風吹殘雲，有時似潛雲不雨，而勁力之强，之怪，掌風含有玄冰之寒，又具烈焰之猛，分明是妙參造化之陰陽，水火交替之玄訣，段雲雲之太皓戈，帶起了一圈又一圈的一股又一股的狂飆，可惜，這天姥的排雲倒海，天地溟濛玄力，有如一股極大的旋風，將太皓戈所抖出的紫府練魂罡炁，吸住，潑散，或者是，令其反彈反打。

荆天生的步入戰圈，這就可見到那鐵行者之可怖，依然平凡之臉容，突的變成了幽靈的一樣，雙手一圍一迸，一股極勁極細的炁力，竟然邁入了天姥的禁圈，而身形未動，段雲雲已忽然退了幾步，本來醜惡的臉容，變得越是凌厲！

辣手天姥心中不得不佩服這個荆天生，果然名不虛傳，如果，自己與他作對，即使自己的溟濛神功、排雲神掌，威力驚人，可也不見得能剋制得了荆天生。

天姥是大顯神威，身形有如飛雲席捲般，將兩個人困了個結結實實的，天姥卻料不到，羅刹門下的三個女魔，最善長的是移禍江東，而從中取利，尤其是她們練就的三陰潛遁法，變幻莫測，而三柄形似丫叉兵刃，正是靈鬼官中的寒鐵爪，三柄九叉兵刃，分三才角，隨在同伴之後，將個段雲雲當作了她們的屛障前圍！

那天姥之溟濛神炁是爲三鐵爪，移到了段雲雲的身邊，就是荆天生的乾靈大元勁，何嘗不招呼了段雲雲，即使段雲雲爲方今一煞無形姥姥的得意門徒，撞上一個已令其不剋支持，兩個相合，又讓三個羅刹門下暗中施計，將所有壓力移在一身，怎能支持得住？

乾靈溟濛兩股至剛至大之功炁，本已消耗著段雲雲之功力，那想到在這個最倒霉之時候，眼前人影翻飛，段雲雲只覺得一股無比的壓力，破門直入，壓在胸前，段雲雲發覺不妙，而荆天生之乾靈勁已透宮而入，段雲雲太皓戈回奪，不對，雙手突覺得微微一麻，寸關尺脈依稀爲人所中……

還未明白怎麼一回事，前古七寶之一的太皓戈突然脫手了，又聞得一聲炸响，眼前幾股黑煙升起，耳聞得天姥之怒斥，荆天生的長嘯……可是三聲極刺耳鬼哨聲中，段雲雲已慢慢的倒了下來……

三羅刹妖女是趁火打劫，在最後之時刻中，她們用了寒鐵爪，猛使巧招「煉魂刺」點中了段雲雲之雙手要脈，另一羅刹妖女便施展了攝魂手法，奪去了兩柄太皓戈，黑眚丸打出，遊魂幽魄身法動，她們是頭也不回的，走了。

段雲雲內外受敵之下，胸口中了重招，因雙手之穴脈被點，勁氣一窒，等如藩籬盡撤，竟然爲荊天生一招中的，不過，段雲雲是明白，自己死在師門好友之手下，她那醜陋的臉容上露出了一絲笑，右手在袖中，不知做了什麼，荊天生還想出手解救段雲雲……這就可以看出荊天生之可敬處，因爲，他是神目如電，他看出了段雲雲的傷是爲人出賣。

一個江湖人物，尤其如段雲雲這樣的人物，該費了多少年工夫，她如果不是內中起鬨，如果四人併二，她們實在有自保脫身之道。

光明正大是荊天生之原則，所以，他可以出手救段雲雲，但是，段雲雲拒絕了。

「荊……先生，那老婦人呢？」

「追了下去……」

「追不上了！唉！我……我也活不了……荊天生，求你……一件事……」

「這……妳……不可多言！」

「不……我一身……清白……別……沾污了我……這封信……求你……交涂家師，這一瓶……玄靈散……解藥……」

段雲雲說不下去了，只能以目示意，分明，她送給了荊天生！

荊天生突然有一陣內疚！

段雲雲是死了，而自己也想到過死！

靈姑娘看住了他，淳于瓊望住了他，荊天生發覺這兩個女子的眼光，有如兩柄利劍般，在刺他的心靈！

辣手天姥從遠處飛來，當她看到了段雲雲的屍體時，她不禁有些愀然，「怪可憐……」

可憐什麼？同醜相憐吧！段雲雲的武功、機智實在可以成爲一代宗師！

「荊天生，我可有些不太佩服你！」

「前輩，我，實在無什麼可說的！」

「唉！我不與你說這些，我是問你，你對段雲雲的死，有何感想？有何感受？」

這個，令荊天生怔住了，但是，天姥卻說著她剛悟出的道理。

「由此可見，江湖人的可卑、可怖、可憐、可恨，實在不如他們，他們眼中的窮人，泥腿子，因爲，窮人有良心，有道德，他們誰也不會背後插刀，只要你對他們好，他們就會對你更好！我老太婆明白了這一個道理，得與那些窮人貧民在一起！」

荊天生低下頭，這說明，他的心中有愧……

「還有一件事，我問你，你得老老實實說，你喜不喜歡涂素馨呢……」

「我不明白這喜歡兩字的用意，不過……前輩，涂小姐是個好人，可惜，與我不一樣，或者，我只能這樣說，我與她不同……」

欲知荊天生如何挽救涂素馨及與涂素馨之愛情如何發展？涂素馨是否可償心願？請看本故事之四——仁者無敵，便可分曉。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狄　心・文
可　飛・圖

龍生無悔

上文提要：在長孫忘我的照料下，龍生無悔、李若仙二人終於痊癒，只是餘毒未清，但並無大礙，本來長孫忘我把二人當作試驗品，打算得知醫療結果再殺死他們，但不自覺的與他們產生感情，居然與龍李二人結拜爲兄弟妹。龍李二人爲尋李三等人下落，與雙怪分道揚鑣，相約在揚州重聚，豈料在路上又與歐陽寒劍等人相遇，又展開打鬥……

解圍結朋友　阻撓爲何因

龍生無悔見他們終於動手了，心怕李若仙受到傷害，向她叫道：「你避開遠一點。」便也抽出柳葉雙刀，在馬背上一縱而起，在半空中翻了兩翻，雙刀迎了上去，說時遲那時快，雙方便在半空中激鬥起來，再由空中打至地上，一時間但聞呼喝連聲，兵器碰撞之聲更是扣人心弦，打得雪花四濺。

李若仙看見這個情形，焦急得彷似要哭了，因她擔心龍生無悔不敵於對方四把刀劍之下，更何況他元氣未恢復。

戚萬軍與西門英坐在馬背上目睹雙方惡鬥，兩人目光相視良久，好像不值己方以衆欺少的所爲，但又沒有阻止。

龍生無悔見大敵當前，雖則武功不凡，但要應付四個武功不弱的人，情知吃虧，本想使出得意絕學「旋風刀法」，這刀法由於極之霸道，殺傷力非比尋常，燕獨風曾一再叮囑切勿輕易施展，月前，龍生無悔在武隆鎮上由於性命堪虞，被迫施展開來，那次雖則解困，但爲毒性侵體，否則已可重創對手。

現在，龍生無悔也是情勢極之不妙，應當再度使出「旋風刀法」解困才是，但「旋風刀法」要在元氣大盛下施展方能發出其威力，而且用後更會元氣大失，非兩三天不能恢復，但龍生無悔重傷初癒之後，那有能力施展「旋風刀法」？即使勉强爲之，則威力不足，若不能擊倒對手，則有傷元氣，那時就會更加危險矣。

以龍生無悔目前的元氣，施展其餘武功尚且勉强，何況「旋風刀法」？

龍生無悔體力未恢復，在四人雙刀雙劍緊緊壓逼之下，已疲態畢露，開始難以招架，雖在嚴寒天氣之下，額上也滲出汗珠來了。

四人中，要算歐陽寒劍出招最爲毒辣，招招都是致命殺着，目的就是要置龍生無悔於死地，而雷浪右臂已斷，左手並不靈活，武功倒好像生疏了，至於司空氏兄弟，忽然越打越懶散起來，少了先前那份拚搏之心。

戚萬軍與西門英在一邊見了龍生無悔漸漸不敵，不知何故，竟替他緊張起來，還幾次幾乎忍不住相助他一臂之力，但最後還是顧慮他是師傅的敵人而忍住了。

在另一邊的李若仙見龍生無悔形勢緊逼，已急得淚流滿臉，此時雖自知武功平凡，終忍不住抽出長劍，欲想飛身加入戰圈相助，正想行動之際，忽聽激鬥中的龍生無悔暴喝一聲，定睛一看，知他要施出殺着了，便祇好先按兵不動。

不錯，龍生無悔的確要用殺着了，在無選擇餘地之下，祇好被迫

使出「旋風刀法」來。

原來龍生無悔知道已無勝望，雖然自己元氣未恢復，難以發揮「旋風刀法」的威力，在此生死關頭之下，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來個孤注一擲，便決定使出「旋風刀法」，希望扭轉局勢。

祇見他暴喝一聲之後，再大叫，「絕嶺旋風。」然後全身在原地上如風車般旋轉，手中雙刀更舞得潑水不入，登時把地上積雪激得漫天飛舞。

歐陽寒劍等人知他使殺着，四人臉色齊變，更知刀法的霸道，歐陽寒劍驚叫道：「大家散開！」此語一出，四人分四邊迅速散開，且避得遠遠的。

戚萬軍與西門英見了，都目瞪口呆起來，同時脫口道：「好厲害的『旋風刀法』。」

龍生無悔招數甫一使出，歐陽寒劍叫各人散開，目的是分散他注意力，也不讓他集中攻擊目標，待他招數用老後來不及變招才快速突擊。

但歐陽寒劍的算盤打錯了，他似乎不知道龍生無悔最痛恨的就是他，龍生無悔怎會不拿他當目標？

龍生無悔身子在原地快速轉動得蚊蠅也難以飛入，然後認定目標，忽然身體一躍而起，直迫歐陽寒劍，身在半空中，雙刀幻化出無數刀影，令人眼花撩亂，歐陽寒劍回身舉頭一望，祇見龍生無悔身子如陀螺轉動般殺到，登時嚇得呆了，甚至不懂閃避。

龍生無悔的無數刀影迅即攻至，但在半空中，口中忽然暴出一聲慘叫，然後身體停止轉動，口中還噴出一蓬鮮血，接着整個身體自半空中摔落在雪地上，口中噴出的鮮血登時染紅了雪地。

龍生無悔動也不動的，身子嵌在雪中。

這個變故，祇把各人都看得呆住了，各人都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李若仙更看得呆若木鷄。

原來龍生無悔甫一使出這招「絕嶺旋風」開始，强迫自己催谷內力之下，已把初癒合不久的身上傷口嫩肉逼得全身劇痛，但仍咬牙强忍着，待至把內力再提昇之際，由於元氣不足，身體承受不了，一經催谷之下，頓時受了內傷，導致吐血昏迷，這道理就如一個平日可負五百斤重的大力士，在大病初癒之下，把同樣重量的物件硬要他負上，那時不把身體弄壞才怪。

歐陽寒劍呆愕了一會，端的捏了把汗，再定睛一看，祇見龍生無悔倒在自己面前，且動也不動的，顯已昏迷過去，心中大喜，便握劍向前，欲把他置之死地，雷淚也不甘後人，同樣氣憤的握劍上前。

李若仙見了，已淚流滿臉，情急的叫道：「龍大哥！」她見歐陽寒劍師徒欲想乘人之危，加害龍生無悔，如何不急？此時也不顧一切了，握着長劍，在馬背上一躍而起，飛身撲前，歐陽寒劍那會把她放在心上？心想：龍生無悔已插翅難飛，先殺了李若仙再殺他。想至此，師徒兩人不理她是女流之輩，竟向她作前後夾攻。

戚萬軍與西門英見了，大大的不滿，但一個是師傅，一個是大師兄，心中尊敬得很，也祇好眼巴巴的看着他兩個大男人對付一個弱質女流了。

司空氏兄弟此時却祇站在一旁，不但不相助歐陽寒劍，臉上還生出卑夷之色。

原來司空氏兄弟與歐陽寒劍初次在武隆鎮相見之時，的確拿他當朋友看待，更何況他已加入了「滄海帮」，更是一場兄弟了，因此在武隆鎮一役，才出手相助他對付龍生無悔等人，但後來，兄弟兩人漸漸發覺歐陽寒劍爲人心胸旣狹窄，也全無義氣可言，而且更是記仇記恨，最令兄弟兩人反感的，是歐陽寒劍此人更是阿諛奉承之輩，祇要面對帮主方競天，就什麼肉麻而奉承的話也可以說得出口，教人聽了會全身起鷄皮疙瘩，更明白到他是個陰險小人，所以不與他師徒聯手對付李若仙。

司空氏兄弟剛才與歐陽寒劍師徒聯手對付龍生無悔，祇因爲龍生無悔曾重創司空彪，與他師徒聯手對付龍生無悔，祇爲報那重創之仇，並無相助歐陽寒劍之心，到後來，兄弟兩人更醒悟到，司空彪之所以在武隆鎮吃了龍生無悔重重一刀，也全拜歐陽寒劍唆擺所賜，更明白到，兄弟兩人與龍生無悔的仇恨並不那麼深，雖然司空彪曾被龍生無悔所傷，計算一下，其實兄弟兩人是大贏家，因爲在那役中，龍生無悔一行七人中，其中五人中了兄弟兩人的淬毒鋼鏢，其後龍生無悔與李若仙毒發後更被砍劈得身受重傷，試問兄弟兩人對龍生無悔還存什麼仇恨？所以打將下去，兄弟兩人才懶散下來。

司空氏兄弟是否因對歐陽寒劍起了反感才作出以上反應？

任何人祇要開罪了司空氏兄弟，他們都會把對方趕盡殺絕，但兄弟兩人回心一想，龍生無悔根本沒有開罪過自己，又何必趕盡殺絕？

且說李若仙獨力應付歐陽寒劍師徒，以她的武功，又怎敵得過一派掌門之歐陽寒劍？更何況還有一個雷淚！

李若仙見龍生無悔倒在雪堆之

中動也不動的，不知是死是活，她與龍生無悔日夕相對，雙方早已暗生情愫，現在見他如斯情景，不被歐陽寒劍痛下殺手才怪，所以生出了與龍生無悔共生死之心，頓時把性命豁了出去，頑抗到底。

祇可惜，她已成强弩之末。

歐陽寒劍猜想李若仙必是龍生無悔心愛之人，自然也把她恨上了，所以也起了殺機。

李若仙想起師兄卓飛生死未卜，父母下落不明，全拜歐陽寒劍所賜，仇恨之心自然油然而生，打起來也拚勁十足。

可是，無論她如何頑鬥，最終還是敵不過歐陽寒劍師徒，已開始難以招架歐陽寒劍的毒招了。

李若仙勉强再接兩招，已無力招架，歐陽寒劍架開她長劍之後，一脚把她踢得飛出丈外。

歐陽寒劍見她四脚朝天的倒在地上，臉上殺氣更盛，提劍躍了過去，欲取她性命，戚萬軍、西門英及司空氏兄弟見了這個情形，雖不值他師徒倆的所爲，但仍沒有阻止。

歐陽寒劍一躍而前，正想一劍奪李若仙之命，但身後遠處忽傳然來一聲大叫，「手下留人！」叫得甚是洪亮。

歐陽寒劍聽此一叫聲，微感愕然，稍一遲疑之後，也不理會來者是誰，先解決李若仙再說，一劍直刺倒在地上的李若仙，但他稍作遲疑之下，給李若仙製造了脫困之機，只見她連忙向旁一滾，避過了歐陽寒劍致命一擊。

與此同時，成萬軍，西門英、雷淚及司空氏兄弟忽聞不遠處驀地傳來「手下留人」這話，不其然轉頭一望，只見遠處有兩騎人馬快速的奔了過來。

由於冰天雪地，騎者都穿上了厚大寒衣，頭戴毡帽，所以看不清騎者是誰，只清楚看見二人胯下的馬匹甚是神駿，通體雪白，只見兩匹高大駿馬各自邁開四蹄，奔跑如飛，把地上積雪濺得四下飛舞。

回說歐陽寒劍一擊被李若仙避開，心有不甘，又連連進逼，李若仙危急之下，只好在雪地上一路打滾避開攻擊，形勢相當狼狽，也十分兇險。

兩騎人馬迅速馳至，各人看清楚後，鞍上騎者竟是方傲天與方紅影兄妹，各人都生出了驚訝之色。

方氏兄妹迅速馳至打鬥處，兄妹二人見歐陽寒劍向一名女流之輩作無情的攻擊，都心中大怒，方傲天尤甚，他見歐陽寒劍仍無罷手之意，大怒之下抽出隨身佩刀，身子在馬背上一拔而起，飄逸地落在歐陽寒劍面前，並以刀架開了他向李若仙進擊的長劍。

歐陽寒劍見行事被阻，先是大怒，再定睛一看，見是方傲天，登時嚇了一驚，握劍向後退了幾步，忙垂首道：「原來是少幫主。」

方傲天臉容比冰雪還要冷，收刀還鞘，望望倒在地上的龍生無悔，不屑地對歐陽寒劍道：「歐陽寒劍，枉你爲一派掌門的身份，你把這位兄台打至重傷不起，還師徒聯手對付一個弱質女流，你還有什麼面目在武林中立足？」

歐陽寒劍不知是忌憚方傲天的武功還是他少帮主的身份，怯怯地道：「少帮主，此事說來話長，只是此時不便解釋。」

司空氏兄弟知歐陽寒劍欲想歪曲事實來替自己辯護，神色更對他不恥起來。

方傲天又何嘗不清楚歐陽寒劍的性格，怒道：「我不想聽你多說，馬上給我滾，否則莫怪我兄妹不客氣。」

歐陽寒劍噤若寒蟬，道：「帮主乃屬下的再生父母，少帮主之言也同樣重要，還望少帮主與二小姐在帮主面前美言幾句，屬下這就馬上離開。」說完匆匆走向坐騎。

李若仙得到解圍，第一件事便快步走向龍生無悔，把他扶起，見他尚有呼吸，這才稍爲安心，但淚水已忍不住汩汩流下，口中不斷叫喚「龍大哥」。

歐陽寒劍、雷淚及司空氏兄弟見方氏兄妹出現，再不敢逗留，匆匆上馬便離開了，倒是戚萬軍與西門英並不怕方氏兄妹，二人還甚佩服方傲天的神采，及那股威嚴氣概。

方氏兄妹目送衆人離開，這才回頭望向李若仙，方紅影也從馬背上跳了下來，只見他們兄妹騎來的兩匹高大駿馬背上都各馱着一個特大的包袱。

兄妹二人奔行到李若仙面前，見她抱着臉色蒼白，昏迷不醒的龍生無悔，方傲天蹲下身子，執起龍生無悔的手，再把他脈搏，過了一會，才道：「這位必定是『奪命旋風』燕獨風大俠的得意高足龍生無悔了。」

李若仙抹去眼淚，點頭道：「你怎知道的？」

方傲天一副文質彬彬地道：「在下聽歐陽寒劍師徒及司空氏弟提及過龍少俠，尤其歐陽寒劍，似是與龍少俠有甚深過節，在下今番見了龍少俠的兵器柳葉雙刀，所以妄加猜測，果然一言而中的。」

李若仙甚是關懷龍生無悔，憂心地道：「剛才大哥替他把脈，他怎樣了？」

方傲天嘆口氣道：「龍少俠受了很嚴重的內傷，若得不到適當醫治，瘀血積聚體內，日子一久恐有

生命危險。」

李若仙吃了一驚。

方傲天微笑道：「姑娘放心，龍少俠幸好遇上我。」

李若仙聽了，不但放心，還破涕爲笑。

方傲天回頭對方紅影道：「妹妹，把『黑珠丹』拿來。」

方紅影一點頭，走到馬匹身旁，在特大包袱內拿出一個藥瓶，然後交到方傲天手上。

方傲天接過藥瓶，把瓶塞打開，倒出兩顆小指頭般大小的黑色藥丸，把藥丸搓成粉狀，然後在地上拿起一撮白雪，把藥粉混和在雪中，再張開龍生無悔的口，便把混和了藥粉的一團雪球放進龍生無悔口中。

雪球入口即溶，不多久，龍生無悔已把雪水吞下肚去了。

李若仙在一旁怔怔看着，臉上又出現一陣陣憂色。

方紅影見了她的樣子，安慰道：「妹子放心，這『黑珠丹』專醫治嚴重內傷的，龍少俠服了必定藥到病除。」

李若仙又再度放心下來，一臉感激地道：「多謝兩位大哥大姐相救之恩。」

方傲天友善地一笑，道：「姑娘別客氣，現在我們首先找個地方安頓龍少俠再說吧！這裡天氣嚴寒，實不適宜讓龍少俠再逗留下去了。」

* * *

方氏兄妹及李若仙帶着昏迷的龍生無悔在荒野上走，不多久，來到一個松樹林，各人便在松樹林內停留下來。

林中巨松參天，所以積雪並不太厚，而且地上鋪滿了乾枯了的松針，形成一張天然的柔軟地毡。

方氏兄妹及李若仙三人先把龍生無悔從馬鞍上抬了下來，然後三人一起清理地上積雪，接着，方氏兄妹在特大的袱狀內拿出兩個營帳，並着手搭建好。

原來方氏兄妹習慣了週遊四方，居無定所，因恐找不到投宿處，所以隨身帶備了營帳，以備不時之需，今番正好大派用場了。

三人合力把營帳搭好之後，先把龍生無悔抬進帳內，蓋好了被子，然後三人再在林中檢拾了一大堆乾枯的樹枝樹杆，把這些枯木團團圍住兩個營帳，然後引火點着，一個圓形的火圈把兩個營帳圍在中心，各人頓覺寒氣全消，溫暖得很。

三人忙了一會之後，方氏兄妹方醒覺還未與李若仙通姓名，方傲天正想先自我介紹，此時忽聞營帳內的龍生無悔傳來嘔吐之聲，李若仙大吃一驚，正方寸大亂，卻看見方氏兄妹滿臉高興神色，方紅影更興奮地道：「龍少俠把瘀血吐出來啦！」

三人同時奔進帳內，只見龍生無悔已然甦醒，還兀自在嘔吐，三人再定睛一看，龍生無悔身上的被子染了一大灘黑色的瘀血。

方紅影喜道：「龍少俠醒啦？」說着上前把他扶起坐好。

李若仙見龍生無悔甦醒過來，又見他把體內瘀血吐了出來，大喜過望，但見了方紅影毫不避嫌地扶着龍生無悔，且身體又那麼接近，登時有點難受的感覺。

方紅影喜悅難禁，道：「『黑珠丹』果然神效，不消一個時辰就把瘀血逼出來了。」

龍生無悔望望方氏兄妹，眼光甚感激地道：「是你們救了我？」

方傲天友善地道：「我們兄妹只是偶然路過，也說不上救了你。」

方紅影索性坐在龍生無悔身邊，痴痴地望着他，接口道：「是啊，或者這就叫緣份吧。」話中似是另有含意。

龍生無悔好生感激，道：「幸得兩位相救，否則在下和李姑娘必定死在那歐陽寒劍師徒和『神鬼雙煞』手上了。」

龍生無悔一邊說，一邊望着可憐兮兮的站在一旁的李若仙。

李若仙看見方紅影坐在龍生無悔身旁，更見她痴痴地望着龍生無悔，終忍不住，掉頭便走出營帳，龍生無悔見了，想叫住她，但方氏兄妹在場，又不便開口。

方傲天背着李若仙而立，並不察覺李若仙走出帳外，方紅影眼中只有龍生無悔，更不留意她離帳，方傲天走到龍生無悔身旁，向他作了介紹。

龍生無悔聽了方氏兄妹名字，微一錯愕，然後想起江湖中有關他們兄妹的傳聞，知道這兄妹二人雖然是黑道中人，且是江湖第一大帮會首領的子女，但二人卻甚有江湖道義，更甚少留在「滄海帮」中。

龍生無悔本來不耻於一般邪魔外道，但在他心目中，方氏兄妹並非邪魔外道，因此對他們的看法自是不同，更何況目下他們有恩於自己？

雙方至通姓名之後，客氣了一番，方紅影問道：「龍少俠，你跟歐陽寒劍和『神鬼雙煞』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他們竟要把你和李姑娘置諸死地？」

提起歐陽寒劍，龍生無悔端的恨得咬牙切齒，便把前因前果一一說了，首先由白雲城說起，說唐向東與戚人傑如何當衆欺侮一個賣藝老頭，自己與七師弟燕七郎如何看不過眼，從中干涉，事後歐陽寒劍率衆上獨秀山莊大興問罪之師，但討不了好處，憤然下山，接着歐陽寒劍與「神鬼雙煞」在武隆鎮施暗算，放毒鏢，兩名師弟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自己與李若仙中毒鏢後，被歐陽寒劍與司空氏兄弟痛下殺手，但大難不死，爲人所救，都詳細向兄妹二人說了，當中只沒有提及救命恩人是「江湖雙怪」。

方氏兄妹早知歐陽寒劍爲人，但不知他卑鄙到如斯地步，更把頭腦並不精明的「神鬼雙煞」也利用了，恨上了心頭，方傲天道：「這歐陽寒劍，若不是看在我父親份上，而且又不知他與龍少俠的恩怨，否則我剛才早就把他殺了，好替武林除去這個敗類！」

龍生無悔道：「據我所知，歐陽寒劍與『神鬼雙煞』司空氏兄弟今次往揚州，必定不會有什麼好事幹，我無論如何要從中破壞他們的陰謀。」

方紅影道：「我和哥哥此行是暗中跟着他們往揚州去的，目的就是要暗中破壞他們的好事，也正因爲暗中跟着他們，所以才在道上碰上你們。」

龍生無悔道：「到底他們有什麼企圖？」

方傲天道：「歐陽寒劍早於幾年前秘密加入『滄海帮』，他此行去揚州，是我父親派他去暗殺『統一盟』的新盟主候選人的。」

龍生無悔暗吃一驚，道：「以歐陽寒劍的陰險，又是一派掌門，平日又顯得義氣凜然，那些候選人那會防備？這豈非很危險？」

方傲天道：「正是，所以我們兄妹非從中破壞不可，但又恐防激怒我爹，只好暗中進行了。」

龍生無悔道：「自從『統一盟』成立之後，這幾年，江湖才平靜下來，新一屆的新盟主候選人必定在武林中有名望，有號召力和甚得人敬重的，若果被歐陽寒劍全都殺了，那麼『統一盟』就無人領導，豈非很易瓦解，那時江湖上又出現腥風血雨了！」

方傲天道：「你說得對。」

方紅影接口道：「歐陽寒劍要殺的第一個人，就是揚州有『鐵面神俠』之稱的劉鐵風。」

龍生無悔道：「劉鐵風大俠是成立『統一盟』的發起人，爲人不喜出風頭才沒有當第一任盟主，他對整個江湖也好，武林也好，都貢獻良多，是個人人敬重之人，豈能在毫無防備之下死在這陰險小人手上？」

方紅影道：「龍少俠不愧爲燕獨風大俠的得意弟子，同樣的俠義心腸。」

方傲天道：「龍少俠，我們何不携手破壞歐陽寒劍的好事？」

龍生無悔道：「小弟義無反顧，只是小弟心中另有更佳辦法。」

方傲天道：「什麼辦法？」

龍生無悔道：「揚州城不久之後將聚集來自各地的武林豪傑，我們何不當衆揭露歐陽寒劍與司空氏兄弟的陰謀？」

方傲天道：「請恕在下直言，龍少俠的辦法絕非良策。」

龍生無悔奇道：「何以見得？」

方傲天道：「歐陽寒劍身爲名門正派的掌門人，武林中雖然沒有名氣，但要揭露他的陰謀，以他一代宗師的身份，而且他爲人又狡猾，又能言善辯，一衆武林豪傑又怎會相信他勾結『神鬼雙煞』進行暗殺勾當？那時非但不能揭露他的陰謀，龍少俠反而被他指爲誣陷，就大大損害了燕獨風大俠的聲譽了。」

龍生無悔道：「『滄海帮』帮主是你們的父親，有你們協助指証他加入了『滄海帮』，豈非事半功倍？」

方傲天道：「龍少俠此言錯矣。」

「方兄何出此言？」

「武林中人都視在下兄妹爲邪魔外道，那些武林豪傑又豈會相信在下片面之詞？到時恐怕被人誤以爲在下爲『滄海帮』向武林散播謠言，搞分化，加上歐陽寒劍的狡辯，事情會弄巧反拙，更何況要証明歐陽寒劍已加入『滄海帮』也非易事。」

龍生無悔一想不錯，有點苦惱地道：「我們總不能讓他詭計得逞的。」

方紅影道：「所以我們只有暗中破壞這個途徑了。」

方傲天道：「我們到了揚州之後才見機行事吧！」

龍生無悔也覺得只有這個辦法可行，又交談了一會，而李若仙出帳未回，便借詞出外逛逛，便走出帳外，方紅影竟寸步不離的跟在他身邊。

李若仙呆坐在地上，眼望着林外的皓皓白雪出了神，四週的柴火烘得她滿臉通紅，那樣子就更惹人憐愛，她見龍生無悔步出帳外，眼光正含情地望着自己，心中喜極，但隨即見方紅影貼身跟在他身旁，立時嘟長了小嘴，別轉臉，連正眼也不望他一眼。

龍生無悔好像並不知她正在大大吃醋，還道她無故生氣，笑着走到她身邊，然後向她介紹了方氏兄妹。

李若仙知道方氏兄妹身份之後，知他兄妹二人乃是方競天兒女，雖不反感，但也無好感，爲什麼對方氏兄妹無好感，就連自己也

不明白。

這會不會是因她大吃其醋，所以對方氏兄妹並無好感？

當晚，方傲天與龍生無悔同宿一帳，方紅影與李若仙同宿一帳，兩個男的一見如故，徹夜閒談，至於兩個女的一帳，無論方紅影逗李若仙說什麼，李若仙都只是敷衍了事，甚至不理不睬，方紅影也不明所以。

＊　＊　＊

龍生無悔等四人在溫暖舒適的營帳住了三天，食物也不成問題，因方氏兄妹的特大包袱內藏有不少食物，三天過後，龍生無悔的元氣已回復在昏迷之前的水平，由於記掛李三夫婦是否已到了揚州，也不再作逗留之想，方氏兄妹更怕歐陽寒劍等人到揚州進行暗殺劉鐵風之行動，也急於上路了。

四人一早起來，吃了早點，折下營帳，弄熄火堆，便各自騎着馬匹開始上路了。

四人在嚴寒天氣之下上路，每天曉行夜宿，有城鎮之處則投店度宿，否則在野外紮營，遇有大風雪則停留至風雪停止才繼續上路。

連日來，方紅影都對龍生無悔表示好感，而且，一直依傍在他身邊，李若仙則一直感受着龍生無悔的冷淡看待，所以她對方紅影漸漸產生了敵意——一種為了異性才生出來的敵意。

這一切，龍生無悔都好像並不察覺，因為李若仙平日根本並不愛多言，只以為自己與方紅影閒談時，李若仙只是從旁仔細傾聽。

由於天氣惡劣，四人用了大部份時間避風雪，所以上路進展甚是緩慢。

不一日，四人終於抵達揚州城內，那時已是十一月中了。

揚州果然是繁華烟花地，甫一到步，龍生無悔頓感眼界大開。

龍生無悔本約了「江湖雙怪」在城內的金陵客棧相會，找到該客棧之後，便與方氏兄妹一齊入住了。

龍生無悔先向掌櫃查詢雙怪有否留下口訊，方知雙怪並未抵埗，便把口訊留下了，好讓雙怪抵埗後能聯絡上自己。

這金陵客棧是揚州城內最有名氣和規模最大的一家客棧，每天租金也不便宜，幸而雙怪臨別前把幾百兩銀子交予龍生無悔應用，再加上方氏兄妹視錢財如糞土，所以各人食住倒不成問題。

四人入了客棧之後，已是黃昏時分，仍是兩男人住一間房，兩女人住一間房，在房中安頓了行裝，打算次日才打探李三夫婦下落，及歐陽寒劍等人的行踪。

客棧的房間全都在二樓以上，四人安頓行裝之後，正想一起到酒樓用膳，但瞥眼一看，忽見有兩人走進客棧大門，龍生無悔眼尖，一眼便知是歐陽寒劍與雷湨師徒。

龍生無悔對這師徒二人恨之刺骨，一時衝動，正想自樓梯飛身而下解決恩怨，但回心一想，小不忍則亂大謀，便壓制了這股衝動。

四人見歐陽師徒的脚步行向樓梯處，這樓梯是通住客房的，猜想他們必定也是住在此客棧，龍生無悔暗叫聲「寃家路窄」，便與方傲天等人退回二樓，然後躲在暗角處，目的是要看清楚歐陽師徒入住哪間房。

歐陽師徒果然直上二樓，並打開其中一間房門，師徒二人便進入房內。

龍生無悔等人無意間知道歐陽寒劍的行踪，端的省了不少功夫，但卻不見「神鬼雙煞」司空氏兄弟，也不見戚萬軍與西門英。

四人打算暗中監視歐陽寒劍師徒的動靜，當下按兵不動，先用晚膳再作計較。

龍生無悔等人每天一邊監視歐陽寒劍師徒行踪，但都沒有行動，另一方面又到處打探李三夫婦下落。

幾天下來，仍無李三夫婦消息，龍生無悔不由對李三夫婦懷疑起來，因為他們夫婦的目的是來揚州探親，但據李若仙所講，他們要探的親人是誰？什麼關係？就連李若仙與卓飛也一無所知。

李若仙甚至一直都不知道在遙遠的揚州城竟有親人，聽父母提及方知，追問此親人是誰，李三只表示到了揚州見了那親人，她自然會知道。

若果李若仙知道此親人是誰，家住何處，要打探父母下落相信並不難，也免卻日夜掛心之苦。

龍生無悔在懷疑，李三夫婦既然帶同女兒與徒弟從老遠家鄉往揚州城，為什麼對那親人的身份顯得如此神秘？一年這麼長，天氣良好的日子多的是，為什麼偏偏選在深秋才上路？抵埗後豈非已是寒冬？還要逗留至明春回暖才可以回程？

到底李三夫婦的行動表示了什麼？在武隆鎮一役之後，為何迅即不知去向？

這一切，龍生無悔覺得好像一個謎般。

既然李三夫婦透着古怪，他們刻下也未必身在揚州城，所以龍生無悔也放棄打探了，還是把注意力放在歐陽寒劍師徒身上。

當然，龍生無悔對李三夫婦的懷疑只是放在心上，並沒有對方氏兄妹提及，更不宜對李若仙提起。

龍生無悔心中一直都焦慮不安於一件事情，就是同行的兩名師弟燕無爭及燕七郎身中毒鏢後下落不

明，更是生死未卜，若他們有所不測，不但心中難過，此事也難以向師父交代。

奈何一切都是自己所難預料的，更非自己能力所能控制，所以也不再作他想，只專心的破壞歐陽寒劍的計劃，再等「統一盟」大會結束後就馬上返回獨秀山莊，向師父告知所發生的一切。

＊　＊　＊

這一天，天氣仍十分嚴寒，白雪翻飛，龍生無悔正與方傲天在房中談得投機，方紅影見對着沉默寡言的李若仙正悶得發慌，心中又想見龍生無悔，於是走進龍、方二人的房間，李若仙不想龍生無悔被方紅影「霸佔」，也跟着進房。

龍生無悔與方氏兄妹也甚投緣，雙方無所不談，李若仙照舊呆呆的坐在一旁，表面上在留心聽三人交談，內心卻有被冷落的感覺，有點酸溜溜的。

各人在溫暖的房間正談得投機之際，此時忽響起拍門聲。

龍生無悔正想詢問來者是誰，但門外的人正以一把粗大的聲音叫道：「二弟、三妹，快快開門，為了見你們，急死我啦！」

龍生無悔與李若仙一聽，大喜過望，這不是長孫忘我的聲音嗎？李若仙知道長孫忘我最疼自己，知他來了，再不會被冷落，連忙一個箭步衝前把門開了。

門一打開，果然是「江湖雙怪」出現在眼前，那上官有我身上穿得臃腫之極，身子兀自在抖顫，牙齦也「格格」作響，見門打開了，連忙閃身進內，並第一時間坐在暖炕旁。

李若仙一見長孫忘我，喜極忘形，口中叫聲「大哥」，便上前把他擁抱着，顯得無限的親切。

長孫忘我把門關上，一手抱着李若仙，再上前另一手抱着龍生無悔，竟開心得眼眶也濕了，眞情流露得一時間也說不出話來，倒像分別了數十年似的。

龍生無悔自然也高興萬分。

上官有我坐在暖炕旁，心中其實也興奮之極，只是此人不知是太口硬，還是不想以眞感情示人，只在一旁作出不屑神色。

長孫忘我擁抱着龍李二人，詢問二人近況，更擔心他們忘了服食「忘我丸」，噓寒問暖，問長問短的，顯得極之關懷，比之婦道人家還要細心，甚至房中尚有方氏兄妹他也好像渾然不覺。

方氏兄妹知龍李二人與人有約在此見面，並不知相約者何人，今番見了，原來是兩個衣服穿得不倫不類，頭梳道士髻，耳垂着又圓又大耳環的怪人，又見另一人身上衣服穿得多至舉步艱難，若不是尊重二人年紀大，又是龍李二人的朋友，早就忍不住笑出聲來了。

長孫忘我與龍李雙方互道了近況之後，龍生無悔便向雙怪與方氏兄妹作了介紹，雙怪到底是前輩身份，所以龍生無悔先向方氏兄妹介紹了雙怪，方氏兄妹聽了雙怪的名頭，心中奇怪，龍李二人何以與其中一人成為八拜之交？知他們在江湖上雖以古怪行徑出名，但也不敢造次，兄妹二人便向雙怪行了後輩之禮。

然後，龍生無悔又向雙怪介紹了方氏兄妹，雙怪聽了，瞪大眼睛，齊齊叫道：「什麼？你們是『霹靂狂魔』方競天的子女？」

方氏兄妹聽他直呼父親那並不光彩的外號，心中不滿，但看在他們是前輩份上，也不動怒，只是不置可否。

龍生無悔知道方氏兄妹心中不高興，正感尷尬之際，長孫忘我已對他道：「兄弟，你和三妹怎可以與江湖上的邪魔外道交朋友？氣死我啦！」說着竟暴跳如雷。

龍生無悔更是難堪之極，那上官有我已接口道：「對啊，我們最痛恨的就是那種專幹傷天害理勾當的邪魔外道，你兩個怎地如此不長進，專門揀這種臭龜蛋來做朋友？」

龍生無悔被他們的話弄至不知所措。

方紅影怒得杏眼圓睜，方傲天雖怒，但卻很沉得住氣，有禮地道：「兩位前輩，話可不能亂說。」

長孫忘我惡瞪着他，道：「臭王八，我跟二弟和三妹說什麼也可以，你怎能叫我不能亂說話？」

上官有我也道：「對極了，也對之極，這是他們三兄弟妹的事，你這臭龜蛋理得着嗎？」

方傲天修養極佳，道：「但兩位前輩說的話好像是衝着晚輩兄妹而出口的，晚輩豈能不插上一兩句嘴？」

長孫忘我仍惡瞪着他，道：「是又怎樣？難道我的話說錯了？」

方紅影終於忍不住了，破口道：「你兩個口口聲聲邪魔外道，又臭龜蛋，臭王八的，到底想怎樣？」說着，拿起單刀，擺出一副想打架的樣子。

龍李二人萬料不到雙怪一出現竟發生這些事端，方紅影是個性烈之人，方傲天又必定維護妹妹到底，恐防鬧下去會不可收拾，龍生無悔連忙對雙怪道：「大哥，上官前輩，你們誤會了，方兄和方姑娘雖是『滄海幫』的人，但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傷天害理之事，更不是你們口中的邪魔外道，與一般江湖幫會的人大大不同。」

（未完・六）

上文提要：君簫進入風雲山莊，被李莊主追查孝女庵之事，糾纏不讓他走，正在互相爭持間，來了七星會派來的孫護法、錢護法二人，說是奉會主之命敦請君簫往七星會一敘，君簫婉拒，這時又來了七星會總宮令使賽純陽司馬宣，說明了會主慕銅簫鐵劍之名，請李宮主陪君簫往總宮一行，看似是很隆重的邀請，見君簫不從欲辭行，又不放走……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中寒毒求醫　附條件療傷

「哈哈！」激戰中，緊隨着遊龍李從善的話聲，也響起了君簫一聲清朗的長笑，說道：「大莊主認為諸位不住手，就能難為在下麼？」

兩人口中說着，雙方並未住手。

司馬宣怒笑道：「此子如此執迷不悟，李宮主，你又何用和他多說？」

刷的一聲，銀光一閃，馬尾拂塵快逾電繞，朝君簫頸上纏來。

君簫沉喝道：「在下只是不願傷人，諸位這般苦苦相逼，那是逼我出手了！」

拏雲手錢飛尖聲道：「好小子，你不怕大風閃了舌頭？」

突然雙爪齊發，朝君簫的腳踝抓去。

冷面鬼王孫浩生性陰森，此時眼看有機可乘，悶聲不響，一下閃到君簫身後，寒鐵令牌無聲無息，猛向他腰脊間砸落。

這三人幾乎是同一時間發動，這一湊，也正好成品字形把君簫堵住。

君簫忽然之間發出一聲長嘯，嘯聲甫起，左掌右簫，一划之勢，身如彩鳳展翼，離地飛起一尺來高，身子一個飛旋，掣電般點出三簫。

這三簫才是他眞正師門絕學「鳳簫九式」中的招式，三簫幾乎比一招還快！

簫光乍現，但聽同時響起三聲悶哼，三道人影各自往後疾退。

司馬宣、錢飛、孫浩三人，如出一轍，飛躍後退，每人一條右臂都已垂了下去，再也舉不起來。

只要看三人咬牙切齒的憤怒之色，君簫這一簫就點得不輕。

遊龍李從善做夢也想不到這年輕人果然身懷絕技，一招之間(他只當君簫發了一招)連傷三名高手，這教他如何不驚？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君簫身形落地，連看都沒看三人一眼，冷聲道：「在下告辭。」

閃身朝外掠去。

五人圍住君簫，臥虎李從義站立的位置就在大廳門口，此時也被君簫一記簫招，看得聳然動容，一見君簫朝大門掠來，他並未出手阻攔，閃身讓了開去。

要知五人聯手，佔的是五行方位，左首下方，原是冷面鬼王孫浩的位置，他中簫後躍，也正好退到廳門附近。

眼看君簫衝到大廳門口，李從義竟然讓了開去，並未出手，一時豈肯甘休，口中陡然發出一聲森冷的陰笑，身形一撲，霍地移近了丈餘，左手一揮，一隻烏黑的手掌朝君簫肩後拍來。

這一記身法詭異，疾快無匹，君簫堪堪掠近廳門，突聽陰笑入耳，一股奇異徹骨的森冷掌風襲上身來，向前衝去的身子陡然一停，側身避讓，右手銅簫，隨着一轉之勢，從自己肩頭直劈出去。

雙方勢道何等神速？但聽「喀」的一聲，銅簫擊中冷面鬼王左臂，一條臂胳登時折斷，口中又是一聲悶哼，蹬蹬的連退了四五步之多。他手臂雖被君簫一簫劈斷，但他劈出的一股徹骨奇寒的掌風，也掃上了君簫的肩頭。

君簫只覺肩頭被寒風掃過，微微打了一個冷噤，一時也未在意，縱身撲起，接連幾個起落，掠出風雲莊大門。

夜色朦朧之下，果見莊院前面一片草坪上，靜靜的停着一匹青鬃馬。

李從義說的不假，馬匹並未拴上，顯然是他給自己準備了，但君簫只朝青鬃馬望了一眼，就展開腳程奔行而去。

此時天色已黑了多時，黃山多雲，遠近山林間，霧氣四合，很難辨認方向。

君簫奔行了六七里路，只覺山風吹來，身上微有寒意，想起包裹還有乾糧，當下就在林前一棵大樹下，找了一方較為平整的大石坐下，取出乾糧，正待食用！

忽聽遠處傳出一聲駝鈴、馬蹄之聲，從自己來路急馳而來。

君簫突然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是風雲山莊的人追下來了？哼，縱使有人追來，自己也未必怕事。」

心念轉動，不覺霍地站了起來。

那馬匹馳行極快，眨眼之間，已經奔到林前。

那是一匹青鬃馬，馬上人一眼看到君簫，立即輕輕一勒，帶住馬頭，青鬃馬一聲輕嘶，便行停住。

馬上人沒待馬匹停妥，就從鞍上飛身而起，翩然落到地上，嬌聲道：「君相公，我算你準是從這條路來的了。」

君簫面前，俏生生站着一個纖巧的人影，黑夜之中，她那雙含情的美眸，依然閃着星星般的光亮！

她竟然是李如雲！

此刻黑絹束髮，身上也換了一套玄色緊身衣褲，腰插一柄短劍，手上提着一個竹編有蓋的籃子，不知裏面是什麼東西。

君簫看了她一眼，問道：「姑娘來此作甚？」

李如雲已經款步走到他身邊，說道：「二叔說你大概還沒有用過晚飯，這一帶又是數十里沒有人家，找不到宿頭，所以我要厨下做了幾式粗餚，特地給你送來的，來，你快坐下來，大概已經有些涼了。」

這明明是她的心意，却偏偏要說是二叔的意思。

君簫道：「今晚多蒙令叔暗中相助，在下至為感激。」

「二叔又不是要你感激他。」

李如雲臉上含着嬌笑，催道：「君相公，你坐下來咯，先吃些東西再說，別餓壞了。」

君簫依言坐下，說道：「其實在下身邊帶有乾糧，姑娘何必為此趕來？」

李如雲在他面前蹲着身子，翻過籃蓋，從竹籃裏拿出四個荷葉包的食物，放到籃蓋上，然後又用纖纖玉手一包包的打了開來，口中說着這是脫骨扒鷄，這是粉蒸排骨，這是香酥鴨，這是醬牛肉，另外還有一大包饅頭。

她端起籃蓋，放到君簫膝蓋上，柔聲道：「還有些溫，你快吃吧。」

君簫道：「姑娘拿許多東西來作甚？」

李如雲道：「這是今晚爹宴請司馬宣他們的酒菜，我揀了幾樣拿來，喔，孫護法折了一條左臂，聽二叔說，他骨節已碎，左臂廢啦，這人心機陰沉，日後你可要提防他一些。」說到這裏，眼看君簫坐着不動，不覺低聲的道：「君相公，你怎麼不吃？」

君簫緩緩吸了口氣，說道：「奇怪，這陣山風好冷！」

李如雲驚奇的望着他，問道：「君相公，你說什麼？山風吹來很冷？」

君簫道：「在下就是覺得有些奇怪，山風吹了身子，竟然奇冷徹骨！」

「那怎麼會呢？」

李如雲睜大一雙星眸，一霎的望着他，問道：「君相公長途跋涉，還是身子有些不適？」

君簫確實感到身上有些寒颼颼的，但他還是搖搖頭道：「在下很好。」

李如雲像妻子伺候丈夫一般，伸手端開籃蓋，柔聲道：「你要不要站起來活動活動？」

君簫道：「多謝姑娘。」

李如雲低聲的道：「你叫我如雲就好，姑娘、姑娘的，聽來多彆扭？」

她說的話，君簫自然聽到了，只是他感覺身上竟然愈來愈冷，生似沒穿衣服一般，山風吹來，就往毛孔裏鑽，一直吹到骨髓裏去。他咬牙忍受，心中暗道：「這眞有些邪門，莫非眞是病倒了？」

心中想着，不覺站起身來。

那知坐着還好，這一站起，身子搖了幾搖，一個踉蹌，幾乎摔倒

下去。

李如雲吃了一驚，急忙伸手扶住君簫的身子，急急問道：「君相公，你……怎麼了？」

君簫身子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說道：「在下……好冷……」

李如雲聽得暗暗吃驚，一個練武之人，應該寒暑不侵，何況目前已是仲夏天氣，就是山風吹來，也不會有寒冷的感覺。

她摸摸他十指寒冷如冰，身子也不住的顫動，分明是生了重病，一時心頭惶急，幽幽的道：「君相公，你生病了！」

她扶着他在大石坐下。

君簫冷得上下牙齒打戰，說道：「在下……只覺……奇寒……徹骨……連血液……都要……凝結……了！」

李如雲此時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半扶半抱的和他並肩坐下，失聲道：「你莫非中了冷面鬼王的『陰極掌』？」

君簫幾乎就倚在她懷裏，想了想道：「沒有……孫浩……並沒有……擊中我……哦……是……了，在下……奪門……而出之時……被他……掌風……掃中左……肩，當時……也並……無感覺……」

李如雲道：「這就是了，冷面鬼王孫浩的『陰極掌』，是一種極爲歹毒的旁門陰功，傷人無形，只要被他掌風掃中，當時只不過覺得寒風透體，並無多大感覺，漸漸就會徹骨奇寒，全身冰冷。」

她說到這裏，雙眉緊蹙，說道：「這怎麼辦呢？君相公，中了『陰極掌』，寒毒透骨，只有冷面鬼王的獨門解藥可解，我看你還是先回到我們莊上去，我會設法弄到解藥的。」

君簫這一陣工夫臉色已經凍得發白，咬着牙關，說道：「在下……不去……妳……不用管我……」

突然掙脫李如雲的扶持，霍地站起，放腿朝前奔去。

他終究練的是玄門正宗內功，此時寒毒雖已發作，但他強提着一口眞氣，奔行依然極快。

李如雲吃了一驚，急急縱身掠起，口中急叫道：「君相公，你等一等。」

跟着他身後追了下去。

君簫只是憑仗着一口眞氣往前奔行，幾乎不辨方向。李如雲跟在他身後，一顆心只放在他身上，也沒去辨認路徑。

不大工夫，兩人一前一後，不知不覺的奔入了一處狹谷之中。

前面的君簫突然脚下一絆，摔倒地上。

李如雲看得心頭狂跳，急急飛掠過去，俯身一瞧，只見君簫雙目緊闔，臉如金紙，已是氣若遊絲，再探手摸去，只覺他全身皮膚好像都在冒着寒氣，觸手冰涼，只有胸口還有微溫！

這正是「陰極掌」發作的徵候，奇寒徹骨，全身冰冷，直至血脈凝結，心臟僵凍而死……李如雲這一驚非同小可，她一張勻紅的粉臉，不禁流露出悽惶之色，幽幽一歎，黯然淚下。

「自己還是趕快抱着他回轉風雲莊去，好歹由二叔出面，向冷面鬼王討取一顆解藥，才能救他，再遲只怕來不及了！」

心念一動，急忙雙手抱起君簫身子，匆匆往原路奔去。

那知奔行了頓飯工夫，但覺山勢迂迴，愈走愈覺不對，等她站停身子，朝四外仔細打量，山陵間雲霧瀰漫，暗影空濛，那裏還辨得清方向？

她雖是生長在黃山，但黃山廣袤數百里，幽谷絕壑，何止千萬？此時夜色正濃，雲氣如潮，松林如海，那裏還找得到歸路？

李如雲急得幾乎要哭，她抱着君簫，忍不住低下頭去，幽幽的道：「君郎，你如果死了，我也不想活啦！」

姑娘家平日眼高於頂，放眼武林，沒有一個中意的郎君，自從邂逅君簫，芳心默許，不料見面不過三次，他就被冷面鬼王「陰極掌」所傷。

但只要趕返風雲莊，仍可有救，偏偏又在緊要關頭，迷失路途，這豈非天意？

她心頭這份惶急，眞似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但縱然迷失山路，總不能老站着不走，她此時只能憑着自己臆測，舉步朝一座小山奔去。

迷失了路的人，如果依然找得到原路，那就不是迷失了。

迷失，就是越迷越失，越走越遠。

李如雲抱着君簫，奔近小山脚下，已是香汗淋漓，她連拭把汗都騰不出手來，眨動眼睛，凝目四顧，發現自己不知不覺間，奔進了一條狹谷。

這座小山，就是狹谷盡頭，小山上似有一間茅舍，隱現在夜色之中。

李如雲看到山頂上的茅舍，心中不覺一喜，既有茅舍，自然有人居住，自己迷失方向，至少也可以有問路人了。

她在山坡上放下君簫，掠掠鬢髮，抹了一把汗，然後緩緩吸了口氣，俯身從君簫腰間摘下銅簫，替他收入劍囊之中，把包囊背到肩上，雙手抄起君簫身子舉步朝山上走去。

她才一舉步，就聽到頭頂上「呱」的一聲怪叫！

那是夜梟的聲音，但在深山黑夜，聽到這淒厲的啼聲，恍如鬼哭，就使人心頭油然生出寒意！

李如雲當然沒有去理會牠，繼續朝山上走去，只聽頭上又響起「呱」的一聲。

李如雲輕輕呸了一口，說道：「討厭。」

小山，當然不會太高，這要換在平時，李如雲提氣縱掠，幾個起落，就可躍登，但她手裏抱着君簫，已經奔行了不少路，實在已經用盡了氣力，因此這一段山坡，走得甚是吃力。

那夜梟就像跟着她一般，她一路上山，夜梟在她頭頂上，每隔上十來步，就「呱」的叫上一聲。

李如雲被牠叫得又心煩，又厭惡，暗暗忖道：「這東西跟烏鴉一般討厭，這樣叫個不停，莫非君相公眞的沒有救了？」

她恨不得拾起一塊石子，把牠打下來。

不大工夫，總算登上小山山頂，但聽那夜梟在頭頂「呱」的一聲，接着又是一聲噗噗輕響，往山下投去。

李如雲舉目看去，這小山頂上，地方不大，幾棵擎雲盤空的老松樹中間，果然有一座茅舍，只是黑黝黝的，不見燈光，不知有沒有人住？

她緩緩走近茅舍，只見兩扇木門緊閉，寂無人聲，不由脚下一停，高聲叫道：「請問裏面有人麼？」

過了半晌，屋中寂然無聲。

李如雲又走上一步，叫道：「請問屋裏有人麼？」

屋中仍然無人回答。

李如雲心中暗暗失望，忖道：「看來這茅舍果然無人居住的了。」

但她到了這裏，又有些不大死心，這就提高聲音，又問了一句。

方聽得茅屋中響起一個低沉的婦人聲響說道：「妳嚷什麼？屋裏沒有人，要這茅屋作甚？」

話聲不但冷漠，而且極爲低沉，好像是在很遠的地方說話。

李如雲聽得雖覺奇怪，但總算有人答應了，慌忙說道：「大娘，我們在山中迷路，我大哥又生了急病，想請大娘指點路徑。」

那婦人聲音冷冷說道：「門沒門上，妳進來再說。」

這若是換在平時，李如雲聽了她這般口氣，早就掉頭走了，但此刻君簫寒毒發作，救傷要緊，只好忍着委屈，推門而入。

兩扇木門果然只是虛掩着，呀然開啓，跨進茅舍，是一間小小的客堂，但裏面陰森幽暗，竟然空無一物，生似久無人住。

李如雲心頭暗暗犯疑，脚下一停，說道：「大娘，我們山行迷失方向，找不到歸路，大哥又生了急病，只想請教大娘一聲，雲門峯如何走法？」

只聽那婦人聲音說道：「老婆子連這裏叫什麼峯，都不知道，那會知道什麼雲門峯，霧門峯？」

聲音雖從堂後傳來，但聽來依然十分低沉，好像是從很深的地底下傳上來的。

李如雲出身風雲山莊，也算是武林世家，平日江湖上的古怪事兒，聽也聽得多了，自從進入這間茅屋，就覺得大爲古怪，已是暗暗存了戒心，這就說道：「大娘既然不知道雲門峯，那就告辭了。」

說完正待回身退出。

「慢點！」

那婦人聲音一共說了兩個字，第一個字說出之時，她聲音還很低沉，好像在很深的地底下，但等她說到第二個字，已經就在客堂後面了。

李如雲心頭暗暗一驚，問道：「大娘還有什麼見教？」

那婦人聲音尖笑道：「小姑娘，妳既然來了，那就不用走了。」

這話聲尖得刺耳，竟然是從身後傳來！

李如雲悚然一驚，她反應極快，急急往前跨出一步，倏地轉過身去。目光抬處，只見當門站着一個形同鬼魅的老婦人，攔住了去路。

這老婦人披散着一頭如銀白髮，一身黑衣，鳩臉闊嘴，最令人毛骨悚然，是她那雙眼睛，暗夜之中，竟然閃着綠陰陰的光芒。

李如雲抱着君簫，幾乎驚怖欲絕，雙腿發軟，不由自主的後退了兩步，嬌叱道：「妳是什麼人？」

喝聲出口，左手抬處，悄無聲息，從袖中射出七支「花鬢透骨針」。

黑衣老婦當門而立，呷呷尖笑道：「老婆子就是這茅舍的主人。」

「花鬢透骨針」細如閃電，那黑衣老婦不避不讓，渾似不覺，直等她說完話，才低下頭去，朝左手看了一眼，呷呷笑道：「是七花娘的透花針！」

她站在那裏，根本連手也沒有抬過，七支「花鬢透骨針」不知何時已經到了她手上！

李如雲聽她提到師傅的名號，不覺膽氣一壯，說道：「妳知道我師傅就好。」

這句話當然含有示威的意味。

黑衣老婦聽得不覺呷呷笑道：「妳是七花娘的徒弟？」

李如雲道：「不錯。」

黑衣老婦尖聲笑道：「七花娘給我老婆子做徒弟還不夠格。」

李如雲心頭有氣，哼道：「妳攔着我，要待怎的？」

黑衣老婦道：「老婆子要問問妳，妳怎會找到這裏來的？唔，可是七花娘要妳來的？」

李如雲道：「我早已說過，我們是迷失了方向，無意找來的，我大哥病得很重，急於趕回雲門峯去。」

黑衣老婦呷呷笑道：「這些話妳能騙誰？」

李如雲氣道：「我爲什麼要騙妳？難道我大哥中了『陰極掌』也是假的不成？」

黑衣老婦一雙綠陰陰的目光，盯着君簫看了一眼，才道：「妳說是不是有人支使妳來探老婆子虛實的？」

李如雲冷笑道：「我連歸路都找不到，誰來探妳什麼虛實？妳又有什麼虛實好探？」

黑衣老婦閃爍着一雙綠陰陰的眼睛，點頭道：「這樣就好。」

李如雲道：「那就可以讓開啦，我要走了。」

黑衣老婦呷呷笑道：「老婆子方才說過，妳既然來了，那就不用走了。」

李如雲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黑衣老婦尖笑道：「老婆子這裏正缺少一個伴兒，要委屈妳三天。」

李如雲雖然不知這黑衣老婦的來歷，但已可看出這醜怪老婆子武功高不可測，心頭又氣又急，說道：「我不是說過我大哥中了『陰極掌』，我必須趕回家去，再遲就來不及了。」

黑衣老婦乾笑道：「老婆子知道，這個妳不用發愁，老婆子要留妳三天，這三天之內，妳大哥就死不了。」

「陰極掌」是旁門中最厲害的功夫，擊中人身，如無解藥，六個時辰之內，就會寒毒發作，僵凍而死，她說的三天不死之言，自然是胡謅的了。

李如雲披披嘴道：「我不信。」

「妳不相信老婆子說的話？」

黑衣老婦緊瞪着兩顆又小又圓的綠眼珠，尖聲笑道：「陰極掌不過是極陰極柔的寒毒功夫，擊中人身，陰寒大盛，陽氣受迫，逐漸萎縮，要使他陽氣復原，只須把陰寒之氣逼出體外，妳說他還會不會死？」

這道理，李如雲自然懂。

她曾聽二叔說過，被「陰極掌」擊傷的人，除了獨門解藥，只有練過太陽神功的人，可以把陰寒之氣逼出體外。心念一動，不由的急急問道：「老前輩，妳說出道理，一定可以救我大哥的了？」

黑衣老婦冷冷說道：「老婆子沒答應救他。」

李如雲道：「老前輩，只要妳能救我大哥，晚輩願意在這裏留上三天。」

黑衣老婦搖頭道：「不成，老婆子只答應三天之內，不讓妳大哥傷勢惡化，哼，就憑這句話，妳知道老婆子要花多少精神？」

李如雲心知自己不答應，只怕也走不了的，但依然倔强的道：「我要是不答應呢？」

黑衣老婦呷呷笑道：「老婆子說出要妳屈留三天，妳要留兩天半也不成。」

李如雲道：「妳能保證我大哥傷勢三天不惡化？」

黑衣老婦道：「這還用說？」

李如雲道：「妳如何保證？」

黑衣老婦道：「這個簡單得很，老婆子自然要妳相信了，妳才肯留下來，好，妳隨我來。」說完，舉步朝堂後走去。

李如雲半信半疑，但事已至此，只得抱着君簫，跟隨黑衣老婦身後走去。

她跟在黑衣老婦身後，自然不過前脚與後脚之分，但當她掀起布簾，舉步走入，在這轉眼之間，黑衣老婦已然不見了蹤影。

堂後當然比前面要黑暗得多，也陰森得多，李如雲凝足目力，也只能看清楚這間後堂，和前面客堂，差不多大小，也同樣的空無一物！

除了還有一個黑衣老婦，這簡直是一間久無人住的空屋。

「自己莫非遇了鬼不成？」

李如雲想到鬼，全身毛孔都不禁起了鷄皮疙瘩，正待回身退出。

只聽黑衣老婦的聲音說道：「女娃兒，妳怎麼不過來了？」

這句話，有音無形，明明是從地底下傳上來的了！

李如雲駭然却步，但她依然壯着膽子問道：「老前輩在那裏？」

黑衣老婦呷呷笑道：「老婆子就在這裏，妳過來就看到了。」

話聲甫落，但聽「擦」的一聲，屋中隱綽綽亮起了燈光！

不！那燈光是從地底透上來的，帶點綠陰陰！

綠色本來使人有清新之感，惟有火光綠不得，火光一綠，就有陰森之感，慘綠如同鬼火！

李如雲這也算看清楚了，這間後堂，略呈方形，在屋子中間，又有四方形的一個方塘！

不，是四方形的一個窟窿，足有數丈方圓，慘綠燈光就是從窟窿中透上來的。

這是多麼奇怪的一間屋子，多麼古怪的老婦人！

李如雲不禁動了好奇之心，緩緩的朝窟窿走了過去。

窟窿挖掘得並不整齊，但很深，像一口土井，你站在井沿上，還是看不到底。

在窟窿左邊，豎立着一道竹梯。

李如雲正在打量之際，只聽黑衣老婦的聲音從下面傳了上來，說道：「小姑娘，妳看到竹梯了麼？快從竹梯下來。」

李如雲也不知道是禍是福，抱着君簫從筆直的竹梯上走了下來。

這道竹梯，只是靠着土牆豎放着，少說也有八九丈深，李如雲雙手抱了一個大男人，縱有一身武功，也走得甚是吃力。

竹梯盡頭，就像一個坐井觀天的小天井，燈光從右首一道門戶射出。

稱它門戶，其實只是在土牆上，鑿了一個一人高的窟窿而已。

李如雲朝着燈光走去，跨進洞門，不由暗暗打了一個冷噤！

門內是一間相當寬敞的地窖，裏首正中間停放着一口白木棺材，棺前地上，放着七盞綠陰陰的油燈，不知點的什麼油，竟有這般慘綠陰森，如入鬼域！

那黑衣老婦就蹲在地上，長髮披地，望着李如雲呷呷笑道：「這地方好不好？」

李如雲心中暗道：「這老婦人形同鬼魅，行動詭異，不知是何居心？」一面故作鎮定，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黑衣老婦尖聲笑道：「住在這樣一個鬼地方，當然不好，老婆子也不想老躭在這裏，不過現在快了。」

她看李如雲手上抱着人，依然站在門口，這就接着道：「小姑娘，現在可以把妳大哥放下來了。」

李如雲依言把君簫平放地上，抬頭望望黑衣老婦，說道：「老前輩……」

黑衣老婦擺了下手，說道：「老婆子方才答應過妳，妳留在這裏三天，我保證妳大哥三天之內不死，這話妳總記得？」

李如雲點點頭。

黑衣老婦又道：「要保證妳大哥不死，只有一個辦法……」

李如雲眼睛一亮，急急問道：「老前輩，妳有辦法？」

黑衣老婦呷呷笑道：「沒有辦法，我老婆子怎麼會說出口來？」

李如雲心頭一喜，噗的跪了下去，說道：「老前輩，求求妳，救救我大哥，妳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黑衣老婦目中綠光一閃，問道：「他眞的是妳大哥？」

李如雲粉臉微酡，點了點頭。

黑衣老婦望着她譎笑道：「妳大哥中了玄陰門的『陰極掌』，是一種極陰寒之氣，只有玄陰門的『玄陰保眞丹』，才能醫治。」

李如雲道：「老前輩有『玄陰保眞丹』麼？」

黑衣老婦道：「老婆子不是玄陰門的人，那來的『玄陰保眞丹』？」

李如雲失望的道：「那……」

黑衣老婦不待她說下去，尖笑道：「除了『玄陰保眞丹』，另一辦法，就是練過太陽神功的人，替他打通全身經脈，也一樣有救。」

李如雲道：「這麼說，老前輩想必練過太陽神功？」

黑衣老婦呷呷笑道：「老婆子沒練過『太陽神功』。」

李如雲又急又氣，心想：「妳方才還說有辦法，原來是騙我的。」

黑衣老婦看她臉有急憤之色，不覺尖笑道：「老婆子辦法是一個……」

李如雲急道：「老前輩請說。」

黑衣老婦道：「妳練過內功？」

李如雲道：「晚輩練過。」

「這樣就好。」黑衣老婦道：「妳可以替他打通全身經脈。」

李如雲心中暗想：「要以本身眞氣，替人打通經脈，自己非有深厚的功力不可，何況君相公血液，已經冷得逐漸凝結，以自己這點功力，如何能替他打通經脈？衝開凍結的氣血？」心中想着，只是黯然搖頭道：「憑晚輩這點微末功力，那能替大哥打通經脈？」

「呷！呷！呷！」

黑衣老婦一陣尖笑，才道：「小姑娘，老婆子說行，妳替大哥打通經脈之時，老婆子自會助妳把他身上的極陰極寒之氣驅走，我保妳大哥就會醒過來。」

李如雲道：「眞的？」

黑衣老婦道：「老婆子還會騙妳不成？不過老婆子有個條件。」

李如雲道：「老前輩要我在這裏陪妳三天？」

「不錯。」黑衣老婦道：「因爲這三日之內，老婆子有一個厲害對頭會尋來，妳只要替我看着家就好。」

李如雲道：「就這麼簡單？」

黑衣老婦道：「本來就只有這麼簡單，難道老婆子還要妳去帮我對付强敵？呷！呷！呷！像妳這點能耐，就是有十個八個，也抵不住人家一根指頭。」

（未完・六）

上文提要：霍元伽召麥小明到聚義廳，才發現麥小明失踪了，剛想結束此事時，麥小明却突然出現，原來霍元伽已將「向心露」給了麥小明的師兄，正想命令他師兄攻擊麥小明，苗素蘭故意走到麥小明面前，讓麥小明拿她作人質，此時藍衣人又再出現……麥小明與霍元伽談判後，放了苗素蘭，才與藍衣人一起離開……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絕天香



神秘客出現　姐妹倆約見

鍾一豪等人也在霍元伽回天星院不久，回到了柏齡院。

路上，他們雖爲麥小明逃過大劫而深感慶幸，但另一方面，也爲麥小明的離去而悵惘不已，不但是感性方面的失落，同時也等於失去了憑恃。

余亦樂吁口氣道：「諸位可看出今天是苗姑娘救了麥小兄弟？」

王大康道：「俺雖是個粗人，也看出了門道，從前俺還以爲苗姑娘眞是變了心，現在才明白，她跟了霍元伽，一定有什麼苦……」

余亦樂接道：「你可是說有什麼苦衷？」

王大康道：「不錯，就是這兩個字，俺雖然沒讀幾年書，有些文縐縐的話說不上來，但却懂得意思。」

他接着又道：「不過俺今天不明白的，那藍衫蒙面的人又是誰呢？」

余亦樂道：「這人昨晚也曾出現過，也幫過麥老弟殺退巴天義和宋天鐸，偏偏連麥老弟也不知道他是誰。」

說話間已回到柏齡院。

進入院門，不由所有的人都是一陣驚喜，只見客廳裏坐着一人，赫然是麥小明。

羣豪在喜出望外之下，立即快步擁進了客廳。

還是王大康第一個開口叫道：「原來麥小兄弟沒走！」

麥小明笑道：「你們都在，我爲什麼要走？」

王大康咧嘴笑道：「那太好啦！俺們方才還在談論著你，不知你到哪裏去了！」

麥小明道：「我腰裏裝着霍元伽的字據，還怕什麼？」

鍾一豪正色道：「不管如何，麥老弟以後還是要謹愼小心，絕對不可再鬧事。霍元伽陰險詭詐，咱們不得不防。」

麥小明道：「我什麼時候鬧過事來？以今天的事來說，難道我連不嫖女人的自由都沒有？你們評評理，到底是誰找誰的痲煩？」

余亦樂道：「別說這麼多了，現在大家只想知道那位爲你助陣的蒙面人是誰？」

麥小明神秘一笑道：「提起此人，其實我早就認識。」

余亦樂不悅道：「既然認識，爲什麼昨晚不講？」

麥小明道：「因爲昨晚並沒認出是誰。」

「那麼你是什麼時候認出他的？」

「今晨五更左右，她來敲我的窗，我穿窗而出一看，才知道是她。」

「以後呢？」

「我們經過商議後，就躲了起來，直等霍元伽在聚義廳準備就緒，我才決定現身。至於她，暫時藏身大樹上，必要時便來爲我助陣。」

「這人到底是誰？」

「你們也見過，而且都認識。」

衆人只聽得如墜五里霧中。

麥小明這才高聲道：「苗姑娘請出來！」

苗素苓很快便由房內走出來。

這時她雖然仍穿男裝，却已不是先前那套藍衫。

原來苗素苓所住的房間，和麥小明的房間相隔不遠，雖然她不曾過問麥小明昨晚到東海院之事，却已私下聽到衆人在議論此事。

因之，在麥小明昨晚走後，便也攜帶兵刄，穿窗而出，並找了一塊黑紗將面部罩起，悄悄來到東海院外。

她到達東海院時，正值麥小明和江南四怪交上了手，因見江南四怪不是麥小明對手，因之便隱身暗處，並未採取任何行動。直到嶺南二奇上陣後，才現身相助，然後又趁機溜走。

她回到柏齡院，一直爲麥小明擔心，無法成眠。四更過後又聽到鍾一豪和余亦樂去勸麥小明逃走，於是就在鍾、余二人走後，又穿窗而出，來到麥小明房外敲窗。

兩人相見後，麥小明才知道昨晚相助自己的藍衫蒙面人竟是苗素苓，經過一番商議，才決定了先前的那番行動。

他們的計劃，也是必要時先擒住苗素蘭，使霍元伽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同時苗素苓也可趁這機會看看姐姐苗素蘭。

麥小明起初很震驚於苗素苓的身手爲何如此之高，因爲他昨夜已見過她的武功，比她的姐姐苗素蘭以及萬映霞都高出許多。但經過苗素苓的一番解說，也就不以爲怪了。

原來苗素苓在呂梁山九天玄陰洞府時，最受陰手一魔喜愛，因之，教她的武功也最多。

後來少林掌門天禪大師和長白神叟龐士冲又傳過她不少武功，以致她的武功得能更上層樓，實在是很自然的事。

當下，鍾一豪等人終於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他們見柏齡院又添了這麼一位生力軍，內心都高興不已。

王大康帶點不解的問道：「苗姑娘打扮成男裝，又臉罩黑紗，俺們當然認不出妳是誰，可是爲什麼先前連聲音也像男的呢？」

苗素苓笑道：「家師是陰手一魔，他連『向心露』都造得出來，難道還造不出『變音藥』？晚輩離開九天玄陰洞府時，順手在藥室偸來一瓶，想不到來到迷踪谷就派上了用場。」

王大康道：「眞了不起，妳和麥小兄弟稱得上是天生一對，地配一雙！」

他這一句無心之言不打緊，却把苗素苓羞得剎時粉臉泛紅，低下了頭。

連麥小明也有些難得一見的靦覥。

只聽鍾一豪道：「現在咱們該商議的第一件事，是小明老弟如何和霍元伽見面。」

王大康道：「麥小兄弟手裏有那老小子簽名畫押的字據，還怕他作什麼？」

鍾一豪道：「現在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而是麥老弟和他見面時，雙方必定很尷尬，咱們總該想辦法化解這層尷尬氣氛。」

麥小明對自己的事，反而頗不在意地道：「霍元伽和我已成寃家對頭，再化解也沒有用。倒不如不去管它，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應該是如何讓苗姑娘早早與她姐姐見面。」

鍾一豪道：「這的確是件要緊的事，事實證明，大苗姑娘並未變心，但咱們和她却很難有私下接觸的機會。如果能讓她們姐妹早些見面，咱們就不難得知霍元伽一些不曾公開的消息。」

王大康道：「今天苗姑娘和大苗姑娘不是已經見過了嗎？」

鍾一豪道：「苗姑娘不過是看到了她姐姐而已，雙方連句話都不能交談，見這種面有什麼用？」

王大康尷尬一笑道：「副盟主說得也是，不過見著總比沒有的好。」

洪澤瞄了王大康一眼道：「你又在說廢話了！」

鍾一豪道：「苗姑娘請耐心等待，鍾某一定設法讓你們姐妹儘早見面。」

*　*　*

中午，開飯時間已到，柏齡院羣豪剛進入餐廳，便聽守門的進來通報道：「稟副盟主，盟主帶著巴頭領和宋頭領正向這邊而來，可能是要到咱們柏齡院。」

這守門嘍兵是鍾一豪的心腹手下，故而才會主動事先通報。

鍾一豪忙交代道：「苗姑娘請暫回房躲一躲！」

王大康道：「麥小兄弟是否也該暫時避一避？」

鍾一豪道：「這正是麥老弟和他見面的好機會，也可免除將來在聚義廳碰見的尷尬。」

果然，霍元伽很快便帶領嶺南二奇走了進來。

鍾一豪等人隨即起立相迎，麥

小明也不得不跟着站起。

霍元伽一眼就發現麥小明，先是臉色一變，接著又嘿嘿笑道：「原來麥老弟沒走！」

麥小明道：「我是迷踪谷的人，是你霍盟主的屬下，你並沒趕我走，我爲什麼要走？」

霍元伽尷尬一笑道：「你是迷踪谷的一員勇將，老夫本來就捨不得你走，現在來，就是要看看你在不在，眞叫老夫高興，你果然在！」

麥小明道：「我是一個專給你惹麻煩的人，你眞的希望我在？」

霍元伽拍了麥小明一下肩膀道：「老弟，像你這樣一位難得的人，縱然惹點麻煩，老夫也高興！」

「你說的可是眞心話？」

「你怎麼連老夫的話也不相信？」

「你說要殺我，後來又不殺我，這不是說話不算話嗎？」

霍元伽被弄得臉上一熱，簡直有些難以措詞。

余亦樂見狀，擔心霍元伽難以下台，忙道：「麥老弟，你好像又犯了毛病，盟主是對你的一番好意，你應當感謝他老人家才對。」

麥小明道：「我當然明白盟主對我好，不然我何必留在迷踪谷？」

余亦樂道：「既然明白盟主對你好，剛才就不應該再說那種話。」

麥小明笑道：「我不過開開玩笑，盟主雖然身份地位高，總也是個人，不可能沒開過玩笑。」

「可是開玩笑要看場合。」

「現在這場合最恰當，盟主從昨夜到現在一直在生我的氣，說不定已經氣昏了腦袋，我開開玩笑，正是設法讓他消消氣，有什麼不好？」

霍元伽覺出柏齡院不能久留，立即拱了拱手道：「諸位請用飯吧，老夫該走了！」

鍾一豪道：「盟主何不留在這裏一起用飯？」

霍元伽道：「老夫那邊還有點事等着要辦，晚上再設宴招待麥老弟和各位。」

霍元伽走後，王大康道：「這老小子又要請客，只恐宴無好宴，會無好會，咱們去是不去？」

鍾一豪道：「他是盟主，要設宴招待，咱們當然要去。」

王大康皺眉道：「萬一他在酒菜裏下毒呢？」

忽見苗素苓由房內走了出來道：「可惜我不能參加，如果有我在場，不論他下什麼毒，都瞞不過我。」

鍾一豪道：「苗姑娘在這方面怎會如此高明？」

苗素苓道：「高明談不上，副盟主別忘了我師父是誰，跟了他那麼多年，學也學了不少，看也看了很多，就連我姐姐，可能也比不上我。」

王大康禁不住道：「那就讓苗姑娘也一起參加。」

鍾一豪搖頭道：「不成！苗姑娘和他正式見面，必須找個適當時機，不然他將對咱們的疑心更大。」

却聽余亦樂道：「大家放心，余某在施毒驗毒方面，也懂得一點皮毛，到時候大家看我的臉色行動，我動過筷子的菜，大家再跟着用。」

鍾一豪道：「也好，只有這麼辦了。」

余亦樂接着又道：「還有，如果我所料不差，苗姑娘也必定在場，她既然仍護著我們，如果飯菜裏有毒，她必定知道，默察她的眼色，也是個辦法。」

* * *

霍元伽果眞在當晚設下了酒筵。

酒食只有兩桌，柏齡院的羣豪全在被邀之列，反而是霍元伽的心腹手下，只到了嶺南二奇等少數幾人。在表面上看，自然是霍元伽對柏齡院方面的重視。

爲了不張揚，酒宴是設在天星院霍元伽私用的客廳裏。

苗素蘭果然也出現在場。

這頓酒飯主要招待的對象是麥小明，因之，麥小明的座位和鍾一豪並排在一起，比余亦樂還要上位。

霍元伽的態度表現得異常殷勤親切，首先向麥小明敬酒。

苗素蘭則神色漠然，很少開口講話。

柏齡院的羣豪，都暗中留意余亦樂和苗素蘭的神色，每道菜等他們動過筷子後才動筷子。

忽聽霍元伽問道：「萬姑娘爲什麼沒到？」

鍾一豪早有準備，忙道：「萬姑娘這幾天身上一直不舒服，連平常吃飯，都是送到她房裏一個人用。」

霍元伽輕哦了聲道：「可曾請大夫看過？咱們迷踪谷也有位名醫。」

鍾一豪暗中心頭一震，道：「屬下怎麼沒聽說過？」

霍元伽道：「就是今天大家所見過的丁師爺。」

麥小明哼了聲道：「那老小子還會看病？倒看不出。」

霍元伽道：「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丁師爺是位秀才，據說在家鄉縣衙門裏也當過師爺，又學

過醫術，專治疑難雜症，像萬姑娘這種病，一看就好。」

鍾一豪道：「還是不必麻煩丁師爺的好。」

霍元伽道：「什麼話？有病哪有不治的，明天老夫就派丁師爺到柏齡院爲萬姑娘看病，保證藥到病除。」

這一來，不但鍾一豪內心起了恐慌，柏齡院其他的人也有些沉不住氣，但霍元伽話已出口，又有誰能讓丁師爺不到柏齡院去。

一頓酒飯直吃到一更過後，霍元伽總算達到目的，麥小明並沒有再給他難看。

柏齡院的羣豪回去後，鍾一豪爲明日丁師爺要這給萬姑娘看病的事大感煩惱，但因時間已晚，大家又都有醉意，無從商議解決辦法，只有等明天再說了。

麥小明回到房裏，也睡不着覺。

他想到苗素苓曾對自己兩次捨命相助，自己總該設法讓她和苗素蘭早日相會，否則就未免太愧對人家了。

他本來已經躺下，想到這裏，立即又起身著好裝，出了柏齡院。

他要趁夜去見苗素蘭。

苗素蘭和霍元伽目前並不住在同一房間，他已聽說，同時也打聽出苗素蘭在天星院的住處所在。

天星院的大門外有警衛，巡夜的也往來頻繁，麥小明只好直接潛行到天星院後側，躲在暗處，看看四下無人，才躍身進了圍牆。

進入圍牆，已是院內，院內範圍雖不小，但已無警戒及巡邏人員，不過他還是屏息而行，慢慢找到苗素蘭的窗外。

其實，這裏是否眞是苗素蘭窗外，他並不敢十分確定，而室內已熄去燈火，可能人已入寢，根本無法察看。

麥小明隱身窗外暗處，足足等了盞茶工夫，仍無動靜，無奈之下，只好在窗櫺上輕輕拍了幾拍。

立刻，裏面發出了驚問聲，「什麼人？」

這聲音正是苗素蘭。

麥小明暗忖着如果把苗素蘭引出戶外，勢必驚動耳目，心意既定，又抬手連拍窗櫺三下。

這時苗素蘭已披好衣服，下床來到窗前，剛剛打開窗戶，還沒來得及問話，麥小明已迅速的躍身穿窗直入室內。

苗素蘭大吃一驚，叫道：「什麼人，好大膽，竟敢闖到盟主夫人房間來！」

麥小明急急說道：「小聲些，是我！」

「你……你是小明？」

「不錯！就是我。」

苗素蘭猶自驚魂不定，直退到床前道：「小明，你可千萬不能做出傻事來，我現在已是盟主的人，即使不是，你也不該對我有過份的舉動！」

麥小明知道對方誤會了自己，忙道：「苗姐別誤會，我是有事來找你的。」

苗素蘭依然冷聲道：「有事找我，就該稟明盟主，白天堂堂正正的來，深更半夜闖到屋子裏來，又算何意？」

麥小明急得輕輕一跺脚道：「小弟是要來向妳道謝！」

「你向我道的什麼謝？」

「今天白天妳救過我，當然要向妳道謝。」

「你的話我實在聽不懂，我什麼時候救過你？」

「苗姐，不必再裝作了，從前柏齡院的人，都對妳變心而去既懷疑又不諒解，看了今天妳救我，才知道妳並沒變心。妳做了霍元伽的壓寨夫人，必定有說不出的苦衷。」

「你到底胡說些什麼？」

「小弟沒胡說，反而是你懷疑小弟的來意。」

「你深更半夜闖到我房間，鬼鬼崇崇不正經，難道我還會歡迎你來？」

「我方才說過，是有要緊的事見妳。」

「我方才也說過，你該在白天正大光明的和我相見。」

「我若白天見你，必定會讓霍元伽知道。」

「他是盟主，也是我的丈夫，當然該知道。」

麥小明極力抑制着內心的激動，吁了口氣道：「苗姐，妳若老是這樣講話，就太辜負小弟的一番心意了。」

苗素蘭依然語氣冷峻的道：「我何須你的心意，你若知趣，就該馬上走！」

麥小明萬想不到會弄出這樣的後果，同時也開始懷疑苗素蘭已眞心歸附了霍元伽，不由一股怒火直冲而起道：「苗素蘭，用不着這樣，妳既然不領我的情，我當然也不會再領妳的情，我現在不再打擾你，我馬上走！」

他剛要穿窗而出，却突聽門外傳來脚步聲。

只聽苗素蘭低聲叫道：「快快躲到床下，聽這脚步聲，好像是盟主來了！」

麥小明料想若穿窗而出，深夜間難免發出聲音，勢必驚動門外的人，如果來人眞是霍元伽，身旁很可能有隨從，說不定已有人在窗外監視，爲防萬一，只好暫時委屈自己，依言鑽進床下。

苗素蘭迅速地把窗關好，又回到床上，擁被而眠。

脚步聲在門外停住，接着果然響起霍元伽的聲音道：「夫人開門！」

苗素蘭故意並不答應，裝作睡去。

直等霍元伽又叫了幾聲，她才發出懶洋洋如夢初醒的聲音道：「是盟主嗎？怎麼這時候來叫門？」

霍元伽道：「我想進來一下，夫人請開門！」

苗素蘭道：「咱們有約在先，百日之內，各自分房，盟主這時候來做什麼？」

霍元伽乾咳了聲道：「雖然有約分房在先，但並沒規定妳的房間我不准進來，難道我進去坐坐也不成？」

「可是這麼晚了，你我都該好好睡覺，如果眞要來，就該明天再來。」

「就是因爲睡不着，我才想來跟妳隨便聊聊，妳把我拒之門外，成什麼體統？」

苗素蘭無奈之下，只好披衣起身打開房門。

霍元伽進入房內，逕自在床沿坐下。

這時他的兩隻脚，正在麥小明的身前，麥小明爲防不測，右手已緊緊握着長劍，只要他拚力一揮，足可把霍元伽的雙腿齊膝削斷。

但他這時不能這樣做，以免闖出禍來，因小失大。

只聽霍元伽道：「爲什麼不點上燈？」

苗素蘭道：「你來不過是跟我聊聊，聊天何必點燈？」

霍元伽笑一笑道：「剛才我好像聽到妳在關窗，爲什麼這時候才關窗？」

苗素蘭道：「今晚酒喝得太多，頭有點昏，我是打開窗子透透氣，在睡覺之前，當然要把窗子關好。」

「這樣說妳是剛剛才躺下了？」

「你呢？」

「我也是酒喝多了睡不着。」

「那就現在回去睡吧，時間已經不早啦，你身爲盟主，明天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霍元伽驀地一把將苗素蘭摟進懷中，道：「夫人，我要跟妳一起睡！」

苗素蘭急得一陣猛力掙扎，無奈霍元伽天生神力，再怎麼掙扎也掙扎不開，不覺氣急敗壞的叫道：「盟主，你未免太過份了，別忘記咱們有約在先，你身爲盟主，怎可不遵守諾言？」

霍元伽也氣喘吁吁的道：「夫人，妳可知道老夫想妳想了多久？」

「最多也不超過兩個月！」

「妳錯啦！從當年妳隨胡柏齡進谷時，老夫就看上了妳，只是那時無法表示而已。」

「現在我已是你的人了，還有什麼可想的？」

「妳雖然在名義上已是老夫的人，但老夫到現在却還沒眞正得到妳。」

「那是因爲彼此有約在先。」

「可是所有迷踪谷的人，都以爲咱們兩個早就……」

「這是我們自己的事，何必提別人？」

霍元伽把苗素蘭摟得更緊，接着已把人壓到床上，透着滿口濁氣道：「夫人，妳不能再拒絕老夫，老夫今晚實在再也無法忍受！」

苗素蘭一面翻滾一面道：「你若非這樣不可，我自信也難以拒絕，可是你該讓我起來把衣服脫掉，這樣子哪能辦什麼事。」

霍元伽喜出望外，依言鬆開了手。

苗素蘭坐起身來，右手往枕下一探，突然一聲冷叱道：「盟主，你如果希望我死，就只管來逼我！」

霍元伽大吃一驚，雖然室內並未點燈，他却已看到苗素蘭這時手裏正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而且頂在她自己的心窩上。

只聽苗素蘭又道：「你如果再敢逼我，我就死給你看。」

霍元伽驚出一身冷汗道：「不肯就不肯，何必如此？」

苗素蘭道：「你若不如此逼我，我怎會出此下策？有話到椅上坐着講，不准靠近我！」

霍元伽只好由床沿改坐了床邊椅子，搖了搖頭道：「這是何苦！」

苗素蘭氣休休的道：「應當先問問你剛才是何苦！」

「老夫實在是忍受不了，考慮了很久，才厚着臉皮到妳房中來，其實這也是人之常情，因爲妳總是我的夫人。」

「可是你我的百日之約更重要！更何況迷踪谷除了我，也不是沒有別人。」

「妳說的是誰？」

「不是有個什麼許仙子嗎？你既然能把她安排在東海院供別人玩樂，爲什麼不留着自己消遣？」

「夫人可是吃醋了？」

「我什麼醋不好吃，吃這種女人的醋！」

「妳既然知道那是個賤女人，就不該說剛才那種話。」

「她既然是賤女人，你爲什麼又把她稱爲仙子？」

霍元伽聳了聳肩，嘿嘿笑道：「當着她的面，當然要說她喜歡聽的，因爲老夫要利用她。」

苗素蘭冷笑道：「你利用她找跟斗栽，是嗎？」

霍元伽一楞道：「夫人這話是什麼意思？」

苗素蘭道：「別忘了麥小明事件，還不是全由那女人身上而起？你身爲綠林盟主，被當衆弄得灰頭土臉，難道這跟斗栽得還不夠大嗎？」

霍元伽乾咳了聲道：「這事老夫正要問妳。」

苗素蘭道：「你問我什麼？」

「麥小明本來已難逃一死，偏偏妳却要過去和他講什麼話，以致落在他手中，我爲了妳不受到傷害，不得不委屈求全答應他的要求，這事怎能怨我？我倒要問問妳爲什麼要過去跟他講話？」

「你懂什麼？我也是爲了你。」

「這話老夫不懂。」

「我見他身後全是柏齡院的人，若他逃跑，柏齡院的人必定不肯去追，而你手下的人，因爲隔得遠，麥小明的輕功又高，怎會追得上他。」

「所以妳就……」

「不錯！我假裝要過去和他講幾句話，只希望能在近距離趁他不注意時一指將他點倒，哪知反而弄巧成拙。」

霍元伽猛一跺脚道：「妳眞糊塗，以麥小明的武功之高，妳如何能制得住他？」

苗素蘭道：「我當然知道他武功高，但他若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被人猝然施襲，武功再高又有何用？」

霍元伽連連搖着手道：「算了算了！事情已經過去，老夫再責備你也沒用，只有自認倒霉了！」

苗素蘭似是已有些不耐煩，道：「你還有什麼談的？」

霍元伽道：「老夫只求今夜能跟妳正式團圓，既然妳不肯，也沒什麼談的了！」

苗素蘭道：「那就請回到你自己的房裏休息吧！而且我也要睡了。」

霍元伽站起身來，長長嘆口氣道：「有了壓寨夫人有什麼用，到現在還是一對掛名夫妻，只能叫老夫乾着急！」

苗素蘭道：「我已經很對得起你了，在公開場所，處處順着你，還要我怎麼樣？」

霍元伽道：「別說啦！老夫很知趣，現在就走。」

霍元伽走後，苗素蘭下床把房門關上，然後又回到床上，奇怪的是竟沒叫麥小明出來，好像忘記床下還藏着一個人。

方才霍元伽和苗素蘭的對話，麥小明自是聽得清清楚楚。

他本來已認爲苗素蘭仍然心向柏齡院，而且是有意救自己，此刻這想法却又開始動搖，一切都陷入撲朔迷離之中，似乎弄不清方才她對霍元伽所說的話究竟是眞是假。

不過唯一令他覺得苗素蘭仍有可取之處的，是她和霍元伽之間至今尚不及於亂。至於百日之約是怎麼回事，那就不得而知了。

他見苗素蘭一直不理會自己，只好自己鑽了出來道：「妳爲什麼不叫我出來？」

苗素蘭聲音冷冷的道：「你明明知道他走了，還用叫我嗎？」

「在人情上，妳應該先叫我一聲。」

「你深夜闖到我房裏來，還有什麼人情可言？」

此刻的麥小明，眞恨不得摑苗素蘭幾掌。

他從前對苗素蘭，本來私下裏十分愛慕，只因年齡相差很多，因此始終不敢表達。而現在呢，他已弄不清對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

在忍無可忍之下，他決定就此離開，來到窗前，輕輕打開窗道：「我的確是有重要的事來見妳，既然妳以這種態度對我，我就決定不說了。霍夫人，再見！」

誰知他剛要穿窗而出，苗素蘭却又低喝道：「慢着！」

麥小明道：「莫非妳又想聽了？」

「你不說出來，讓我聽什麼？」

「妳眞的想聽？」

「如果是和我有關的事，當然想聽。」

「正是和妳有關，不然又何必闖進這裏對妳講。」

「你說。」

「妳可有一位妹妹叫苗素苓？」

苗素蘭果然留上了意，訝然問道：「你爲什麼忽然提起她來？」

麥小明道：「因爲我見過她。」

「她在呂梁山九天玄陰洞府，你怎會見到她？」

「反正我已經見着她了，至於怎樣見到她的，請恕不便明告。」

「其實我已猜得出，上次在谷外遇到你，你很可能就是到呂梁山向家師求取『向心露』的解藥。看到我妹妹，她對你可有什麼交代？」

「她很懷念妳，可惜妳竟是如此的無情無義！」

「住嘴！你怎知我無情無義？」

「妳若有情有義，就不該這樣對待我！」

「我跟你哪裏來的情義？」

這句話果然把麥小明問得有些語塞，頓了一頓道：「妳我之間雖然沒有情義，但妳和苗素苓姐妹之間，總該有情義吧？」

苗素蘭道：「那還用你說！」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曹雄被悟空及白雲飛打傷，逃到斷崖，又遇到黃志英，與他大打出手，曹雄不敵，誤逃到崑崙派歷代祖師坐化之石洞，碰巧龍玉冰巡洞，龍玉冰本對他有情，見到他受傷，更不忍加害他，龍玉冰在有意探詢下，從李青鸞口中得知破解透骨打脈的手法，於是她偷偷跑去告訴曹雄，更讓他在洞中療傷，對他情苗漸長……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童／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多情鑄大錯　叛師逃下山

龍玉冰熄去松燭，退出李青鸞臥室，茅舍十分寂靜，靜得使人頓生淒涼之感，她緩步踱出竹籬，向梅花林中走去。幽幽梅香，撲鼻沁心，但却無法滌除她胸中起伏的思潮，一縷情絲，萬千愁懷，亂了她十幾年靜修禪心。

突然間，一個熟悉的聲音，起自她身後，問道：「這樣深夜了，師妹還沒有安歇麼？」

龍玉冰轉身望去，祇見黃志英倚在一株梅樹旁邊，和她相距祇不過兩三尺遠。

因她正想心事，耳目失了靈敏，竟沒發覺黃志英在她身側，不覺心頭微微一震，定下神，淡淡笑道：「這等深夜，你還到這裏幹甚麼？」

黃志英走近兩步，輕聲一歎道：「我心中積存了很多話，想和妳談談。」

龍玉冰皺起柳眉，道：「深更半夜，有甚麼好談的，有話明天講吧。」說完，轉身走去。

她這幾年之中，雖對黃志英處處迴避，但像這等面對面的拒不交談，還是初次，祇聽得黃志英呆了一呆，仍楞在原地。

龍玉冰走了幾步，忽然感到這樣做太使人難為情，停住步，回過頭道：「師兄可有甚麼要緊的話說麼？」

黃志英本早想了很多話，但被龍玉冰冷冰冰的一口回拒，不僅大為尷尬，而且傷透了心，那還能說得出口，訕訕一笑道：「我……我沒有甚麼要緊事，師妹心情不好，我也不打擾妳了。」說完，又一聲長長歎息，轉身緩步而去。

龍玉冰目睹黃志英繞過幾株梅樹不見，心中泛上無窮的感慨，想起大師兄十多年來的呵護愛惜，不禁黯然神傷，重重一跺腳，滾下了兩行清淚，緩步走回茅舍。

推開李青鸞房門，點燃起松油火燭，和衣躺在床上，祇覺胸中塡滿了痛苦委曲，忍不住伏枕低泣起來。

越哭越覺傷心，滿懷幽傷，一哭全洩，祇聽哭聲愈來愈大，當眞是哀哀欲絕。

突然間，案上燭光搖顫，兩扇門大開，李青鸞、白雲飛一先一後的走進來。

龍玉冰翻身躍起，李青鸞已奔到她身側，一臉茫然，望着她問道：「冰姊姊，妳有甚麼傷心事呢？告訴我好嗎？」

白雲飛兩道冷電似的眼神，從龍玉冰臉上掠過，投注枕畔，看着那一大片被淚水浸濕的床單，微微一顰秀眉，眼光又投落在龍玉冰臉上，神色凝重，一語不發。

龍玉冰祇覺她兩道炯炯的眼神如劍，直看透人的五臟六腑，不自主地扭轉了頭，不敢再和白雲飛目光接觸，抹去臉上淚痕，下了木榻，搖搖頭笑道：「我是想起淒苦身世，忍不住大哭一場……」

李青鸞歎口氣，接道：「是啦！妳一定想起爹娘，我想起爹娘時，也大哭一場。」

龍玉冰淒涼一笑，道：「嗯！師妹猜得不錯。」說着話，走出室外。

白雲飛一直沒有開口，直待龍玉冰背影消失，才回過頭，對李青鸞笑道：「妳師姊好像有很沉重的心事。」

李青鸞道：「不錯，想起了爹娘，誰都會難過的，黛姊姊，妳可有爹娘麼？」

白雲飛被她問得眼圈一紅，淡淡一笑，道：「我的身世說起來話長，而且也很淒涼，以後再慢慢的告訴妳吧。」

李青鸞走到門口，龍玉冰已失去向，她在不到一年時間中，連遇重重變故，增長了不少見識，看悟空房中一片漆黑，知師伯尚未回來，緩緩轉身，走到白雲飛身邊，道：「姊姊，妳說我師傅和悟空師伯，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是不是遇上了甚麼危險？」

白雲飛笑道：「妳師傅和悟空師伯，大概不會遇上甚麼危險，他們能否找到妳大師伯，那就很難說了，明天我們騎着玄玉靈鶴在這附近搜尋……」

她話還未說完，突聞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白雲飛星目凝神，向外一掃，笑道：「妳師傅和悟空師伯都回來啦。」

李青鸞轉臉向外看去，祇見一片夜色，那裏能看得清楚，要知白雲飛和李青鸞都在室內，燭火高燒，全室通明，由明看暗，自是不易。李青鸞看不見室外情景，還待回頭詢問黛姊姊，突聞履聲響，悟空和玉眞子一先一後的進了房門。

老和尚肩負禪杖，玉眞子背插寶劍，兩人臉色都很肅穆，眉宇間憂愁重重。玉眞子勉强一笑，合掌對白雲飛一禮，道：「多承姑娘援手，挽了鸞兒一劫。」

白雲飛閃身一讓，避開玉眞子一禮，道：「鸞妹妹是人間至善至美的天使，也許有巨靈護佑，所以晚輩才處處趕巧……」說至此一笑而住。

玉眞子還未及答話，李青鸞已走近她身側，問道：「師傅，可找到了我大師伯麼？」

悟空歎口氣，接道：「我和妳師傅分頭尋找，走遍附近十里之地，祇在一處突出的冰崖上，見到了兩人搏鬥的痕跡，你大師伯却不知那裏去了。」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現在已近子夜，那絕壑之中，祇怕更是黑暗，明天一早，我們再一起到那絕壑中去查看一下。」說罷，怒容消散，恢復了鎮靜神色。

玉眞子心中雖然不信白雲飛能從那千丈冰封的峭壁間下去，但却不好多問，淡淡一笑，合十告辭，老和尚也跟着立掌作禮，退出李青鸞臥室。

兩人走後，白雲飛拉李青鸞雙雙登榻，李青鸞忍不住問道：「黛姊姊，玉簫仙子為甚麼要找武哥哥呢？」

白雲飛笑道：「她要找妳武哥哥算賬！」

李青鸞奇道：「武哥哥拿了她的東西麼？」

白雲飛笑道：「他偷了玉簫仙子的心，還吃了人家偷來的一粒雪參菓。」

李青鸞先是一怔，繼而長長的歎口氣，道：「我知道啦，玉簫仙子心裏喜歡武哥哥，所以找上金頂峯來看他，嗯！武哥哥人好，甚麼人都喜歡他，黛姊姊，妳心裏喜歡他嗎？」

白雲飛聽她問得直截了當，不覺也是一呆，祇感粉臉發熱，微微一笑，道：「夜很深了，咱們該休息啦，明天還得去找妳大師伯呢。」

一宵易過，次日一早，白雲飛和玉眞子等趕到那冰崖所在查看。

那是一座高插雲霄的絕峯，四週都是拱繞的山勢，在高峯下百丈深處，果有一處突出的冰巖，大約有半畝地大小，上面十分平滑。

白雲飛突然仰臉作嘯，一縷清脆悠長的嘯聲，直衝天上，聲音聽上去不大，但清越深長，歷久不絕，劃空分散四外。

她連作了三聲長嘯後，突然縱身一躍，由絕峯之巔直向突出冰巖飛去。

玉眞子、悟空大師都不禁看得一呆，李青鸞更是嚇得啊呀的叫出了聲。

因那冰巖跟峯頂不下百丈之遠，一口氣提不住，勢必要撞到冰巖上摔得粉身碎骨，玉眞子、悟空呆了一呆後，雙雙一進步向下探望。

祇見白雲飛頭下脚上，快如流星飛瀉，將到冰巖之際，陡然一個翻身，仰臉對兩人招手。

悟空轉身望了玉眞子一眼，歎道：「這人輕功之高，簡直是聞所未聞，她這飛落冰巖身法，不知是不是武林中所說的凌空虛渡？」

玉眞子見白雲飛不停招手相催，無暇再作多想，當下答道：「她一身本領，使人高深難測，必是大有來歷之人，我們先游到冰巖

去，看她有甚麼話說？」

悟空回頭對李青鸞道：「鸞兒，妳就守在這山峯上，我和妳師傅下去。」他在說話之時，玉眞子已施出壁虎功貼着石壁向下游兩三丈遠，悟空也趕忙施出壁虎功，急急追下。

兩人落足在冰巖上時，白雲飛正在默查這冰巖上留下的痕跡，祇見不少零亂的脚印，陷入冰中。悟空、玉眞子見她全神貫注，倒是不便打擾，祇得靜靜的站着。

白雲飛數完那冰巖上留下的脚印，不禁微微一皺眉頭，轉臉對兩人說道：「他們打得很是激烈，以這冰巖上脚印痕跡推斷，誰也沒有佔到優勢，這脚印是他們運集內功相搏之時所留……」說至此處，突然一躍，到了冰巖邊緣。

祇見那懸空的冰巖，果然有一處崩沉痕跡，向下探望，黑沉沉深不見底。

玉眞子追到白雲飛身側，問道：「兩人都運集內功相拚，祇怕難以分心旁顧，看來他們兩人，都隨那崩沉的一片冰巖，葬身在萬丈絕壑中了。」

白雲飛道：「看這冰巖上留下搏鬥痕跡，實在難說，祇有晚輩到深谷中查看後，才能斷言。」

悟空大師道：「這絕壑深不見底，祇怕不易下去？」

白雲飛仰臉又一聲清嘯後，笑道：「除了馭劍飛行外，再好的輕功也難下去，晚輩雖略通馭劍竅訣，但尚無此功力。」

白雲飛一語甫畢，突聞長空鶴唳，一隻巨大的白鶴，由空斂翼直射下來，待距冰巖丈餘高低時，突然雙翅一展，輕飄飄落在白雲飛身邊。

玉眞子暗道：該死，怎麼把她的大白鶴忘記了，有此靈禽相助，上下這千丈絕壑，就不費力了。

白雲飛躍上鶴背，巨鶴立時展翼衝霄，在空中盤旋了一週後，直向深谷中沉落。但見一點白影，愈來愈小，逐漸消失在深澗迷迷濛濛的霧中。

白雲飛落到谷底，躍下鶴背，打量四週景物，祇見到處都是積水，陰寒襲人肌骨。這道山谷雖然很深，但却不寬，而且很短，白雲飛細查全谷，不見玄清道人和玉簫仙子踪跡，心中暗忖道：這谷底壁間，盡被堅冰封凍，不會有蛇獸存在，如果兩人眞墮下那崩沉的冰巖，摔在這山谷之中，不難找出殘骸血跡，既然找不出一點痕影，兩人必在那冰巖崩沉時，躍出了險地。

她在那山谷中尋找了一陣，不見可疑之處，立時縱躍上鶴背，巨鶴一聲長鳴，仰首直向上衝，剛到那冰巖上面，白雲飛由鶴背一躍而下。

玉眞子一臉焦慮緊張神色，迎上去問道：「白姑娘，可尋到兩人的……」她本想說可尋到兩人的屍體殘骸了麼，那知說一半，再也接不下去，兩道眼神却盯在白雲飛櫻唇上，一瞬不瞬，心中七上八下，臉上也變成了鐵青顏色。

因爲玄清道人的生死存亡，就決定於白雲飛一啓口之間，玉眞子如何不急？

祇見白雲飛微微一搖頭道：「那絕壑之中，到處是堅厚積冰，連一條蛇、虫也難生存其間……」

玉眞子淚湧眼眶，接道：「人若摔將下去，祇怕得粉身碎骨。」

白雲飛笑道：「晚輩查遍澗底，始終沒找出一點殘骸血跡。」

玉眞子鬆了一口氣，歎道：「兩人既未失足跌入絕壑，行踪實使人費解得很，難道他們比武踏崩一片冰巖後，又移往別處去比了？」

白雲飛笑道：「這倒不會，這冰巖上地方還大，足夠他們兩人動手，他們要離開這冰巖，確使人難猜出其中原因。」

悟空道：「會不會另外發生了甚麼事情？」

白雲飛沉吟一下，點點頭道：「不錯，必然有一件比他們比武更重要的事發生，才使他們暫時罷手……」話至此處，突然咦了一聲，縱身躍到斷崖下面。

玉眞子、悟空大師也緊跟着追躍過去，順着白雲飛眼一看，祇見那斷崖間積冰上，用寶劍刻着：「武兒遇險，趕赴救援」八個潦草的大字。看那字迹東倒西歪，即知玄清道人走得十分慌急。

這八個字，攪亂了白雲飛一片芳心，仰臉清嘯，巨鶴應聲而下，一縱身躍上鶴背，正待催鶴飛起，悟空突然一進步，說道：「白姑娘請暫留步，老衲還有幾句話說。」

白雲飛急道：「鸞妹妹傷勢已經痊癒，不會再有顧慮……」

悟空道：「這崖間字跡，恐已數日之上，姑娘不知他們去向，如何個追法？」

白雲飛呆了一呆，答不上話。

玉眞子道：「急也不在一時，我們先回茅舍去，從長計議，然後分頭追尋。」

白雲飛躍下鶴背，一跺脚，道：「玉簫仙子這賤婢，可惡極了！」

悟空自和白雲飛見面後，從未見過她這等焦急模樣，緊顰秀眉，一臉愁苦，這一瞬間，才眞正顯露她少女的情態。

白雲飛見悟空和玉眞子四道眼神一直盯着她看，心中頓時警覺到自己神態失常，引起了人家的懷疑，一陣羞急，暈生雙靨，定定

神，淡淡笑道：「定是玄清道人老前輩正在和玉簫仙子動手時候，馬君武恰巧趕到，被玉簫仙子點了他穴道，挾持而去……」

玉眞子搖搖頭，接道：「武兒已得我大師兄全部眞傳，縱然打不過玉簫仙子，但三五招總可抵擋，玉簫仙子想擒他，還不是那麼容易。」

白雲飛嬌靨又是一紅，暗道：不錯，別說他已得崑崙派大部眞傳，單就是我傳他的「五行迷踪步」，就足以對付玉簫仙子了。今天當眞是急亂了心啦！怎麼老往壞處想呢？

悟空目睹白雲飛情急神態，不覺心底裏冒上來一股寒意，暗自忖道：看她對馬君武如此情深，鸞兒的未來實在可悲，論武功才貌，李青鸞都不能和她比擬，就是玄清道人、玉眞子都肯出面，祇怕也管不了……他想到傷心之處，不禁黯然一聲長歎。

玉眞子側目看悟空慈眉愁鎖，知他看出白雲飛對馬君武一片深情後，引起了心中不安，這件事情急不得，急則難免造成慘劇，祇怕悟空出言譏諷，趕忙笑道：「我們先回茅舍去吧！祇要有些眉目，不難找出他們去向。」說罷，復用壁虎功當先向峯上游去。

白雲飛乘鶴上得峯頂，李青鸞迎上去，問道：「黛姊姊，可找到我大師伯麼？」說着話拉起白雲飛一隻手，凝目深注，神情淒然。

白雲飛緩伸皓腕，拂着她秀髮，答道：「你大師伯沒有跌入山澗，他去找你武哥哥去了。」

李青鸞臉上驟現喜色，笑道：「大師伯本領很大，自然不會掉在山澗中，他既是去找武哥哥，我們就回到茅舍中去等他吧！」

白雲飛本想告訴她馬君武遇險，玄清道人是趕去相救，但見她眉梢眼角洋溢着一片歡愉之色，不忍使她焦急，淡淡一笑不再答話。

這時，玉眞子和悟空都已游上峯頂，四人一齊向梅林茅舍趕去。

大約有頓飯工夫，到了茅舍，白雲飛經過一路推想，覺出事情似和玉簫仙子的關係不大，馬君武既是遇險，自不會親身向師傅求援，必是另一個人找到了玄清道人和玉簫仙子的拚搏之處，告訴他們馬君武遇險之事，難解的是，甚麼人來傳報這次警訊？馬君武現在何處？是不是還活在世上？那突出的冰巖，距三元宮不過二十餘里，玄清道人却不能趕回來通知一聲，事情自然是十分緊急……

玉眞子見白雲飛凝神沉思，連坐也不坐，知她正在用心思解其中疑點，也不打擾，回頭低聲對悟空道：「老禪師親眼見過玉簫仙子和我大師兄動手情形，他們兩個人，究竟那個強些？」

悟空道：「兩人功夫在伯仲之間，勁力劍招，令師兄似略勝一籌，但輕身功夫，玉簫仙子要較高一着，她那空中翻轉的身法，可算得是武林中少見的絕學。」

玉眞子一皺眉頭，道：「如果老禪師說的不錯，那武兒決非玉簫仙子挾持而去，不要說武兒已得他師傅全部眞傳，單是大師兄守在身側，也難令她如願，關鍵在他們何以會知道武兒遇險的事，祇要找出那傳訊的人，事情就好辦了。」

白雲飛突然插嘴接道：「不錯，晚輩也是這麼想，祇是那傳訊之人，恐怕已走得不知去向，我們尋他，怕不容易，晚輩想先去追尋，兩位老前輩不妨隨後再去。」

悟空搖着頭，道：「天涯茫茫，妳又到那裏去找？」

白雲飛淒涼一笑，道：「我祇要能查出一點蛛絲馬跡，就可以追索搜尋。」

這當兒，李青鸞也聽出了馬君武遇險，霍然起身，走到白雲飛身旁，黯然說道：「黛姊姊，妳要找武哥哥，帶着我一起去好麼？」

白雲飛點點頭，道：「好，咱們現在就走。」

悟空躍起急道：「不行，妳們這等茫無頭緒的去找，何異大海撈針，救人如救火，豈能拖延時日，馬君武如果眞陷危險，也等不了這長時間，這不是尋訪仇踪，就是三年兩載，都無要緊。」

白雲飛聽得怔了一怔，道：「老前輩說的不錯，晚輩願恭聆高見。」

悟空想不到白雲飛會如此反問，不覺也呆了一呆，沉吟一陣，道：「以老衲看法，以其盲目尋找，還不如坐守待訊，玄清道人老謀深算，如果事情棘手，他必然設法傳訊三元宮，派人增援。馬君武遇險警訊，可能促使玉簫仙子和三清觀主暫消意氣之爭，如果老衲想的不錯，他們兩個人是聯袂赴援。」

白雲飛暗想，悟空的話其中頗有見地，但她一顆芳心已盡投注在馬君武身上，要她坐待音訊，那裏能夠，沉思良久，抬頭笑道：「老前輩說的不錯，但很多事往往會出人意外，晚輩倒有一個兩全其美之策，兩位老前輩不妨守在金頂峯，等候玄清道人老前輩佳音，晚輩和鸞妹妹一起去追尋他們，如果得到消息，當令玄玉靈鶴傳書，恭請赴援。旬日之內，如仍找不出一點線索，自當重返這茅舍。兩位如得玄清道人老前輩傳來訊息，可留示說明去向，晚輩自當和鸞妹妹趕去相助。」

玉眞子道：「這法子倒不錯，我們就以旬日為期。」

白雲飛故作鎮靜，微微一笑，拉李青鸞緩步出房，仰臉長嘯，招下靈鶴。附在李青鸞耳邊笑道：「妹妹，妳不是想騎大白鶴麼？今天我讓妳騎。」說着話，拉青鸞躍上鶴背，但聞一聲長唳，巨鶴展開雙翼衝霄而起。

悟空仰臉望着巨鶴消逝去向呆呆出神。白雲飛帶走了李青鸞，留給老和尚一懷憂慮悵惘……

玉眞子看悟空兩條慈眉愁鎖，知他擔心李青鸞安危，低聲勸道：「老禪師儘管放心，以我看白雲飛對李青鸞倒是一片眞心愛惜。」

悟空長嘆息一聲，道：「但願如此就好。」

玉眞子正待答覆，瞥見龍玉冰快步而來，她看到了師傅後，突然加快腳步，奔到玉眞子的跟前，躬身一禮。

這兩天來，玉眞子和悟空都在忙着找玄清道人，根本就沒有留心到龍玉冰，此刻驟然見她，忍不住問道：「冰兒，你這兩天到那裏去了？」

龍玉冰被師傅問得心頭一跳，道：「弟子昨晚曾來茅舍，和李師妹談了一會後，回到三元宮中去了。」

她不知昨晚中，師傅是否也有回到三元宮，所以回答過幾句話後，立時現出不安神色，祇怕玉眞子一開口，揭穿了她的謊言。

玉眞子雖然看出了龍玉冰神色有點異樣，但因她生性純厚，從來不說謊言，也沒放在心上，點點頭，又問道：「妳掌門師伯，可在三元宮麼？」

龍玉冰聽得師傅問話，已知師傅昨夜未回三元宮去，心中登時鎮靜下來，笑道：「掌門師伯現在宮中。」

其實，玉眞子也是多此一問，通靈道人自由祁連山大覺寺歸來之後，就潛心修練內功，閉居丹室，很少外出，龍玉冰心中有數，是以答得理直氣壯。

玉眞子轉臉對悟空道：「老禪師請在茅舍中休息，我回三元宮去，看看大師兄是否有消息傳來，同時請命掌門師兄，以便調派弟子，分訪大師兄的下落。」說完，合掌一禮，轉身而去。

悟空心情悵惘，緩步走回茅舍。

龍玉冰心懸曹雄，看準這機會，溜回自己居住的茅舍裏，弄點菜餚，送給在石室養傷的曹雄。

那時，曹雄正在貼壁倒立，運功療傷。龍玉冰待他運功完畢，才把食物送上，曹雄突然想起那用指拂傷自己的青衣書生，問她是甚麼樣人。

龍玉冰笑着說：「相信你做夢也估不到那青衣書生原是個絕色嬌娃，她還對李師妹說，你是個壞透的人呢。」

曹雄把臉色一沉，說道：「既然這樣，你不要理會我好了。」說完話，接着大吃起來。

龍玉冰被問得楞了半晌，才幽幽說道：「你怎麼老是這樣對我，我要是信她的話，也就不會這樣待你了。」說着話，眼圈一紅，淚水順腮而下。

曹雄抬頭一笑，仍然繼續食用餚餅。

祇是那微微一笑，似給了龍玉冰很多慰藉，擦去臉上淚痕，秋波含情，望着曹雄。

曹雄吃畢，放下筷子，又閉上眼睛養息。

龍玉冰收拾好碗筷，靜靜的坐在一側打量曹雄。這時，他少陰、少陽兩脈已通，全身氣血已可自由運轉，燈光照耀之下，愈覺俊美可愛，嘴角間笑意隱現，神態更是迷人。

要知曹雄本就長得俊俏、明艷，此刻，重傷初癒，在那明艷之中，又微現幾分倦意，祇看得龍玉冰心中憐愛橫溢，不自覺移步到金環二郎身側，握着他一隻手，低聲問道：「你的傷勢，可覺得好了些麼？」

曹雄祇覺一隻柔軟、滑膩的玉手，緊握着自己左掌，心中一陣激動，再難運氣行功，睜眼望着龍玉冰，笑道：「我已好轉不少，大概再有二天，就可以完全復元了。」

龍玉冰突然一聲長歎，幽幽說道：「你的傷勢好了，就要離開這裡，不知那年那月，再能與你相見？」

曹雄笑道：「生離死別，總是難免，那也沒有甚麼好留戀的。」

龍玉冰聽得一怔，兩行淚水奪眶而出，垂下頭，默默無言。

曹雄目光凝注在龍玉冰臉上，又道：「你們崑崙派門下弟子，都得穿着道裝嗎？那李青鸞為甚麼不穿？」

龍玉冰心中一動，抬頭望了曹雄一眼，又垂下頭。

曹雄也不再追問下去，又閉上眼睛調息，不自覺熟睡過去。

待他醒來，天色已入了子夜，祇覺身上蓋着一件道袍，旁邊側臥着一個青色裹身緊裝的少女，星目緊閉，睡得十分香甜。

曹雄細看那少女，正是龍玉冰，半側嬌軀，微閉鼻息，粉面勻紅，香氣襲人，在瑩瑩燈光照耀之下，愈覺得嬌態動人。

曹雄看了一陣，突覺心中一陣跳動，越跳便越難以忍耐下去，他

生性本極冷僻，祇問自己好惡，從不為人多想，伸手把龍玉冰抱了過來。

龍玉冰好夢正甜，身子驟然被人一抱，立時驚醒過來，睜眼看時，不禁又羞又急，怒聲叱道：「你要幹甚麼？快些把我放開……」說着用力一掙，掙脫了曹雄的掌握。

曹雄冷笑一聲，道：「妳還能走得了麼？」縱身一躍，如影隨形般追去，左掌「烏龍探爪」猛向龍玉冰右肩抓下。

這時，金環二郎功力全復，出手快速無倫。

龍玉冰驟覺勁風近身，反手一招「橫架金樑」，擋開曹雄左手，雙腳連環飛起，猛踢過去。

那知曹雄陡然一個轉身，讓開兩腳，直欺近身，左掌一揚，右腳疾上半步，欺入中宮，右手閃電攻出扣住了龍玉冰右腕，曹雄用這幾招變化，均是三音神尼手繪拳譜所載手法，龍玉冰那裡能夠防守得住，微一怔神，已被曹雄緊緊抱住了她。

龍玉冰激動得熱淚盈眶，她已沒有了抵抗能力，祇得低聲求道：「你先放開我，我們好好的談談，你這樣對我，不是愛我，我死在九泉下，也要恨你。」龍玉冰雖然極力掙脫，但是曹雄輕揑着了她「尾龍」、「巨骨」兩處麻穴，龍玉冰毫無抵抗之力了。

石室中的燈光，突然黑暗了下來。

曹雄點制龍玉冰穴道的手法本極輕微，一刻工夫後，她受制穴道自行解開，但她已無力再掙扎反抗。

燈光又重新亮起，龍玉冰的神志也清醒過來，痛定思痛，忍不住悲從中來，伏在曹雄身上，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祇覺心中湧集了無窮的委曲、痛苦，這一哭竟難遏止，而且哭聲也愈來愈大，淚水浸濕曹雄前胸一大片衣服。

驀地裡，一聲斷喝道：「甚麼人在裡面哭哭啼啼？」

這石室距洞口雖有數十尺距離，但因谷中幽靜，又在夜闌之時，仍聽得十分清楚。

這一聲斷喝，直似巨雷下擊，祇聽得龍玉冰五腑震蕩，那喝聲她異常熟悉，一聞之下，立時辨出是大師兄黃志英的聲音。

她收住哭聲，定定神，對曹雄說道：「我大師兄來了，怎辦呢？」

曹雄霍然站起，冷笑一聲，道：「就是妳師傅來此，我也不怕，妳在這裡等我，我出洞去把他殺了。」說完，順手取過金環劍。

龍玉冰一把抓住了曹雄衣袖，泣道：「你不能出去殺他……」

曹雄冷冷的反問道：「不殺他，他也未必能饒得了妳。」

龍玉冰道：「這石室之中，是我們派中禁地，未得掌門師尊令諭，誰也不能擅入。大師兄和我，是經掌門人指派輪流管理這石室，故可自由出入，但這個月輪我當值，大師兄也不能隨便進來，你暫隱在石洞中，我去設法把他騙走。」

曹雄聽她言詞柔和，不再堅持，放下金環劍，笑道：「這樣做，祇是太便宜妳大師兄了。」

龍玉冰不答曹雄問話，緩步出了石室。祇見黃志英穿着一身黑色勁裝，手橫長劍，擋在那石洞口之處，看到龍玉冰後，微微一怔，退了幾步，兩道眼神却深注在龍玉冰臉上。

那眼光中似挾着兩把利劍，祇看得龍玉冰心跳臉熱，她不自覺的低下頭，看看身上衣服，問道：「看甚麼？你難道不認識我？」

黃志英道：「這等深夜之中，妳躲在這石室洞裡哭，想定有甚麼傷心之事？」

龍玉冰被他問得一呆，道：「我……我……我是想起了自己淒苦的身世……」

黃志英無限關懷的慰道：「天已經快四更了，妳也該回去休息，哭壞了身子，那就不值得啦。」說罷，眼神中無限柔和、關注，停步相待，似是要和她一道同行。

如在平時，龍玉冰盡可要他先走，但此刻，她却提不起這份勇氣，祇因她心中有着無限的愧咎，深覺對不起大師兄。淒惋一笑，道：「你在這裡等，我去把石室中油燈熄了就來。」

這半年多來，她對黃志英的態度，一直是冷冰冰的，此刻，突然轉變得十分柔和，祇把黃志英喜得不斷微笑。

奔入石洞，曹雄倚壁斜坐，神態十分輕鬆，一見龍玉冰奔入石室，笑問道：「妳大師兄走了沒有？」

她此刻，說不出對曹雄是恨是愛，惟有用最大的忍耐，控制着心中的激動，淒涼一笑，道：「我大師兄在石洞外面等我，他要我跟他一同回三元宮去。」

曹雄抬起頭，望着她淡淡一笑，臉上神情十分冷漠。

龍玉冰再也忍耐不住，祇覺一陣心痛如絞，柔腸寸斷，玉腕一揚，劈臉向曹雄打去。

金環二郎右手一翻，扣住她玉腕，冷冷說道：「妳大師兄現在在石洞外等你，妳如果不能保持鎮靜，鬧起來與妳有甚好處？」

龍玉冰心頭一涼，兩行淚水順腮而下，她突然間變得十分柔弱，

滿臉愁苦，幽幽說道：「你……你就忍得下心，不管我了？」

曹雄仰起臉，一聲輕笑，道：「妳要我怎麼樣管妳？」

龍玉冰泣道：「我要你帶着我走。」

曹雄冷冷道：「你不怕你師傅派人追殺你麼？」

龍玉冰抬起頭，用衣袖抹去臉上淚痕，無限嬌羞道：「世界這樣遼闊，我們找一處隱蔽地方住下，我……」

曹雄搖頭一笑，接道：「不行，我還有很多事沒有辦完，如何帶你隱身安居？」

龍玉冰呆了一呆，道：「那你是存心棄我不管了？」

曹雄還未及回答，突聞石洞外傳來了黃志英呼叫之聲，微微一笑，推着龍玉冰雙肩，低聲說道：「你師兄在洞外叫你，你先回三元宮去吧，以後的事，咱們慢慢再談。」

龍玉冰祇怕大師兄闖進石洞，勉强收住眼淚答道：「你要在這裡等我，我回金頂峯一趟就來。」

曹雄祇是微微一笑，避不作答。

龍玉冰心中慌亂，講完一句話，匆匆奔出石洞。

黃志英正等得心焦，見龍玉冰急奔而出，心中甚喜，迎上前問道：「師妹可是在打掃……」

忽見龍玉冰兩頰淚痕未乾，不覺一怔，下面的話，隨之中斷。

龍玉冰勉强一笑，道：「嗯！我在打掃石室，害你等久了。」

黃志英皺皺眉頭，接道：「那你哭甚麼？」

龍玉冰抹去臉上淚痕，道：「我沒有哭。」說着話，向前奔去。

黃志英追在身後，幾次欲言又止，兩人沿着山谷，聯袂疾奔。

龍玉冰轉過一個山角後，全力施展輕功，向前狂奔，她不願和大師兄走在一起，因爲黃志英的關懷慰藉，會加深她的愧咎痛苦……

她一口氣奔到梅花林中，才放慢脚步，一陣陣清幽的梅香，滲入心脾，但却無法使她波動的心情平靜下來，她索性倚樹坐下，仰視梅花出神。

這時，已是四更過後，星光迷濛，隱約可辨景物，看那盛放梅花，依舊迎風飄香，但是自己這件事如果被師傅查出，決難見容門下，大師兄知道了，更是要痛碎寸心，但最使她傷神的，還是曹雄對她的冷漠、寡情……

她愈想愈覺得前途茫茫，不禁傷心不已，忍不住一腔悲苦，熱淚泉湧而出。

這等無聲低泣，最是傷神不過，不大工夫，龍玉冰已陷入昏迷之中。

驀地裡，一個清越的聲音，在她身側響起，問道：「是冰兒嗎？你坐在這裡哭甚麼？」

聲音雖然柔和，但龍玉冰聽在耳中，却如聞巨雷一般，沉昏的神志驟然清醒，抹了淚痕望去，祇見師傅站在身旁，微顰雙眉，滿臉慈愛。

她鎮靜下心神，顫聲叫一聲道：「師傅……我……我……」

她本想在師傅面前，坦率的說出事情的經過，然後才橫劍自絕，但又想到那長春谷的石室之中，是崑崙派歷代祖師法體奉置所在，莊嚴聖潔，竟自說不出口來。

玉眞子微微一笑，道：「你有甚麼事，儘管對我說吧，我自會替你作主。」

龍玉冰祇聽得心如劍穿，一陣氣血翻湧，幾乎暈倒地上，師恩深厚浩大，更使她惶愧得無地自容，定定神，正待答話，突見一條人影疾奔而來。

龍玉冰看清來人形象後，不禁驚得一呆，祇見他右肩處衣服破裂，鮮血浸濕半身，喘息如牛，一見玉眞子，祇喊得一聲師叔，人便暈倒過去。

這突如其來的大變，使玉眞子也失去了鎭靜，一伸手扶起來人，右掌在他的「命門穴」上一陣推拏。

那人緩過一口氣，睜開了眼睛，玉眞子已迫不及待的問道：「你怎麼傷成這個樣子，快說！」

來人正是通靈道人門下大弟子黃志英，他長長吁一口氣，强忍着傷痛，目光轉投在龍玉冰臉上，一瞥而過，答道：「弟子巡查後山，遇到一個黃衣少年……」說至此處，一陣急喘，接不下去。

玉眞子急道：「那人現在甚麼地方？」

黃志英喘息一陣，道：「弟子和那黃衣青年人相遇在長春谷口……」

玉眞子不待黃志英說完，回頭對龍玉冰道：「快替你大師兄包紮傷處，先把他血止住，送回三元宮交給你二師伯，替他療治。」最後一句話未完，人已到數丈之外。

龍玉冰細看大師兄右肩傷處，長達三寸，血如泉湧，心頭一急，撕下一塊道袍，把他右肩緊緊細紮起來，說道：「大師兄，我扶你回三元宮去，讓掌門師伯替你敷藥療治。」

黃志英慘然一笑，道：「你快逃吧！別管我了，我傷得雖是不輕，但休息一陣，還可以支撐着回去。」

龍玉冰心裡一震，道：「你！你怎麼……」

黃志英搖頭一笑，截住龍玉冰

的話，道：「你不要多說了，甚麼事我都已明白，那黃衣少年武功、人才，都比我强多了，你快些走吧，等三師叔轉來後，祇怕你想走也走不成了。」

龍玉冰臉色突變，淚垂雙腮，道：「他……他把甚麼事都告訴你了？」

黃志英臉上閃掠一抹凄涼的笑意，道：「沒有，但我能猜得出來，冰師妹，也許今生今世，我們已無再見面的機緣了，壓存我心中十幾年的話，今晚上我要一吐而後快，有唐突師妹的地方，希望你能原諒。」

龍玉冰祇聽得眞情激蕩，扶住黃志英泣道：「我恨死愧死了，大師兄，你這樣深情待我，還不如拿劍來刺我兩下好些……」

黃志英突然挺身而起，拉着龍玉冰一雙手笑道：「這地方不是談話之處，咱們換個所在。」

他雖然言笑如常，但頂門上却汗落如雨，握着龍玉冰的一隻手，也不住顫抖。

龍玉冰早已心亂如麻，她任由黃志英拉着她向前走去，這本是她從小長大的地方，此刻，像到了一處陌生的所在一般，流目四顧，神態茫然。

黃志英拉着她穿過梅林，越過了兩座山峯，在一處崖下面坐下，淡淡笑道：「師妹，你還記得這地方麼？」

龍玉冰呆呆的睜着一雙大眼睛，望着天際閃燦的繁星，對黃志英所問之言，渾如不覺。

他長長歎息一聲，左手搖撼龍玉冰的秀肩，叫道：「師妹，師妹……」

龍玉冰啊了一聲，從極度的痛苦中清醒過來，慢慢的把眼光移注在黃志英臉上，凄惋一笑，垂下了兩行清淚，問道：「大師兄，你心裏恨我麼？」

黃志英搖搖頭，笑道：「不恨。」

龍玉冰突然伏在黃志英懷中，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一面低聲訴道：「你待我愈好，我心中的愧咎和痛苦愈深，我不能再走了，我要跪在師傅面前，要她老人家一劍一劍的把我剁死，我心中痛苦極了。」

黃志英心情激動，熱淚奪眶而出，左手拂着龍玉冰散亂的秀髮，心中湧集了千言萬語，却不知從何說起。

十餘年來，日夜縈繞他心頭的玉人，一旦投在懷抱，不禁驚喜欲絕，忘記了他右肩極重的傷勢，不自覺一舉右臂，但感傷處一陣劇痛，神志突然清醒。抬頭望天，星光漸稀，他知道該讓她走了，再延誤時刻，對她大是不利，推開龍玉冰，霍然挺身而起，道：「師妹，不要哭啦，天色已五更過後，妳！妳該走了。」

龍玉冰抹去淚痕，忽然變得一臉堅決，說道：「我不走！我要去見師傅。」

黃志英凄涼一笑道：「三師叔縱然愛護妳，但她也救不了妳，難道妳甘願受派規制裁麼？」

龍玉冰神態黯然道：「我既做錯了事，死也無憾。」

黃志英默然垂頭，沉吟良久，突然抬起頭，笑道：「天地間這樣遼闊，妳爲甚麼一定要死在三元宮中……」

龍玉冰祇聽得心裏冒上來一股寒意，暗自忖道：不錯，我縱然接受派規制裁，但在行刑之前，要召集同門，自白罪狀，死雖不怕，但那自白罪狀，却是羞於出口。

黃志英見她沉思不語，又道：「天快亮了，小兄也不便再在此久留。」說完轉身緩步而去。

龍玉冰知他話中含意，是催促自己快走，不禁感激萬分，想起過去，對他百般冷漠，更是慚愧之極，哭喊一聲道：「大師兄……」縱身追去。

黃志英回頭問道：「妳還有甚麼要說麼？」

龍玉冰道：「你待我如此情重，我……我……」

黃志英仰天大笑，道：「這一生我已經夠了，妳快些走吧。」

龍玉冰看他右肩傷處，又有鮮血沁出，無限溫柔的，帶着滿臉淚痕，笑道：「大師兄，你再讓我替你包紮一下傷勢，好麼？」

黃志英點點頭，嘴角間微現出滿足微笑，兩道眼神盯視着龍玉冰，祇見她美麗的臉上，流露出無限的溫柔，無限的凄苦，又撕下身上一塊道袍，很細心的替他包紮好右肩。

黃志英輕輕的歎息一聲，道：「師妹，我雖然不常在江湖上走動，但却常聽師傅和師叔們談起江湖上的風險，妳自己要多保重了，甚麼事都要小心謹愼。」

龍玉冰眼中淚水如同斷線珍珠般滾下粉腮，輕咬着櫻唇，答道：「我都記下了。」

黃志英抬頭望着東方天際，道：「天已快亮了，妳走吧！把你身上的道袍脫去，免得引人注意。」

說罷，頭也不回的向前走去。

龍玉冰呆呆的站着，直待黃志英轉過了一個山角不見，她才轉身上路。

（未完・廿）

上文提要： 酒鬼向老酒鬼打探白雲飄的下落，據說是被北城諸葛峯擄走的，地點是北風茶樓，北城並且放出風聲，公開承認白雲飄在他們手中。酒鬼正半信半疑之際，突然出現王侯証明此事，他攆走老酒鬼，托酒鬼代告知師兄花滿樓，而他則回谷去告知「先知老人」，共商援救之計……另一邊旋風俠也找到老酒鬼，查詢白雲飄被擄經過……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英雄悲歌

棺材有乾坤　暖轎亂人心

然而，花滿樓却迄未現身。

連酒鬼、旋風俠亦踪跡全無。

氣氛顯得很凝重，凝重中別有一番緊張氣氛。

忽然，門外傳來一陣騷動，闖進來兩名壯漢，抬進一口上好的黑漆棺材來。

茶樓是喝茶的地方，既非棺材舖，也沒有死人，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存心來找碴的，衆茶客不由皆爲之目瞪口呆，甚至驚呼出聲。

水長流、小神童、孫飛虎則不驚反喜，心知好戲即將登場，齊將注意力集中在棺材上。

只有諸葛峯沒有反應，始終不言不動，好像一個事不關己的局外人。

北風茶樓的掌櫃早已衝出，欲强行攔阻，惜因一步之差未能如願，棺材被抬至諸葛峯的面前才停下來。

四名彪形大漢已挺身站起，握住了七星寶劍。

諸葛峯仍端坐如故，不動聲色。

掌櫃的急衝而上，劈面就說：「這是怎麼回事？」

其中一位抬棺的壯漢面無表情的回說：「送棺材呀。」

「送給誰？」

「北風茶樓。」

「亂來，本樓並未死人。」

「僱我們送棺材的人說，貴寶號很快就會鬧出人命。」

「是誰僱你送來的？」

「不認識。」

「人呢？」

「就躺在棺材裡。」

「你說什麼？人在棺材裡？」

「不錯。」

「打開。」

「是！」

這人好大的力氣，才一忽兒工夫便將鉚釘拔出，把棺蓋打開，立與另一人頭也不回的步出北風茶樓。

棺內有人，但非死人。

是個活人，人已站起。

就在這個電光石火的一瞬間，響起四聲暴喝，竄出四條大漢，閃亮四道刀光，來不及看清楚棺中之人是那個，便將棺中人的雙臂卸下，並在前心後背上劃下兩道血痕，隨即又倒臥回遍是鮮血的棺木中。

快得令人不知所措。

快得叫人心膽俱裂。

北城高手果非池中之物。

這時候大家才看清楚，棺中人原來是老酒鬼常醉。

諸葛峯屁股發燙，再也坐不住了，霍地一躍而起，聲急快道：「老酒鬼，是你僱人把自己送來此地？」

常醉傷勢極重，已是奄奄一息，上氣不接下氣的答道：「那人說的是實話。」

「怪事，你爲何要把自己裝在棺材裡？」

「常某是被逼的。」

「誰逼你？」

「是……」

這個「是」字，變成老酒鬼常醉的最後遺言，下文未出，就告氣絕而亡。

突聞門外有人接口道：「是本俠！」

旋風俠應聲大步而入。

此人名頭太大，全場爲之一驚，四名彪形大漢，十條精壯漢子，睹狀一陣晃動，在諸葛峯的兩側呈雁翅般展開，嚴陣以待。

水長流黛眉微挑，暗中扣好了一把金燕子。

小神童、孫飛虎仍不言不動，僅對旋風俠投以一個會心的微笑。

其餘的衆茶客，一見鬧出了人命，有如驚弓之鳥，皆紛紛退避。

旋風俠神態從容，步履沉穩，一步一步的直行至諸葛峯面前五尺許處才停下來。

諸葛峯自視頗高，不假詞色，聲音比冰還冷：「閣下何人？」

「旋風俠。」

「聽說你是花滿樓的化身？」

「他是他，我是我，我們是好朋友。」

「既非花滿樓，來此作甚？」

「想查証一件事。」

「什麼事？」

「白雲飄是否當眞被北城所擒？」

「本少城主不否認。」

「可否請白姑娘出來一見？」

「憑你恐怕還不行。」

「誰行？」

諸葛峯眸中射出來兩道冷電也似的寒芒，道：「除非花滿樓親自現身。」

「花滿樓人在別處，來不了，也不會來。」

「拿先知老人的武功秘笈來換人也可以。」

「據本俠所知，先知老人乃天縱奇才，無師自通，並無任何秘笈張本。」

「不是花滿樓，又無武功秘笈，本少城主不願再浪費唇舌，尊駕請回吧。」

臉色一沉，接着又吐出兩個字：「送客！」

諸葛峯令出如山，四名彪形大漢一齊挺身而出，送客的方式很奇特，四把精光閃閃的七星寶劍橫置胸前，四人一字排開，大踏步的逼向旋風俠。

旋風俠視若無睹，吐字如刀：「本俠既然來了，見不到白姑娘，絕不離開北風茶樓。」

諸葛峯態度强硬，毫不退讓：「叫花滿樓自己來。」

「爲何一定要花滿樓親自現身？」

「北城有事請教。」

「何事？」

「本少爺欲一睹花大俠的絕世武功。」

「本俠可代勞。」

「抱歉，本少爺沒有跟無名小卒動手的習慣。」

一句話激怒了旋風俠，怒沖沖地道：「諸葛峯，你……」

說話一半，被諸葛峯從中打斷，再下逐客令：「送客！」

「是！」

四人齊聲一喏，刀光乍展，分從四方撲攻而上，立將旋風俠罩在白茫茫的刀影之中。

這那像送客？簡直是送終。

然而，送終的人並非他們四個，而是旋風俠。

兇器是花生，北風茶樓待客的花生，電光石火間被旋風俠抓起一把，疾射而出，擊破四人的咽喉要害，當場氣絕身亡。

一把花生自然不止四粒，十名精壯漢子也同時應勢而倒，非死即傷。

只有諸葛峯是唯一的例外，花生射至，被他奇巧無比的以食、中二指夾住，依然鎭靜如恆，淡淡一笑，道：「閣下好功夫。」

夫字出口，右手倏揚，一粒酥脆的花生竟將丈許外一根碗口粗細的木柱貫穿，直飛到窗外去。

這一手不簡單，在當今武林之世具有這等功力的人可能不會超過十個，旋風俠看得一呆，脫口讚道：「三少爺也不含糊，請劃個道兒，本俠保証奉陪到底。」

那知，諸葛峯却心堅如鐵，不肯改弦更張：「本少爺要找的人是花滿樓，此時此刻還不準備跟朋友爭長較短。」

小神童突然一躍而出，神氣活現的道：「不跟旋風俠爭長較短，跟我小神童一決高下如何？」

可不是說着好玩，亦不曾低估諸葛峯，玲瓏刀緊握在手，拉開了迎戰的架式。

諸葛峯不以爲然，一張臉陰沉沉地，連正眼也沒瞧小神童一下，僅從牙縫擠出來三句話：「師出無名，恕不奉陪，再見！」

話未落地，人已縱起，一霎眼便到了後門之外。

旋風俠豈肯善罷甘休，拔腿就追，被小神童攔了下來，道：「算了，就算殺了諸葛峯，也不一定能找到白雲飄。」

「此話怎講？」旋風俠瞠目而問。

水長流代答道：「道理很簡單，北城只是拿白姑娘當餌，志在釣花滿樓上鈎，白雲飄不可能仍留在北風茶樓。」

鐵膽孫飛虎說得更明白：「如果孫某的判斷不錯，白姑娘此刻八成正在被人押往北城的途中。」

事實擺在眼前，起碼証實了一半，上上下下，裡裡外外的搜尋一遍，諸葛峯等人早已奔走一空，北風茶樓已經變成一座空屋，那有白雲飄的芳踪？

情況緊急，旋風俠不敢久留，雙手一拱，當即告辭而出。

小神童龍兒忽道：「這位大哥請留步。」

「你有事？」

「想領教一下旋風俠的曠世奇功。」

「小神童，你找錯對象了，欲一戰成名，你應該去找花滿樓。」

「先贏了你旋風俠，再挑戰花滿樓也不遲。」

「對不起，本俠身有急事，歉難從命，失陪了！」

旋風俠邊說邊走，一直沒回頭，話至此處，人已越牆而去，氣得小神童直跺脚，本待追上去一決高下，怎奈甫上得牆頭，旋風俠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 * *

張家莊。

位於縣城北方數十里處，是往北城的必經之地，屬諸葛世家的勢力範圍，南城的人甚少敢在此公然活動。

莊子不大，僅百十來戶人家，只有一家餐館——北館，實則是北城的一處重要堂口，南城在此根本沒有立足的餘地。

一開門，便來了一位貴客，是酒鬼。

酒鬼自然是來喝酒的，落坐在一個不顯眼的位子上，叫了三斤白乾，一盤花生，旁若無人似的自酌自飲起來。

不久，來了三位鄉民，在此小酌。

接着，又進來兩名一着灰袍，一穿藍衫的商旅入內打尖。

這二人很特別，雖然坐在一個角落裡，注意力却集中在大門口，偶而還會朝酒鬼這邊瞟上一眼，面對大半桌可口的菜餚，連動箸的意思也沒有。

直至午膳時分，食客才漸漸多起來，有行旅脚夫，有村夫村婦，也有風塵僕僕的外來客。

其中有一批人很扎眼，四名轎伕抬着一頂十分華麗的暖轎，後面還跟着兩名帶刀的護衛。

暖轎不但抬進門來，而且並無停下的意思，直往後方的客棧行去，彷彿回到自己家裡似的。

一名護衛直奔櫃台，扯開嗓門嚷嚷道：「開一間上房，我家主人要休息，隨後送一桌酒菜來，四名轎伕在此用餐，酒必好酒，菜必好菜，別慢待了客人！」

「是！是！」

此人氣勢逼人，店家只有躬身應是，多一個字也不敢說，急忙一面派人去開房間，一面吩咐廚下準備酒席。

酒鬼耳聞目見，臉色微微一變，並未採取任何行動，依舊自斟自酌，一副事不關己，好酒我自飲之的模樣。

兩名商旅的反應則不同，互換一道奇異的眼神，悄沒聲息地溜到後面去。

北館的大師傅動作夠快，不多一會工夫便弄好一桌色香味俱佳的菜餚，由兩名小二哥送往後院上房。

孰料，甫出後門，行約丈許，兩名商旅乍然從暗處一閃而出，擋住去路。

這二人身手不凡，不費吹灰之力便將小二手中的長盤奪過，同時點了穴道，拖至一間空屋，當他們再度出現時，已將小二的衣服換穿在自己身上，變成兩個道道地地的堂倌，將灰袍人、藍衫客的身份掩去。

二人相視一笑，逕往前行，轉過一個牆角，恰巧與四名轎伕相遇，當先一人粗聲大氣地道：「怎麼樣，咱們的飯菜都準備好了吧？」

灰袍人裝得很像，笑臉相迎道：「好了，好了，四位爺大駕一到，馬上便可以享用。」

脚伕勾肩搭背而去，假小二端着長盤，繼續前行，走石徑，穿廻廊，通過一道小門後，馬上發現那頂豪華暖轎就停在三間精舍前，兩名護衛分站兩旁，益見屋內人非比尋常。

灰袍人止步招呼道：「酒菜來了，請問擺那兒？」

一名護衛臉如黑炭，聲若洪鐘，從牙縫裡擠出來兩個字：「裡面。」

藍衫客接口道：「不知進餐的人共有幾位？」

另一人顯得很不耐煩，伸出來兩個手指頭，冷聲道：「兩位。」

「原來是兩位大爺要用。」

「媽的，盡說瞎話，用餐的人是我家主人。」

灰袍人驚「哦」一聲，心內恍然大悟，這才弄清楚，轎內坐的是兩個人。

他有理由相信，其中一人八成是白雲飄。

但不知另一位是否北城的諸葛峯？

心念間，人已登堂入室，堂屋內一應俱全，可就是沒半個人影。

一張太師椅上發現一件女裝，及一頂男用的英雄帽。

臥室內且有異聲傳出，經驗告訴他倆，這是男歡女愛，興雲作雨時所發出的聲音。

兩個假小二先悶不吭聲，待將酒菜擺好後，藍衫客才朗聲說道：「酒席擺好了，兩位請趁熱用吧。」

灰袍人補充道：「涼了就不好吃了，會傷身體的。」

半晌，臥房內才傳出一個銀鈴也似的聲音，嬌喘道：「知道了，你們下去吧。」

二人口中應是，雙脚却小心翼翼的往臥室那邊移動。

兩名護衛睹狀大怒，雙雙跨步而入，黑臉護衛喝斥道：「還不快滾，惹惱主人當心吃不了兜着走！」

「馬上走！馬上走！」

話是這樣說，人也眞的向外走，可是，行至切近時冷不防亮出來兩把刀，兩名護衛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已自刀子進，紅刀子出，倒臥血泊中一命嗚呼。

拔刀，出刀，收刀，一氣呵成，彷彿是一個動作，快到毫巔，也妙到極致，顯非泛泛之輩。

護衛一倒，二人猛一個急轉身，又撲向臥室。

* * *

然而，人尙未到，香風撲面，室內已衝出一位女嬌娥。

並非白雲飄。

而是一位桃花眼，柳葉眉，狐媚妖嬈，風情萬千，全身上下散發着一股濃郁騷氣的妙齡少女。

少女雲鬢散亂，羅衫不整，貼身的紅肚兜都沒穿好，雙峯高聳而又發達，一大半露在外面，雙手微張，擋在門口。

有道是英雄難過美人關，何況是一個天生尤物，藍衫客偏偏不屑一顧，强行闖入內室，令少女錯愕萬分。

室內有床，床上有被，被褥十分零亂。

只見一條矯健的人影破窗而出，惜因速度太快，僅驚鴻一瞥，不知其爲何許人，推窗眺望時那人早已沒了影子。

重返客廳，少女已將羅衫穿好，落坐在餐桌前，換上了一副冷若冰霜的晚娘面孔。

從而也看清楚了少女的廬山眞面目，二人相顧失色，同時驚呼出聲：「妳是俏羅剎美爽爽？」

少女黛眉雙挑，杏眼圓睜，咬着銀牙嬌叱道：「既知姑娘的身份，就該自行了斷，免得姑奶奶涙費手脚。」

這話若是換了別人，定是狂妄之詞，但出自俏羅剎美爽爽之口却並不爲過，因爲她是武林中天字第一號毒婦——毒美人西門翠的得意門徒。

毒美人西門翠成名已久，生性風流，貌美如花，江湖上的人都叫她風流寡婦，事實上她迄未嫁作他人婦，是一個人盡可夫的蕩婦。

美色，是她的原始本錢。

用毒，則是她揚名立萬，立足江湖，甚至呼風喚雨的依恃。

憑美色，她無往不利，不知顚倒了多少英雄，玩弄了多少好漢，連南、北雙城的頂尖人物都曾是西門翠的入幕之賓。

對毒，她是專家，可謂全身是毒，無物不毒，凡是犯在她手裡的人倖免的機會幾乎等於零，被她毒死的人不知凡幾，毒美人的名號就是由此而來。

毒美人西門翠一共收了兩個徒弟，一個是妙觀音柳絲絲，另一位便是眼前的這一位俏羅剎美爽爽。

這兩位高足，不但人長得美，而且騷勁十足，三山五岳的朋友不少皆拜倒在她倆的石榴裙下，用毒的手法盡得乃師眞傳，師徒三人俱極難惹難纏，江湖中人既想一親芳澤，又怕引火焚身，因而造就了她們在武林中朝秦暮楚，左右逢源的特殊地位。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藍衫客與灰袍人一聽果是俏羅剎美爽爽，不禁大吃一驚，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二三步。

美爽爽笑了，笑得很邪，語氣中充滿了譏諷：「怎麼？現在怕了，還不快報上名來準備受死。」

二人似非江湖末流，此刻已恢復鎮靜，藍衫客報以一聲冷笑，道：「姑娘請先用餐吧，咱們慢慢談。」

俏羅剎單手支頤，俯首微斜，擺出一副叫人想入非非的姿態，一雙勾人魂魄的桃花眼瞟來瞟去，似笑非笑地道：「姑奶奶在等人，現在還不想吃。」

灰袍人神色一緊，馬上直言追問：「等誰？」

「旋風俠。」

「什麼？妳在等旋風俠？」

「不錯！」

美爽爽在等旋風俠共進午餐，這可是天大地大的一樁鮮事，任誰也想不到水性楊花的俏羅剎會勾搭上行踪飄忽的硬漢旋風俠，二人愕然一楞，游目四顧，並未見旋風俠的一影半踪。

藍衫客尋思少頃，道：「剛才與姑娘顚龍倒鳳的那位妙人兒想必就是旋風俠？」

美爽爽搖頭道：「本姑娘與旋風俠乃道義之交，還不曾上床。」

「那麼，究係何人？」

「一個會討女人歡心的可人兒。」

「說出他的名字來。」

「跟本姑娘有交情的男人不知凡幾，說也說不完。」

「哼，妳好大的胃口！」

俏羅剎答得妙：「你們男人最喜歡左擁右抱，三妻六妾不嫌多，女人同樣也樂於週旋在衆多俊男帥哥之中，多多益善，何必大驚小怪？」

灰袍人不愛聽這些風花雪月，嗤之以鼻道：「哼，少拿肉麻當有趣，本大爺此來可不是要聽妳的風流帳，而是要找一個人。」

「找那個？」

「白雲飄。」

「白雲飄現在是諸葛峯的階下之囚，與姑奶奶何干？」

「我們得到消息，白姑娘當初離開北風茶樓，就是坐在一頂與妳俏羅剎相同的豪華暖轎中被人押走的。」

「你懷疑本姑娘投靠了北城，與白雲飄同乘一轎作掩護？」

「事實可能正是如此。」

俏羅剎美爽爽黛眉雙挑，勃然大怒道：「放你的狗臭屁，橋歸橋，路歸路，我們師徒一向獨立孤行，從來不跟別派勾勾搭搭！」

刀片也似的眸子，在二人臉上刮了一下，繼又說道：「兩位找白雲飄何事？」

藍衫客道：「與北城目的相同。」

「想把花滿樓給逼出來？」

「弄一本先知老人的武功秘笈也可以。」

「那就去弄呀，去尋呀，幹嘛要找本姑娘？」

「我們是衝着那頂轎子而來。」

「此事純屬巧合。」

「大爺不信。」

「你要怎樣？」

「搜！」

「不是已經搜過了嗎？」

「剛才是捉姦，現在是找人，只見床上，未搜床下。」

藍衫客下字出口，跟灰袍人互換一道眼神，提着寶刀就往室內衝。

美爽爽睹狀大怒，嬌叱一聲：「放肆！」玉腕微抬，屈指一彈，立有一縷橘紅色的粉末應勢激射而出。

「找死！」

另有一聲怒吼劃空傳來，人未到，劍光先至，如火如電，森寒徹骨，兩人連轉一個念頭的機會都沒有，猛聽卡察！卡察！兩聲響，血如泉湧，二人握刀的右手已齊腕被斬斷，寶刀墜地，人也倒臥血泊中，死了！

劍法如神，仿若電光一閃，人也飄然而現，美爽爽認得是北城的三少爺諸葛峯。

但二人並非死在諸葛峯的劍下，而是被俏羅剎毒死的，瞬息之間，雙眼暴突，臉已冷黑，是絕毒無比，沾膚即亡的閻王粉。

俏羅剎美爽爽起身爲禮道：「三少爺好功夫。」

諸葛峯淡淡一笑，道：「好說，姑娘的閻王粉更厲害。」

「三少爺可知這兩個冒失鬼的來歷？」

「當然知道。」

「那門那派？」

「是南城派來的爪牙。」

擊掌三響，叫進來數名手下，將四具屍體拖走，諸葛峯抱拳道：「打擾了，姑娘請用餐吧，告辭。」

美爽爽妙目一轉，投去一個勾魂媚眼，道：「三少爺是大忙人，難得聚在一起，共飲三杯如何？」

媚眼勾不住三少爺，美酒也沒留下諸葛峯，道：「謝了，咱家另有急事在身，未克久留，日後願在北城爲姑娘接風。」

餘音未落，人已到了門外，美爽爽顯得有些兒失望，這是她想要勾住而未能如願，從她的石榴裙下溜走的第一個男人。

幽幽怨怨地獨坐片刻後，方自斟滿了一杯酒，打算吃這頓遲來的午餐。

不料，酒杯剛剛舉起，尚未觸及櫻唇，猛可間，人影一閃，旋風俠宛若旋風般出現在餐桌前，劈面就說：「主客未到，芳駕怎麼一個人吃起獨食來了？」

旋風俠來得太突然，美爽爽嚇一跳，驚極而呼道：「你是什麼人？」

「旋風俠。」

「有何貴幹？」

「赴宴。」

「哦！」

一聲驚哦，俏羅剎這才恍然，隨即換上一副笑臉，欠身作勢道：「貴俠大名久仰，美爽爽心儀已久，快請上座。」

美爽爽說要請旋風俠吃飯，只是隨口胡謅，旋風俠當然不會認眞，冷笑道：「宴無好宴，本俠不是來吃飯的，而是想請教一件事。」

「請說。」

「妳是否被諸葛峯收買，故佈疑陣，以便暗中掩護他們將白雲飄押往北城？」

「此乃欲加之罪，本姑娘與這件事毫無牽扯。」

「希望妳說的是實話，如其不然，一旦被本俠捉到小辮子，絕不輕饒。」

這話語氣太重，美爽爽怒溢雙眉，態度也轉趨强硬：「本姑娘行事坦蕩，爲人磊落，從來不幹偷鷄摸狗的事。」

旋風俠望着那頂英雄帽，似曾相識，順手拿了起來，道：「但願如此，另外，本俠還想問妳一句話，跟妳上床的男人就是這頂英雄帽的主人吧？」

「是又怎樣？」

「本俠想知道他的身份。」

「姑奶奶愛跟誰上床就跟誰上床，誰也管不着！」

「這可不一定，如是有婦之夫，或是名門正派的子弟，自會有人出面干涉，望勿玩火自焚！」

這是忠告，也是警告，旋風俠話至此處，未再多言，轉身就走。

俏羅剎的眸中掠過一抹惡毒的神采，皓腕倏揚，閻王粉再度出手，直奔旋風俠的後腦。

好厲害的旋風俠，後腦勺上彷彿長了眼睛，英雄帽反手一擲，準確無比地將閻王粉全部兜住，轉而射向美爽爽自己。

這閻王粉絕毒無比，沾膚即爛，入鼻即亡，美爽爽睹狀大駭，忙不迭地躲到桌子下面去，英雄帽掠頂而過，扣落在桌後五尺許處，險險逃過一劫。

饒是如此，還是嚇出一身冷汗來，望着已經變黑的帽子與地板，用她那隻戴着透明無色手套的右手取來一塊毛毯，小心翼翼地蓋起來。

門外，傳來旋風俠的最後警告：「念爾初犯，姑且放妳一馬，下次敢再偷襲本俠，就算有十條命也活不了！」

＊　＊　＊

北館前廳，酒鬼依舊坐在那個不顯眼的位子上，三斤白乾已經喝去二斤多，看上去並無半點醉意，仍自悠哉遊哉的自斟自飲。

美爽爽的四名轎伕則圍在一起，正大吃二喝，根本不知道後面鬧出了四條人命。

沒見諸葛峯。

亦未再發現任何可疑人物。

更不知俏羅剎口中的可人兒是否在座。

却見花滿樓的師弟，小霸王王侯大步而入，一屁股坐在酒鬼對面，一開口就直截了當的說：「這裡的情況如何？」

這話突如其來，酒鬼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茫然的望了王侯一眼，道：「你在說什麼呀？」

「我想知道，押解敝師妹的轎子到了沒有？」

「不知道。」

「酒鬼，你好像不是來救人的？」

「本來就不是。」

「那你來北館幹什麼？」

「喝酒！」

這是標準答案，王侯差點沒氣歪鼻子，一面留意在座之人的動靜，一面道：「我得到確切消息，白師妹被諸葛峯囚在一頂豪華暖轎內，正在押往北城的途中。」

酒鬼呷了一口酒，漫不經心的應道：「剛才有一頂暖轎抬到後面去了。」

「查過了，轎內之人是俏羅剎美爽爽，並非敝師妹。」

「此外，好像並無其他的轎子在此出現。」

「據王某所知，至少還有兩頂轎子在這一條路上行走。」

「樣子相同嗎？」

「完全相同！」

「哦，是諸葛峯故佈疑陣。」

小霸王王侯頷首道：「不錯，這小子是想亂人耳目。」

話鋒一轉，接着又道：「可知花師兄現在何處？」

酒鬼默然少頃，始道：「你有事找他？」

「北城劫走白師妹，志在逼花師兄現身，他不露面事情恐怕很難解決。」

「酒鬼聽說諸葛峯另外還有一個條件。」

「家師先知老人的武功秘笈？」

「對呀，你小霸王這次逍遙谷之行不正是爲此而去，可有收穫？」

「別提了，」王侯雙手一攤，道：「家師乃天縱奇才，無師自通，根本沒有秘笈張本。」

「弄個手抄本也可以應付一下。」

「他老人家不願接受勒索。」

「難道不要他的寶貝乾女兒了？」

「家師說憑我們師兄弟二人一定可以助師妹脫險。」

酒鬼喝完最後一口酒，往嘴裡抛了幾粒落花生，雙眼半睜半閉，慢吞吞地道：「花滿樓久未在武林中走動，不想再過問江湖中事，救援白雲飄的重責大任可能須由你王侯一人承擔。」

王侯聞言霍地站了起來，神采飛揚的道：「沒有花師兄，我小霸王照樣可以完成任務，就算諸葛峯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也不可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言來慷慨激昂，信心十足，自負與倨傲之情溢於言表，話一說完便大踏步的離開北館。

（未完・五）

上文提要：空空和尚由花子幫的弟兄口中，得知席本初、李士艮兩家又被山賊包圍，他與花子幫衆人趕去，他們人多勢衆，終於把那批山賊打走。空空和尚說不過席李兩家人與花子幫的幫主石不悔，終於在無可奈何下還俗，石不悔給他起了個名字叫「快樂」。他們準備往劉家寨借糧，快到劉家寨路上，遇到劉家寨逃出來的人，才知劉家寨被山賊攻佔了……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奪回劉家寨　接任花子帮

石不悔拍拍手，哈哈一笑道：「我說小子呀，你果然開竅了，你以後便眞快樂了，哈……」

李士艮道：「也好，咱們到樹林裡先合計，眞要爲劉家寨出力氣，力量先評估，然後再動手。」

席本初立刻把所有的人叫進林子裡，這時候花子幫的五六十人中有一半在叫肚子餓。

「快樂」知道花子幫的人只不過每人吃了一小塊窩窩頭，轉眼間快兩天了，他們當然會叫餓。

快樂走到席本初面前道：「席當家的，你們可有多餘的騾肉，拿一些分給花子朋友們，他們許久未吃過東西了。」

席本初道：「就憑你『快樂』一句話，咱們把保存的騾子肉分個三五斤給花子幫的人。」

李士艮也跟着道：「我們西陵堡的也拿出幾斤送他們，『快樂』呀，這全看在你的面子上。」

果然，席本初與李士艮二人走到他們的人羣中，很快的拿來大小肉塊二十多，一古腦的送在花子們的手上，這可把「九節公」石不悔笑咧開嘴了。

「九節公」石不悔指着「快樂」笑道：「好小子，咱們花子欠你的情了，哈……」

「快樂」淡淡的道：「咱們不能餓着肚皮去同那些流寇們打仗吧！」

花子幫的人正分食着煮熟的騾肉吶，忽聽得遠處有聲音，那是走路談話聲。

就在席本初身邊的老者立刻拔腿往林子外面跑，他一邊跑一邊叫起來了：「老爺呀，不得了吔！」

往林外看去，只見兩個肩掛帆布褡褳的人併着肩往這邊走過來，兩個人也聽見了有人叫老爺。

大道上兩個人站住了，那老者「咚咚」跑到二人面前可就哭起來了。

青年的背褡褳漢子急忙扶住老人，道：「劉福，你怎麼一身是血呀？」

原來這流血老人叫劉福，劉家寨的老長工。

這劉福遙指劉家寨，道：「老爺少爺呀，昨夜二更天，三百多流寇闖入咱們寨子裡，殺了咱們二十多個伙計管事的，又把男的趕出寨，女的他們不叫走，劉福守在這兒等老爺，千萬別回寨裡去。」

這二人正是劉家寨的劉世芳與他的兒子劉太平二人，那劉世芳楞住了，他幾乎難喘息，這種事任誰也難接受，劉太平急忙去扶老爹，道：「爹，爹！」

那劉福指着林子，又道：「老爺，林中來了逃難的人，他們有百來個，他們……」

劉世芳突然暴吼道：「劉家寨完了，我還有力量爲逃難的找吃的？」

就在這時候，林中走出一個人，「劉世兄，還記得中牟縣的席本初嗎？」

席本初說着，便晃動雙肩走出來了。

驚怒交加的劉世芳猛抬頭，不由重重點着頭，立刻大步迎上來，「若非鬧災荒，怎麼也想不到會與席兄在這裡見面。」

席本初拉住劉世芳道：「世兄，你的災難我清楚，來林中去商量，非殺光那批流寇不可。」

劉世芳一聽有希望，便問席本初，「席兄，你們來了多少人？」

席本初道：「能衝鋒陷陣的沒有一百也有八十。」

進入林子不遠，劉世芳看到李士艮與花子幫這批人，他剛站定，席本初便對他做介紹，「劉兄，西陵堡當家兄弟二人李士艮與李士雄。」

劉世芳道：「連環腿李……」

李士雄哈哈一笑道：「浪得虛名，哈……」

席本初再介紹花子幫，道：「這位『九節公』石不悔！」

劉世芳雙眉一挑，道：「花子幫當家的也來了。」

那石不悔對劉世芳道：「劉寨主，你安心啦，咱們必把你的寨子奪回來。」

劉世芳聽得心中熱呼呼的，幾乎掉下眼淚來。

席本初再介紹，他對劉世芳道：「世兄呀，他叫『快樂』，哈……」

劉世芳道：「姓快名樂？」

席本初道：「沒有姓快的，你就叫他『快樂』好了。」

劉世芳衝着「快樂」點點頭，席本初道：「若論誰的武功高，我以爲『快樂』最高。」

劉世芳再看「快樂」，他還帶着幾分懷疑的「啊」了一下。

「快樂」却淡淡的道：「我差遠了，差遠了。」

席本初道：「咱們誰也別客氣，先商量如何攻進劉家寨趕走那批流寇再說。」

劉世芳對兒子劉太平道：「看樣子，咱們只有靠這些朋友幫忙了。」

劉太平眞懂禮貌，立刻衝着大伙一個碰頭禮，道：「劉太平給各位叩頭了。」

於是，劉世芳便找了一塊空地，他把劉家寨的地形出口與山勢仔細的在地上畫個清楚。

劉世芳最後嘆道：「當初設計，怕的是山賊來攻佔，如今却是我劉世芳去攻打，眞造化弄人。」

席本初道：「聽劉世兄說，想攻進去還眞的不容易了？」

劉世芳道：「太不容易了！」

他看看每個人的臉，又道：「寨門只有一個，門樓高五丈多，兩邊牆垛四丈整，如果門樓上設下弓箭手，攻的一方就會死傷很多人。」

李士艮道：「沒有暗道嗎？」

劉世芳道：「後坡是石山，開不了石洞。」

突然，「快樂」開了口，「我去！」

劉世芳道：「老弟有辦法？」

「快樂」道：「我可以去把寨門打開來。」

席本初道：「你有什麼辦法？」

「快樂」道：「四丈高的牆還難不倒我，我暗中摸進去，先收拾守門的人，然後開寨門，你們可得快行動，大伙衝進寨子裡，看到男子就出刀。」

爲什麼男子就出刀？那是因爲劉家寨的男人不是逃就是被這些流寇殺掉，如今劉家寨只有女人在。

「快樂」的主意高明，立刻被大伙全接受，當然，重要的還是自己這方面的力量要集中。

席本初在自己那兒選人物，他一共選了十二人，他的女兒席大紅也想去，席本初不答應。

李家堡也選了十二人，兩下裡就是二十多，當然，花子幫的人全出動，一共六十五個人。

老松林中，劉世芳對大伙仔細說，進寨以後怎麼走，怎麼個找人法，聽得每個人直點頭。

劉世芳道：「咱們二更天飽餐一頓再出動，此刻大伙養足精神最要緊。」

席本初道：「劉世兄，咱們殺了一頭騾子，如今只怕也快吃光了！」

劉世芳道：「各位放心吧，我寨中存糧可以吃三年，只要趕走流寇，我請各位吃上三天流水席。」

他說得大伙流口水了。

* * *

老松林中很清靜，原來每個人都在養精神，席家大小姐坐到「快樂」身邊未離開，她抱怨她爹不許她去攻打劉家寨，「快樂」勸她別毛躁，以後有的是機會殺流寇。

其實「快樂」還不知道席家大小姐是看上他了。

席大小姐既然不能去，她便不厭其煩的要「快樂」多加小心。

「快樂」心中很感激，席姑娘每一句話他都點頭，直到遠處席本初的大媳婦翠姑來找她，才把席姑娘叫回去。

「快樂」閉目養神，二更天的時候他起來了，只見那劉世芳與席本初二人已走到「快樂」的面前來。

劉世芳拉過「快樂」的手，口中

直叫小老弟，他重重的對「快樂」道：「老弟台，此去多加小心吶，記住咱們剛才商定的。」

席本初也對「快樂」道：「咱們等你打開劉家寨的大門了，記住，能不驚動賊子最好不過，那樣，咱們就能殺他個措手不及。」

「快樂」點點頭道：「你們只管慢慢的潛過去，我不會誤事的。」

他說完便把長衫衣襬挽在腰帶上，雙肩一晃人便出了老松林。

劉世芳見「快樂」往寨子去，他對兒子劉太平道：「看看人家，年紀跟你差不多，已經一身好功夫，平日裡叫你苦練，又怕傷筋動骨的一副痛苦樣，哎，不吃苦能把本事學好嗎？」

他說得兒子太平低下了頭。

另一面，李士良與李士雄兄弟二人，已把李家的人叫在一起了。

花子幫的人早就往松林外移動着，「九節公」石不悔身邊跟着他的四大弟子，如今花子幫是主力，正面交鋒就由他們頂住了。

席本初與劉家父子二人合一起，那劉福受了傷，只有與女人孩子們候在這片松林中了。

* * *

這夜月斜照，大地一片灰茫茫，有那麼一陣陣的西南風，刮得樹枝「吱呀」响，山野中好像還有野狼叫。

「快樂」一人往前走，他走到了一道小河溝，他也聽過劉世芳說過，小河河水平時有一個人那麼深，如今只不過一尺還不到，過了小河就要小心了，因爲河那邊一片平坦到小山坡下，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被人發現。

「快樂」此刻奔到小河邊，果然，河面不過兩三丈寬，他只一個躍跳，很輕鬆的就過了那條小河。

「快樂」半蹲在小河邊，他抬頭看向劉家寨，右前方過去便可以走到寨門口。

「快樂」當然不會正大光明的走過去，他轉而往左前方移動，直到半山坡的寨牆到了河邊岸。

「快樂」到了這地方，他抬頭看過去，嚄，寨牆少說也有五丈那麼高。

劉家寨的寨牆不算低，如果想上去還眞的不容易，只不過再高的牆也難不倒「快樂」，因爲空空和尚在少林寺第二代的人物中他數第一。

只見「快樂」微微笑，然後背貼在寨牆上，他的雙掌按緊了牆，雙脚平貼慢慢的往上升，他這正是用壁虎功，不帶聲音的上了牆垛子邊上了。

「快樂」仔細的左右看，忽然間附近傳來一聲「殺！」

「快樂」嚇一跳，莫非被人發現了？

突然又是一聲吼，「通宰啦！」

這一回「快樂」看見了，寨門樓上有燈光，聲音正是從那個地方傳來的，只不過「快樂」弄不清，爲什麼只喊殺而不見動靜。

於是，「快樂」慢慢的往門樓那邊移動着，直到他可以看清門樓裡面，他幾乎想笑了。

因爲，「快樂」發現門樓裡面正在賭着，十五六個流寇，衣衫不整擠在一張破桌邊，他們呼么喝六的賭牌九，什麼殺呀，只不過想來個通吃罷了。

這時候「快樂」可不想驚動這些人，他繞過門樓往右走，順着一道梯子往下面去，他打算暗中先拉開寨門，他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就在「快樂」剛剛走到門樓下，黑暗中傳來一聲冷叱，道：「換班來了，娘的，也該老子上去賭幾把了。」

「快樂」嚇一跳，因爲另一個漢子問道：「余老八怎麼還不來！」

原來守大門的是兩人，如今只見一個來，另一人自然會發問！

「快樂」不回答，他往門下走着，猛古丁一個漢子叱吼道：「喂，你是誰？」

雙方距離近，當然被人看清了不是他們的人！

「快樂」呵呵一笑道：「我是自己人吶！」

另一人忽然一聲叫，「天地！」

「快樂」一怔難回答，於是那人一聲叱道：「你接上下面一句是甚麼？」

「快樂」道：「甚麼亂七八糟的！」

那人立刻吼道：「奸細呀！」

「快樂」便在此刻出手了，他出手眞快，連着左右掌疾拍，便也把兩個守門的漢子擊昏在地上！

「快樂」不怠慢，趕緊把寨門拉開來，只不過劉家寨的寨門也眞怪，發出好大的「吱吱呀呀」聲！

「快樂」可急了，因爲門的聲音太大了，那會驚動上面的人吶！

果然，他這裡兩扇門才拉開一半，門樓上已有了吼叱聲傳過來，「誰在開門呀！」

「快樂」不回答，他盡快的推，於是門樓上的人提着砍刀下來了！

有個漢子還提着燈，燈光此刻照得清，有個大漢是頭目，他指着「快樂」吼叱道：「奸細，拿下！」

立刻過來五個怒漢，擧着刀往「快樂」砍，另有幾個人要把寨門再關起來！

「快樂」一看不由冷然一哂，只一半旋身，一腿踢落迎身的一把刀，被踢的人一聲叫，「快樂」已抄起落地的那把砍刀！

於是，「快樂」一聲厲叱，「殺！」

隨之便聽幾聲厲嗥，三個近身的漢子已被他出刀砍得倒臥血泊裡！

「快樂」心中明白，這時候誰的手軟誰吃虧，你不殺人，人殺你！

「快樂」更明白，這些人可把中原整慘了，他們殺人千千萬，如今必是被引進山海關的清人追殺得四分五裂的到了這兒，他們都該死！

「快樂」也忘了他是個出家人了，這就叫跳進甚麼染缸就是甚麼顏色，如今「空空」改成「快樂」，和尚已是還了俗，動上手便盡是往敵人要害地方下刀！

「快樂」一招間砍翻三個人，想去關門的幾個漢子立刻往門內退，嚄，「快樂」舞動手上刀，生生把十幾個漢子堵在三丈外！

這些人原是殺人不眨眼的流寇，如今遇上比他們厲害的角色，好像氣焰小多了！

有個頭目怒吼着道：「怕死不是？給我殺！」

他吼叫着，當先往「快樂」殺去，果然有幾招刀聲發出「咻咻」聲，欺身便是十七刀砍過去！

「快樂」斜刀攔，他嘿嘿一聲，一路刀法使出來，只見燈影之下刀光霍霍，他不但封住對方的刀，更把另外五個衝上來的漢子逼得閃躲不迭！

那頭目一聲厲吼道：「快去報告先鋒官，別盡在這兒礙手礙脚的！」

果然有兩個漢子往裡面奔去，「快樂」心中一急，「刷刷」幾刀狂砍，他忽然撲到提燈漢子面前來，只見他一刀砍過去，立刻把那漢子手中的燈奪過來！

「快樂」奪了燈，對着門樓下面猛着拋，他這裡把附近的草垛子燃上了，這是大伙約定的信號！

果然，附近河岸邊有了人影在移動，「快樂」不及仔細看，因爲七八個惡漢又把他圍在門樓下幹起來！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號角齊鳴，劉家寨裡有了响動，不旋踵間，各屋子裡有了吼叫聲！

「快樂」的心中有些急，不由得大吼一聲道：「殺！」

「快樂」的刀法一變，立刻又聽得兩聲慘嗥，那頭目氣得咒罵道：「那裡來的殺才，老子非剝你的皮不可！」

「快樂」也回罵道：「光是吼叫，嚇不了咱，得拿出些甚麼來！」

那頭目又撲上去掄刀砍，「快樂」立刻賣個身法，突然回刀殺！

「卡！」

「哦！」

眞嚇人，那頭目當頭挨一刀，一顆腦袋幾乎一半被砍下地，就那麼倒在地上不動了！

劉家寨裡有人往寨門這面奔來了，還眞多，黑鴉鴉的就不知有多少！

「快樂」打算死守寨門了，忽聽得寨外有吼聲，這令「快樂」的精神一振！

草垛子已燒起來，火光照得劉家寨的寨門一片赤紅，只見爲首的正是花子幫的人！

首先奔到門下的正是「九節公」石不悔！

石不悔見「快樂」正在孤軍奮戰，浴血拚命，不由大聲道：「幹得好，小子呀，咱們來了！」

「殺！」

花子幫的人一衝幾十人，早把寨門下的不到十個漢子打得抱頭鼠竄往裡面逃！

「快樂」收刀回頭看，席家的人也奔來了！

那席本初擧刀厲聲吼道：「衝啊！」

「殺呀！」

不一會兒，連李家堡的人也衝進來了！

劉世芳與兒子劉太平雙雙揮刀往裡面殺，他父子一路殺還不住口的叫道：「太平他娘，妳們受害了吧！」

這些衝進來的人才進到劉家寨的那個廣場上，只見自屋子那面一片人潮捲過來！

別看流寇三百多，在這小地方還眞怪唬人的！

只聽得有人厲聲吼道：「殺呀！」

也不知道誰又把寨內的兩座草垛子燃上火，衝天火光立刻照得劉家寨一片通紅！

有三個大漢各擧兩把快刀衝過來，其中一人吼聲似打雷，「那裡來的狗東西，找死不是！」

嚄，他才吼了這一聲，便與石不悔碰上了！

石不悔冷冷的一聲笑道：「狗東西，你今碰上我老花子，算你倒大楣！」

那大漢雙刀上掃下劈直欺而上，一邊還吼叱道：「奶奶的，死吧！」

他話甫落，便是一陣「叭叭」聲連着响，便也聽得這大漢兩聲「呀呀！」叫。

石不悔嘿嘿道：「你們這批妖孽，中原你們殺了多少的人，天知道，你們的氣數已盡，也該回去陰司歸位了吧！」

九節青竹棒舞得漫天竹影，那大漢的頭上已挨了十多下，打得他一路閃，那股凶殘勁早就沒有了！

* * *

漸漸的，一場混戰展開了，火

光之下看得清，搶佔劉家寨的這一股流寇們，由於倉皇應戰，有的上衣披一半，有的光赤上身帶赤脚衝出來了。

外面雙方幹上了，屋子裡傳來女人哭泣聲，有幾個女人發了性，找來刀槍也幹上了。

原來這批流寇不放過劉家寨的女人，便老太婆也有人往床上抱，不少女的猛求饒，可惜一個也逃不掉他們毒手。

其實流寇就是土匪，就如同田裡鬧蝗蟲，走到那裡啃吃到那裡，也難怪他們難成氣候了。

＊　＊　＊

別小覷花子幫的人，來時他們已經計劃好了的，由他們花子幫的人攻中堅，李家堡的人衝進以後往右翼去包抄，那席家堡子的人便自左翼去截殺，大家不亂衝，如此也可以彼此呼應，交相支援。

此刻，「快樂」已與花子幫的人攻到門前來了，從院子裡衝殺出來的流寇們無力招架之下，便掄刀往寨門口移動着。

這時候喊殺之聲震上天，火光幾乎照花人的眼，再看這劉家寨，果然一共十座院，劉家在此一共有八代，算一算人口有一百六十多，十大戶全是劉家的後代，大伙住在一個寨子裡。

這時候突然聽得雷也似的一聲吼道：「閃開了！」

叫誰閃開？當然是流寇們往兩邊閃，騰出一個人巷，便見一個紅毛臉的怒漢雙手端着大砍刀齜牙咧嘴的衝向花子幫這面來了。

這個人少說也有六尺半那麼高，粗粗的，壯壯的，腰幹如同水桶般活似一隻老灰熊。

「九節公」石不悔一把拉過附近的「快樂」道：「小心，正主兒殺來了。」

「快樂」抬頭看，心想，這大狗熊夠凶悍！

花子幫的人不衝了，立刻與百多個流寇形成對峙狀，他們另外的一百多人正與李席兩家的人拚殺得厲害呐。

此刻，紅面毛漢握刀打橫怒視着「快樂」與石不悔，當他看到石不悔手中的九節青竹杖，不由冷冷的吼罵，「操，莫非是花子幫的人呀，你們也太自不量力了吧！」

石不悔嘿嘿一聲笑道：「這話應該我花子頭兒說，你們才叫自不量力呐！」

毛漢雙目怒視石不悔，道：「果然是要飯的。」

他左右瞟一眼又道：「那就別殺了，你們不是為了一口飯麼？那就跟我叫天張一起走，以後吃香喝辣少不了你們一份。」

他這是習慣了，收編花子幫的人了。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啊，原來你就是流寇中的紅毛叫天張呀！」

「哈哈哈，沒嚇着你吧！」

石不悔「哦呸」一聲沉聲道：「叫天張，你這可惡的黑心狠，聽說你在中原一天就砍殺四十二個人，你還指着上天罵，你罵上天不助你們去坐金鑾殿，可也把氣出在百姓們的頭上來，今夜你這惡人落了單，你還不認輸等挨宰呀！」

叫天張猛一瞪眼，吼罵道：「他奶奶的，張大爺慈悲你們要飯的，大方的賞你們一口飯吃，你應該立刻爬地叩首謝恩呐，怎麼的，嫌命長？」

石不悔嘿嘿一聲笑道：「我謝你個大鎚子的恩，今夜咱是姜子牙登上點將台，準備收妖來的，姓張的，你還不盡早歸你的妖人位。」

叫天張牙齒咬得咯咯响，大砍刀舉得高，沉聲大雷也似的吼道：「孩兒們，給我殺光這批要飯的。」

「殺！」

「狠宰啊！」

流寇中有個頭目細又高，手使一根紅纓槍，只見火光中一晃雙肩便攔住「快樂」冷冷笑，道：「吃老子一槍！」這人的槍法高，挽起的槍花有三朵，虛虛實實的刺過來，可惜他遇上了「快樂」。

「快樂」反手刀背撥，一招順水推舟送過去，「快樂」的刀刃沿着槍身滑向瘦子懷裡去了。

那瘦子一聲「猴」叫忙後躍，還順勢踢出一腿，「快樂」回以冷笑，未收刀人已往瘦子懷中撞去。

「快樂」的殺法正確極了，持槍的人要保持一定距離，「快樂」却來個近身搏，刹時間瘦子的先機盡失，閃躲間被「快樂」一刀切在胸口上，便聽得瘦子一聲乾嗥，「啊……」

瘦子挨刀拖槍往外逃，五個流寇立刻圍住「快樂」狠幹起來。

五個流寇抵不住「快樂」的刀，被殺得東倒西歪哇哇叫，這時候左面的席本初正率領着席家堡子的人堵住四十多個莽漢幹得慘烈，席本初身上染紅了血，那血可不是他流的，七八個流寇躺在地上了。

席本初有了名的「快刀」，他兩個兒子的刀法也辛辣，父子三人殺紅了眼，他們交叉掩護出刀，刀刀不落空，刀刀都有敵人流血往地上躺。

另外的十個大漢也不簡單，其中兩人背上挨刀不叫喚，這光景就看誰最後一個倒下了。

＊　＊　＊

有一堆流寇圍緊了十幾漢子亂刀砍，仔細看，那裡正是西陵堡的

人十二個。

西陵堡就是李家堡，堡主「連環腿」李士良兄弟二人夥同着十二名西陵堡有功夫的阻在右面狠幹，只見李士良出刀又出腿，十幾個流寇已被他們砍翻在地。

李士良這十幾個似乎有計劃，只要李士良或李士雄踢翻敵人，這人就完了，因為在他未倒剛倒身不由己的刹那間，就會有刀狠狠的砍在這人的頭上。

誰的頭能經得一刀砍，自然是當場了結。

＊　＊　＊

花子幫的人主力攻堅，他們雖然手持青竹杖，那可不比刀槍差，不時的聽得有人大聲叫着「我的眼」或者發出「咯」的一聲响，就知道這人不是眼睛被戳瞎，便是喉頭被搗破。

劉家寨子裡面殺聲震天價响，那火光直冲雲霄嚇死人，這時候誰還會想到人命值不值錢的。

劉世芳同兒子劉太平，父子二人衝進人堆便往內屋內院衝過去。

劉世芳剛到後院內屋，迎面十幾個老小女子正抱頭痛哭着，劉世芳奔上前，他大吼道：「別哭了！」

十幾個女人立刻抬頭看，便又圍着劉家父子二人哭起來，其中劉太平的女人正抱着個娃兒，她看着劉太平，哭道：「太平呀，他們是一羣禽獸啊！」

只是這句話，別的什麼也甭問了。

劉太平對他爹吼道：「爹，咱們同這些畜牲們拚了。」

劉世芳但見女眷們衣衫不整的樣子，早已眥目欲裂，咬牙切齒的道：「娘的，我饒不了這批王八蛋。」

他對女眷們吩咐：「趕快關緊門，千萬別亂跑！」

他抓過刀，劉太平已端着一把鋼叉，父子二人雙雙殺往前面來了。

＊　＊　＊

此刻，花子幫的「九節公」石不悔與那流寇頭子叫天張已厮殺在場子中央，這二人殺得飛砂走石，四週誰也幫不上忙。

四週的人也沒閒，看準了不是自己的人便出刀，花子幫的人幾次未被流寇們衝散開來，反而打傷幾十個賊子，那西門風與東方雷兩人最會抽冷子，一個先是逗弄敵人出刀，另一個突然暗中衝來一招，可也弄慘不少人！

再看「快樂」，他已殺了個五進五出殺紅了眼，如果問他一共宰了幾個人，他也答不上來！

他此刻一路又殺到了場中央來了！

忽然間，叫天張拔身躍起兩丈高，橫着身子去迎石不悔的九節杖！

空中立刻响起「叭叭」聲，而叫天張身上的衣衫也被竹杖打破了！

看着叫天張不開口，他的刀已瞧準石不悔的頭砍下來了，他那一刀誰也相信是殺招！

石不悔當然更相信是殺招，他忙着甩肩側躍！

就聽得叫天張一聲怒喝道：「着！」

還以為他刀上有狠招，誰想到他的左手突然打出一把刀，那是一把細小的短刀，「颯」的一聲，那小小的尖刀打中石不悔的腰眼上。

石不悔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敵人的刀上，當他錯身閃過敵人砍刀的時候，心中還在高興，等到他發覺一點寒星射過來，立刻轉身讓，也是本能的閃躲，然而太慢了，叫天張的尖刀已狠扎在石不悔的腰眼上。

石不悔的人就沒再躍起來，痛得他一個大彎腰。

嚄，叫天張厲笑如梟，雙手抱刀就往石不悔的頭上砍下去了。

「噹！」

打橫伸來一把刀，生生攔住叫天張的一刀砍，倒令叫天張一瞪眼！

只這麼一頓間，司馬雪已把石不悔架住，立刻往花子陣中移去！

叫天張恨透了突來的這一刀，他吼罵道：「奶奶的，你要當替死鬼呀！」

出刀的可不是別人，「快樂」是也！

「快樂」剛剛衝殺過來，他的臉上也是血，雙手也沾滿了血腥！

他見石不悔危在刹那，立刻橫出一刀，此刻見叫天張對他怒罵，他回罵「甚麼替死鬼，老子送你上西天！」

他反正此刻不是和尚，已經殺了那麼多的人，就算是和尚也已造了孽！

空空和尚這是豁出去了，不幹空空當「快樂」，沒話說，一切都是老天造成的！

＊　＊　＊

「快樂」這一回罵，叫天張掄刀便殺，叫天張出刀就是二十一刀砍，可沒把「快樂」逼退半步，他心中暗自吃一驚，這小子甚麼來路，武功好像比花子頭兒還高明！

「快樂」見這流寇頭子發了性，他心中又打定主意了，因為場子上院子裡，雙方已殺得屍橫處處，血流片片，如此幹下去是個兩慘的局面，那麼，先收拾這老小子，也許還可以早早結束這一戰！

「快樂」打定好主意，他出招立刻變了樣！

「快樂」一緊手中刀，一趟羅漢

刀法施出來了。

叫天張的二十一刀剛使完，突覺一片刀芒罩過來，他厲吼一聲拔身躍，左手又暗暗摸了一把尖刀！

他的刀法剛施一半，左手尖刀快打的時候，不料「快樂」眼明手快躲得早，閃躲之中反身斜殺，這是一招羅漢刀法中這絕殺「跌羅漢」！

「快樂」好像要倒地，但他却神奇的閃到叫天張的左後方，「快樂」可不再示警，狠狠的一刀自下往上切，「沙沙」聲傳來，叫天張的左後方開了刀口子，刀口子一共七尺半長，從胯上直到左肩後！

只聽得叫天張撕破喉管般的一聲「呀……」嚇得所有的人都吃驚，果然名不虛傳「叫天」吔！

叫天張的左手尖刀未擲出，落地立刻像個沒頭蒼蠅般的往外衝！他好像不再認人似的，誰擋他的去路他便揮刀砍誰，一路殺出劉家寨，走過的地方盡是血！

叫天張這麼發足的，不管傷處有多厲害，叫着出了劉家寨，他走，別的流寇們當然不敢再拚命，刹時間兵敗如山倒，大伙沒命似的往劉家寨外面潰逃！

流寇這麼一逃，席本初立刻率領他的人隨後追殺，李士良也一樣的往外追！

花子幫的人得知幫主重傷，他們早火大了，此刻就是他們追得最緊！

從劉家寨追出以後，只見流寇們過了小河往林子裡逃，果然不出所料，流寇們亂哄哄的進了老松林，席本初回頭看看自己的人，如今只有一半追上來，想是另一半必是受傷在寨子裡面了！

李士良也發現，他們李家堡也只有七個同他一起追殺出來！

「快樂」遠處大聲吼，「別放走這批傢伙呀！殺！」

「快樂」是站在一道荒林邊上揮刀喊，那些流寇們誰還敢往他那裡走！

沒多久，能逃的流寇已消失在松林中了！

席本初與李士良立刻折往「快樂」的地方，就見一羣老弱婦孺出來了！

為首的席大紅，手上還拿着一把刀，他走近「快樂」身邊一聲叫，「喲，你嚇死人了，滿頭滿臉盡是血！」

「快樂」伸手摸一把，可不是濕轆轆的鮮血是甚麼？

原來席李兩家早商議了，不論是贏是敗，先把女人小孩藏起來，怕的是流寇們擄了女人便麻煩了。

＊　＊　＊

三撥人馬見逃走的流寇已遠遁，這才合起來往劉家寨走回去！

外面草垛子的大火快熄滅，寨中的兩個草垛子還在燒，紅嘟嘟的火光照得人們的臉頰也是紅嘟嘟！

「快樂」想起石不悔，他匆匆的走進劉家寨，大場子上他看得吃一驚！

天爺，五個男的加上幾個女人，他們手上拿着刀，對準那些受了傷的流寇便把頭砍掉！

場子上人頭幾十個，那劉世芳還在到處找流寇，他是決心不叫這些受了傷的流寇再活了。

「快樂」剛到場子上，劉世芳立刻迎上來，「好兄弟，今天眞的全靠你了！」

「快樂」苦笑道：「靠大家出的力，寨主，石幫主他的人呢？」

劉世芳指指對面一間大廂屋道：「剛由花子幫四位兄弟抬進去廂屋了！唉，石幫主算是為我劉寨力氣使盡了！」

「快樂」立刻奔入大廂房中，只見大床上趴着「九節公」石不悔！

石不悔的徒弟西門風正在為他師父拔出腰眼上的那把尖尖的刀子「快樂」走上前，正看到尖刀自石不悔的身上拔出來，有一股鮮血隨之往外流，石不悔連個眉頭也沒皺一下！

緊接着又見司馬雪一把粉葯塗在傷口上，倒引起石不悔猛的吸了一口大氣！

石不悔的傷包紮好，他却覺得一條腿已失去知覺了！

石不悔拍拍床邊對「快樂」道：「小子呀！你來得正是時候，過來，坐！」

「快樂」走過去，他木然的坐在床沿！

石不悔對他的四大弟子道：「你們都出去，我有話對這小子說！」

這光景還挺神秘的，便是「快樂」也怔住了。

西門風、東方雷、司馬雪與申屠雨，四個人八隻眼睛落在「快樂」的身上，看得「快樂」不自在！

四人走出廂門，那西門風還把廂門關起來！

這時候，「九節公」石不悔伸手拍拍「快樂」，他帶着些許激動的道：「小子，你哪突來一刀把老夫的命救了，否則我老人家明白，老夫的頭只怕要滾在地上了！」

「快樂」一笑道：「咱們是一伙的呀！」

石不悔大笑，道：「對，對，咱們是一伙的，但老夫欠你小子一條命，總是不假吧！」

「快樂」道：「石幫主，快些別說這些，好生養傷吧！」

石不悔道：「不，咱們江湖講的是有恩必報，你小子總不能叫老夫虧欠你甚麼吧！」

「快樂」搖搖手道：「當前大伙都在餓肚子，石幫主，你拿甚麼報答我？」

石不悔道：「有，只不過那得等我這傷好了以後才能對你有所報答！」

「快樂」一笑，「老幫主，那就等以後了，你好生的把傷養好，我這就出去瞧瞧！」

石不悔道：「小子啊，你已兩手血腥，休再當甚麼和尚了！」

一怔，「快樂」回頭看床上，石不悔又道：「你同咱們一起吃快樂飯吧，哈……」

花子吃的是快樂飯，「快樂」心中猛一沉，這「快樂」兩字很平常，但當人名字就奇怪了，此刻石不悔這麼一說，「快樂」覺得這原是石不悔為他起的名字，原來石不悔早打算拉他入幫當花子了！

「快樂」心中不是味道，因為由出家和尚一變而成叫花子，他是越幹越回頭，越幹越下流，忍不住開口道：「石幫主，原來你早打算叫我當花子呀！」

石不悔道：「當花子有甚麼不好的？個中之味都是美，越幹越有味，等過了災荒年，你就明白花子這一行多麼的高尚呀，哈……」

「快樂」道：「花子也高尚？沒聽過！」

「你小子現在就聽到了，不是嗎？」

「快樂」還想說甚麼，突見床上的石不悔拍着他的一條腿道：「小子，我心中明白，我的這條腿完了！」

「快樂」吃一驚，道：「石幫主，你的腿上沒受傷，尖刀插在你背上呀！」

石不悔道：「如果尖刀扎中左腿上我就笑了，唉，偏偏腰眼上挨一刀，害得我的一條腿不聽使喚了！」

「快樂」急問，「怎麼會呢？」

石不悔道：「小子呀，我老人家一說你就會明白，人的腰眼上如同總機關，專門掌管四肢，那地方不幸受了傷，手臂與腿都會受影響，如是倒了楣，雙手雙腿全癱瘓，唉，我算幸運的，只有一腿而已！」

「快樂」驚訝的道：「這以後你怎麼辦？」

石不悔道：「所以我把你找來，有很重要的事同你打個商量！」

「快樂」道：「石幫主，如是我能幫忙的，絕不推辭，全力以赴！」

石不悔大樂，哈哈一笑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快樂」道：「不錯！」

石不悔拾起身邊九節青竹杖毫不遲疑的交在「快樂」手上，道：「拿着！」

「快樂」楞然道：「石幫主，你這是甚麼意思？」

石不悔道：「我老人家便老實對你說，當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我已確認你是我老人家的接棒人了，直到這幾天發生的事情，我老人家更相信我自己是有眼有珠未錯把你看！」

他一手拉緊了「快樂」，又道：「原是指望着咱們到南邊之後再找機會對你述說，眞不幸我會在此受了傷！」

「快樂」道：「石幫主，這不是開玩笑吧！」

石不悔道：「開甚麼玩笑，像是開玩笑嗎？」

「快樂」道：「石幫主，你還有四大弟子在身邊，花子幫也有五名六十人在此地，我……是個外人呀！」

石不悔道：「休提我那四個徒弟，他們對我老人家是恭順，對本幫也忠心，他們却不堪膺重任，西門風缺乏果斷，做大事搖擺不定，東方雷脾氣最易暴躁，乃江湖人物大忌，司馬雪與申屠雨兩人武功上永遠難長進，這幾年災荒死了人，我幫中的幾位長老死於大水災，十七個鎮上咱們有人一千多，如今集中一起的就這麼幾個人，我說『快樂』小子呀，少林寺也不缺你一個人，你就別推辭，接了我的棒，我老人家不藏私，幾手絕活傳給你！」

「快樂」忙搖頭道：「茲事體大，別開玩笑！」

石不悔一掌拍在大床上，叱道：「休再說玩笑，你更不可推辭！」

他的聲音大，立刻有人推門進來了。

推門的是司馬雪與東方雷兩人，那東方雷急問，「師父，你老人家怎麼了？」

石不悔立刻對東方雷道：「你們四個進來吧！」

東方雷回頭手一揮道：「師父叫咱們進去了！」

隨之就見花子幫的風、雪、雷、雨四人相繼走到房裡來，四個人也吃一驚！

四個人為甚麼吃驚？當然是看到師父石不悔的九節青竹杖握在「快樂」手上才吃驚！

石不悔眞乾脆，他對四大徒弟道：「你們聽着，這幾年咱們流年不利，先是兩大護法與八大長老在黃河岸被洪水沖得連個屍骨都不見，再是汴梁城大春堂的生意被流寇放火一把燒個淸光，咱們這是殘餘的湊在一起保老命，只因為中原沒有富裕人，大家都成了窮光蛋！」

他看看四個徒弟，又道：「花

子幫不能就此在我的手中完蛋，可是我心中明白，如想再像當年那種風光，咱們幫中就要有高人來領導，吶，這個高人我已經找到了，就是『快樂』他呀！」

「快樂」急得直搖手道：「我有甚麼本事，石幫主，你別開玩笑……」

再看四大弟子，一個個楞住了！

石不悔道：「誰同你開玩笑，九節青竹杖已在你的手上了，還開玩笑？」

「快樂」道：「這竹杖我又不會用！」

那西門風也接道：「師父，那你老人家……」

石不悔道：「我呀，退居幕後當一名長老吧！」

「快樂」道：「石幫主，你趕鴨子上架不是！我也不會用這竹杖呀！」

石不悔道：「這沒問題，竹杖交給你，自然那三十六路打狗杖法也要傳你的。」

他此言一出，四大徒弟都直了眼，四個人誰不想當家主事，無奈師父偏把竹杖交在外人手中。

石不悔拍拍「快樂」道：「我看咱們大概三五天不會離開劉家寨，這幾天我就在這屋子裡把打狗棒法傳給你！」

「快樂」在發楞，石不悔立刻向他的四大弟子又道：「你們有甚麼意見嗎？」

東方雷四人忙低頭，西門風道：「師父，你說了算數，徒兒們都聽你的！」

石不悔道：「以後你們要聽『快樂』的！」

申屠雨道：「師父，要爲大伙介紹一番才是，要不然弟兄們不知道這回事，遇到事情會尷尬的！」

司馬雪接道：「師父，立新幫主，這是大事，不能如此草率吧！」

廂房中正在討論着，門口有了人在喊叫「喂，『快樂』在這裡嗎？」

「快樂」一聽，便知道是席家垛子的大小姐找他，既然有人叫，不能假裝不知道！

「快樂」站起身，九節竹杖放在床沿，他對石不悔道：「石幫主，我出去一下，看席姑娘甚麼事！」

石不悔沉聲道：「拿着你的九節杖！」

只是怔了一下，「快樂」只好取杖在手，搖搖頭走出門外去了！

* * *

「快樂」剛出門，石不悔的四個徒弟立刻迎上床邊，西門風第一個低聲對石不悔道：「師父，你老不是在開玩笑吧！」

「不是！」

東方雷急問：「師父爲甚麼看上他？他只不過是一個和尚出家人！」

「他現在叫『快樂』！」

司馬雪道：「師父，你老總得給我四人一次機會吧！太便宜他了！」

「是我求他的！」

申屠雨道：「他對我們花子幫有何供獻？」

「他以後必爲我花子幫發揚光大！」

四大徒弟怔住了，師父如此說，誰也無法反對他，那只有嘆倒楣，就這麼每人問一句，四個人已經大膽的說出口來了！

石不悔看看四個徒弟，他緩和一下情緒，道：「你們肉眼凡胎看不出來，這『快樂』將來必有一番作爲，似他這樣的人物，如果不及早拉到咱們花子幫裡來，他日必後悔！」

西門風道：「贈他個大護法或二當家也就夠了！」

石不悔道：「休得把他看成池中物，只有幫主之尊才能留住他，你們可別心生二意喲！」

四個徒弟齊點頭，口口聲聲「聽師父的吩咐！」

於是，石不悔愉快的笑了！

* * *

「快樂」在院子裡迎上席大紅，他也發現火已熄，正房前簷掛起兩盞燈籠，劉家寨藏起來的十幾個男女出來忙，忙着清理屍體也忙着做吃的！

席大紅見「快樂」過來，大方的上前拉住「快樂」道：「我們躲在外面的婦人小娃都回到寨子來了，我回來就來找你，你……沒事！」

「快樂」道：「我還好，咱們這一邊也有死傷的人，妳們席家草垛子好像也有死傷吧！」

席大紅道：「走，我們一起過去瞧瞧！」

席大紅發覺「快樂」手上一根青竹杖，忍不住一怔，道：「咦，這是那位花子的東西嘛，難道他已經……」

「受了傷，正在一間廂屋裏躺着！」

席大紅道：「還以爲石幫主也死了吶，嚇一跳！」

通往後院的邊廊上，只見席木初正在清點席家垛子的人，數來數去少了兩個，傷了五個！

席大紅走上前，她叫了聲「爹」，席本初暗中看得清，他發覺女兒拉着「快樂」走過來！

席本初見女兒這樣，他並不生氣，相反的，他還露出自然的微笑，彷彿自家人一樣！

席本初拍着「快樂」對女兒大紅道：「妳去看看咱們受傷的人，你

哥也受了傷！」

席大紅衝着「快樂」點頭一笑，扭着腰肢便走了！

「快樂」心中有疑問，但他又想不出會有甚麼事！

他跟着席本初走到屋角暗處，席本初先是看看「快樂」的衣着，再拍拍「快樂」的胸膛，哈哈一笑道：「好兄弟，眞有你的！」

「快樂」乾乾一笑道：「席當家的有甚麼事嗎？」

席本初道：「兄弟，此間事了，你同我回席家垛子去，我決定請你當我席家的首席護院兼總管！」

他忽然發覺「快樂」手上的青竹杖，猛一怔，伸手去抓青竹杖，道：「花子頭的東西，怎會在你手中？」

「快樂」無奈的道：「我……我接掌花子幫了，誰會相信石幫主把他的重責大任擱在我身上！」

席本初楞然道：「你答應了？」

「快樂」道：「我未當面拒絕，也無法當面拒絕，我是被套牢了！」

席本初叱道：「豈有此理，那有逼人當叫花子的呀，難道不知道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的道理！哼！花子頭也太過份了，我勸你把這竹杖還他去！」

「快樂」無奈道：「晚了，他已當着他四位弟子把話講明了，此時再還他，對他們而言，那是出爾反爾了！」

席本初道：「老夫陪你去，如何？」

「快樂」搖搖頭道：「怎可引起你兩家不快？」

便在這時候，西陵堡李士雄過來了。

那李士雄見了「快樂」，哈哈一笑道：「快樂老弟，原來你在這兒，走，過去說話！」

席本初一怔，還未及開口，「快樂」已被李士雄拉着走出去了！

「快樂」被李士雄拉到一排廂房最大一間，那兒全是西陵堡的人，「快樂」看過去，十幾個婦人小孩擠坐在屋內一端，有一半擠坐在一張大床上！

另一端是十幾個男的，其中三人受了傷，已經有人把傷處包紮好了！

那李士良見「快樂」走過來，哈哈一笑道：「老弟台，坐坐，坐下好說話！」

他見「快樂」手上拿着青竹杖，怔了一下，道：「這是花子頭的東西，怎麼在你手裡？」

「快樂」苦笑道：「李堡主，此乃石幫主的美意，他把幫主之位交在我這個外人之手了！」

李士良一驚，道：「花子頭把幫主之位傳你？我……我沒聽錯吧！」

「快樂」道：「堡主，確實是如此，只不過……」

「花子頭怎麼突然會把如此重大之事在這亂世的年月裡隨隨便便就傳給一個不相干的人？」

「快樂」道：「我也想不通呀！」

李士良帶着幾許不高興的道：「老弟，你怎可忘了我對你說過的話？」

「快樂」道：「堡主邀我去西陵堡，總管之職許我幹？」

李士良道：「不錯，你怎麼不對花子頭說？」

「快樂」道：「我沒機會說，石幫主不容我多口呀！」

李士良叱道：「豈有此理，他倒捷足先登了！」

他的雙目瞧向另一端，另一端他的女兒小小正注意到這面，此刻這位不善言語的李小小，緩緩的把頭低下了！

「快樂」並未看到這些，他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那李家姑娘的心中早有他的影子了！

李士良送藍長衫給「快樂」穿的時候，他也想不到這還是李小小發覺當時的空空和尚袈裟已破，提醒他爹李士良送這件藍長衫給空空和尚的！

果然，空空和尚換了藍長衫以後，人更翩翩美少年了，李小小只在暗地裡注意着「快樂」！

此刻，李小小低下頭來，李士良收回他的目光，對「快樂」道：「把這打狗棒還他麼，正當的人不幹，幹甚麼花子頭呀，糟塌人不是？」

「快樂」搖頭道：「我已身不由己了，堡主！」

「甚麼叫身不由己？」

「快樂」道：「石幫主人已成殘，我無奈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有個花子兄弟奔到門口，他抱拳恭敬的道：「啓稟幫主，飯菜已擺好了，大伙恭候幫主一到就開動了。」

「快樂」一怔，李士良直叫「晚了！晚了！」

* * *

劉家寨遭受流寇的蹂躪，死了十多個男人，女人也被流寇糟塌七人之多，這多虧回來得早，再晚兩天，只怕沒有一個女人會倖免。

劉家寨當家的劉世芳這一天就沒吃下一口飯，他命人把飯菜分別送到三方面去，對於擺酒致謝之事，他只有等心情平靜了再舉辦。

這是什麼年頭，有飯吃就很不錯了，誰還會再計較什麼酒席的。

（未完・三）

上文提要：小余在崆峒山凌霄殿後挖出石盒，內藏取寶物的提貨單，便和譚丹去找「傷心人」，提取了「太極圈」，還有鑽石、珊瑚樹、白珠、紫珠等寶物，他們將珠、鑽等藏在地下，只帶走「太極圈」，半途小毛取出觀看，「太極圈」飛走，被陶傳芳和多博取走，小余小毛沒法追上，陶和多博以為得手了，豈料一糟老頭迎面向他們索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文・司空羽　圖・可飛

半天紅風雲

貪念罹災禍　圖利無人性

多博再加入，還是差不多。在二十五六招上，兩人各挨了一掌，再打下去，不過是多挨幾下而已。

眼看多博即要不支倒地。

陶傳芳也支持不了多久。這工夫忽見遠處烟塵大起，七八騎揚塵動地而來，可以想像它是清廷的人。

果然，一共是八個人。

為首的是個一頭灰髮的中年人。

一看眼神，知道內功已登堂奧。

部下接過他的馬韁，中年人看了老人一眼，然後目光落在陶傳芳身上，不論是男是女，都會對他多看幾眼。

在男人眼中他是女人。

在女人眼中他是男人。

陶傳芳的眼神迷人，連譚丹的大眼都要遜他一分。

原因是陶的眼本就水汪汪的，還要加上人工的修飾。

中年人抱拳道：「這位可是班夢班兄？」

老人抱拳道：「正是區區，尊駕大概就是名震京華的『劍痴』洛大可洛大俠？」

「正是在下。」洛大可道：「班大俠在此……」

陶、多二人這時才知道老人乃是當代絕頂高手「漁樵八絕」班夢。

所謂「八絕」是指：琴棋書畫劍鏢唱……

「唱」是指「漁歌晚唱」。能聽完他的「漁歌晚唱」的高手不太多，這工夫班夢道：「在下向陶傳芳索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一個扁盒子。」

洛大可望着多博道：「是什麼東西？」

多博武功雖差，由於世襲了叔叔的郡王爵位，地位超然，對洛大可就不會太低三下四了。

多博還沒回答，陶傳芳躬身道：「啓稟總管，是一個叫做『太極圈』的東西。」

洛大可陡然一震，但立即平靜下來，道：「班大俠，這東西是你的？」

「不是。」

「不是你的為何强取豪奪？」

「因為老夫受人之託，此物不可落入歹人之手。」

洛大可乾笑一陣，道：「洛某是歹人，還是陶傳芳是歹人？」

「至少陶傳芳以一個堂堂七尺之軀而纏蓮足，在台上賣弄風騷，顛倒衆生，可以說是歹人吧？」

洛大可道：「我的看法不同，賣藝憑本領，自娛娛人有何不可？比你的恃技凌人高明多了。」

班夢大笑道：「至少這件事與

清廷無關吧？」

洛大可道：「多博乃是本朝的郡王，郡王被欺，在下豈能坐視，我倒要趁機領教幾手。」

班夢道：「能接洛大俠幾招，也是我的榮幸！」

班夢未亮兵刃，洛大可當然也要徒手。

以二人的身份來說，洛大可是稍遜了些。

當然，這只是按他們的名氣來判斷，因為他們以前並未動過手印証過，這判斷是不太準的。

洛大可先出了手，手心奇白。

這是一種不同於赤砂手和黑砂手的功夫。

班夢自然知道厲害，但却不避而硬接。

這一手洛大可自然也很欽佩。

「啪啪啪」連接三掌，兩人各退了一大步。

班夢並沒有全力以赴。

他怕另外一些人一擁而上。

只不過這結局也要勝，也不能輸。

怎麼樣才能不贏也不輸呢？

班夢忽然以「蟻語蜨音」對陶傳芳道：「陶傳芳，你要趁機快溜，洛大可搶你的東西可不是奉命辦事。」

陶傳芳心想，以班夢的身份諒不會騙他。

此寶好不容易得手，不能被別人搶去。

他打量現場，班、洛二人正打得激烈。

看樣子數十招內不會有結果。

其餘的人都在注目會神地觀戰。

陶傳芳以為，此刻走為上策，洛大可絕對不可能無緣無故地幫助他。

陶傳芳本就站在亂石之後，此刻蹲了下去。

蹲下之後未見有人注意，於是伏身疾掠而去。

當然，他沒通知多博。

陶傳芳很機警，居然被他逃脫，住在一家小客棧中。

他想找陶桃，就必須去「陰陽會」。

只不過到「陰陽會」十分危險。

況且帶着「太極圈」去「陰陽會」更危險。

他在小客棧前面叫小二送吃的到後面房中去。

有個中年人看了他幾眼。

陶傳芳為了小心，已經易了容。

只不過一個人的雙目是無法易容改變的，尤其是眼神。

回屋不久，小二就送來了食物，一人獨用，也不敢飲酒。

他知道保有這東西有多惹眼。

他恨小余，是因為小余使他失望。

他把自己當作了女人，以為小余過去捧他，只是想和他作那種事，事實上証明，小余只是一種欣賞而已。

可是他恨透了。

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後窗有微聲。

陶傳芳是個高手，心知不妙。

進入內間一摸枕下，「太極圈」已不見了。

大驚之下立自後窗追了出來。

只不過僅這一會工夫，那人已不見了。

什麼人如此之快，又是什麼人知道他手中有此寶？

像一隻沒頭蒼蠅，東一頭西一頭地找了很久。

甚至還追到郊外。

然後又折回來在屋內重找一遍，恐怕是自己忘記了放置的地方。當然，他是白忙了一場。

不甘心就此失寶，又追到另一方向郊外。

幾乎繞了一圈，却遇上了一個熟人。

這人竟是上官羽。

「傳芳，眞高興能在此遇上你。」

陶傳芳道：「你來自何處？」

「徐州。」

「怎會在此？」

「你又怎會在此？」

陶傳芳本來懷疑是他偷走的，看來又不是，道：「有沒有看到陌生人？」

「陌生人沒看到，熟人却見到一個。」

「誰？」

「『妙手空空』毛不凡。」

陶傳芳陡然一震，是了，八成是他。

毛不凡是個神偷，在他來說，偷這東西眞是小事。

「上官羽，你在何處見過他的？」

「此鎮南郊。」

「多久了？」

「半個時辰以前。」

二人立刻趕到此鎮南郊，自然落了空。

返回客棧，上官羽道：「傳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言難盡，丟失了一件至寶。」

「什麼至寶？」

「『太極圈』！」

上官羽一怔，道：「開玩笑吧？」

「怎見得是開玩笑？」

「『太極圈』只是傳說中的東西。」

「我眞的到了手，如今又失去

了。」

「怎麼到手的？」

「得自余心齋手中。」

「他？」上官羽立刻看出，陶、余之間很不和諧了，但這也正顯示，他的機會來了，他期盼這一天太久了。

「傳芳，你要那東西有何用？」

「據說能使人起死回生。」

「有此妙用嗎？」

「傳說如此，小余找此寶是爲了辛沁。」

「你是爲了令妹陶桃？」

「正是，但必須身體未腐才行。」

「傳芳，我會幫你去找的。」

他握住他一手，另一手搭在他的肩上。

陶傳芳撩開他的手，道：「上官羽，此刻我沒有這種心情，我好煩，你請便吧！我要靜一下。」

「我在你身邊可以安慰你，你現在更需要我。」

陶傳芳冷冷地道：「我不需要。」

上官羽道：「放心！我們可以找到毛不凡的。」

「我會自己去找！」

「是不是毛不凡呢？不能以爲他在附近出現過就以爲是他。事實上毛不凡雖非君子，還不太差。」

「我以爲九成是他。要不就是你！」

上官羽色變道：「你怎可血口噴人？」

「不是就算了！」

「這是甚麼話？你把我看成甚麼人？」

「你是甚麼人，在我身邊轉來轉去的還有個好人？」

「你混蛋！你才是個人妖哩！」

陶傳芳臉色一變，站了起來道：「把這句話收回。」

上官羽掉頭就走。

陶傳芳道：「爲了表示你的清白，讓我搜搜身才對！反正今夜被我遇上的人都是有嫌疑的。」

上官羽忍無可忍折回來出了手。

陶傳芳毫不含乎，接了下來。

絕對出於意料之外，兩人三十招內平手。

六十招內也未分出上下。

上官羽暗暗吃驚，以前以爲他即使會武也很有限，如今看來要贏他還相當困難，當然，他不會輸。

七十招後，上官羽收手退出五步，道：「我不和你一般見識，現在我只有一種強烈的感想。」

「甚麼感想？」

「以前的大好光陰浪費在你的身上太不值得……」

說畢即越牆而去。

* * *

小余和小毛猶如喪魂失魄。

他們到處找陶傳芳。

像陶傳芳到處找毛不凡一樣。

兩人在客棧中，辛沁翩然而至。

小余自然高興，可是，如果「太極圈」未丟有多好？

「辛沁……」小余抱緊了她，不勝唏噓。

「心齋哥，你怎麼哩？」

「阿沁，我好恨！」

「恨甚麼呀！」

「『太極圈』得而復失。」

辛沁一震，道：「眞的？」

「當然。」

「我是說那『太極圈』是眞的嗎？」

「當然。」他說了那東西漆黑發光，上面還有些不太明顯的花紋，以及拿在手中會有很大的震動力，有人被震出數步之外。

「果然是眞的，被誰偷去了？」

「陶傳芳。」

「會是他？他不是和你頗熟？」

她說話很小心，提到陶傳芳總是輕描淡寫地帶過，以免傷了小余，她也知道，小余和陶也僅僅是票友捧捧戲子的交情而已。

小余說了當時的情況。

小毛見他們兩人談得投機，就出去買可口的酒餚。他知道辛沁最愛吃新鮮的海螺肉。

海螺還沒有買到，卻遇上了一個熟人。

「上官大俠，眞是幸會！」

上官羽道：「的確是幸會。你在此，小余必在。」

「對，他在長興客棧內，要去聊聊？」

「有件事你要幫幫忙。」

「甚麼事？我能幫上的一定的幫！」

「就是小余失寶之事。」

「失寶？甚麼寶？」

「你少裝蒜，他不是丟失了『太極圈』？」

「你怎麼知道？」

「不談這個，你想不想幫他弄回太極圈？」

「當然想。」小毛道：「如果用我的頭能換回『太極圈』的話，我也不會猶豫的，你有甚麼辦法？」

「跟我走就是了。」

「何不通知小余一起去？」

「在時間上只怕來不及了！」

爲了救辛沁，小余不惜任何代價。以他和小余的交情，小余的事就是他的事，也會不惜任何代價的。

於是跟着上官羽來到郊外。

小毛也不是個傻蛋，隱隱覺得不妙。

小毛停下不走，道：「上官大俠，請把話說清楚。」

「好，我告訴你，只有你才能換回『太極圈』。」

「甚麼？」

「爲了小余找回『太極圈』，你一定不反對吧？」

「當然。」

「用你就可以把那寶物換回來！」

「你胡說甚麼？」

小毛想跑，上官羽迎面攔住，逃了幾次都沒有用，最後未出二十招就被上官羽制住，立刻帶走。

* * *

毛不凡在酒樓上獨酌。

由於時已未末，樓上只有他一個人。

這工夫上來一人，毛不凡道：「原來是上官大俠。」

上官羽叫了酒菜，舉杯道：「毛兄，恭喜你了。」

毛不凡道：「我有甚麼喜事？」

「你們父子可以團圓了。」

毛不凡微微一怔，他是甚麼人？毛不凡還看不出上官羽的一臉曖昧神色，道：「我們父子常常團圓。」

「這一次可不同。」

「有甚麼不同？」

「這一次是在我的安排下團圓的。」

毛不凡眉頭一皺，道：「甚麼意思？」

「你兒子在我手中。」

「在你手中又如何？」

「咱們一手人一手貨，兩不吃虧。」

毛不凡心頭一驚，却不露聲色地道：「貨？甚麼貨，我這人一向是去了雞巴沒零碎，我會有甚麼貨？」

「你身上的貨能值幾文！」

毛不凡道：「我這人不大重視父子之情！」

「你不是人？」

「當然是人，那是因爲那小子不成材！」

「不成材也畢竟是你的兒子吧！」

「老夫早就不把他當兒子了。」

「老賊，你眞的不要了？」

毛不凡淡然一笑，道：「不管你如何處置他，我一概不過問。所以咱們這檔子生意談不攏！」

「眞的？」

「當然。」

「可別後悔！」

毛不凡道：「毛某作事一向不後悔。」

「好，現在我就把他處理掉，既然你不要，他就一文也不值了，帶在身邊我還嫌他累贅呢！」

上官羽丟下一塊銀子就下了樓。

他知道毛不凡會跟來。

即使他們父子眞的沒有感情，毛不凡也會跟來看看。

果然，上官羽返回一家客棧後院，毛不凡也到了，上官羽道：「老毛，出來吧！這生意還可以再談談。」

毛不凡自屋脊後現身，道：「犬子呢？」

「你不是不關心他？」

「當然，我只是想看看你要如何宰他？」

「怎麼？父子間有這麼大的仇？」

「他老是叫我老賊，而且把數百萬家當全輸光了！」

「反正也是妙手空空偷來的，怎麼來就怎麼去，有什麼不對！」

「那小子呢？」

上官羽自這後院的茅廁屋頂上把小毛拖了出來。

原來這茅廁是茅草蓋的。

小毛躺在屋頂上，身上又蒙了一層茅草。

上官羽道：「毛不凡，你們父子是不是一點感情也沒有，馬上就可以得到証明了，我先點他一個穴道，你必須把東西拿出來，要不，我就點他第二個穴道。」

上官羽說點就點。

毛不凡當然知道，第二個穴道一點，包死不活。

他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怎會不急？

「上官羽，據我所知，你過去的風評不差。」

「廢話少說！」

小毛大驚道：「爹，您千萬別上當，您就是給了他，他爲了保密也會殺你滅口。」

「孩子，爹怎能……」

「爹爹，你一定要相信孩兒的話，他能以這手法向你要東西，末了就能下毒手殺你滅口。況且，此寶乃余心齋費了千辛萬苦得來的，是爲了救人，我們弄不回來已愧對小余，怎可再受他威脅助他作壞事？」

上官羽一字字地道：「小子，你眞的不要命了？」

「如果我受你控制，就等於出賣朋友，那就生不如死。」

上官羽作勢欲點，道：「毛不凡，我只要你一句話。」

毛不凡平時很看得開，在這節骨眼上，他也放不開了。

「上官老弟，咱們還可以商量。」

「拿出東西來，說別的都是廢話！」

「老弟，你將來也會有子孫的！」

「我由一數到十，到時候可別怪我沒打招呼！」

上官羽不快不慢地數着，毛不

凡往上猛撲。

上官羽防了他這一手，手按在小毛的死穴上。

毛不凡駭然打住。

「爹，我寧願死，不要信他！」

「孩子，你如果是爹的話，你又如何？」

「爹，我是你就不答應他，我死不足惜。」

數到九時，毛不凡道：「上官羽，我答應！」

「拿來。」

「但東西可以給你，我兒子的命要有保障才行。」

「他的爛命對我來說一點用也沒有，對你却有用。」

「話是不錯，我不能不防你一手。」

上官羽道：「你說怎麼辦？」

「一手交人一手交貨，我把貨放在五步外，你也把人放在五步外，咱們同時各取所需如何？」

上官羽估計彼此的斤兩，應該是半斤八兩。

兩人各取所需，應該無暇去弄鬼。

至少他以爲毛不凡此刻不會不顧兒子而去弄鬼。

毛不凡也以爲，上官羽的目標在「太極圈」，此刻怎會去玩別的花梢？

兩人都這麼想，事實也的確如此。

兩人背貼背站好，雙手舉起。

這樣是提防二人偷襲。

毛不凡喊出了一二三，各自奔向自己所要的方向。

上官羽拿起扁盒子。

毛不凡到達兒子身邊解了他的穴道。

此刻上官羽已開了盒子看了一下，立刻離去。

他也怕毛氏父子聯手把寶物奪回。

這是很可能的，但上官羽留了一手，當他最後一次點小毛的穴道時，手法上加了勁，解穴之後十分疼痛，而且要過一會全身才會逐漸恢復靈活。

這樣，毛氏父子就不可能聯手對付他，所以毛氏父子眼看着上官羽揚長離去，還得意地道：「我終於可以達到數年前的心願了。」

毛不凡道：「他說的心願是什麼？」

小毛搖搖頭，道：「不知道。」

「孩子，你要原諒爹，我也知道你和小余的交情。」

「爹，我們對不起小余。」

「孩子，換了別人，也未必能大義滅親，這句話陳義過高，沒有幾人能作得到！小余不會怪你的！」

「爹，我對不起小余，他失去了此寶，就救不了辛沁，這對他是多麼殘酷的事實，爹，我寧願死了。」

「孩子，別說傻話，想想看，還有沒有辦法？」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辦法？」

「爹不笨，你也有些鬼點子，咱們一齊動動腦筋！」

靜了一會，小毛忽然拍了前額一下道：「有了！」

毛不凡跳了起來，道：「兒子，我就知道你行。」

小毛道：「沒錯，他一定是去找……」

「找誰？」

小毛在毛不凡耳邊說了幾句話。

毛不凡吶吶道：「是這樣嗎？沒錯？」

「沒錯，只要你能找到那個人，八成上官羽會去找他。」

「兒子，找人可難不倒咱們，但要分頭去找。」

* * *

陶傳芳在澡堂子中洗澡。

這是單間，也就是所謂雅座。

他一個人泡在池中，閉目凝思。

到手的寶物又丟失了，心頭悵恨不已。

就在這時，忽然隱隱覺得這浴室內不止他一個人。

這是高手所具備的一種潛能。

睜眼一看，微吃一驚。

原來是上官羽站在池邊，正在打量他的下體。

他急忙以浴巾遮住下體。

在男人面前，他爲什麼會這樣？

原來他的生殖器不但短小，而且畸型。

說來眞叫人難以相信，就像顆帶殼的花生一樣。

這簡直是既不好看也不好用的東西。

上官羽怔怔地發楞，就算勃起也不太管用。

這是不是他自幼就以男孩身份纏足的原因？

第一，他長得俊美異常。

其次，他的傳宗接代的東西畸型，所以他的父母乾脆把他打扮成女的，以及又送他去學青衣花旦。

一個男人自幼被當作女人，且教以煙視媚行，長大之後，自然會比女人還女人了，上官羽以爲大致如此。

「上官羽，你的行爲有點鬼祟。」

上官羽道：「也許，但若不如此，我怎能來此見你？」

「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問吧！只不過我只想一個人靜一靜。」

上官羽也看出來，在他和小余之中，陶傳芳比較喜歡小余。如果是小余此刻在此，他可能會主動引誘他的。

「你正在爲失寶的事懊惱吧！」

「談這些無用的話幹什麼？」

「談談未必沒有用。」

「上官羽，我……」

上官羽打斷了他的話，道：「如果我有『太極圈』呢？」

「你……你有？」

陶傳芳看看他手中提的包袱，不由目光一亮。

「信不信？」

「有點信了！」

上官羽揚揚手中的包袱，道：「『太極圈』在此！」

「上官兄，你是如何到手的？自何人手中得到的？」

「毛不凡！」

「對對！一定是他。」

「傳芳，你一定知道，我急急忙忙拿這東西來見你是爲了甚麼？」

陶傳芳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中飄出一縷柔情，低下頭道：「我知道。」

上官羽喟然道：「我自十年前就迷戀你，一直希望有這一天，我想今夜應該可以償夙願了吧？」

「當然！那東西是眞的嗎？」

「這可以亮一下……」上官羽取出，差點被那巨大的震動力震倒，急忙丟入池中。

那知此圈入水，池水忽然炸開一道水柱，直衝屋樑，幾乎把池水震出一大半。而「太極圈」却落在池外。

隱隱可見圈體上泛出紅色。

此物通靈，乃是代表昔年被坑的大儒的無邊恨意和凜然正氣，加上古書典籍的浩然正氣，自然通靈。

所以把它丟入池水中是不敬的，因爲池水不潔。

上官羽和陶傳芳大爲驚異。自然也相信它神奇力量了。

上官羽急忙裝入盒中用包袱包起來。

於是，這檔子「生意」就成交了。

說是「生意」是不過份的。因爲若非以此寶交換，陶傳芳不會和他作這件事，他心目中只有余心齋。

陶傳芳的確是個尤物。

若非如此，上官羽也不會以此稀世至寶來換取一夜風流，但是，在他們激情進行中，同時被點了穴道。

是甚麼人如此煞風景？

不用問，不是小毛即是老毛。

不錯，正是他們父子兩人。

如果僅是小毛，只怕還不能在兩人未發覺之下，同時制住兩人的穴道，固然在這情況下，警覺心已等於零，但兩人都是高手，比小毛高出多多。

兩人叠在一起而不能動了。

小毛道：「兩個男人這麼玩還眞想不到。」

老毛道：「也不是他們首創的吧！」

「爹，我要把此寶立刻交給小余，這兩人你看着處理吧！別忘了，上官羽爲了這個人妖，差點就點了我的死穴。」

「那不過是唬我！」

「爹，你如果始終不答應又會如何？」

「當然，他也可能下毒手的。好，你快走吧！這兩人交給我。」

小毛匆匆離去。

毛不凡坐在床邊上，仔細打量兩人的姿勢，道：「你們眞會玩！痛快嗎？」

二人閉目不答。

毛不凡又各點了兩人一個穴道，在上官羽的肋骨上刮了兩下，道：「上官羽，到底痛不痛快？」

上官羽受不了刮肋之刑，道：「痛快！」

「比女人如何？」

「那不一樣……」

毛不凡是個半正半邪，無正無邪的人物，他的行爲的確不夠正經，又對下面的陶傳芳道：「陶老闆，你呢？」

陶傳芳不出聲。

毛不凡在他的腹側輕戳了一下，他忽然放了個屁。

這一手十分不妙，在這種交媾中，作女人的一方不可放屁，這叫着「炮打旗杆頂，雷擊小和尚」，男的這邊會有重病。

上面的上官羽哼了一聲道：「糟了！」

毛不凡道：「上官羽，這可不能怪我！」

陶傳芳終於屈服道：「當然不舒服了。」

「你是說，不論和誰玩這個都不痛快？」

「當然，只不過如果和自己所喜歡的男人玩這個，即使痛一點，也心甘情願，那自是不同的。」

「陶老闆，你所喜歡的男人是誰？」

陶傳芳停了一會才道：「余心齋！」

「是他？你們玩過？」

「還沒有。」

「爲甚麼沒有玩？」

「他似乎不屑作這種事。」

毛不凡道：「芸芸衆生之中，畢竟還有有所不爲的人。由此可見，同是票友，小余比上官羽清高多了。」

陶傳芳道：「的確如此！」

上官羽內心恨極，原來他在陶的心目中如此低下。

毛不凡踱了一會，他的兒子差點死在上官羽手下，此仇不能不報，至於陶傳芳，是個尤物，不能不在他身上撈一筆。

於是開始了他的撈錢計劃。

這當然是正人君子所絕對作不出來的事。

* * *

小毛找到了小余。

當他拿出「太極圈」時，小余抱緊了小毛，道：「小毛，是怎麼弄到手的？本來我絕望了。」

「說來話長，就長話短說吧。」他說了一切。

小余道：「我要好好謝謝毛老伯。」

「小余，這一次可要小心，要馬上找到辛沁。」

「她也外出去找了，暫時我也找不到她。」

小毛道：「夜長夢多，在目前知此物已出現江湖的人已經不少了，所以我們最好不要亮相。」

「要阿沁主動來找我們？」

「對！不知道有無別人發現你住在此？」

小余道：「沒有。」

「那還好，我們就等她三天。」

* * *

第一個來參觀分桃斷袖交合的觀衆是兩個名門正派的二流人物。一個是終南派副掌門人高雨，另一個是華山派高手裴登。

上官羽知道，這二人都是泡在「陰陽會」中的石槽冷泉中。可以這麼說，這二人是活死人或者死活人。

毛不凡說了「參觀費用」，每人紋銀千両，不收現銀，只要銀票，但必須是大字號殷實票號的銀票。

兩人當然不在乎一千両。

毛不凡控制了二人，那是在他們的經脈上動了手脚。

如果不聽擺佈，毛說他們會終生殘廢。

如果聽指揮，半年後放了他們。

毛不凡估計，半年內能有三千萬両的進帳。

他的胃口還眞不小。

正是所謂：慾路上勿染指，一染指就深入萬仞，理路上勿稍退半步，一退步即遠隔千山。

毛不凡應知此理，但利慾薰心，那能顧及至此。

這二人在石槽中泡過，怎能作這種事？

二人看過二人「表演」之後，表示願花更大代價一試，這是他們畢生中唯一的經驗。

毛不凡當然求之不得。

他希望能在三個月內湊成三千萬，他自幼過窮日子，經常挨餓，有一次溜進飯館中偷了一個包子，本已塞入口中，那伙計硬是給他挖了出來。

以後他作了賊，他以爲偷是最容易達到自己慾望的一種方式，最直接也最省事，當然，他錯了。

他正因爲如此，他不是個光風霽月的義賊。

他的名譽不太好，當然也不是很壞，他偷的對手也有所選擇。

高雨道：「毛兄，多少？」

毛不凡道：「那要看是一度銷魂或者一夜纏綿而定。」

「一度多少？一夜又須幾何？」

「一度三萬，一夜十萬。」

二人嫌貴了些，但最後還是成交，都要一度。

陶傳芳之有今日，是他從未想到的。

如果他不搶小余的「太極圈」，這一劫就可避過了。

這二人之後又有七八人，毛不凡一看，凡是有意問津的，都不在乎多花銀子，於是又把價碼提高了。

提高後的反應還是一樣，却苦了陶傳芳，有時一天要應付三四十人。

這當然是受不了的，肛交違反人道，因爲那部位只能作排洩之用，不能承受大力抽送及磨擦的力道。

陶已顯有病態了。

毛不凡靈機一動，把上官羽化粧一番，偶爾以他冒充上陣，可憐這二人都是武林高手，只因一時萌生貪念而罹此禍。

他們的穴道被制，這秘密才不會揭穿。

到了十天之後，二人的肛門都有出血現象了。

毛不凡也夠狠，還沒湊成三千萬両，絕不罷手。

漸漸地，消息傳了出去。

有人說一代名伶花旦下海「零售」。

也有人說青年俠士上官羽和陶傳芳表演「雞姦」圖利，場場爆滿，要實幹，一次六萬，一夜十五萬。

原來價碼又提升了。

這天辛沁找到了小余。

小余興奮過度，把她抱起，相擁而久久不分。

「阿沁，妳來得正好，我手中有『太極圈』了！」

「眞的，心齋哥？」

「當然，看來是上天見憐。」

「阿沁，這東西眞有用？」

「我爹也說過有用，只不過我也不知如何用法，最好是拿回去，交我爹使用比較可靠。」

（未完・十一）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